



西塞罗

论共和国

西塞罗

论共和国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

西塞罗

论共和国

王焕生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拉丁文本系采用勒伯古典丛书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中《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

1952 版拉丁文本，同时参照杜伊布希腊罗马作家丛书 (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 中《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 1960 版

目 录

1	译者序
13	第一卷
125	第二卷
207	第三卷
275	第四卷
299	第五卷
315	第六卷
357	专名索引

译者序

西塞罗的全名是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古罗马著名演说家、国务活动家和作家。

西塞罗于公元前 106 年出生在他父亲的一座庄园里，该庄园位于拉丁地区东南部小镇阿尔皮努姆 (Arpinum，今 Arpino) 附近。阿尔皮努姆原属奥斯基人的居住地域，当地居民于公元前 303 年才获得罗马公民权，公元前 188 年在西塞罗的祖父时代才获得选举权。西塞罗一家长期居住在那里，较为富有，且受人尊敬。他的家庭与姓图利乌斯的贵族世系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由于他父亲获得骑士称号，才进入骑士等级。西塞罗是该家庭中第一个担任高级官职的人，因而他一再声称自己属于“新人” (homo novus)。西塞罗的父亲一直生活在乡间，一生未从政，但很喜欢学术，关心儿子的成长，从而使西塞罗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来西塞罗在父亲的带领下，和弟弟昆图斯 (比他小 6 岁) 一起来到罗马，投拜于希腊教师门下求学。

西塞罗具有很高的文学天赋，15—16 岁时就开始写诗，其中包括长诗《马略》^[1]，翻译希腊诗歌。不过相对说来，

[1] 参阅西塞罗：《论法律》，I，1—5。

他对演说术却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那是当时从政的必要手段。西塞罗的青少年时期正是罗马著名统帅马略（Marius，公元前156—前86）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时期。马略与西塞罗是同乡，也是西塞罗的长辈亲属。此人虽然出身于社会下层，却颇有才能，以杰出的军事功绩跻身于社会上层，在家乡享有盛誉，受人崇敬。这一点对西塞罗树立人生志向不会没有影响。此外，罗马广场政治气氛浓烈，政治活动频繁，这些对年轻的西塞罗突然也起了很好的熏陶作用。西塞罗在罗马学习期间，曾师从名门，例如随著名法学家斯凯沃拉（Scaevola）学习过法学，随费德鲁斯（Phaedrus）学习过伊壁鸠鲁派哲学，随菲隆（Philon）学习过学园派哲学，随狄奥多托斯（Diodotus）学习过斯多葛派哲学，从而使他获得了广泛的法学和哲学知识。

西塞罗约在公元前1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步入社会生活，从事演说事业。他本人编辑发表的第一篇演说辞是公元前81年发表的《为昆克提乌斯辩护辞》（Pro Quinctio）。公元前80年，他发表了《为罗斯基乌斯辩护辞》（Pro Roscio）。这次诉讼辩护为他赢得了很大的政治声誉，因为他在该案中竟然胆敢把抨击的矛头指向当时不可一世的独裁者苏拉（Sulla）的一个宠人。公元前79年，西塞罗前往希腊，自称是由于健康原因，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演说技巧和其他学业^[1]。他在雅典逗留了约半年时间，主要是进一步研究哲学和演说术（修辞学）。他在这期间结识了提图斯·蓬波尼乌斯·阿提库斯（Titus Pomponius Atticus），两人后来成为终身挚友。在这之后，西塞罗去到小亚细亚，然后去到罗得斯岛，在那里随希腊著名修辞学家摩隆（Molon）

[1] 西塞罗：《布鲁图斯》，303—314。

译者序

研究演说技巧。摩隆曾在罗马讲过学，西塞罗曾经听过他的讲演。在摩隆的指导下，西塞罗学有成就，他的演说才能和技巧使摩隆佩服不已。

两年后，西塞罗回到罗马。他曾经成功地为一系列重要案件进行辩护，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公元前 76 年，他被选为下一年度的财政官，在西西里任职，口碑颇佳。维勒斯（Verres）于公元前 73—前 71 年任西西里总督，任职期间滥用权力，残酷地掠夺当地的财富。西西里人在维勒斯卸任后依法控告他，委托令他们敬重的西塞罗为他们辩护。西塞罗的有力辩护使西西里人的控告获得胜利，维勒斯本人未待宣判便自动流亡。维勒斯案为西塞罗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西塞罗的威望剧增，成为罗马第一演说家和辩护师，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信任。上述这些业绩使得西塞罗在以后竞选官职时一路顺利，于公元前 69 年出任市政官，公元前 66 年出任裁判官，最后在贵族派的支持下，又成功地竞选了公元前 63 年的执政官，从而达到罗马国家官职的最高点。从此以后，西塞罗也完全站到保守的贵族元老派一边，维护罗马贵族共和制。西塞罗任执政官期间，成功地揭露和粉碎了以破落贵族卡提利纳（Catilina）为首企图篡夺国家权力的阴谋，使他的政治声誉达到最高峰，被视为共和国的拯救者，被称为“国父”。

西塞罗生活的时期正是罗马政治派别斗争非常激烈的时期。他未经正常的法律程序处死卡提利纳阴谋分子成为反对派攻击他的口实，使他在达到政坛的最高点之后，他的政治生涯很快发生了急促的转折。当时，罗马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站在民众派一边的凯撒和庞培迅速崛起。凯撒与庞培的个人利益虽不一致，但他们在反对保守的贵族元老派这一共同的目标下联合了

起来，与代表骑士等级利益的巨富克拉苏斯于公元前 60 年夏结成联盟，通称“前三巨头同盟”，瓜分国家权力。凯撒和庞培很想利用西塞罗的演说才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但三巨头的独裁倾向令西塞罗反感，使得西塞罗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在凯撒的支持下，西塞罗的政坛劲敌克洛狄乌斯（*Clo-dius*）被选举为公元前 58 年的保民官。克洛狄乌斯任职后，立即提出了针对西塞罗的放逐法案。西塞罗多方求助无效，不得不未待法案正式通过，便离开了罗马，流亡马其顿。

在西塞罗流亡后，罗马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庞培开始与元老院接近，弥洛（*Milo*）在元老阶层的支持下，出任公元前 57 年的保民官。由于庞培的支持，弥洛的大力鼓动，元老院通过了召回西塞罗的法案。西塞罗于是年 9 月返回罗马，受到凯旋式的欢迎。政局的转变使西塞罗受到鼓舞，他热望能重新积极投身社会政治生活，但是未能如愿。形势的转变只是暂时的。公元前 56 年，三巨头在埃特鲁里亚的卢卡会晤，重新确认他们的同盟关系和利益划分。公元前 53 年，克拉苏斯在同帕提亚人（中国古代史书称为安息）的战争中被杀死，使凯撒和庞培之间失去了平衡因素，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罗马街头不断发生派别冲突，官员无法如期选举，罗马陷入无政府状态。公元前 52 年，克洛狄乌斯被弥洛的支持者杀死，情况变得更加混乱，元老院无能为力。这就是公元前 1 世纪 50 年代罗马的政治形势。罗马共和国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

在这场斗争过程中，西塞罗的处境十分为难。他的共和信仰使他站在保守的贵族元老派一边，但庞培在他返回罗马的事情中有恩于他，同时他也想得到凯撒的支持，从而又使他不得不同三巨头同盟周旋。他希望恢复传统的共和制度，希望自己能政治

舞台上东山再起，然而元老院的无能为力、凯撒和庞培之间矛盾的激化又使他处于非常软弱的地位。他基本被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颇有怀才不遇、无用武之地之感。正是这种混乱的政治形势、共和制度的岌岌可危和不得意的个人处境，使西塞罗在五十年代后半期除了受托作一些辩护演说外，主要便是在自己的庄园里就演说术和国家问题进行思考，总结自己的演说实践和从政经验，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写出修辞学著作《论演说家》之后，又写出了两部政治学著作，即《论共和国》和《论法律》。

西塞罗是一位多产作家，也是传世作品较多的古代作家之一。《论共和国》在古罗马时代颇有影响。西塞罗的朋友马·凯利乌斯（M. Caelius）在公元前 51 年致西塞罗的信中说：“你的《论共和国》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1]《论共和国》在中世纪初期也曾经受到人们的重视，例如基督教教父拉克坦提乌斯、安布罗西乌斯、奥古斯丁等都曾经认真阅读和研究过这部著作，做过许多称引和诠释。可是后来，这部著作却一直杳无踪影，以至于人们认为它已经失佚了。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作家曾经多方寻找这部著作，但是毫无结果。这就使得在很长的时间里，以至于直到 19 世纪时，人们只是根据公元五世纪罗马作家马克罗比乌斯（Macro Bius）称引自《论共和国》的《斯基皮奥之梦》和其他一些非常零散的引述片段，知道《论共和国》这部著作。19 世纪初，有了意外的发现。1820 年，时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的红衣主教安吉洛·梅（Angelo Mai）偶然中发现了《论共和国》的抄本。安吉洛·梅是一位博学之人，对古代抄本很有研究。有一部奥古斯丁著作的抄本，是对旧约《诗篇》

[1] 西塞罗：《致亲友》，VIII，1，4。

119—140 的注释。抄本属于公元 8 世纪，用的是经过清洗的羊皮纸。安杰洛·梅对这部抄本认真进行研究，发现羊皮纸上原先抄录的竟是西塞罗的《论共和国》的文字，属于公元 4 世纪。安杰洛·梅非常仔细地对发现的文字进行恢复，读出了《论共和国》的第一卷差不多整卷和第二卷的大部分，还有第三、四、五卷的一些片段，第六卷则完全失佚了。安吉洛·梅于 1822 年发表了抄本文字，同时还收集了一些其他古代作家的称引片段，作了注释。该版本后来曾经修订再版。在传世的《论共和国》版本中，保存较好的段落是斯基皮奥的谈话和莱利乌斯等人的一些插话，其他几位年轻人的谈话则基本失佚了，并且即使在保存较好的第一、二卷里，斯基皮奥的谈话也有许多重要段落遭损坏，无法恢复，例如他对王政的评价，关于最好的国家体制问题的谈话等。

《论共和国》采用的是对话体。书中虚拟的谈话时间是在公元前 129 年 1 月末至 2 月初的拉丁节期间，谈话地点在小斯基皮奥位于罗马郊外的一座庄园里。斯基皮奥家族是古代罗马的名门望族之一，在罗马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老斯基皮奥曾经统帅罗马军队登陆北非，打败迦太基著名统帅汉尼拔，结束第二次布匿战争。小斯基皮奥生于约公元前 185 年，本是名门艾弥利乌斯·鲍鲁斯之子，过继给老斯基皮奥的儿子，改姓斯基皮奥。小斯基皮奥 17 岁时便在生父鲍鲁斯的统帅下参加了对马其顿的战争，经历过皮得纳战役（公元前 168 年），出征过西班牙，后来又参加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147 年任执政官后曾统帅罗马在北非的军队，于公元前 146 年摧毁迦太基，结束第三次匿战争。此后他曾任监察官（公元前 142 年）、执政官（公元前 134 年），远征西班牙，享有很高的威望。小

斯基皮奥崇尚希腊文化，维护罗马古代传统，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作家、诗人，对当时的罗马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西塞罗把小斯基皮奥视为公正、仁慈的罗马国家领导者的化身。参加谈话的除了小斯基皮奥外，还有八位，其中四位年长者是斯基皮奥的亲密朋友，另外四位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一代。这里寄托着西塞罗的政治理想。

西塞罗安排的关于共和国的谈话延续三天，每天谈一个问题。第一天谈最好的国家体制问题（*optimus status civitatis*），第二天谈国家概念的哲学基础，主要是公正问题（*aequabilitas*），第三天谈最优秀的国家管理者问题（*optimus civis*）。每一个问题分为两次谈话，共六次谈话，构成六卷书。全书以斯基皮奥之梦结束，说明忠实地服务于国家的人死后会得到永生。

西塞罗在《论预言》中列举完自己的哲学著作后曾经说：“属于这类著作的还有《论共和国》六卷，它们写于我仍然掌握着管理国家的舵柄的时候，书中研究的问题很重要，与哲学有直接关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特奥弗拉斯托斯和所有逍遥派哲学家都曾经研究过它。”^[1]西塞罗在这里指出了自己的国家理论与希腊哲学家的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西塞罗是位折衷主义者。他自称是柏拉图派，但实际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斯多葛派哲学，特别是在伦理学方面，斯多葛派的自然论（自然神性）是他的世界观的基本出发点。西塞罗与柏拉图的国家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社会现实，特别是以罗马国家现实为基础立论，从而使他的国家理论摆脱了柏拉图的唯心论的乌托邦色彩。

[1] 西塞罗：《论预言》，I，3。

论共和国

西塞罗在谈论国家问题时，首先给国家这一概念下了一个定义，称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是人们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这里也包含了对人民这一概念的定义，强调他所指的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西塞罗的国家和人民概念后来经常被欧洲政治理论家称引。关于国家的产生，西塞罗从自然论出发，认为人们联合或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具有某种天生的聚合性，而国家政体的产生则在于任何一种联合起来的公民社会为了能长久地存在下去，都需要某种机构进行管理。这种管理职能或者授予一个人，或者授予选举出来的一些人，或者由许多人，即由所有的人来承担，由此便产生了三种基本的国家管理形式，即政体，其中第一种为王政（君主制），第二种为贵族政体，第三种为人民政体或民主政体。西塞罗借斯基皮奥之口，对这三种基本的简单国家政体的优劣进行评述，认为它们每一种体制本身都包含固有的弱点。在王政下，其他人被排除在公共立法和协议之外。在贵族统治下，民众并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在民主政体下，一切由人民管理，但由于不存在任何地位、等级，因而公平本身仍然是不公平的。在这三种基本政体中，雅典城邦式的民主政体被视为一种“最不值得称赞”的政体^[1]。西塞罗认为，这三种政体由于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很容易向较坏的方向下滑，从而形成这三种政体的循环更替。不公正的王政、贵族宗派集团和民众放肆的暴政是这三种体制的病态变形，从而出现个人专制、寡头集团统治和民众的自由放纵。西塞罗显然认为，三种政体中以王政最优越。不过还有一种政体比王政更优越，那

[1] 《论共和国》，I，42；III，47等。

就是混合政体，即由三种良好的简单国家政体均衡地混合而成的政体。西塞罗认为，混合政体的优点在于它的公平性和稳定性，因为它既包含三种基本国家政体的积极方面，即王政的智慧，贵族的权威和民众参与协商的可能，同时又不存在任何引起变更的始因，因为在这里每种因素都稳定地处于自己应有的地位。^[1]以上是西塞罗对国家政体问题的基本看法。

混合政体论起初是由希腊政治哲学理论提出来的，后来传入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约公元前 204—前 122）首先把这种理论应用于罗马共和政体。波利比奥斯对罗马强大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思考，结论是罗马的强大是由于罗马国家政体的优越。这一种政体成功地把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众政体这几种基本的国家政体形式的特点结合了起来，具体通过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这些国家机构来体现，它们互相制约，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难看出，波利比奥斯的观点无疑是西塞罗的混合政体论的基本来源，不过又有区别。西塞罗把古代罗马国家政体与希腊各城邦的政体进行比较，认为即使是传说中最繁盛的克里特、斯巴达和雅典，那些国家可以说是由一些人各自以自己的立法和规章建立的，而罗马则不一样，它不是由一个人，而是由许多人建立的，不是由一代人，而是经过数个世纪由数代人建立的。^[2]

西塞罗在第二卷中对古代罗马的发展作了详细的叙述和称赞，以佐证自己的混合政体论点。西塞罗认为，罗马自王政时期开始，正是在数个世纪的一代代人的交替中，罗马形成了自

[1] 《论共和国》，1，69。

[2] 《论共和国》，1，2。

已完善的国家政体。在西塞罗看来，这种完善的国家政体在小斯基皮奥时代遭到破坏，这就是格拉古兄弟的民主改革运动动摇了罗马传统的国家基础，元老院被分裂，人民被分裂。由此可见，西塞罗的作为最好的混合型的国家政体的具体体现是指罗马国家在格拉古兄弟的民主改革运动之前、在平民和贵族斗争的基础上使国家内部关系得到调整而迅速强盛起来的罗马贵族共和国。

第二天谈国家概念的哲学基础，主要是国家管理中的正义观，并且谈话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西塞罗在第三卷中安排年轻人菲卢斯特非正义说，即没有非正义便不可能管理国家，让长辈莱利乌斯持正义说，驳斥菲卢斯的观点，说明正义如何有利于国家管理，最后由小斯基皮奥表示支持正义说，认为没有正义，便不存在国家。第四卷仅存很少的残段。从那些残段看，在这一卷里显然谈到社会等极、道德标准、公民教育以及文学艺术的作用等问题。

西塞罗在第五、六卷中集中谈优秀的国家管理者（rector）问题。由于这两卷残损太严重，除《斯基皮奥之梦》之外，只传下一些非常零散的片段和后代作家的转述，因而人们只能根据这些材料对西塞罗的观点进行一些联想和推测。西塞罗认为，管理国家靠公正，公正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只有公正地统治，国家才能存在。统治者行为不公，国家即遭破坏。西塞罗认为，优秀的国家管理者应该明智、公正、克制、富有口才、通晓法律，知道希腊作家。^[1]优秀的国家管理者应该关心人民，人民利益至上。^[2]西塞罗在此前谈到国家治理时实际上已经谈

[1] 《论共和国》，V，2。

[2] 《论共和国》，V，8。

译者序

到这个问题，认为应该由一些能主持正义的人来治理国家。^[1] 归结起来，优秀的国家管理者最本质的方面是智慧和德性，丰富的智慧使他能对国事进行明智的决策，良好的德性使他能公正地行使权力，管理国家。西塞罗在这里强调了国家管理的道德方面。

总的说来，西塞罗的政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斯多葛派哲学的自然论，他的政治理论的现实基础是罗马共和国历史，他的政治理论所追求目标是通过从政治哲学角度颂扬罗马古代传统，恢复理想的古罗马共和体制。西塞罗的政治理想未能实现，但他却通过《论共和国》和《论法律》这两部著作作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人们主要是通过这两部著作了解希腊晚期政治哲学思想，通过它们了解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思想理论。西塞罗的思想无疑具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本书的拉丁文本采用的是勒伯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西塞罗《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1952年版拉丁文本，同时对照杜伊布纳希腊罗马作家丛书（*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中西塞罗《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1960年版，对残损部分作了一些补充，附录了一些重要的异文或对残损部分的考订文字。注释参考了勒伯古典丛书拉丁文本和其他版本，供阅读参考。

王焕生

2005年6月

[1] 《论共和国》，I, 61；III, 51等。

LIBER PRIMUS

[Desiderantur in cod. Vaticano paginae XXXIV.]

第 一 卷

LIBER PRIMUS

I

(1)impetu¹ liberavissent, nec C. Duellius, A. Atilius, L. Metellus terrore Karthaginis, non duo Scipiones oriens incendium belli Punici secundi sanguine suo restinxissent,

¹ ...petu V.

- (1) (倘若他们不是……，他们) 便不可能解除(敌人的)侵犯，^[1] 盖尤斯·杜埃利乌斯^[2]、奥卢斯·阿提利乌斯^[3]、卢基乌斯·墨特卢斯^[4] 便不可能消除迦太基引起的恐惧，两位斯基皮奥^[5] 便不可能用自己的鲜血扑杀第二次布匿战

[1] 这是《论共和国》传世抄本文字的开始字句，文字残缺不全，圆括号内的文字为译者根据原文的句法和下文的意思对失佚文字内容作的推测。西塞罗在这里谈到，罗马历史上曾经有许多人为了罗马国家的存在和发展，英勇战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从下文看，失佚文字中提到的是罗马历史上布匿战争之前的著名人物和事件，如公元前4世纪初期抗击高卢人南侵和公元前3世纪前期对著名的希腊统帅皮罗斯(Pyrrhus)的战争。西塞罗在这里显然在批判伊壁鸠鲁派对爱国主义国务活动家生活的鄙视。参阅西塞罗：《论老年》，75。

[2] 盖尤斯·杜埃利乌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曾于公元前260年在西西里东北部的米勒海峡附近打败过迦太基舰队，取得罗马历史上第一次海战胜利。

[3] 奥卢斯·阿提利乌斯·卡拉提努斯，公元前258、前254年任执政官，公元前249年任独裁官，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于公元前253年率领罗马军队攻占西西里北岸迦太基人的重城之一潘诺尔姆斯。

[4] 卢基乌斯·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公元前251、前247年任执政官，公元前222年任独裁官，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著名的将领之一。公元前250年击溃迦太基军队对潘诺尔姆斯的进攻，打垮迦太基象队，从而消除了罗马人对战象的恐惧。

[5] “两位斯基皮奥”指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公元前218年任执政官)及其兄弟格奈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卡尔伍斯(公元前222年任执政官)，兄弟俩曾于公元前218年在波河流域阻击翻越阿尔卑斯山南下的汉尼拔军队，后于公元前211年在西班牙同由哈斯德鲁巴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作战中不幸阵亡。

LIBER PRIMUS

nec id excitatum maioribus copiis aut Q. Maximus enervavisset aut M. Marcellus contudisset aut a portis huius urbis avolsam P. Africanus compulisset intra hostium moenia.

M. vero Catoni, homini ignoto et novo, quo omnes, qui isdem rebus studemus, quasi exemplari ad industriam virtutemque ducimur, certe licuit Tusculi se in otio delectare salubri et propinquo loco. Sed homo demens, ut isti putant, cum

争初起的火焰，昆图斯·马克西穆斯^[1]便不可能使敌人以更强大的威力燃起的战火失去猛势，马尔库斯·马尔克卢斯^[2]便不可能把它制服，普布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3]便不可能在战火从我们的城门前被挡开之后，把它引向敌人的城里。

再如马尔库斯·卡托^[4]，一个不知名的新人^[5]，一个榜样般地把我们这些致力于同一种事业的人引向勤奋和美德的人，本来完全可以在图斯库卢姆^[6]这一距罗马不远的怡人地方享受清闲生活^[7]，然而他，正如有些人^[8]认为的，

[1] 昆图斯·法比乌斯（一译费边）·马克西穆斯，公元前 233、前 228、前 215、前 214、前 209 年累任执政官，公元前 221、前 217 年任独裁官，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曾采用“拖延战术”，伺机消灭孤军深入的敌人的有生力量，给汉尼拔以不小的打击。

[2] 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克卢斯，公元前 222、前 215、前 214、前 210、前 208 年任执政官，公元前 216—前 215 年在诺拉城下打败迦太基军队，公元前 212 年夺得西西里的叙拉古札。

[3] 指老斯基皮奥（公元前 235—前 183），曾率领罗马军队远征非洲，公元前 202 年在北非扎马打败以汉尼拔为首的迦太基军队，从而结束第二次布匿战争，获得“阿非利加努斯”（意为“非洲征服者”）称号。

[4] 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卡托（公元前 234—前 149），通称老卡托，古罗马国务活动家，公元前 184 年任监察官时以执法严厉著称，人称“监察官卡托”。他同时还是一位著述丰富的散文作家，有《农业志》传世。

[5] “新人”指出身于非显贵世家，靠自己努力第一个升达罗马高级官职的人。

[6] 图斯库卢姆城位于罗马东南，老卡托的故乡。

[7] “清闲生活”指脱离国务政事，悠闲地从事文学活动、哲学研究等。

[8] 指伊壁鸠鲁学派，他们为追求内心无纷扰而放弃参预社会政治生活。西塞罗在这里批判伊壁鸠鲁派的政治谈漠主义。

LIBER PRIMUS

cogeret eum necessitas nulla, in his undis et tempestatibus ad summam senectutem maluit iactari quam in illa tranquillitate atque otio iucundissime vivere. Omitto innumerabilis viros, quorum singuli¹ saluti huic civitati fuerunt, et quia² sunt haud³ procul ab aetatis huius memoria, commemorare eos desino, ne quis se aut suorum aliquem praetermissum queratur. Unum hoc definio, tantam esse necessitatem virtutis generi hominum a natura tantumque amorem ad communem salutem defendendam datum, ut ea vis omnia blandimenta voluptatis otiique vicerit.

II

(2) Nec vero habere virtutem satis est quasi artem aliquam, nisi utare; etsi ars quidem, cum ea non utare, scientia tamen ipsa teneri potest, virtus in usu sui tota posita est; usus autem eius est maximus civitatis gubernatio et earum ipsarum rerum, quas isti in angulis personant, reapse, non oratione perfectio. Nihil enim dicitur a philosophis, quod quidem recte honesteque dicatur, quod non⁴ ab his partum confirmatumque sit, a quibus civitatibus iura discripta sunt. Unde enim pietas aut a quibus religio? unde ius aut gentium aut hoc ipsum civile quod dicitur? unde iustitia, fides, aequitas? unde pudor, continentia, fuga turpitudinis, adpetentia laudis et honestatis? unde in laboribus et periculis fortitudo? Nempe ab his qui haec

1 quorum singularis fr.; singuli Mai.

2 quia Halm; qui V.

3 haud Mai; V omiss. .

4 non Mai; V omiss. .

却失去理智，尽管没有任何必要非那样行事不可，仍在惊涛骇浪和狂风暴雨中颠簸^[1]，直至暮年，而不愿在平静和清闲之中过非常舒适的生活。我现在不提那多得无法胜计的人们，他们个个都曾经拯救过国家，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对他们记忆犹新，不要有人由于他本人或他的某个族人没有被我提到而对我产生怨恨。我只想强调一点，即自然赋予了人类如此强烈的德性追求，如此强烈的维护公共安宁的热情，其力量能够战胜一切欲望和闲适产生的诱惑。

二

- (2) 其实，一个人具有美德如同掌握某种技艺，不加以运用是不够的，并且技艺即使不加以运用，它仍可以因谙熟而继续存在，然而美德却全赖于对它的运用。对美德的最好运用在于管理国家，并且是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现那些哲学家们在他们的角落里大声议论的东西。要知道，哲学家们议论的东西——这里指正确、公正地议论的东西——没有什么未曾被为国家立法的人所发现和肯定。事实上，虔敬从何而来或宗教系何人创立？万民法或这种所谓市民法^[2]是从哪里产生的？正义、诚信、公平从何而来？羞耻之感、自我克制、规避丑恶、追求称赞和荣誉由何产生？艰难和危险时的勇气从何而来？无疑，它们的形成都有赖于这样一些人，他们把这些由社会生活形成的观

[1] 喻激荡的政治生活。

[2] 万民法指适用于罗马司法管辖范围内各族人民之间的法律，市民法指适用于罗马市民（公民）内部的法律。

LIBER PRIMUS

disciplinis informata alia moribus confirmarunt, sanxerunt autem alia legibus. (3) Quin etiam Xenocraten ferunt, nobilem in primis philosophum, cum quaereretur ex eo, quid adsequerentur eius discipuli, respondisse, ut id sua sponte facerent, quod cogerentur facere legibus. Ergo ille civis, qui id cogit omnis imperio legumque poena, quod vix paucis persuadere oratione philosophi possunt, etiam his, qui illa disputant, ipsis est praeferendus doctoribus. Quae est enim istorum oratio tam exquisita, quae sit anteponenda bene constitutae civitati publico iure et moribus? Equidem quem ad modum “urbes magnas atque imperiosas,” ut appellat Ennius, viculis et castellis praeferendas puto, sic eos, qui his urbibus consilio atque auctoritate praesunt, his, qui omnis negotii publici expertes sint¹, longe duco sapientia ipsa esse anteponendos. Et quoniam maxime rapimur ad opes augendas generis humani studemusque nostris consiliis et laboribus tutiorem et opulentiorem vitam hominum reddere et ad hanc voluptatem² ipsius naturae stimulis incitamus, teheamus eum cursum, qui semper fuit optimi cuiusque, neque ea signa audiamus, quae receptui canunt, ut eos etiam revocent, qui iam processerint.

¹ sint V; sunt Halm. Osann.

² voluptatem V; voluntatem Moser. Or..

念使其中一些按习俗肯定下来，使另一些通过立法确立起来。(3) 不仅如此，据说甚至当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克塞诺克拉特斯^[1]被人们问及他的门生能学到什么时，他答称会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去做法律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因此，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和法律惩处迫使所有的人去做那些哲学家们以自己的讲演只能说服少数人去做的事情，那么这样的公民理应受到比探讨那些问题的学者们更大的尊敬。事实上，哲学家们有哪一篇讲演如此精辟，以至于应该受到比靠公法和习俗完美地构建起来的国家制度更大的重视？我认为，正如“宏伟、强大的城市”（如同恩尼乌斯^[2]说的那样）理应优于村镇和城堡一样，有些人以自己的智谋和威望掌管那些城市，他们也理应由自己的智慧而比那些丝毫不参预国家事务的人更受人们敬重。

由于我们总是渴望不断增强人类生存所需的能力，努力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安全、更富裕，并且我们的这种欲望是自然本身激发的，因此，让我们循着所有最优秀的人们一向遵循的这条道路循行不怠吧，不要听从有些人奏起的撤退信号，他们甚至企图使已经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人们回头。

[1] 克塞诺克拉特斯（公元前 396—前 314），柏拉图的门生，在柏拉图去世后曾一度领导过学园派。

[2] 昆图斯·恩尼乌斯（公元前 239—前 169），古罗马诗人兼戏剧家，深受西塞罗敬重。引语可能出自恩尼乌斯的史诗《编年纪》。

LIBER PRIMUS

III

(4) His rationibus tam certis tamque inlustribus opponuntur ab his, qui contra disputant, primum labores, qui sint re publica defendenda sustinendi, leve sane impedimentum vigilanti et industrio, neque solum in tantis rebus, sed etiam in mediocribus vel studiis vel officiis vel vero etiam negotiis contemnendum. Adiunguntur pericula vitae, turpisque ab his formido mortis fortibus viris opponitur, quibus magis id miserum videri solet, natura se consumi et senectute, quam sibi dari tempus, ut possint eam vitam, quae tamen esset reddenda naturae, pro patria potissimum reddere. Illo vero se loco copiosos et disertos putant, cum calamitates clarissimorum virorum iniuriasque iis ab ingratissimis inpositas civibus colligunt.(5) Hinc enim illa et apud Graecos exempla, Miltiadem, victorem domitoremque Persarum, nondum sanatis vulneribus iis, quae corpore adverso in clarissima Victoria acceperat, vitam ex hostium telis servatam in civium vinclis profudisse, et Themistoclem patria, quam liberavisset, pulsum atque proterritum non in Graeciae portus per se servatos, sed in barbariae sinus confugisse, quam adfligerat; nec vero levitates Atheniensium crudelitatisque in

三

- (4) 那些同我们的观点相佐的人^[1]首先把为保卫国家而必须承受的各种辛劳与这些如此明确、如此清楚的观点相对立，其实对于思想清醒、勤于进取的人们来说，那只是区区障碍，不仅在如此重要的事业中，而且在日常事务中，或是在履行个人职责时，甚至在个人事业上，对它们也都是应该蔑视的。他们谈到生命可能面临的危险，向勇敢的人们强调对死亡的可耻恐惧，其实对于勇敢的人们来说，一个人被自然和老年耗尽比有机会为保卫国家而贡献自己的生命更不幸，因为那生命反正迟早都是要归还给自然的。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既博学、又雄辩，当他们列举忘恩负义的公民们让许多光辉的人们遭到的不幸和屈辱的时候。(5) 为此他们列举不少希腊人的例子，如弥尔提阿得斯，一个战胜和制服了波斯人的人。当他胸前那些在夺取伟大的胜利时受到的创伤尚未痊愈时，他从敌人的枪矢下保全下来的生命却在公民们的镣铐中完结了。^[2]又如特弥斯托克勒斯，在他被恐怖地逐出由他解放的祖国时，他不是前往他曾经保卫过的希腊港口，而是逃往曾经被他战胜过的异邦。^[3]雅典人的反复无常和残酷地

[1] 指伊壁鸠鲁学派。以下内容批驳伊壁鸠鲁学派的观点。

[2] 弥尔提阿得斯，希腊将领，公元前490年在馬拉松战役中打败波斯军队，获得很大的荣誉，但后来在进军帕罗斯岛时失利，被控受贿，罚款500塔兰同，因无力支付罚款而被囚禁，不久死于狱中。

[3] 特弥斯托克勒斯（公元前514—前449），希波战争时雅典著名统帅，公元前480年参加萨拉弥斯战役，公元前471年被逐出雅典，公元前461年在小亚细亚的马格尼西亚去世。

LIBER PRIMUS

amplissimos civis exempla deficiunt; quae nata et frequentata apud illos etiam in gravissimam civitatem nostram dicuntur redundasse;(6) nam vel exilium Camilli vel offensio commemoratur Ahalae vil invidia Nasicae vel expulsio Laenatis vel Opimii damnatio vel fuga Metelli vel acerbissima C. Marii clades principumque¹ caedes vel eorum² multorum pestes, quae paulo post secutae sunt. nec vero iam meo nomine abstinent et, credo,

¹ principumque Mueller; principum V.

² aliorum Zie

对待杰出公民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据说经常在那里发生的这类事情也曾经有如洪水涌进我们这个强大的国家泛滥。(6) 他们提到对卡弥卢斯的放逐^[1]，阿哈拉遭受的屈辱^[2]，纳西卡受到的憎恨^[3]，勒纳斯被放逐^[4]，奥皮弥乌斯受判处^[5]，墨特卢斯被迫流亡^[6]，盖尤斯·马略遭受的巨大不幸^[7]和许多杰出人士遇迫害，或者稍后不久发生的许多人遭杀戮^[8]。现在他们甚至也提到我的名字，那显然

[1] 马尔库斯·孚里乌斯·卡弥卢斯（约公元前 403—前 365），罗马著名将领，公元前 391 年被控在攻占埃特鲁里亚城市威伊时隐匿战利品，遭放逐。公元前 390 年高卢人进犯罗马时，他被召回领导抗击敌人。

[2] 盖尤斯·塞尔维利乌斯·阿哈拉，公元前 439 年独裁官钦钦纳图斯的骑兵长官，杀死被控企图实行独裁的骑士斯普里乌斯·迈利乌斯，后来他自己也受到同样的指控。

[3]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纳西卡，公元前 138 年执政官，敌视民主运动，公元前 133 年杀死主张土地改革的提比略·格拉古，后来迫于人民的愤慨，出走小亚细亚，不久在那里去世。

[4] 普布利乌斯·波皮利乌斯·勒纳斯，公元前 132 年执政官，敌视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提比略·格拉古被杀死后严厉追查其追随者，公元前 123 年根据盖尤斯·格拉古的提议被放逐。

[5] 卢基乌斯·奥皮弥乌斯，公元前 121 年执政官，盖尤斯·格拉古的主要反对者，公元前 115 年率罗马代表团与北非努弥底亚国王尤古尔塔谈判，被控受尤古尔塔贿赂，遭放逐。

[6] 昆图斯·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公元前 109 年执政官，曾率领罗马军队打败尤古尔塔，公元前 100 年因不同意卢基乌斯·阿普列尤斯·萨图尔尼努斯的土地法案，自动放逐。

[7] 盖尤斯·马略（一译马里乌斯，公元前 156—前 86），著名统帅，公元前 107—前 86 年间曾七度出任执政官，贵族派苏拉的主要对手，西塞罗常常以崇敬的口吻提到他。此处指他在公元前 88 年反对苏拉独裁失败，逃离意大利。

[8] 指公元前 82 年苏拉得势后对反对派的杀戮。

LIBER PRIMUS

quia nostro consilio ac periculo sese in illa vitu atque otio conservatos putant, gravius etiam de nobis queruntur et amantius. Sed haud facile dixerim, cur, cum ipsi discendi aut visendi causa maria tramittant...

[Desiderantur paginae duae.]

IV

(7)salvam esse consulatu abiens in contione populo Romano idem iurante iurassem,¹ facile iniuriarum omnium compensarem curam et molestiam. Quamquam nostri casus plus honoris habuerunt quam laboris neque tantum molestiae, quantum gloriae, maioremque laetitiam ex desiderio bonorum percepimus quam ex laetitia improborum dolorem. Sed si aliter, ut dixi, accidisset, qui possem queri? Cum mihi nihil inproviso nec gravius, quam exspectavissem, pro tantis meis factis evenisset. Is enim fueram, cui cum liceret aut maiores ex otio fructus capere quam ceteris propter variam suavitatem studiorum, in quibus a pueritia vixeram, aut si quid accideret acerbius universis, non praecipuam, sed parem cum ceteris fortunae condicionem subire, non dubitaverim me gravissimis tempestatibus ac paene fulminibus ipsis obvium ferre conservandorum civium causa meisque propriis periculis parere commune reliquis otium.(8) Neque enim hac nos patria lege genuit aut educavit, ut nulla quasi alimenta exspectaret a

¹ iurassem V1; iuravissem V2.

第 一 卷

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能够获救过平静的生活是由于我的智慧和 I 承受的危險，从而对我怀着更大的敬意，对于我遭到的不幸怀抱更大的不平。^[1]但我觉得很难说明，他们为了学习或访察而前往海外时为什么……^[2]

四

- (7) ……我交卸执政官职务时在公民大会上曾经发誓说，国家已平安无恙，罗马人民也发了同样的誓言，这时我因各种不义而产生的忧虑和不安显然得到了应有的奖赏。我的不幸获得的荣誉超过了辛劳，获得的荣耀超过了忧伤。我从高尚的人们的期望中感受到的快乐仍然超过了我从无耻之徒们的欢乐中感受到的痛苦，但即使像我说过的那样情况相反，然而当对我来说没有发生任何我意料之外的、与我采取的那些重要行动相比要比我预想的更为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我又怎么能感到惋惜呢？要知道，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尽管我由于从小便从事各种令人快慰的研究，本可以或者从自己的闲暇中获得比他人更多的享受，或者即使大家遭遇到更为严重的不幸，我也不会遭受什么特别的命运变幻，而只会是与众相同，但我为了拯救公民，却毫不动摇地去迎接无比强烈的风暴，甚至几乎是雷击，让自己承受危险，使其他人获得安宁。(8) 事实上，祖国生育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抚育我们，并非对我们无任何有如

[1] 指西塞罗在公元前 63 年任执政官期间镇压卡提利纳阴谋和他公元前 58 年被放逐。

[2] 抄本此处残缺。

LIBER PRIMUS

nobis ac tantum modo nostris ipsa commodis serviens tutum perfugium otio nostro suppeditaret et tranquillum ad quietem locum, sed ut plurimas et maximas nostri animi, ingenii, consilii partis ipsa sibi ad utilitatem suam pigneraretur tantumque nobis in nostrum privatum usum, quantum ipsi superesse posset, remitteret.

V

(9) Iam illa perfugia, quae sumunt sibi ad excusationem, quo facilius otio perfruantur, certe minime sunt audienda, cum ita dicunt, accedere ad rem publicam plerumque homines nulla re bona dignos, cum quibus comparari sordidum, conflagere autem multitudine praesertim incitata miserum et periculosum sit. Quam ob rem neque sapientis esse accipere habenas, cum insanos atque indomitos impetus volgi cohibere non possit, neque liberi cum inpuris atque inmanibus adversariis decertantem vel contumeliarum verbera subire vel expectare¹ sapienti non ferendas iniurias; proinde quasi bonis et fortibus et magno animo praeditis ulla sit ad rem publicam adeundi causa iustior, quam ne pareant improbis neve ab isdem lacerari rem publicam patiantur, cum ipsi auxilium ferre, si cupiant, non queant.

¹ expectare V; exceptare Halm.

赡养之类的期待，而只是为我们的利益服务，为我们提供过平静生活的安全庇护所和安谧的休息去处，实际上它从我们的精神、才能和智慧中提取很大一部分作抵押，以满足它的需要，而供我们个人利用的那部分只是在它满足了自己的需要之后的可能的剩余。^[1]

五

- (9) 他们用来为自己辩白，使他们能更容易地享受宁静生活的那些托辞完全不值得一听，当他们声称，绝大部分从事国务活动的人都是些不配作任何高尚事情的人，与那些人相提并论令他们感到屈辱，与那些人发生冲突既可悲，又充满危险，特别是当民众被激发起来的时候。因此在他们看来，智慧之人^[2]不应该接受管理的缰绳，既然他们不可能抑制民众疯狂而漫无止境的欲望；自由之人则没有必要同无耻而狂暴的对手争斗，以免或是遭受侮辱，或是可能受到那些令智慧之人不堪忍受的不义对待；由此，似乎对于高尚、勇敢、心胸宽宏的人们来说，有一种比不愿听命于邪恶之徒，不允许他们毁灭共和国，以免使自己即使想帮助国家也无能为力这种理由更合理的为国家服务的理由。^[3]

[1] 参阅柏拉图：《克里托》，51A-C。此处批判伊壁鸠鲁学派的政治消极主义。

[2] “智慧之人”通常指哲人。

[3] 指取得报酬。参阅柏拉图：《理想国》，I，347C。

LIBER PRIMUS

VI.

(10) Illa autem exceptio cui probari tandem potest, quod negant sapientem suscepturum ullam rei publicae partem, extra quam si eum tempus et necessitas coegerit? Quasi vero maior cuiquam necessitas accidere posset,¹ quam accidit nobis; in qua quid facere potuissem, nisi tum consul fuisset? Consul autem esse qui potui, nisi eum vitae cursum tenuissem a pueritia, per quem equestri loco natus pervenirem ad honorem amplissimum? Non igitur potestas est ex tempore, aut cum velis, opitulandi rei publicae, quamvis ea premature periculis, nisi eo loco sis, ut tibi id facere liceat. (11) Maximeque loce in hominum doctorum oratione mihi mirum videri solet, quod, qui tranquillo mari gubernare se negent posse, quod nec didicerint nec umquam scire curaverint, iidem ad gubernacula se accessuros profiteantur excitatis maximis fluctibus. Isti enim palam dicere atque in eo multum etiam gloriari solent, se de rationibus rerum publicarum aut constituendarum aut tuendarum nihil nec didicisse umquam nec docere, earumque rerum scientiam non doctis hominibus ac sapientibus, sed in illo genere exercitatis concedendam putant. Quare qui convenit polliceri operam suam rei publicae tum denique, si necessitate cogantur, cum, quod est multo proclivius, nulla necessitate premente rem publicam regere nescient? Equidem, ut verum esset sua voluntate sapientem descendere ad rationes civitatis non solere, sin autem temporibus cogeretur, tum id munus denique non recusare, tamen arbitrarer hanc rerum civilium minime neglegendam scientiam sapienti, propterea quod omnia essent ei praeparanda, quibus nesciret an aliquando uti necesse esset.

¹ posset V1; possit V2.

六

(10) 有谁会同意他们的这种无为理论，认为智慧之人不应该参与任何国务活动，除非情势需要他们那样做。好像有人可能会遇到比我遇到的更大的需要似的。如果我当时不是执政官，在那种形势下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如果我不是从小就遵循能使我这个出身于骑士阶层的人得以达到最高荣誉^[1]的那条生活道路，我又怎么能成为执政官呢？就这样，当国家面临危险时，帮助它的能力不会因为情势而即刻出现，或者你希望它出现它就会出现，除非你处于那样行事应具有的状态。(11) 那些博学的人们的言论中通常最令我吃惊的是：当海上风平浪静的时候，他们说自己掌不了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习过，也从来没有想掌握这种技能，然而他们又声称，当海上波涛翻滚时，他们会出来掌舵。他们这些人甚至常常公开声言，并且还很是引以为荣，说他们从来没有学习过建立国家或保卫国家的规则，也从来没有在这方面教导过别人，他们认为所有这些知识对于博学而智慧的人们不合适，应该把它们让给在这方面受过训练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怎能保证为国家效力呢？既然在情势毫不紧迫的时候，那是远为容易的时候，他们都不会管理国家。即使智慧之人通常确实并不自愿从事管理国家的工作，除非为形势所迫，那时才不拒绝履行这种职责，但是我仍然认为，智慧之人不应该蔑视国务科学，因为他理应掌握一切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便需要运用的东西。

[1] 指当选为执政官。

LIBER PRIMUS

VII

(12) Haec plurimis¹ a me verbis dicta sunt ob eam causam, quod his libris erat instituta et suscepta mihi de re publica disputatio; quae ne frustra haberetur, dubitationem ad rem publicam adeundi in primis debui tollere. Ac tamen si qui sunt, qui philosophorum auctoritate moveantur, dent operam parumper atque audiant eos, quorum summa est auctoritas apud doctissimos homines et gloria; quos ego existimo, etiamsi qui ipsi rem publicam non gesserint, tamen, quoniam de re publica multa quaesierint et scripserint, functos esse aliquo rei publicae munere. Eos vero septem, quos Graeci sapientis nominaverunt, omnis paene video in media re publica esse versatos. Neque enim est ulla res, in qua propius ad deorum numen virtus accedat humana, quam civitatis aut condere novas aut conservare iam conditas.

VIII

(13) Quibus de rebus, quoniam nobis contigit, ut iidem et in gerenda re publica aliquid essemus memoria dignum consecuti et in explicandis rationibus rerum civilium quandam facultatem non modo usu, sed etiam studio discendi² et docendi essemus ... auctores, cum superiores alii fuissent in disputationibus perpoliti, quorum res gestae nullae invenirentur, alii in gerendo probabiles, in disserendo

¹ plurimis V; pluribus Moser.

² discendi Mai; discedendi V.

七

(12) 我对这些问题作如此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我在这几卷书里讨论的是国家问题。为了使讨论不至于白费，我首先需要消除对是否应该从事国务活动存在的疑问。既然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很看重哲学家们的威望，那就让他们稍许听一听那些对于富有学识的人们来说具有无比崇高的威望和荣誉的人们是怎样说的。尽管他们有些人本人并没有管理过国家，但因为他们对国家问题作过不少研究，撰写过不少著作，因此我仍然认为他们为国家尽了某种责任。有希腊人称之为七贤哲者^[1]，我可以说，他们确实曾经积极投身于国务活动。要知道，人类的德性在任何事情中都不及在建立新国家或者保卫已经建立的国家中更接近神意。

八

(13) 就这样，由于我们有幸在从事国务活动时获得某些值得铭记的成就，在阐述公民事务管理问题方面不仅由于自己的实践，而且由于勤奋地自我学习和教育他人，从而具有某种可能，……权威^[2]，当我的前辈中的一些人非常精于论辩，但他们的活动却未见有任何成就，而另一些人的活

[1] 通常被称为希腊七贤哲者指：米利都的泰勒斯，雅典的梭伦，小亚细亚普里埃涅的比阿斯，累斯博斯岛的皮塔库斯，罗得斯岛的克勒奥布卢斯，科林斯的佩里安得尔和斯巴达的克戎，他们或是诗人、哲学家，或是国务活动家，生活在约公元前7—前6世纪，以德性高尚、生活经验丰富和智慧敏锐著称。

[2] 抄本此处残缺。

LIBER PRIMUS

rudēs. Nec vero nostra quaedam est instituenda nova et a nobis inventa ratio, sed unius aetatis clarissimorum ac sapientissimorum nostrae civitatis virorum disputatio repetenda memoria est, quae mihi tibi quondam adolescentulo est a P. Rutilio Rufo, Smyrnae cum simul essemus compluris dies, exposita, in qua nihil fere, quod magno opere ad rationes omnium rerum pertineret, praetermissum puto.¹

IX

(14) Nam cum P. Africanus hic, Pauli filius, feriis Latinis Tuditano cons. Et Aquilio constituisset in hortis esse familiarissimique eius ad eum frequenter per eos dies ventituros se esse dixissent, Latinis ipsis mane ad eum primus sororis filius venit Q. Tubero; quem cum comiter Scipio

¹ praetermissum puto V2; praetermissum V1; est praetermissum Baier.; praetermissumst Halm.

动虽然令人称赞，但他们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却显得笨拙。我将要展示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什么新的、为我们所发现的观点，而是凭记忆所及，再现我们国家属于同一时代的一些无比杰出、无比智慧的人们的讨论，那是我们年轻时一次由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孚斯^[1]向我和你讲述的，当时我们一起在斯弥尔纳度过了那许多日子^[2]。在我看来，他在讲述那次讨论时，没有忽略任何对整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的方面。

九

(14) 在图狄塔努斯和阿奎利乌斯执政年^[3]，当鲍鲁斯之子、著名的普布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4]决定在自己的乡间宅第度拉丁节时^[5]，他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说要去看望他。就在那次节日期间，他的外甥昆图斯·图贝罗^[6]早晨第一个来到他那里。斯基皮奥看见他到来，很高兴，亲切地和

[1] 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孚斯，小斯基皮奥的朋友，公元前105年任执政官，公元前94年管理亚细亚行省，回罗马后被控勒索，遭放逐，卜居小亚细亚的斯弥尔纳。

[2] 此处可能指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西塞罗，兄弟俩曾于公元前79—前77年赴希腊，在小亚细亚的斯弥尔纳见到过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孚斯。

[3] 指公元前129年。

[4] 指小斯基皮奥，他是卢基乌斯·艾弥利乌斯·鲍鲁斯之子，过继给老斯基皮奥之子普布利乌斯。

[5] 拉丁节是纪念拉丁同盟保护神尤皮特的节庆，每年在阿尔巴山举行，节期一般是三天，公元前129年的拉丁节在该年一二月间举行。

[6] 昆图斯·艾利乌斯·图贝罗，小斯基皮奥的姐姐埃弥利娅之子，公元前133年任保民官，公元前123年任裁判官，格拉古兄弟的反对者。

LIBER PRIMUS

appellavisset libenterque vidisset, Quid tu, inquit, tam mane, Tubero? Dabant enim hae feriae tibi oportunam sane facultatem ad explicandas tuas litteras.

Tum ille: Mihi vero omne tempus est ad meos libros vacuum; numquam enim sunt illi occupati; te autem permagnum est nancisci otiosum, hoc praesertim motu rei publicae.

Tum Scipio: Atqui nactus es, sed mehercule otiosorem opera quam animo.

Et ille: At tu vero¹ animum quoque relaxes oportet; sumus enim multi, ut constituimus, parati, si tuo commodo fieri potest, abuti tecum hoc otio.

Sc. Libente me vero, ut aliquid aliquando de doctrinae studiis admoneamur.

X

(15) Tum ille: Visne igitur, quoniam et me quodam modo invitas et tui spem das, hoc primum, Africane, videamus, ante quam veniunt alii, quidnam sit, de isto altero sole quod nuntiatum est in senatu? Neque enim pauci neque leves sunt, qui se duo soles vidisse dicant, ut non tam fides non habenda quam ratio quaerenda sit.

¹ At tu vero Mai; atutvero V1; at vero V2.

他打招呼，说道：“图贝罗，你这么早就来了？要知道，这几天节日为你研究文学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图贝罗答道：“我随时都可以去读那些书，那些书从来都闲着，但是碰见你闲着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出现动乱的时候。”^[1]

这时斯基皮奥回答说：“然而你却碰上了，但是请海格利斯作证^[2]，是在事务上闲着，而不是在思想上闲着。”

图贝罗说：“你也应该让思想放松放松，因为我们许多人商定，准备同你一起度过这次节日空闲，如果你也乐意这样做。”

斯基皮奥说：“我当然会很高兴，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回忆学说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十

(15) 这时图贝罗说：“阿非利加努斯，你这似乎是以某种方式邀请我，并且让我产生了你自己也会参加讨论的希望，那么你不希望在其他人到来之前，让我们首先讨论一点什么，譬如说关于曾经在元老院提出过的第二个太阳的问题^[3]？因为有不少人，而且是一些并非轻信的人们，说看见了两个太阳，因此事情不在于不可信，而在于应该找到合理的解释。”

[1] 指当时由格拉古兄弟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

[2] 罗马神话中的海格利斯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罗马人常以他的名义起誓或感叹。

[3] 指公元前 129 年由于空中冰体折射而形成的太阳双影现象，后来此现象被解释为斯基皮奥凶死的预兆。

LIBER PRIMUS

Hic Scipio: Quam vellem Panaetium nostrum nobiscum haberemus! Qui cum cetera, tum haec caelestia vel studiosissime solet quaerere. Sed ego, Tubero (nam tecum aperte, quod sentio, loquar), non nimis adsentior in omni isto genere nostro illi familiari, qui, quae vix coniectura qualia sint possumus suspicari, sic adfirmat, ut oculis ea cernere videatur ant tractare plane manu. Quo etiam sapientiorem Socratem soleo iudicare, qui omnem eius modi curam deposuerit eaque, quae de natura quaererentur, aut maiora, quam hominum ratio consequi posset,¹ aut nihil omnino ad vitam hominum adtinere dixerit.

(16) Dein Tubero: Nescio, Africane, cur ita memoriae proditum sit, Socratem omnem istam disputationem reiecisce et tantum de vita et de moribus solitum esse quaerere. Quem enim auctorem de illo locupletiore Platone laudare possumus? Cuius in libris multis locis ita loquitur Socrates, ut etiam, cum de moribus, de virtutibus, denique de re publica disputet, numeros tamen et geometriam et harmoniam studeat Pythagorae more coniungere.

Tum Scipio: Sunt ista, ut dicis; sed audisse te credo, Tubero, Platonem Socrate mortuo primum in Aegyptum discendi causa, post in Italiam et in Siciliam²

¹ posset Lehner; possit V.

² et in Siciliam omiss. Non..

斯基皮奥回答道：“真可惜，我们的帕奈提奥斯^[1]不同我们在一起，因为他不仅对其他问题，而且对这些气象问题也都进行非常精细的研究。图贝罗，不过我——我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对你说——并不很同意我们的这位朋友对这类问题的看法，他声称，对那些我们只能靠猜测推断的物性他却似乎可以亲眼目睹或者直接触到。因此，我总是认为苏格拉底更富有智慧，因为此人放弃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探讨，认为探讨自然问题或是超出人的智慧能力的许可，或者与人类生活毫不相关。”^[2]

- (16) 图贝罗说：“阿非利加努斯，我不明白为什么一直这样相传，说苏格拉底对这些问题完全不作思考，而只是探讨人生和习俗。难道我们还能引证哪位其他作家比引证柏拉图更可信吗？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的许多地方，苏格拉底甚至在谈论风习、德性和国家的时候，也仿效毕达哥拉斯^[3]的方式，谈到数、几何和和谐。”

斯基皮奥说：“你说的很对，但是，图贝罗，我相信你曾经听说过，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为了获得知识，曾经首先去到埃及，后来又去到意大利和西西里，认真研究

[1] 帕奈提奥斯（生于约公元前 172 年），罗得斯岛人，斯多葛派哲学家，小斯基皮奥的朋友，撰写过哲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著作，其中包括《论义务》，成为西塞罗撰写同名著作的范本。

[2] 参阅色诺芬：《回忆录》，I, 1, 11-12, 16；IV, 7, 2-4；西塞罗：《论神性》，V, 10。

[3]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六世纪后半期），萨摩斯岛人，贵族派，曾被迫流亡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有数的属性，数是万物的始因，在关于数的研究中做出过重要贡献。

LIBER PRIMUS

contendisse, ut Pythagorae inventa perdisceret, eumque et cum Archyta Tarentino et cum Timaeo Locro multum fuisse et Philoleo commentarios esse nactum, cumque eo tempore in his locis Pythagorae nomen vigeret, illum se et hominibus Pythagoreis et studiis illis dedisse. Itaque cum Socratem unice dilexisset eique omnia tribuere voluisset, leporem Sócraticum subtilitatemque sermonis cum obscuritate Pythagorae et cum illa plurimarum artium gravitate contexuit.

XI

(17) Haec Scipio cum dixisset, L. Furium repente venientem aspexit, eumque ut salutavit amicissime adprehendit et in lecto suo conlocavit. et cum simul P. Rutilius venisset, qui est nobis huius¹ sermonis auctor, eum quoque ut salutavit, propter Tuberone*m* iussit adsidere.

Tum Furius: Quid vos agitis? num sermonem vestrum aliquem diremit noster interventus?

Minime vero, Africanus; soles enim tu haec studiose

¹ huius Klotz; lautus V; laudatus Orelli; totius Franke.

毕达戈拉斯的各种发现。他同塔伦图姆的阿尔基塔斯^[1]和洛克里斯人提迈奥斯^[2]交往甚密，得到了菲洛拉奥斯^[3]的笔记。由于当时在那些地方毕达戈拉斯的声望很高，柏拉图便尽力与毕达戈拉斯的门生接触，潜心研究那些问题。就这样，由于他对苏格拉底特别敬重，很想把一切都归于苏格拉底，因而便把苏格拉底式谈话的幽默和锐敏与毕达戈拉斯特有的晦涩和对许多方面的知识的艰深理解融合为一体。”

十一

(17) 斯基皮奥这样说，突然发现卢基乌斯·孚里乌斯^[4]走了过来。斯基皮奥一面和他打招呼，一面友好地拉住他的手，把他让到自己的卧榻上^[5]。这时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也来了，就是给我们叙述那次谈话的那一位，斯基皮奥也向他问候，让他坐在图贝罗旁边。

孚里乌斯问道：“你们在讨论什么？难道我们的到来打断了你们的谈话？”

阿非利加努斯说：“完全没有，图贝罗刚才提出来探

[1] 阿尔基塔斯（约公元前 400 年），国务活动家，数学家，机械师，在立方研究方面做出过贡献，撰写了欧洲第一部机械学著作。

[2] 提迈奥斯，毕达戈拉斯的门生，柏拉图的一部著作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3] 菲洛拉奥斯，毕达戈拉斯的门生，据说他第一个记录了毕达戈拉斯的学说。

[4] 卢基乌斯·孚里乌斯·菲卢斯，公元前 136 年任执政官，著名的演说家。

[5] 古罗马人一般侧卧于卧榻叙谈、用餐。

LIBER PRIMUS

investigare, quae sunt in hoc genere, de quo instituerat poaulo ante Tubero quaerere; Rutilius quidem noster etiam sub ipsis Numantiae moenibus solebat mecum interdum eius modi aliquid conquirere.

Quae res tandem inciderat? inquit Philus.

Tum ille: De solibus istis duobus; de quo studeo, Phile, ex te audire quid sentias.

XII

(18) Dixerat hoc ille, cum puer nuntiavit venire ad eum Laelium domoque iam exisse. Tum Scipio calceis et vestimentis sumptis e cubiculo est egressus, et cum paululum inambulavisset in porticu, Laelium advenientem salutavit et eos, qui una venerant, Spurium Mummius, quem in primis diligebat, et C. Fannium et Quintum Scaevolam, generos Laelii, doctos adulescentes, iam aetate quaestorios; quos cum omnis salutavisset, convertit se in porticu¹ et coniecit in

¹ porticum fr.

讨论的正是你经常认真研究的问题，至于说到我们的朋友鲁提利乌斯，他甚至在努曼提亚^[1]城下也时时与我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那你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呢？”菲卢斯询问道。

斯基皮奥答道：“我们正在谈论关于两个太阳的问题，菲卢斯，我很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十二

(18) 斯基皮奥这样说，一小奴禀报，莱利乌斯^[2]就要到来，已经离开家。斯基皮奥随即穿上鞋和衣服，走出内室，在柱廊里漫步不一会儿，见莱利乌斯来到，便向他及与其同来的人们问候，他们是：斯普里乌斯·穆弥乌斯^[3]，此人深受斯基皮奥敬重；盖尤斯·法尼乌斯^[4]和昆图斯·斯凯沃拉^[5]，莱利乌斯的两个女婿，学识渊博的青年，已达财政官年龄^[6]。斯基皮奥和他们问候之后，在柱廊里转过身

[1] 努曼提亚是西班牙中部城市，公元前 133 年被斯基皮奥率军占领。

[2] 指盖尤斯·小莱利乌斯，公元前 140 年任执政官，小斯基皮奥的挚友，爱好哲学，同时代人称其为“哲人”。

[3] 斯普里乌斯·穆弥乌斯，斯多葛派哲学家，公元前 146 年摧毁科林斯的卢基乌斯·穆弥乌斯的兄弟。

[4] 盖尤斯·法尼乌斯，斯多葛派哲学家，帕奈提奥斯的门生，公元前 132 年任裁判官，公元前 122 年任执政官。

[5] 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斯多葛派哲学家，帕奈提奥斯的门生，法学家，公元前 123 年任保民官，公元前 117 年任执政官。

[6] 根据公元前 180 年的立法，担任财政官的人的年龄应不小于 27 岁，然后每高一级的官职的最低年限高出三岁，另据公元前 81 年的立法，担任财政官的人的年龄应不小于 29 岁，因此这两人应在 30 岁左右。

LIBER PRIMUS

medium Laelium; fuit enim hoc in amicitia quasi quoddam ius inter illos, ut militiae propter eximiam belli gloriam Africanum ut deum coleret Laelius, domi vicissim Laelium, quod aetate antecedeat, observaret in parentis loco Scipio. Dein cum essent perpauca inter se uno aut¹ altero spatio conlocuti Scipionique eorum adventus periucundus et pergratus fuisset, placitum est, ut in aprico maxime pratuli loco, quod erat hibernum tempus anni, considerent; quod cum facere vellent, intervenit vir prudens omnibusque illis et iucundus et carus, M^l. Manilius, qui a Scipione ceterisque amicissime consalutatus adsedit proximus Laelio.

XIII

(19) Tum Philus: Nom mihi videtur, inquit, quod hi venerunt, alius nobis sermo esse quaerendus, sed agendum accuratius et dicendum dignum aliquid horum auribus.

Hic Laelius: Quid tandem agebatis, aut cui sermoni nos intervenimus?

Ph. Quaesierat ex me Scipio, quidnam sentirem de hoc,

¹ aut Moser; an V; atque Osann.

来，让莱利乌斯走在中间，因为这有如他们的友谊中的某种规则：在外作战时，由于阿非利加努斯的极高的战斗威望，莱利乌斯尊他如神明，而在家中，由于莱利乌斯年长，斯基皮奥敬他如父亲。这时他们来回漫步交谈，大家的到来令斯基皮奥感到非常欣悦和快慰，人们希望能找块阳光充足的小草坪坐下来，因为时值冬寒。当他们正准备这样做的时候，曼尼乌斯·曼尼利乌斯^[1]来到他们中间，一位聪慧之人，很受大家的尊敬和热爱。他受到斯基皮奥及所有其他人的非常友好的问候，坐到莱利乌斯的旁边。^[2]

十三

(19) 这时菲卢斯说道：“我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必要因为他们的到来而需要寻找另一个谈话题目，我甚至认为，我们还应该进行更为仔细的讨论，说出一些值得他们认真聆听的意见。”

莱利乌斯问道：“你们刚才在谈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们到来的时候，你们在就什么问题进行讨论？”

菲卢斯说：“斯基皮奥询问我对人们声称看见了两个

[1] 曼尼乌斯·曼尼利乌斯，公元前 149 年任执政官。

[2] 至此，那次谈话的参加者全部到齐，他们是：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埃弥利安努斯（即小斯基皮奥）、盖尤斯·莱利乌斯（小莱利乌斯）、卢基乌斯·孚里乌斯·菲卢斯、曼利乌斯·曼尼利乌斯、斯普里乌斯·穆弥乌斯、昆图斯·艾利乌斯·图贝罗、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孚斯、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和盖尤斯·法尼乌斯，共九人。

LIBER PRIMUS

quod duo soles visos esse constaret.

L. Ain vero, Phile? Iam explorata nobis sunt ea, quae ad domos nostras quaeque ad rem publicam peritineant, siquidem, quid agatur in caelo, quaerimus?

Et ille: An tu ad domos nostras non censes pertinere scire, quid agatur et quid fiat domi, quae non ea est, quam parietes nostri cingunt, sed mundus hic totus, quod domicilium quamque patriam di nobis communem secum dederunt, cum praesertim, si haec ignoremus, multa nobis et magna ignoranda sint? Ac me quidem, ut hercule etiam te ipsum, Laeli, omnisque avidos sapientiae cognitio ipsa rerum consideratioque delectat.

(20) Tum Laelius: Non inpedio, praesertim quoniam feriat sumus; sed possumus audire aliquid an serius venimus?

Ph. Nihil est adhuc disputatum, et, quoniam est integrum, libenter tibi, Laeli, ut de eo disseras, equidem concessero.

L. Immo vero te audiamus, nisi forte Manilius interdictum aliquod inter duos soles putat esse componendum, ut ita caelum possideant, ut uterque possederit.

Tum Manilius: Pergisne eam, Laeli, artem inludere, in qua

太阳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莱利乌斯说：“菲卢斯，怎么啦？难道我们已经把所有与我们的家庭和国家有关的问题都研究过了，因而你们现在想探讨天上发生的事情？”

菲卢斯说：“难道你不认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出现了什么现象吗？我说的这个家不是那个被我们的围墙围住的家，而是整个世界，神明们把它给我们作为居所，并与他们一起把这个世界作为一种共同的国家和乡土^[1]，特别是如果我们对它不了解，我们便会许多重要问题茫然无知。要知道，认识和研究事物令我、令你，莱利乌斯，也令所有渴求知识的人感到欣悦。”

(20) 这时莱利乌斯说：“我不反对那样，特别是因为我们正节日空闲。不过我们是不是可以听听你们说些什么？或者我们已经来晚了？”

菲卢斯说：“我们还什么都没有讨论，并且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因此我很想请你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莱利乌斯说：“不，不，只要曼尼利乌斯认为不需要针对两个太阳发布什么告示^[2]，要求它们像其中任何一个占有天空那样地占有天空，那就让我们听你说。”

这时曼尼利乌斯说道：“莱利乌斯，你还要继续嘲笑

[1] 把世界视为神明和人类的共同居处，这是毕达戈拉斯派的观点。参阅西塞罗：《论义务》，I, 153；《论法律》，I, 61。

[2] 谕喻裁判官告示。裁判官有权命令或禁止某一诉讼的进行。下一句话模仿告示模式。

LIBER PRIMUS

primum excellis¹ ipse, deinde sine qua scire nemo potest, quid sit suum, quid alienum? Sed ista nox; nunc audiamus Philum, quem video maioribus iam de rebus quam me aut quam P. Mucium consuli.

XIV

(21) Tum Philus: Nihil novi vobis adferam, neque quod a me sit cogitatum aut inventum; nam memoria teneo C. Sulpicium Gallum, doctissimum, ut scitis, hominem, cum idem hoc visum diceretur et esset casu apud M. Marcellum, qui cum eo consul fuerat, sphaeram, quam M. Marcelli avus captis Syracusis ex urbe locupletissima atque ornatissima sustulisset, cum aliud nihil ex tanta praeda domum suam deportavisset, iussisse proferri; cuius ego sphaerae cum persaepe propter

¹ excellis Moser; excello V.

那门科学^[1]吗？其实，首先，你自己对它的了解也很精深；其次，如果没有那门知识，谁也不可能知道，什么属于他自己，什么属于别人。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会儿再讨论，现在让我们听菲卢斯发表看法，我看得出来，向他征询的是比向我或向普利乌斯·穆基乌斯^[2]征询的更为重要的问题。”

十四

(21) 菲卢斯说：“我要对你们说的一切，没有什么是我想出来的或是我发现的新见解。我记得盖尤斯·苏尔皮基乌斯·伽卢斯^[3]，正如你们知道的，一位非常博学的人，当人们议论这一奇观时，他恰巧在马尔库斯·马尔克卢斯那里，他和后者曾是执政官同僚^[4]。当时他要人们取来一个天体仪，那是马尔库斯·马尔克卢斯的祖父占领叙拉古札时^[5]从那座无比富裕、无比美丽的城市带回来的，除此而外，他从那么多战利品中没有把任何其他东西取回家去。虽然由于阿基米德^[6]的

[1] 指司法知识。

[2] 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公元前 133 年任执政官，著名的法学家、演说家，小斯基皮奥的反对者，反对暴力镇压以格拉古兄弟为首的土地改革运动。这里指法学咨询。

[3] 盖尤斯·苏尔皮基乌斯·伽卢斯，天文学家，国务活动家，公元前 169 年任裁判官，卢基乌斯·埃弥利乌斯·鲍鲁斯于公元前 168 年出征马其顿时的幕僚。

[4] 指公元前 166 年。

[5] 公元前 212 年。

[6] 阿基米德（公元前 287—前 212 年），古代著名的机械师，数学家，在机械原理和数学研究方面均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晚年研究天文，公元前 212 年罗马军队占领叙拉古札时遇害。

LIBER PRIMUS

Archimedi gloriam nomen audissem, speciem ipsam non sum tanto opere admiratus; erat enim illa venustior et nobilior in volgus, quam ab eodem Archimede factam posuerat in templo Virtutis Marcellus idem.(22) Sed posteaquam coepit rationem huius operas scientissime Gallus exponere, plus in illo Siculo ingenii, quam videretur natura humana ferre potuisse, iudicavi¹ fuisse. Dicebat enim Gallus sphaerae illius alterius solidae atque plenae vetus esse inventum, et eam a Thalete Milesio primum esse tornatam, post autem ab Eudoxo Cnidio, discipulo, ut ferebat, Platonis, eandem illam astris stellisque, quae caelo inhaerent,² esse descriptam; cuius omnem ornatum et descriptionem sumptam ab Eudoxo multis post non astrologiae scientia, sed poetica quadam facultate versibus Aratum extulisse. Hoc autem sphaerae genus, in quo solis et lunae motus inessent et earum quinque stellarum, quae errantes et quasi vagae nominarentur, in illa sphaera solida non potuisse finiri, atque in eo admirandum esse inventum Archimedi, quod excogitasset, quem ad modum in dissimillimis motibus inaequabiles et varios cursus servaret una conversio. Hanc sphaeram Gallus cum moveret, fiebat, ut soli luna totidem conversionibus in aere illo,

¹ iudicavi Krarup; iudicam V1; iudicabat V2; iudicabam Mai.

² astris stellisque, quae caelo inhaerent Baiter; astellisisq. caelo inhererent V; astris stellisque caelo inhaerentibus Pascal.

声望，我曾常听人说起那个天体仪，但它的外型并不特别令我称赞。要知道，另一类天体仪更为出色，更为有名，也是由那位阿基米德制造的，也是那位马尔克卢斯把它献给了德性神庙^[1]。(22)后来，伽卢斯开始以丰富的知识讲述那件作品的构造，我当即觉得，这位西西里人具有超过人的天性可能赋予的智慧。伽卢斯介绍说，那另一类天体仪实心，没有任何空隙，古老，起初米利都的泰勒斯^[2]造过那样的天体仪，后来克涅多斯的欧多克索斯^[3]——据说是柏拉图的门生——在上面标出了分布于天空的各种星系和天体；过了许多年，阿拉托斯^[4]不是凭自己的天象学知识，而是靠某种诗歌才能，用诗歌叙述了天体仪的整个构造和欧多克索斯作的天体分布。但是，——伽卢斯继续说——如果真的要在那样的天体仪上表现出太阳、月亮以及五颗被称为漫游的、好似飘浮的星体的运动^[5]，那它就不可能被造成实心的。阿基米德的创作的惊人之处在于，他想出了怎样在各星体非常不相似的运动的情况下，使同一转动表现它们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运行路线。当伽卢斯转动天体仪时，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在那个青铜球体上，

[1] 德性神庙于公元前 222 年由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克卢斯所建。

[2] 泰勒斯（约公元前 636—约前 549），古希腊“七贤哲”之一，研究过哲学、数学和天文学（参阅本卷，25），认为一切皆源于水。

[3] 欧多克索斯（约公元前 390—约前 337），数学家，天文学家，阿尔基塔斯和柏拉图的门生。

[4] 阿拉托斯（公元前 315—前 240），曾作长诗《星象》，西塞罗青年时期曾用诗体将它译成拉丁文。

[5] 指当时知道的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

LIBER PRIMUS

quot diebus in ipso caelo, succederet, ex quo et in sphaera¹ solis fieret eadem illa defectio et incideret luna tum in eam metam, quae esset umbra terrae, cum sol e regione...

[Octo paginae hic a Maio desiderantur.]

XV

(23)fuit, quod et ipse hominem diligebam et in primis patri meo Paulo probatum et carum fuisse cognoveram. Memini me admodum adulescentulo, cum pater in Macedonia consul esset et essemus in castris, perturbari exercitum nostrum religione et metu, quod serena nocte subito candens et plena luna defecisset. Tum ille, cum legatus noster esset anno fere ante, quam consul est declaratus, haud dubitavit postridie palam in castris docere nullum esse prodigium, idque et tum factum esse et certis temporibus esse semper futurum, cum sol ita locatus fuisset, ut lunam suo lumine non posset attingere.

Ain tandem? Inquit Tubero; docere hoc poterat ille homines paene agrestes et apud imperitos audebat haec dicere?

S. Ille vero et magna quidem cum...

[Hic Maio duae minimum paginae videntur deesse.]

(24) ... neque insolens ostentatio neque oratio abhorrens a persona hominis gravissimi; rem enim magnum absecutus, quod

¹ in caelo sphacra V; in caelo sphaerae Pascal.

月亮走到太阳下面需要的转数恰好等于天空中月亮走到太阳下面需要的天数，因此在太阳体上出现了同样的亏缺；并且月亮也进入地球的阴影里，当太阳从……^[1]

十五

(23) (斯基皮奥说:) “……因为我自己也很敬重这个人，并且知道，他也深受我的父亲鲍鲁斯的赞许和热爱。我记得，在我相当年轻的时候，当时我父亲身为执政官，正在马其顿，我们在那里扎营，我们的军队为一片迷信恐惧所笼罩，因为晴朗的夜空中，满轮明月突然出现亏缺。^[2]当时伽卢斯是我们的代表，大概是在他被选为执政官之前一年，他第二天在军营里毫不犹豫地当众解释说，那不是什么怪异，它发生了，它还会不断地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发生，当太阳处于这样的状况，即当它不能把光线射到月亮上的时候。”

图贝罗说道：“你说什么？他竟能向那些几乎是一帮如农人般愚昧无知的人解释这个问题，胆敢向那些毫无知识的人说明这个道理？”

斯基皮奥说：“他确实这样做了，而且以巨大的……^[3]

(24) “……那既不是过分的炫耀，也不是与出身高贵的人的身份不相称的谈话。要知道，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当

[1] 抄本此处残缺。在残缺部分可能继续谈到伽卢斯的解说。

[2] 此事发生在公元前 168 年。

[3] 抄本此处残缺。

LIBER PRIMUS

hominibus perturbatis inanem religionem timoremque diiecerat.

XVI

(25) Atque eius modi quiddam etiam bello illo maximo, quod Athenienses et Lacedaemonii summa inter se contentione gesserunt, Pericles ille, et auctoritate et eloquentia et consilio princeps civitatis suae, cum obscurato sole tenebrae factae essent repente Atheniensiumque animos summus timor occupavisset, docuisse civis suos dicitur, id quod ipse ab Anaxagora, cuius auditor fuerat, acceperat, certo illud tempore fieri et necessario, cum tota se luna sub orbem solis subiecisset; itaque, etsi non omni intermenstruo, tamen id fieri non posse nisi certo intermenstruo tempore. quod cum disputando rationibusque docuisset, populum liberavit metu; erat enim tum haec nova et ignota ratio, solem lunae oppositu¹ soiliere deficere, quod Thaletem Milesium primum vidisse dicunt. Id autem postea ne nostrum quidem Ennium fugit; qui ut scribit, anno trecentesimo quinquagesimo fere post Romam conditam

Nonis Iunis soli luna obstitit et nox.

¹ oppositu V2; opositum V1.

人们处于惊慌之中时，他让他们抛弃了无谓的迷信恐惧。

十六

- (25) “据说类似的现象在雅典人和拉克得蒙人倾全力进行的那场伟大的战争期间也曾发生过^[1]。著名的伯里克利斯^[2]，一位在国人中无论在威望方面，或者在演说、洞察力方面都首屈一指的人，见太阳被遮蔽，突然变成一片昏暗，巨大的恐惧侵袭雅典人的心灵的时候，曾经向自己的国民们解释发生的现象，阐述他从阿那克萨戈拉斯^[3]那里学得的知识，因为他曾经是此人的门生；他说那现象发生在一定的时候，并且当月亮完全处在太阳的下面时必定会发生，因此，尽管这一现象不会每个新月都会发生，但是也只有在一新的新月时才会发生。他对异象作了这样的阐述和解释，消除了人们的恐惧。要知道，这在当时是一种新奇的、无人知晓的解释——月亮所处的位置能造成日食，据说米利都的泰勒斯首先发现了这一现象。后来，这一现象未能逃过我们的恩尼乌斯的注意，他写道，约在罗马建城后 350 年，

月亮和昏暗于六月诺奈日遮住了太阳。^[4]

[1] 那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 431 年 8 月。参阅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普鲁塔克：《伯里克利斯传》，35。

[2] 伯里克利斯（公元前 493—前 429），雅典著名的政治家，民主派首领。

[3] 阿那克萨戈拉斯（约公元前 510—前 428），小亚细亚人，著名哲学家。

[4] 诗句引自恩尼乌斯的《编年纪》，6 月诺奈日即 6 月 5 日。此处恩尼乌斯有误，实际上那次日食发生在 6 月 21 日。按照西塞罗经常采用的罗马建城于公元前 750 年的说法，该年应是公元前 400 年。

LIBER PRIMUS

Atque hac in re tanta inest ratio atque sollertia, ut ex hoc die, quem apud Ennium et in maximis annalibus consignatum videmus, superiores solis defectiones reputatae sint usque ad illam, quae Nonis Quinctilibus fuit regnante Romulo; quibus quidem Romulum tenebris etiamsi natura ad humanum exitum abripuit, virtus tamen in caelum dicitur sustulisse.

XVII

(26) Tum Tuberō: Videsne, Africane, quod paulo ante secus tibi videbatur, doc...

[Desiderantur paginae duae.]

... lis, quae videant ceteri. Quid porro aut praeclarum putet in rebus humanis, qui haec deorum regna perspexerit, aut diuturnum, qui cognoverit quid sit aeternum, aut gloriosum, qui viderit quam parva sit terra, primum universa, deinde ea pars eius, quam homines incolant, quamque nos in exigua eius parte adfixi plurimis ignotissimi gentibus speremus tamen nostrum nomen volitare et vagari latissime? (27) Agros vero et aedificia et pecudes et inmensum argenti pondus atque auri qui bona nec putare nec appellare soleat, quod earum rerum videatur ei levis

“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如此认真的推算，达到如此准确的程度，正如我们看到的，从恩尼乌斯提到的和《大年代记》^[1]中记录的那一天起，推算以前发生过的历次日食，直到罗慕卢斯在位时的5月诺奈日^[2]；在那天的昏暗中，尽管自然夺去了罗慕卢斯的人间存在，但是据说德性却使他升上天庭。”

十七

(26) 这时图贝罗说道：“阿非利加努斯，你看到没有，不久前你的意见正好相反，……^[3]

斯基皮奥说：“……其他人可以看见的事情。一个观察过这些神界王国的人会认为人类事业中有什么是辉煌的？或者一个知道什么是不朽的人会认为人类事业中有什么是常存的？或者一个看出地球多么微小——首先是地球整体，然后是人类居住的那部分——的人会认为人类事业中有什么是辉煌的？然而，虽然我们只占有地球的很小一部分，并且不为许多民族所知晓，但是我们却是多么希望我们的声名能够展翅翱翔，广为传扬。(27) 要是一个人能不把田地、房屋、牲畜和无数的金银视为财富，称之为财富，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东西给人的乐趣是微不足道的，

[1] 按罗马古代传统，大祭司长记录当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公元前131年的大祭司长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对所传以前的记录进行了整理，成80卷发表，称《大年代记》。

[2] 即7月7日，按西塞罗的记年法，该年是公元前714年。按照历史家李维的说法（《罗马史》，I.16），那次不是日食，而是一场风暴。

[3] 抄本此处残缺。

LIBER PRIMUS

fructus, exiguus usus, incertus dominatus, saepe etiam deterrimorum hominum inmensa possessio, quam est hic fortunatus putandus, cui soli vere liceat omnia non Quiritium, sed sapientium iure pro suis vindicare, nec civili nexo, sed communi lege naturae, quae vetat ullam rem esse cuiusquam nisi eius, qui tractare et uti sciat; qui inperia consulatusque nostros in necessariis, non in expetendis rebus, muneris fungendi gratia subeundos, non praemiorum aut gloriae causa adpetendos putet; qui denique, ut Africanum avum meum scribit Cato solitum esse dicere, possit idem de se praedicare, numquam se plus agere, quam nihil cum ageret, numquam minus solum esse, quam cum solus esset. (28) Quis enim putare vere potest plus egisse Dionysium tum, cum omnia moliendo eripuerit civibus suis libertatem, quam eius civem Archimedes, cum istam ipsam sphaeram, nihil cum agere videretur, effecerit?¹ quis autem non magis solos esse, qui in foro turbaque, quicum conloqui libeat, non habeant, quam qui nullo arbitro vel secum ipsi loquantur vel quasi doctissimorum hominum in concilio adsint, cum eorum inventis scriptisque se oblectent? Quis vero divitiorem quemquam putet quam eum, cui nihil desit, quod quidem natura desideret, aut potentiorum quam illum, qui omnia, quae expetat, consequatur,

¹ videretur de qua modo dicebatur effecerit V.

它们的益处是微乎其微的，对它们的所有权是不可靠的，而且它们常常归那些最恶劣的人所有，那么这样的人该被认为是多么幸福啊！要知道，只有这样的人才真正可以不是根据罗马公民权，而是根据贤哲的权利，有权要求那些东西归他所有，他这样做不是根据公民契约，而是按照共同的自然法，那自然法禁止任何财物属于任何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使用它的人；这样的人认为，行使治权和我们的执政官权力应是为了完成必须完成的事情，而不是为了实现希望实现的事情，获得这些职权应该是为了履行责任，而不是为了获得奖赏和荣誉；^[1]最后，这样的人可以借用由卡托记述的我的祖父阿非利加努斯说过的那些话来表述自己：他永远不会有为得超过无为时，他永远不会孤独得超过独处时。^[2]（28）有谁会认为，狄奥倪西奥斯^[3]极力剥夺自己的公民们的自由时所做的比他的同胞阿基米德所完成的更伟大？尽管当后者制造上述那个天体仪时令人觉得他好象无所为。难道当一个人身处广场拥挤的人群之中，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交谈的人时，这样的人不比一个无需任何人进行裁决，或者独个儿自言自语，或者有如身在学者们的聚会，以学者们的发现和著述聊以自娱的人更孤独吗？谁会认为有人会比一个在任何自然要求方面都不感到缺乏的人更富有，或者比一个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的人

[1]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I，347B。

[2] 指老斯基皮奥，卡托的话出处不明，可能出自《史源》（参阅西塞罗：《为普兰提乌斯辩护辞》，66）。

[3] 指老狄奥倪西奥斯（公元前405—前367），叙拉古札僭主，参阅本书第三卷，43。

LIBER PRIMUS

aut beatiore, quam qui sit omni perturbatione animi liberatus, aut firmiore fortuna, quam qui ea possideat, quae secum, ut aiunt, vel e naufragio possit efferre? quod autem imperium, qui magistratus, quod regnum potest esse praestantius quam despicientem omnia humana et inferiora sapientia ducentem nihil umquam nisi sempiternum et divinum animo volutare? Cui persuasum sit appellari ceteros homines, esse solos eos, qui essent politi propriis humanitatis artibus; ut mihi Platonis illud, seu quis dixit alius, perelegans esse videatur; (29) quem cum ex alto ignotas ad terras tempestas et in desertum litus detulisset, timentibus ceteris propter ignorationem locorum animadvertisse dicunt in arena geometricas formas quasdam esse descriptas; quas ut vidisset, exclamavisse, ut bono essent animo; videre enim se hominum vestigia; quae videlicet ille non ex agri consitura, quam cernebat, sed ex doctrinae indiciis interpretabatur. Quam ob rem, Tubero, semper mihi et doctrina et eruditi homines et tua ista studia placuerunt.

XVIII

(30) Tum Laelius: Non audeo quidem, inquit, ad ista, Scipio, dicere, neque tam te aut Philum aut Manilium...

[Desiderantur paginae duae.]

... in ipsius paterno genere fuit noster ille amicus, dignus huic ad imitandum,

更强大，或者比一个排除了一切心灵烦忧^[1]的人更幸福，或者比只拥有如人们所说即使难船时也可随身带走的财富的人更幸运？^[2]有什么治权，有什么官职，有什么王位能比一个这样的人，一个蔑视人生一切事物，把智慧看得比它们更珍贵，除了永恒和神性外对其他一切从不考虑的人的心态更优越？对这样的人来说，尽管人们都被称之为人才，但只有那些精于人生固有的各种知识的人才真正配用这个称呼。因此，柏拉图的那段话——也可能是其他人说的^[3]——我觉得颇有深意。(29) 当风暴把他从空旷的海面刮向未知的国土，抛上荒芜的海岸，他的旅伴们因环境陌生而恐惧不已的时候，据说滩岸上留下的一些几何图形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察看了那些图形，然后大喊，要旅伴们宽心，因为他看出了人的印迹。他显然认为，他看见的不是耕种土地的痕迹，而是学识的标记。图贝罗，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喜欢学识，喜欢知识渊博的人，喜欢你从事的那些研究的原因。”

十八

(30) 莱利乌斯说：“斯基皮奥，对于你刚才说的话，我不敢说你或菲卢斯或曼尼利乌斯不……”^[4]

“……我们的这位值得仿效的朋友像他的父辈，

[1] 指斯多葛派的恬淡寡欲。

[2] 指知识。以上为斯多葛派的人生信条。

[3] 参见维特鲁维乌斯：《建筑十书》，VI，1。

[4] 抄本此处残缺。

LIBER PRIMUS

egregie cordatus homo, catus Aelius Sextus,

qui “egregie cordatus” et “catus” fuit et ab Ennio dictus est, non quod ea quaerebat, quae numquam inveniret, sed quod ea respondebat, quae eos, qui quaesissent, et cura et negotio solverent, cuique contra Galli studia disputanti in ore semper erat ille de Iphigenia Achilles:¹

Astrologorum signa in caelo quid sit² observat, Iovis³

cum capra aut nepa aut exoritur nomen aliquod beluarum!

quod est ante pedes nemo spectat, caeli scrutantur plagas.

Atque idem (multum enim illum audiebam et libenter) Zethum illum Pacuvii nimis inimicum doctrinae esse dicebat; magis eum delectabat Neoptolemus Ennii, qui se ait “philosophari velle, sed paucis; nam omnino haud placere” quodsi studia Graecorum vos tanto opere delectant, sunt alia liberiora et transfusa⁴ latius, quae vel ad usum vitae vel etiam ad ipsam rem publicam conferre opsumus. Istae

1 erat ille de Iphigenia Achilles Osann; erat illa de Ifigenia Achillis V; erant illa de Iphigenia Achillis Mai.

2 quid sit V; quaesit Leopardi.

3 observat, Iovis Mai; observationis V.

4 transfusa V.

第一卷。

睿智而聪敏，这就是艾利乌斯·塞克斯图斯。^[1]

“恩尼乌斯称赞艾利乌斯·塞克斯图斯“睿智”、“聪敏”，并不是因为他探求过他永远不可能发现的东西，而是因为他对向他询问的人们所作的答复解除了询问者的忧虑和烦难，并且当他评论伽卢斯^[2]的研究时，他总是好用《伊菲革涅亚》中阿基琉斯的著名的话语：

天象家们的征兆显现于空中，他认真观察，

当尤皮特^[3]的山羊、天蝎或其他星座升起时；

人们只详察远空，谁也不关心眼前的事情。^[4]

“他还说，——我经常饶有兴趣地听他谈话，——帕库维乌斯的泽托斯非常仇视学识^[5]，他比较喜欢恩尼乌斯的涅奥普托勒摩斯^[6]，后者称：‘他希望研究哲学，但只是稍作涉及，因为总的说来他不喜欢这门学问。’^[7]虽然希腊理论令你们如此热衷，但还存在一些其他的较为简单、较容易掌握的学说，我们可以把它们运用于个人生活，也

[1] 艾利乌斯·佩图斯·卡图斯·塞克斯图斯，公元前198年执政官，著名的法学家、演说家。诗句引自恩尼乌斯的《编年纪》。

[2] 见本卷，21。

[3] 尤皮特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最高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4] 指恩尼乌斯的悲剧《伊菲革涅亚》，阿基琉斯讽刺卡尔卡斯的预言。

[5] 马尔库斯·帕库维乌斯（公元前220—约前130），古罗马悲剧诗人。泽托斯是特拜公主安提奥帕的儿子，此处可能指帕库维乌斯的悲剧《安提奥帕》中的描写。

[6] 涅奥普托勒摩斯是阿基琉斯之子，曾参加特洛伊战争。

[7] 见恩尼乌斯的悲剧残段。参阅西塞罗：《图斯库卢姆谈话录》，II，1；《论演说家》，II，156；以及维吉尔：《埃涅阿斯纪》，II，491；革利乌斯：《阿提卡夜谈》，V，15，9；16，5等。

LIBER PRIMUS

quidem artes, si modo aliquid, valent¹ ut paulum acuant et tamquam inritent ingegia puerorum, quo facilius possint maiora discere.

XIX

(31) Tum Tuberō: Non dissentio a te, Laeli, sed quaero, quae tu esse maiora intellegas.

L. Dicam mehercule et contemnā a te fortasse, cum tu ista caelestia de Scipione quaesieris, ego autem haec, quae videntur ante oculos esse, magis putem quaerenda. quid enim mihi L. Pauli nepos, hoc avunculo, nobilissima in familia atque in hac tam clara re publica natus, quaerit, quo modo duo soles visi sint, non quaerit, cur in una re publica duo senatus et duo paene iam populi sint? Nam, ut videtis, mors Tiberii Gracchi et iam ante tota illius ratio tribunatus divisit populum unum in duas partis; obtrectatores autem et invidi Scipionis initiis factis a P. Crasso et Appio Claudio tenent nihilo minus illis mortuis senatus alteram

¹ aliquid, valent ut V; aliquid valent, id valent, ut Mueller.

可运用于国家利益。至于说到你们的科学，即使它们有什么意义，那也只是在于它们稍许能锻炼或者能激发青年人的智慧，从而使他们能较为容易地研究更为重要的问题。”

十九

(31) 这时图贝罗说：“莱利乌斯，我不想和你争论，但是我想知道你认为哪些问题更为重要。”

莱利乌斯说：“请海格立斯作证，我这就告诉你，并且可能不会令你满意，因为你询问斯基皮奥的是关于天象问题，而我认为更应该研究的却是那些就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事实上，为什么卢基乌斯·鲍鲁斯之孙，一个出身于这一家族的最显贵的支系，并且出生在我们这样一个光辉的共和国的人^[1]，在他叔父在场的情况下，询问的竟然是怎样可以看见两个太阳，而不是询问为什么在一国之内有两个元老院和几乎可以说是两个人民？要知道，正如大家看到的，提比略·格拉古之死和在此之前他作为保民官的所有企图，已经把一个人民分成为两部分。由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2]和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3]首先发难，斯基皮奥的诽谤者和憎恨者们甚至在这两个人死后，以

[1] 指图贝罗。

[2] 普布利乌斯·卢基尼乌斯·克拉苏斯·穆基阿努斯，公元前131年任执政官，据认为是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法案的起草人之一。

[3] 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克尔，提比略·格拉古的岳父，公元前143年任执政官，公元前137年任监察官，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支持者，小斯基皮奥的反对者。

LIBER PRIMUS

partem dissidentem a vobis auctore Metello et P. Mucio neque hunc, qui unus potest, concitatis sociis et nomine Latino, foederibus violatis, triumviris seditiosissimis aliquid cotidie novi molientibus,¹ bonis viris² perturbatis his tam periculosis rebus subvenire patiuntur. (32) Quam ob rem, si me audietis, adulescentes, solem alterum ne metueritis; aut enim nullus esse potest, aut sit sane, ut visus est, modo ne sit molestus, aut scire istarum rerum nihil aut, etiamsi maxime sciemus, nec meliores ob eam scientiam nec beatiore esse possumus; senatum vero et populum ut unum habeamus, et fieri potest, et permolestum est, nisi fit, et secus esse scimus et videmus, si id effectum sit, et melius nos esse victuros et beatius.

XX

(33) Tum Mucius: Quid esse igitur censes, Laeli, discendum nobis, ut istud efficere possimus ipsum, quod postulas?

L. Eas artis, quae efficiant ut usui civitati simus; id enim

¹ molientibus Moser; moventibus V.

² viris (locupletibus) perturbatis Mueller; viris locupletibus perturbatis V.

第一卷

墨特卢斯^[1]和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为首，仍然继续支持元老院中的一部分人与你们对立，并且当进行恶毒煽动的三人委员会^[2]每天都在策划新的阴谋，善良的人们对如此危险的事态深感不安的时候，他们仍在鼓动同盟城市的居民^[3]和拉丁人，违背同盟法，阻挠这一位^[4]帮助国家，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有能力这样做。（32）因此，青年们，如果你们愿意听我说，那就请你们不要害怕另一个太阳，因为它或者根本不可能存在；或者如人们看到的，它确实存在，那也不是什么值得忧烦的事情；或者我们完全不可能认识这些现象；或者即使能够清楚地认识它们，但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些知识而变得更优越、更幸福。但愿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元老院和一个统一的人民^[5]，这是可能的；如果不可能这样，那是非常令人伤心的；我们知道，现在还不是这样，并且看到，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便会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

二十

（33）这时穆基乌斯说：“那么，莱利乌斯，你认为我们应该研究什么，使我们能够完成你希望我们完成的事情？”

莱利乌斯说：“你们应该研究那些能使我们成为对国

[1] 昆图斯·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公元前143年任执政官。

[2] 指负责实施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改革方案的委员会。

[3] 指意大利与罗马结盟的城市的居民，他们处于不同的法律从属地位。

[4] 指小斯基皮奥。

[5] 指元老阶层和骑士阶层的和睦协调，这是西塞罗一贯的国家理想。

LIBER PRIMUS

esse praeclarissimum sapientiae munus maximumque virtutis vel documentum vel officium puto. Quam ob rem, ut hae feriae nobis ad utilissimos rei publicae sermones potissimum conferantur, Scipionem rogemus, ut explicet, quem existimet esse optimum statum civitatis. Deinde alia quaeremus; quibus cognitis spero nos ad haec ipsa via perventuros earumque rerum rationem, quae nunc instant, explicaturos.

XXI

(34) Cum id et Philus et Manilius et Mummius admodum adprobavissent...

[Desiderantur paginae duae.]

..... quare, si placet, deduc orationem tuam de caelo ad haec citeriora...(Nonius p.85,19 et 289,8.)

..... non solum ob eam causam fieri volui, quod erat aequum de re publica potissimum principem rei publicae dicere, sed etiam quod memineram persaepe te cum Panaetio disserere solitum coram Polybio, duobus Graecis vel peritissimis rerum civilium, multaque colligere ac docere, optimum longe statum civitatis esse eum, quem maiores nostri nobis reliquissent. Qua in disputatione quoniam tu paratior es, feceris, ut etiam pro his

家有用了人的科学。在我看来，这是智慧的最光荣的义务，德性的最高表现和责任。因此，为了尽可能使我们能把这几天节日时间花在对国家有用的谈话上，让我们请求斯基皮奥向我们解说，他认为什么样的国家体制最优越，然后我们再探讨其他问题。我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能自然而然地达到预期的目的，阐述清楚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的性质。”

二十一

(34) 当菲卢斯、曼尼利乌斯和穆弥尼乌斯完全同意他的建议……^[1]

因此，如果愿意，请把你们的谈话从天空引向这些更贴近的问题……（诺尼乌斯：P，85，19；289，8。）^[2]

（莱利乌斯说：）“……我希望这样做不只是因为应该让国家中最杰出的人谈论国家问题，而且因为我记得你也常常同帕奈提奥斯和波利比奥斯^[3]一起谈论这个问题，那两位希腊人都非常精通政治事务问题，并且你对这个问题也思考颇深，认为最优越的国家体制是我们的祖先遗留给我们的那种体制。由于你在探讨这个问题方面有相当的体验，因此如果你能对我们阐述你在国家问题上的看法，我

[1] 抄本此处残缺。

[2] 引文为其他古代作家对本著作的称引，可能出于此处。下同。诺尼乌斯·马尔库斯（公元四世纪），文法家，著有《词语汇集》。

[3] 波利比奥斯（公元前 201—前 120），希腊贵族出身，公元前 168 年作为希腊人质来到罗马，成为小斯基皮奥的好友，撰《历史》四十卷，是国家体制混合论的拥护者。

LIBER PRIMUS

dicam, si, de re publica quid sentias, explicaris, nobis gratum omnibus.

XXII

(35) Tum ille: Non possum equidem dicere me ulla in cogitatione acrius aut diligentius solere versari quam in ista ipsa, quae mihi, Laeli, a te proponitur. Etenim cum in suo quemque opere artificem, qui quidem excellat, nihil aliud cogitare, meditari, curare videam, nisi quo sit in illo genere melior, ego, cum mihi sit unum opus hoc a parentibus maioribusque meis relictum, procuratio atque administratio rei publicae, non me inertiorem esse confitear quam opificem quemquam, si minus in maxima arte, quam illi in minimis, operae consumpserim? (36) Sed neque his contentus sum, quae de ista consultatione scripta nobis summi ex Graecia sapientissimique homines reliquerunt, neque ea, quae mihi videntur, anteferre illis audeo. Quam ob rem peto a vobis, ut me sic audiatis, neque ut omnino expertem Graecarum rerum neque ut eas nostris in hoc praesertim genere anteponentem, sed ut unum e togatis patris diligentia non inliberaliter institutum studioque discendi a pueritia incensum, usu tamen et domesticis praeceptis multo magis eruditum quam litteris.

XXIII

(37) Hic Philus: Non hercule, inquit, Scipio, dubito, quin tibi ingenio praestiterit nemo, usu quidem in re publica rerum maximarum facile omnis viceris; quibus autem studiis semper fueris, tenemus. Quam ob rem, si, ut dicis, animum

第 一 卷

们——我也是以在座的人们的名义说话——将会非常感激你。”

二十二

(35) 这时斯基皮奥说：“莱利乌斯，我确实可以说，我对其他任何问题的思考都不及对你向我提出的这个问题的思考更认真，更有兴趣。当我看到每一个杰出的匠人都把自己的全部思考、设想、用心放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上，以使技艺更为精湛时，既然我的父母和先辈们只给我遗留下了这一种行业——关心和管理国家，难道我却要因为我为最伟大的技艺尽的力量不及那些匠人为最微不足道的劳作付出的劳动而不得不承认，我比任何一个匠人更拙劣吗？(36) 不过我对杰出的希腊贤哲们就这一问题进行撰述而遗留给我们的那些著作并不满意，但我也不敢认为自己的看法比他们的更完善。因此，在你们听我讲述时，请你们把我作为一个既不是对希腊人的学说一无所知，也不是把他们的学说视为优于我们的学说的人，而是一个由于父亲的用心曾受过广泛的教育，从小便充满强烈的求知欲望，不过主要还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家庭教训，而不是依靠书本获得知识的罗马人。”

二十三

(37) 菲卢斯说道：“请海格立斯作证，斯基皮奥，我深信，没有人能在智慧方面超过你，你在重要的国家事务方面的经验远远胜过其他人，我们知道你经常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因此，如果像你所谈，你曾经把自己的心力放在这方面，

LIBER PRIMUS

quoque contulisti in istam rationem et quasi artem, habeo maximam gratiam Laelio; spero enim multo uberiora fore, quae a te dicentur, quam illa, quae a Graecis hominibus¹ scripta sunt, omnia.

Tum ille: Permagnam tu quidem expectationem, quod onus est ei, qui magnis de rebus dicturus est, gravissimum, inponis orationi meae.

Et Philus: Quamvis sit magna, tamen eam vinces, ut soles; neque enim est periculum, ne te de re publica disserentem deficiat oratio.

XXIV

(38) Hic Scipio: Faciam, quod vultis, ut potero, et iam² ingrediar in disputationem ea lege, qua credo omnibus in rebus disserendis utendum esse, si errorem velis tollere, ut eius rei, de qua quaeretur, si nomen quod sit conveniat, explicetur, quid declaretur eo nomine; quod si convenerit, tum demum decebit ingredi in sermonem; numquam enim, quale sit illud, de quo disputabitur, intellegi poterit, nisi, quid sit, fuerit intellectum prius. quare, quoniam de re publica quaerimus, hoc primum videamus, quid sit id ipsum, quod quaerimus.

Cum adprobavisset Laelius, Nec vero, inquit Africanus, ita disseram de re tam inlustri tamque nota, ut ad illa elementa revolvam, quibus uti docti homines his in rebus solent, ut a prima congressione maris et feminae, deinde a progenie et cognatione ordiar verbisque, quid sit et quot modis³ quidque dicatur, definiam saepius; apud prudentes enim homines et in maxima re publica summa cum gloria belli domique versatos cum loquar, non committam, ut sit⁴

¹ hominibus Orelli; nobis V; nobilissimis Cruzezer.

² et iam Halm; etiam V.

³ quot modis Mai; commodis V.

⁴ ut sit V; ut non sit Mueller.

并且如同对待一种技能那样对待它，那么我得深深感谢莱利乌斯，因为我认为，你所要说的话会比希腊作家所写的著作更为有用。”

斯基皮奥说：“你对我要说的话怀抱巨大的希望，这对于任何一个将要谈论重要问题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菲卢斯说：“不管那期望如何巨大，你都会像通常一样胜任它，因为我毫不担心在你阐述国家问题时，你的讲演才能会力不从心。”

二十四

(38) 这时斯基皮奥说：“我尽可能满足你的愿望，并且阐述时将遵循我认为在讨论任何问题时都要遵循的原则，要是你不想陷入迷途，亦即：如果对所要讨论的问题的题目大家意见一致，那便应该说明那题目的含义；如果对题目的含义也意见一致，这时便可以进入讨论，因为如果一开始对所需讨论的问题的含义都不清楚，那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理解被讨论的问题的性质。就这样，由于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国家问题，那么就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我们需要研究的对象本身的含义是什么。”

当莱利乌斯对此表示赞同时，斯基皮奥接着说：“我们讨论的是如此一目了然，如此众所周知的问题，因此我不想复述博学的人们论述这些问题时常常提到的那些方面，即从男女初次相遇开始，再说到氏族和血统，并且每次都对问题的本质进行界定，指出如何才能说明它的局部性质。因为我是在富有学识、无论战时或平时都声誉崇高

LIBER PRIMUS

inlustrior ipsa res, de qua disputem, quam oratio mea; nec enim hoc suscepi, ut tamquam magister persequerem omnia, neque hoc polliceor me effecturum, ut ne qua particula in hoc sermone praetermissa sit.

Tum Laelius: Ego vero istud ipsum genus orationis, quod polliceris, expecto.

XXV

(39) Est igitur, inquit Africanus, res publica res populi, populus autem non omnis hominum coetus quoquo modo congregatus, sed coetus multitudinis iuris consensu et utilitatis communione sociatus. Eius autem prima causa coeundi est non tam inbecillitas quam naturalis quaedam hominum quasi congregatio; non est enim singulare nec solivagum genus hoc, sed ita generatum, ut ne in omnium quidem rerum adfluentibus copiis...¹

[Desiderantur paginae duae.]

(40) Idque ipsa natura non invitaret solum sed etiam cogeret. (Non. P. 321, 16)

...Brevi multitudo dispersa atque vaga concordia civitas facta erat... (Augustinus ep. 138, 10T.IIp.414 Ben.)

Urbis condendae originem atque causam non unam

¹ adfluentibus copiis... Klotz; afluen... V.

第一卷

地从事重要的国务活动的人们面前说话，因此我将努力使我的谈话像所讨论的事情那样明晰。要知道，我不准备像学校教师那样对问题的所有方面都一一详细叙述，也不会保证谈话中对任何细小的方面都不放过。”

这时莱利乌斯说：“我们期望的正是你刚才允诺的那种类型的谈话。”

二十五

(39) 斯基皮奥说：“好吧。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权的一致性和利益的共同性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1]这种联合的首要原因主要不在于人的软弱性，而在于人的某种天生的聚合性。^[2]要知道，人类不好单一和孤独，而是在它产生于世后，即使万物丰裕，也不……^[3]

(40) 天性本身不仅这样召唤人们，而且迫使人们这样做。（诺尼乌斯，P，321，16。）

很快，散居而游荡的人们因意见协和一致而形成聚合体。（奥古斯丁^[4]：《书信》，138，10）

关于城市的建立，人们设想出不只一种起源和原因。

[1] 这里的“国家”的拉丁文是 *res publica*，意思是“公共的事业（事情）”，*publicus*（公共的）一词是源自 *populus*（人民）。

[2] “聚合性”的拉丁文 *congregatio* 源自动词 *congregare*（聚结，集合；堆积）。名词 *grex* 的意思是“群”。

[3] 抄本此处残缺。

[4] 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基督教神学家，拉丁教父。“公民聚合体”的拉丁文是 *civitas*，此词也指国家。

LIBER PRIMUS

intulerunt, sed alii eos homines qui sint ex terra primitus nati, cum per silvas et campos erraticam degerunt vitam, nec ullo inter se sermonis aut iuris vinculo cohaerent, sed frondes et herbam pro cubilibus, speluncas et antra pro domibus habent, bestiis et fortioribus animalibus praedae fuisse commemorant. Tum eos qui aut laniati effugerant, aut laniari proximos viderant, admonitos periculi sui ad alios homines decucurrisse, presidium improrasse et primo nutibus voluntatem suam significasse, deinde sermonis initia temptasse, ac singulis quibusque rebus nomina imprimendo paulatim loquendi perfecisse rationem. Cum autem multitudinem ipsam viderent contra bestias esse tutandum, oppida etiam coepisse munire, ut vel quietem noctis tutam sibi facerent, vel ut incursiones atque impetus bestiarum, non pugnando sed obiectis aggeribus arcerent. Haec aliis delire visa sunt ut fuerunt, dixerutque non ferarum laniatus sausam fuisse coeundi, sed ipsam potius humanitatem, itaque inter se congregatos, quod natura hominum solitudinis fugiens et communione ac societatis adpetens esset. (Lact. Inst. 6,10,13-15,18.)

XXVI

(41)quaedam¹ quasi semina, neque reliquarum virtutum nec ipsius rei publicae reperiatur ulla institutio. Hi coetus igitur hac, de qua exposui, causa instituti sedem primum certo loco domiciliorum causa constituerunt; quam cum locis manumque saepsissent, eius modi coniunctionem tectorum oppidum vel urbem appellaverunt delubris distinctam spatiisque communibus. omnis ergo populus, qui est talis coetus multitudinis, qualem exposui, omnis civitas, quae est constitutio

¹ ...dam V.

一些人說，人們最初從地里產生出來之後，在林間和草地過着漫遊的生活，相互之間不存在任何語言和法權聯繫，而是以樹枝和野草為床，以洞穴為家，成為野獸和較強大的動物的獵物。這樣，他們或是自己受傷逃跑，或是目睹同伴受傷，意識到面臨的危險，奔向他人，請求保護，起初用手勢表示自己的意願，而後開始試用語言，並且通過為各種事物命名，逐漸完善語言思維。當人們看到需要保護人群免受野獸傷害時，他們開始建造城市，既可以使自己夜間安靜休息，又可以不用直接搏鬥，通過建築圍牆，防止野獸的攻擊和進襲。另一些人覺得這些說法像實際上那樣是一些臆測，他們認為野獸傷害並不是聯合的原因，原因在於人性，人們互相聯合起來是因為人的天性不好孤獨，而是喜好共處和聯盟。（拉克坦提馬斯^[1]：《神圣教規》，VI, 10, 13—15, 18。）

二十六

(41) “……好似某些種子，否則，無論任何其他德性或國家本身便都不會出現。就這樣，由於上述原因形成的這些聯合體首先為自己選擇了一定的地方居住下來。他們利用自然位置和自己動手為居住地建造護衛，稱這樣的居處聯合為堡壘或城市，並建有各種廟宇和公共場所。任何一個如我所描述的作為人們的這種聯合的人民，任何一個作為人民的組織形式的公民社會，任何一個如我所說作為人民的事

[1] 拉克坦提馬斯（約公元 240—約 320），基督教拉丁教父。引文可能對本著作的內容的引用和轉述。

LIBER PRIMUS

populi, omnis res publica, quae, ut dixi, populi res est, consilio quodam regenda est, ut diuturna sit. Id autem consilium primum semper ad eam causam referendum est, quae causa genuit civitatem.(42) Deinde aut uni tribuendum est aut delectis¹ quibusdam aut suscipiendum est multitudini atque omnibus. Quare² cum penes unum est omnium summa rerum, regem illum unum vocamus et regnum eius rei publicae statum. Cum autem est penes delectos, tum illa civitas optimatum arbitrio regi dicitur. Illa autem est civitas popularis (sic enim appellant), in qua in populo sunt omnia. Atque horum trium generum quodvis, si teneat illud vinclum, quod primum homines inter se rei publicae societate devinxit, non perfectum illud quidem neque mea sententia optimum, sed tolerabile tamen, ut aliud alio³ possit esse praestantius. Nam vel rex aequus ac sapiens vel delecti ac principes cives vel ipse populus, quamquam id est minime probandum, tamen nullis interiectis iniquitatibus aut cupiditatibus posse videtur aliquo esse non incerto statu.

XXVII

(43) Sed et in regnis nimis expertes sunt ceteri communis iuris et consilii, et in optimatum dominatu vix particeps libertatis potest esse multitudo, cum omni consilio communi ac potestate careat, et cum omnia per populum geruntur quamvis iustum atque moderatum, tamen ipsa aequabilitas est iniqua, cum habet nullos gradus dignitatis. Itaque si Cyrus ille Perses iustissimus fuit sapientissimusque rex, tamen mihi populi res

¹ aut delectis V2; adlectis V1.

² quare V2; omiss. V1.

³ ut aliud alio Orelli; et aliut alio V.

业的国家，为了能长久地存在下去，都需要由某种协议性机构来管理。首先，这种机构总是应该产生于公民社会产生的那种始因。(42) 其次，应该把这样的职能或者授予一个人，或者授予挑选出来的一些人，或者由许多人，即由所有的人来承担。由此，当全部事务的最高权力为一人掌握时，我们称这位惟一的掌权者为国王，我们称这样的国家政体为王政制。当全部事务的最高权力为一些挑选出来的人掌握时，我们称这样的城邦由贵族意志统治。人民的城邦（因为人们就这样称呼）即其一切权力归人民。这三种政体中的每一种，只要当初以国家这种社会组织把人们结合起来的那种关系仍然保持着，尽管它不是真正完善的，并且在我看来当然也不是最好的，不过它仍然能够让人接受，虽然其中一种可能比另一种要好些。因为无论是公正而智慧的国王，或是挑选出来的杰出公民，或是人民本身，尽管后者最不值得称赞，只要不掺入不公正和贪欲，显然仍然可能以一种并非不稳固的体制存在。

二十七

- (43) “在王政制下，其他人被过分地排除在公共司法和协议之外；在贵族统治下，民众未必能享受到自由，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参与任何公共审议和行使权力的可能；当一切都按照人民的意愿进行时，即使是公正和温和的，但公平本身仍然是不公平的，既然不存在任何地位等级。因此，尽管波斯人居鲁士^[1]是一

[1] 居鲁士（约公元前 600—前 529），波斯帝国开国之君，公元前 558—前 529 在位。

LIBER PRIMUS

(enim est, ut dixi antea, publica) non maxime expetenda fuisse illa videtur, cum regeretur unius nutu ac modo. si Massilienses, nostri clientes, per delectos et principes cives summa iustitia reguntur, inest tamen in ea condicione populi similitudo quaedam servitutis. Si Athenienses quibusdam temporibus subiato Areopago nihil nisi populi scitis ac decretis agebant, quoniam distinctos dignitatis gradus non habebant, non tenebat ornatum suum civitas.

XXVIII

(44) Atque hoc loquor de tribus his generibus rerum publicarum non turbatis atque permixtis, sed suum statum tenentibus. Quae genera primum sunt in iis singula vitiis, quae ante dixi, deinde habent perniciose alia vitia; nullum est enim genus illarum rerum publicarum, quod non habeat iter ad finitimum quoddam malum praeceps ac lubricum. nam illi regi, ut eum potissimum nominem, tolerabili aut, si voltis, etiam amabili, Cyro, subest a inmutandi animi licentiam crudelissimus ille Phalaris, cuius in similitudinem dominatus unius proclivi

个非常公正，非常明智的国王，但我认为，那样的人民事业（如上所述，即国家）仍不是值得特别追求的，因为它仅由一个人的意志和权力管理。即使我们的门客马栖利亚人^[1]由一些挑选出来的杰出公民非常公正地治理，但人民的这种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类似于奴隶状态。尽管雅典人在他们摆脱了阿瑞奥帕戈斯^[2]之后在某些时期，一切事情均按照人民的法令和决定进行，但由于他们没有保持一定的地位等级，因此他们的城邦没有能保持住自己的荣耀。

二十八

(44) “不过我这样谈这三种国家政体是指它们尚未被破坏、被混合，而是仍然保持着自己原有的状态的时候。每一种政体起初都各有自己的如上所述的缺点，而后又具有了其他的严重缺陷，因为上面谈到的这几种国家政体中没有哪一种不顺着一条急促倾斜、容易滑倒的道路通向这种或那种临近的堕落。要知道，即使在尚可接受的，甚至倘若愿意的话可以说是令人喜爱的国王居鲁士身上（我把它作为最合适的例子来称引），也仍然潜藏着那位无比残酷的法拉

[1] 古罗马的主人和门客关系起初指贵族与其依附者之间的关系，后来这种关系扩大成为富有影响的人物与其释放奴隶和一些城市之间的关系，即任行省长官与被管辖行省居民之间的关系。马栖利亚（即今马赛）原为古希腊人于公元前 600 年左右建立的殖民地，公元前 2 世纪时受罗马保护，故有门客之说。

[2] “阿瑞奥帕戈斯”即作为雅典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元老院，因设在阿瑞奥帕戈斯山（战神山）而得名。其权力在不同时期曾有变化。

LIBER PRIMUS

curso et facile delabitur. Illi autem Massiliensium paucorum et principum administrationi civitatis finitimus est, qui fuit quodam tempore apud Athenienses triginta virorum¹ consensus et factio. Iam Atheniensium populi potestatem omnium rerum ipsi, ne alios requiramus, ad furorem multitudinis licentiamque conversam pesti...

[Desiderantur paginae duae.]

XXIX

(45) ...deterrimus et ex hac vel optimatum vel factiosa tyrannica illa vel regia vel etiam persaepe popularis, itemque ex ea genus aliquod ecflorescere ex illis, quae ante dixi, solet, mirique sunt orbes et quasi circumitus in rebus publicis commutationum et vicissitudinum: quos cum cognosse sapientis est, tum vero prospicere inpendentis in gubernanda re publica moderantem cursum atque in sua potestate retinentem magni cuiusdam civis et divini paene est viri. Itaque quartum quoddam genus rei publicae maxime probandum esse sentio, quod est ex his, quae prima dixi, moderatum et permixtum tribus.

¹ virorum accep. a Mai; omiss. in V.

里斯^[1]，强制他改变习性，因为独裁政权都会模仿法拉里斯的政权，顺着斜坡下滑，而且非常容易。与少数杰出的马栖利亚人管理国家这一例子相近似的是某个时期在雅典存在过的三十僭主统治^[2]。至于说到雅典人民对一切事务拥有的权力，这里我们用不着再寻找其他实例，当它变成民众的疯狂和专横，成为灾难……^[3]

二十九

(45) “……最坏的，并且由这种〔形式〕通常产生贵族寡头政权，或僭主政权，或王权，或者甚至相当经常的人民政权，同样地由它再产生出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类型中的某一种，而且国家政体的这种轮回和好似循环地变更和交替是颇为令人惊异的。如果认识这些轮回是哲人的事情，那么能够预见面临的威胁，当处于国家管理地位时能掌握它的方向，把它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则是某个伟大的公民和甚至可以说是由神赋予灵感的人的事情。因此我认为，第四种国家政体特别值得称赞，它由我前面谈到的那三种国家政体适当地混合而成。”

[1] 法拉里斯（公元前5世纪中期），西西里阿格里戈图姆的僭主，施行暴政，曾铸成一空心铜牛烧烤活人，后来成为残暴的代名词。

[2] 指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后，在斯巴达扶持下建立的三十贵族寡头政权。该政权于次年垮台。僭主政权是公元前六—前四世纪期间在希腊城邦出现的一种政权类型。这种政权通常是由某个贵族利用人民的力量攫取城邦的权力而建立，以他个人的名义实行统治。后来这种政权形式受到人民的厌恶，成为“暴政”的同义语。西塞罗使用这一术语时一般带有否定性质。

[3] 此处抄本残缺。

LIBER PRIMUS

XXX

(46) Hic Laelius: Scio tibi ita placere, Africane; saepe enim ex te audiui; sed tamen, nisi molestum est, ex tribus istis modis rerum publicarum velim scire quod optimum iudices. nam vel profuerit aliquod ad cog...

[Desiderantur paginae duae.]

XXXI

(47) ...Et talis est quaeque res publica, qualis eius aut natura aut voluntas, qui illam regit itaque nulla alia in civitate, nisi in qua populi potestas summa est, ullum domicilium libertas habet; qua quidem certe nihil potest esse dulcius, et quae, si aequa non est, ne libertas quidem est. Qui autem aequa potest esse, omitto dicere in regno, ubi ne obscura quidem est aut dubia servitus, sed in istis civitatibus, in quibus verbo sunt liberi omnes? Ferunt enim suffragia, mandant imperia, magistratus, ambiuntur, rogantur, sed ea dant,¹ quae, etiamsi nolint, danda sint, et quae ipsi non habent, unde alii petunt; sunt enim expertes imperii, consilii publici, iudicii delectorum iudicum, quae familiarum vetustatibus aut pecuniis ponderantur. In libero autem populo, Rhodii sunt, ut

¹ dant quae Mueller; dant magis quae V.

三十

(46) 这时莱利乌斯说：“阿非利加努斯，我知道你持这样的看法，因为我常常听你这样谈过。不过如果你不觉得厌烦的话，我很想知道，在这三种国家体制中，你认为哪一种最好。因为也许会有助于理解……^[1]

三十一

(47) (斯基皮奥说：) “……一个国家的管理者的性格或意愿怎么样，那个国家便会是怎么样。^[2] 因此，除非一个国家的民众权力无比强大，否则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自由可言。确实没有什么比自由更美好，但是如果不是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自由的话，那自由也就不可能存在。然而自由又怎么能做到人人平等地享有呢？且不说在王政制度下，在那里奴役是公开存在的，或者是无从置疑的，甚至在那些被宣称为人人自由的国家里。要知道，人们诚然参加选举，委托权力和官职，受人央求给予支持，被人要求审议提案，然而他们授予的是即使他们不愿意，也不得不授予的东西，他人想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是他们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因为他们不能享有行政权力，不能参预审议国事，不能参加由被挑选出来的法官组成的审判^[3]，因为这些都

[1] 抄本此处残缺。

[2] 斯基皮奥在这里显然谈到君主制和贵族制缺乏民主性。

[3] 指由行政官员为审理某个具体案件，从现有法官中指定一定的人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

LIBER PRIMUS

Athenienses,¹ nemo est civium, qui. ...

[Desiderantur paginae duae.]

XXXII

(48) ...populo aliquis unus pluresve divitiores opulentioresque extitissent, tum ex eorum fastidio et superbia nata esse commemorant cedentibus ignavis et inbecillis et adrogantiae divitum succumbentibus. Si vero ius suum populi teneant, negant quicquam esse praestantius, liberius, beatius, quippe qui domini sint legum, iudiciorum, belli, pacis, foederum, capitis unius cuiusque, pecuniae. Hanc unam rite rem publicam, id est rem populi, appellari putant. Itaque et a regum et a patrum dominatione solere in libertatem rem populi vindicari, non ex liberis populis reges requiri aut potestatem atque opes optimatum. (49) et vero negant oportere indomiti populi vitio genus hoc totum liberi populi repudiari, concordii populo et omnia referente ad incolumitatem et ad libertatem suam nihil esse inmutabilis, nihil firmitus; facillimam autem in ea re publica esse concordiam, in qua idem conducat omnibus; ex utilitatis varietatibus, cum aliis aliud expediat, nasci discordias; itaque, cum patres rerum potirentur, numquam constitisse

¹ ut Rhodii sunt, ut Athenienses Pascal; ut Rhodii ut Rhodii Athenienses V1; ut Rhodi, ut Athenis V2.

是靠家族的久远历史和财富来确定的东西。在自由的人民中，如在罗得斯人那里^[1]，在雅典人那里^[2]，没有一个公民……^[3]

三十二

(48) “……他们^[4]说，当民众中出现某个或某些较为富有、较有势力的人的时候，由于他们的狂妄和傲慢，便形成了上述情况，胆小、软弱的人们对富人让步，屈服于他们的专横。他们认为，如果民众保持自己的权利，便没有什么比那更美好、更自由、更幸福的了，因为他们是法律、审判、战争、和平、缔约、每个公民的权利和财富的主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政体才堪称为国家，即人民的事业。因此，按照他们的说法，常常是‘人民的事业’力求从国王和元老们的统治下摆脱出来，而不是自由的人民需要国王或贵族们的权势。(49) 他们认为，不能因为人民的放纵造成的过失而整个地否定这种类型的人民自由，没有什么比协和一致的，一切都从自身的安全和自由考虑的人民更不容易变化，更为稳定的了。如果在一个国家里，同一事物对大家都有利，在这样的国家里最容易达到协和一致。由于利益的差异，某事物只对一些人有利，这便产生不协和。因此，当国家由元老们掌管时，公民社会体制

[1] 罗得斯岛人在罗马统治下曾享有一定的自治权。

[2] 指斯基皮奥时期的雅典。

[3] 抄本此处残缺。

[4] 指民主政体拥护者。

LIBER PRIMUS

civitatis statum; multo iam id in regnis minus, quorum, tu ait Ennius,

“nulla¹ sancta societas nec fides est.”

Quare cum lex sit civilis societatis vinculum, ius autem legis aequale, quo iure societas civium teneri potest, cum par non sit condicio civium? Si enim pecunias aequari non placet, si ingenia omnium paria esse non possunt, iura certe paria debent esse eorum inter se, qui sunt cives in eadem re publica. quid est enim civitas nisi iuris societas? ...

[Desiderantur paginae duae.]

XXXIII

(50) ... Ceteras vero res publicas ne appellandas quidem putant iis nominibus, quibus illae sese appellari velint. cur enim regem appellem Iovis optimi nomine hominem dominandi cupidum aut imperii singularis, populo oppresso dominantem, non tyrannum potius? Tam enim esse clemens tyrannus quam² inportunus potest; ut hoc populorum intersit, utrum comi domino an aspero serviant; quin serviant quidem, fieri non potest. quo autem modo adsequi poterat Lacedaemo illa tum, cum praestare putabatur disciplina rei publicae, ut bonis uteretur iustisque regibus, cum esset habendus rex, quicumque genere

¹ recept. ut nulla (regni) sancta; nulla regni sancta V; quoniam, ut ait Ennius, nulla regni sancta addit. a Pascal.

² quam (rex) importunus Madvig; quam rex importunus V.

不可能是稳定的，在王政之下更是如此，正如恩尼乌斯所言，在那里，

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同盟和协约。^[1]

所以，既然法律是公民联盟的纽带，由法律确定的权利是平等的，那么当公民的地位不相同时，公民联盟又依靠什么法权来维系呢？要知道，要是公民们不愿意均等财富，要是人们的才能不可能完全一致，那么作为同一个国家的公民起码应该在权利方面是相互平等的。就这样，公民社会若不是公民的法权联盟，又是什么呢？……^[2]

三十三

(50) “……他们认为，其他国家不应该使用他们希望用来称呼自己国家的那些名称。要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至尊的尤皮特的称号^[3]称呼一个渴望拥有主宰权或个人绝对权力、压迫民众、主宰民众的人为王，而不是更应该称他为‘僭主’呢？由于僭主可能是宽和的，也可能是残暴的^[4]。因此对于人民来说，差别仅在于是为奴于一个温和的主人，还是为奴于一个暴戾的主人。要民众完全不处于奴隶地位是不可能的。即使在闻名的拉克得蒙处于其国家制度被视为典范的时期，要是只有出身于王族的人才能成为国王，那么它又怎么能做到拥有善良而公正的国王呢？要是

[1] 引自恩尼乌斯的悲剧《提埃斯特斯》。

[2] 抄本此处残缺。

[3] 尤皮特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最高天神。人们把神界想象为由尤皮特掌握最高权力的王国。

[4] 此句有人读为“如同国王也可能是残暴的”。

LIBER PRIMUS

regio natus esset? Nam optimatis quidem quis ferat, qui non populi concessu, sed suis comitiis hoc sibi nomen adrogaverunt? qui enim iudicatur iste optimus? doctrina, artibus, studiis...

[Desiderantur paginae quattuor.]

XXXIV

(51) ... si fortuito id faciet, tam cito evertetur quam navis, si e vectoribus sorte ductus ad gubernacula accesserit. Quodsi liber populus deliget, quibus se committat, deligetque, si modo salvus esse vult, optimum quemque, certe in optimorum consiliis posita est civitatum salus, praesertim cum hoc natura tulerit, non solum ut summi virtute et animo praessent inbecillioribus, sed ut hi etiam parere summis vellent.¹

Verum hunc optimum statum pravis hominum opinionibus eversum esse dicunt, qui ignorance virtutis, quae cum in paucis est, tum a paucis iudicatur et cernitur, opulentos homines et copiosos, tum genere nobili natos esse optimos putant. Hoc errore vulgi cum rem publicam opes paucorum, non virtutes tenere coeperunt, nomen illi principes optimatum mordicus tenent, re autem carent.² nam divitiae, nomen, opes vacuae consilio et vivendi atque aliis imperandi modo dedecoris plenae

¹ vellent Creuzer; velint V.

² arent (eo nomine). Nam Madvig; carent eo nomine nam V.

贵族^[1]这一称号不是经过人民同意，而是他们在自己的会议上自封的，那么又有谁会接受他们呢？事实上，什么人可被称为‘优秀的’？由学问、技艺、科学研究……^[2]

三十四

(51) “……如果（国家管理者）是被偶然地决定的，那它便会很快灭亡，就像一条船由乘客中抽签决定的人出来掌舵一样。然而，如果自由的人民选举一些人，把他们自己托付给那人，并且如果考虑到自身的安全利益，只选择那些最优秀的人，那么公民社会的利益无疑会被委托给最优秀的人的智慧，特别是当自然本身便作出了这样的安排，即不仅让德性和智慧超群的人统治较为软弱的人，而且让较为软弱的人乐意听命于最优秀的人。

“据他们说，这种最好的国家政体后来被人们的错误观念损害了，由于人们不知道德性的本质，因为美德只存在于少数人身上，而且只有少数人能够认识和评鉴它，他们却认为只有那些殷实富裕之人，甚至那些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人才是最优秀的。由于民众的这种错误认识，当国家开始由少数人的财富，而不是德性治理的时候，那些统治者便牢牢抓住“最优秀的”这一称号不放，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具有这样的品德。要知道，当财富、名望、缺乏善于生活和管理他人的智慧时，它们便会充满各种丑恶和无度

[1] “贵族”的拉丁原文是 *optimates*。此词的原意是“最杰出的”，“最优秀的”，由于常用来代指贵族，因而成了贵族的代名词。

[2] 抄本此处残缺。

LIBER PRIMUS

sunt et insolentis superbiae, nec ulla deformior species est civitatis quam illa, in qua opulentissimi optimi putantur. (52) virtute vero gubernante rem publicam quid potest esse praeclarius, cum is, qui inperat aliis, servit ipse nulli cupiditati, cum, quas ad res civis instituit et vocat, eas omnis complexus est ipse nec leges inponit populo, quibus ipse non pareat, sed suam vitam ut legem praefert suis civibus? qui si unus satis omnia consequi posset, nihil opus esset pluribus; si universi videre optimum et in eo consentire possent, nemo delectos principes quaereret. difficultas ineundi consilii rem a rege ad plures, error et temeritas populorum a multitudine ad paucos transtulit. Sic inter infirmitatem unius temeritatemque multorum medium optimates possederunt locum, quo nihil potest esse moderatius; quibus rem publicam tuentibus beatissimos esse populos necesse est vacuos omni cura et cogitatione aliis permissio otio suo, quibus id tuendum est neque committendum, ut sua commoda populus neglegi a principibus putet. (53) Nam aequabilitas quidem iuris, quam amplexantur liberi populi, neque servari potest (ipsi enim populi, quamvis soluti ecfrenatique sint, praecipue multis multa tribuunt, et est in ipsis magnus dilectus hominum et dignitatum), eaque, quae appellatur aequabilitas, iniquissima est. Cum enim par habetur honos summis et infimis, qui sint in omni populo necesse est, ipsa aequitas iniquissima est; quod in iis civitatibus, quae ab optimis reguntur, accidere non potest. haec fere, Laeli, et quaedam eiusdem generis ab iis, qui eam formam rei publicae maxime laudant, disputari solent.

的傲岸，并且没有哪一种公民社会的统治形式比把最富裕的人视为最优秀的人那种统治形式更丑陋的了。（52）有什么能比国家由德性治理更美好呢，那时统治他人者不为任何欲望所感动，凡是他教导、号召公民应该拥有的一切品质，他自己就拥有，他从不强求人民执行连他自己也执行不了的法律，然而却把自己的生活如同法律规范向自己的公民示范。如果这样的人一人便足以承担一切，那就无需许多人一起当政；如果全体人民一起能够断定什么是最好的，并且能够看法一致，那就谁也不会需要有一些挑选出来的优秀人士来统治。决策的困难导致政权由国王转向多人，人民的谬误和轻率则导致政权由民众转向少数人。因此，贵族占据了个人掌权的软弱和许多人掌权的轻率之间的适中地位，那是一种最富有节制的统治状态。当国家由贵族管理时，民众必然会感到无比幸福，因为他们被从一切忧心和焦虑中解放出来，既然他们把自己的安宁托付给他人，那些人应该维护他们的安宁，并且力求不让民众觉得统治者对他们的利益漠不关心。（53）事实上，为自由民众看重的法权平等是不可能保持的（因为尽管民众本身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但他们把许多权力授予许多人，并且在他们自己中间存在着巨大的人员和地位选择），而且那种所谓的公平实际上是最大的不公平。要知道，当地位崇高的人和地位低下的人——这样的人在每个人民中必然存在——享有同等的荣誉时，这种公平本身便是最大的不公平。在由贵族统治的国家里，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莱利乌斯，这些问题以及一些类似的其他问题便是那些称赞这种国家形式为最好的国家形式的人引为证据的方面。”

LIBER PRIMUS

XXXV

(54) Tum Laelisu: Quid tu, inquit, Scipio? e tribus istis quod maxime probas?

S. Recte quaeris, quod maxime e tribus, quoniam eorum nullum ipsum per se separatim probo anteponoque singulis illud, quod conflatum fuerit ex omnibus. Sed si unum ac simplex probandum sit, regium probem pri in¹ hoc loco appellatur, occurrit nomen quasi patrium regis, ut ex se natis, ita consulentis suis civibus et eos conservantis studiosius quam entis tem is tibus uosi² sustentari unius optimi et summi viri diligentia. (55) Adsunt optimates, qui se melius hoc idem facere profiteantur plusque fore dicant in pluribus consilii quam in uno et eandem tamen aequitatem et fidem. Ecce autem maxima voce clamat populus neque se uni neque paucis velle parere; libertate ne feris quidem quicquam esse dulcius; hac omnes carere, sive regi sive optimatibus serviant. Ita caritate nos capiunt reges, consilio optimates, libertate populi, ut in comparando difficile ad eligendum sit, quid maxime velis.

L. Credo, inquit, sed expediri, quae restant, vix poterunt, si hoc incohatum reliqueris.

¹ Sed si unum ac simplex...bandum...regium...bem...pri...in V; additio effect. a Mai.

² et eos con-servantis stu...ius quam...entis...tem ...is...tibus vos V; additio effect. A Mai.

三十五

(54) 这时莱利乌斯说：“斯基皮奥，你怎么认为呢？那三种政体形式中你认为哪一种最好？”

斯基皮奥说：“你问我在这三种政体形式中我认为哪一种最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对它们中任何一种单独的政体都不赞赏，而是认为由这三种政体混合而成的那种政体比它们每一种都要好。不过如果一定要对其中某一种单纯性的政体更赞赏，那我可能选择王政，……^[1]这里提到的，并且‘国王’这一称号有如‘父亲’，他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自己的国民，热心地保护他们胜过……^[2]一个最优秀、最杰出的人尽心竭力地帮助你们。这时贵族们站出来，声称他们可以把同样的事情做得更好，并说许多人的智慧之和胜过一个人，公正和诚信也是这样。(55) 这时人民也放声大喊，说他们既不想服从一个人，也不想服从一些人，甚至对于野兽来说也没有什么比自由更美好；所有处于奴隶地位的人都会失掉它，不管是为奴于国王，还是为奴于贵族。就这样，国王以热爱吸引我们，贵族以智慧吸引我们，人民以自由吸引我们，以至于在对它们进行比较时你很难选择，哪一种令你最喜欢。”

莱利乌斯说：“你说得对，但是如果你不继续分析下去，大家可能很难明悟其他的问题。”

[1] 抄本此处严重残损。

[2] 抄本此处严重残损。

LIBER PRIMUS

XXXVI

(56) S. Imitemur¹ ergo Aratum, qui magnis de rebus dicere exordiens a Iove incipiendum putat.

L. Quo Iove? Aut quid habet illius carminis simile haec oratio?

S. Tantum, inquit, ut rite ab eo dicendi principia capiamus, quem unum omnium deorum et hominum regem esse omnes docti indoctique pariter² consentiunt.

Quid? Inquit Laelius.

Et ille: Quid censes, nisi quod est ante oculos? sive haec ad utilitatem vitae constituta sunt a principibus rerum publicarum, ut rex putaretur unus esse in caelo, qui nutu, ut ait Homerus, totum Olympum converteret idemque et rex et pater haberetur omnium, magna auctoritas est multique testes, siquidem omnis multos appellari placet, ita consensisse gentes decretis videlicet principum, nihil esse rege melius, quoniam deos omnis censent unius regi numine; sive haec in errore inperitorum posita esse et fabularum similia didicimus, audiamus communis quasi doctores eruditorum hominum, qui tamquam oculis illa viderunt, quae nos vix audiendo cognoscimus.

Quinam, inquit Laelius, isti sunt?

¹ imitemur V2; imitabor V1.

² indoctique pariter consentiunt Orelli; indoctique expoliri consentiunt Osann.

三十六

(56) 斯基皮奥说：“那就让我们模仿阿拉托斯，他认为议论重要问题时，应该从尤皮特开始。”

莱利乌斯问道：“为什么从尤皮特开始？或者说我们这篇谈话同阿拉托斯的诗歌有什么相似之处？”

斯基皮奥说：“仅仅是因为从这一位神开始是合适的，既然所有的博学之人和非博学之人都一致认为，他是所有的天神和凡人的惟一的王。”

莱利乌斯问道：“为什么？”

斯基皮奥说：“除了明摆在眼前的原因，你还要想什么呢？这或者是国家统治者为了实际生活利益所为，好使人们相信，天上有一位惟一的王，正如荷马所说，那王一点头，整个奥林波斯山便会颤动^[1]，并且被认为是所有人的王和父亲，那么我们便有了巨大的权威和无数的证人——如果可以用‘无数’代指‘全体’，——表明各个民族都曾经认为——显然是根据统治者们的决定，——没有哪个人会比国王更好，因为在他们看来，甚至连所有的天神都服从于唯一的王的意志；或者是正如人们给我们指出的，这些全是由于无知的人们的谬误，并且是一些故事，那就让我们听听那些可以称之为博学的人们的共同教师是如何说的，对于那些我们听讲后勉强可以认识的东西，他们却似乎可以直接看见。”

莱利乌斯问道：“你指的是哪些人？”

[1] 见《伊利亚特》第1卷第527—530行。

LIBER PRIMUS

Et ille: Qui natura omnium rerum pervestiganda senserunt
omnem hunc mundum mente ...

[Desiderantur paginae quattuor.]

(57) *Longum est recensere quae de summo deo vel Thales vel Pythagoras et Anaximenes antea, vel postmodum Stoici Cleanthes et Chrysippus et Zenon, vel nostrorum Seneca Stoicos secutus et ipse Tullius predicaverint, cum hi omnes et quid sit deus definire temptaverint, et ab eo solo regi mundum affirmaverint, nec ulli subiectum esse naturae, cum ab ipso sit omnis natura generata.* (Lactantius epit. 4,3.)

XXXVII

(58) ... Sed, si vis, Laeli, dabo tibi testes nec nimis antiquos
nec ullo modo barbaros.

L. Istos, inquit, volo.

S. Videsne igitur minus quadringentorum annorum esse
hanc urbem, ut sine regibus sit?

L. Vero minus.

S. Quid ergo? Haec quadringentorum annorum aetas ut
urbis et civitatis num valde longa est?

L. Ista vero, inquit, adulta vix.

第一卷

斯基皮奥说：“我指的是那些人，他们通过对各种事物的本性的研究认识到，这整个世界是由心智……^[1]

- (57) 重新审察早期的泰勒斯、毕达戈拉斯、阿纳克西曼涅斯^[2]或者后来斯多葛派的克勒安特斯^[3]、克律西波斯^[4]、芝诺^[5]和我们的斯多葛派追随者塞内加^[6]以及西塞罗本人关于最高神的论述，会花很多时间，因为他们都力图界定什么是神，并断言神单独统治世界，不服从任何自然，因为整个自然是它创造的。（拉克坦提乌斯：《摘要》，4，3。）

三十七

- (58) (斯基皮奥说：) “……如果你愿意，莱利乌斯，我可以给你举几个证人，既不过分远古，也完全不是蛮族人^[7]。”

莱利乌斯说：“我希望你举出几个。”

斯基皮奥说：“你知道吗？我们的城邦自废黜国王到现在，还不到四百年。”^[8]

莱利乌斯说：“确实不到四百年。”

[1] 抄本此处残缺。

[2] 阿纳克西曼涅斯（公元前500年左右），米利都人，伊奥尼亚学派哲学家。

[3] 克勒安特斯（公元前260年左右），小亚细亚人，芝诺的门生。

[4] 克律西波斯（公元前281—前204），中期斯多葛派奠基人。

[5] 芝诺（公元前334—前262），斯多葛派哲学奠基人。

[6] 卢基乌斯·安奈乌斯·塞内加（约公元前4—公元65），罗马政治活动家，悲剧家，晚期斯多葛派哲学家。

[7] 古罗马人通常称罗马人和希腊人之外的所有其他民族为蛮族。

[8] 相传古罗马于公元前509年（或前510年）废弃王政。

LIBER PRIMUS

S. Ergo his annis quadringentis Romae rex erat?

L. Et superbus quidem.

S. Quid supra?

L. Iustissimus, et deinceps retro usque ad Romulum, qui ab hoc tempore anno sescentesimo rex erat.

S. Ergo ne iste quidem pervetus?

L. Minime ac prope senescente iam Graecia.

S. Cedo, num, Scipio, barbarorum Romulus rex fuit?

L. Si, ut Graeci dicunt omnis aut Graios esse aut barbaros, vereor, ne barbarorum rex fuerit; sin id nomen moribus dandum est, non linguis, non Graecos minus barbaros quam Romanos puto.

Et Scipio: Atqui ad hoc, de quo agitur, non quaerimus gentem, ingenia quaerimus. Si enim et prudentes homines et non veteres reges habere voluerunt, utor neque perantiquis neque inhumanis ac feris testibus.

第 一 卷

斯基皮奥说：“怎么样？难道城邦和公民社会存在的这四百年很长吗？”

莱利乌斯说：“这刚刚是达到成年的年龄。”

斯基皮奥说：“四百年前罗马有过国王吗？”

莱利乌斯说：“有过，而且是高傲的。”^[1]

斯基皮奥说：“在他之前呢？”

莱利乌斯说：“一位公正无比的国王^[2]，向前推一直到罗慕卢斯，他六百年前是国王。”

斯基皮奥说：“这样说来，他也不很远古？”

莱利乌斯说：“丝毫不远古，当时希腊已经开始衰老。”

斯基皮奥说：“那你说，难道罗慕卢斯是蛮族人的国王吗？”

莱利乌斯说：“如果像希腊人说的那样，所有的人或是希腊人，或是蛮族人^[3]，那我想他似乎也该是蛮族人的国王。但如果这样称呼是根据习俗，而不是根据语言，那么我认为，希腊人也像罗马人一样，是蛮族。”

斯基皮奥说：“根据我们的谈话主题，我问的不是关于种族，而是关于天性。要知道，如果那些富有智慧的人，而且是些并非远古的人都曾希望有国王；那么我便拥有一些既不古老，也不愚昧和野蛮的证人。”

[1] 指传说中的罗马第七位国王塔克文，外号“高傲的”。

[2] 指罗马第六位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

[3] 古希腊人通常称希腊人之外的所有其他民族为蛮族。

LIBER PRIMUS

XXXVIII

(59) Tum Laelius: Video te, Scipio, testimoniis satis instructum, sed apud me, ut apud bonum iudicem, argumenta plus quam testes valent.

Tum Scipio: Utere igitur argumento, Laeli, tute ipse sensus tui.

Cuius, inquit ille, sensus?

S. Si quando, si forte, tibi visus es irasci alicui.

L. Ego vero saepius, quam vellem.

S. Quid? Tum, cum tu es iratus, permittis illi iracundiae dominatum animi tui?

L. Non mihercule, inquit, sed imitor Archytam illum Tarentinum, qui cum ad villam venisset et omnia aliter offendisset ac iusserat, "A te infelicem," inquit vilico, "quem necassem iam verberibus, nisi iratus essem."

(60) Optime, inquit Scipio. Ergo Archytas iracundiam videlicet dissidentem a ratione seditionem quandam animi vere ducebat, atque eam consilio sedari volebat; adde avaritiam, adde gloriae cupiditatem, adde libidines; et illud vides, si in animis hominum regale imperium sit, unius fore dominatum, consilii scilicet (ea est enim animi pars optima), consilio autem dominante nullum esse libidinibus, nullum irae, nullum temeritati locum.

L. Sic, inquit, est.

S. Probas igitur animum ita adfectum?

三十八

(59) 这时莱利乌斯说：“斯基皮奥，我知道你拥有充分的例证，不过对于我也像对于一个好的法官一样，证据比证人更有说服力。”

斯基皮奥说：“莱利乌斯，那你就利用你的感觉提供的证据吧。”

莱利乌斯说：“什么样的感觉？”

斯基皮奥说：“要是你什么时候偶然对某个人动过怒。”

莱利乌斯说：“比我希望的更经常。”

斯基皮奥说：“怎么样？当你生气的时候，你让怒火主宰过你的心灵吗？”

莱利乌斯说：“不，请海格立斯作证，我模仿那位著名的塔伦图姆人阿尔基塔斯。当他回到田庄，看见一切都不像他吩咐的那样时，他对管家说：‘不幸的人啊，我若不是生气，我早用鞭子把你抽死了。’”

60) 斯基皮奥说：“太好了，那就是说，阿尔基塔斯显然正确地认为，愤怒与理性相矛盾，是心灵的某种纷乱，他并且想用理智去抑制它。这里你还应该指出贪婪，指出权势欲，指出荣誉欲，指出情欲。你也知道，如果人的心灵里存在王权，那便是一元统治，即智慧统治（要知道，智慧乃心灵的最优秀部分），并且当智慧处于统治地位时，便不可能有情欲、愤怒和暴戾的位置。”

莱利乌斯说：“是这样。”

斯基皮奥说：“这样说来，你同意人的心灵是这样的。”

LIBER PRIMUS

L. Nihil vero, inquit, magis.

S. Ergo non probares, si consilio pulso libidines, quae sunt innumerabiles, iracundiaeve tenerent omnia?

L. Ego vero nihil isto animo, nihil ita animato homine miserius ducerem.

S. Sub regno igitur tibi esse placet omnis animi partes, et eas regi consilio?

L. Mihi vero sic placet.

S. Cur igitur dubitas, quid de re publica sentias? In qua, si in plures translata ressit, intellegi iam licet nullum fore, quod praesit, inperium, quod quidem, nisi unum sit, esse nullum potest.

XXXIX

(61) Tum Laelius: Quid, quaeso, interest inter unum et plures, si iustitia est in pluribus?

Et Scipio: Quoniam testibus meis intellexi, Laeli, te non valde moveri, non desinam te uti teste, ut hoc, quod dico, probem.

Me, inquit ille, quonam modo?

S. Quia animum adverti nuper, cum essemus in Formiano, te familiae valde interdicere, ut uni dicto audiens esset.

第一卷

莱利乌斯说：“完全同意。”

斯基皮奥说：“那就是说，你不赞成把智慧赶走，由难以胜计的欲望和愤怒控制一切？”

莱利乌斯说：“我认为，对于那样的心灵来说，对于具有那样的心灵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那更不幸的了。”

斯基皮奥说：“这样说来，你希望心灵的各个部分处于王权之下，由智慧驾驭？”

莱利乌斯说：“是的，我希望这样。”

斯基皮奥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你为什么还拿不定你对国家的看法呢？如果一个国家的事由许多人掌管，那便可以立即看到，在这样的国家里将不会有任何主导性的权力；如果权力不是单一的，便任何权力都不可能存在。”

三十九

(61) 这时莱利乌斯问道：“请你告诉我，一人统治与由一些能主持正义的人主持的多人统治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斯基皮奥说：“我看出了，莱利乌斯，我列举的证人对你没有起多大作用，因此我想继续以你自己为证人，好使你同意我说的话。”

莱利乌斯说：“你怎样以我为证人？”

斯基皮奥说：“因为不久前我们在你的福尔弥亚^[1]庄园时，我注意到你严厉地命令奴隶们，要他们听从一个人的指挥。”

[1] 福尔弥亚城位于拉丁地区西南海滨。

LIBER PRIMUS

L. Quippe vilico.

S. Quid? domi pluresne praesunt negotiis tuis?

L. Immo vero unus, inquit.

S. Quid? totam domum num quis alter praeter te regit?

L. Minime vero.

S. Quin tu igitur concedis idem[* itidem Zie.] in re publica, singulorum dominatus, si modo iusti sint, esse optimos?

L. Adducor, inquit, ut prope modum adsentiar.

XL

(62) Et Scipio: Tum magis adsentiare, Laeli, si, ut omittam similitudines, uni gubernatori, uni medico, si digni modo sint iis artibus, rectius esse alteri navem committere, aegrum alteri quam multis, ad maiora pervenero.

L. Quaenam ista sunt?

S. Quid? Tu non vides unius inopportunitate et superbia Tarquinii nomen huic populo in odium venisse regium?

L. Video vero, inquit.

S. Ergo etiam illud vides, de quo progrediente oratione plura me dicturum puto, Tarquinio exacto mira quadam exultasse populum insolentia libertatis; tum exacti in exilium

第一卷

莱利乌斯说：“当然要他们听从管家的指挥。”

斯基皮奥说：“什么？难道在你的城市宅第，是由许多人主管你的事务？”

莱利乌斯说：“不，当然也是只由一个管家掌管。”

斯基皮奥说：“其次，难道除你自己外，还有其他人主持你的整个事务吗？”

莱利乌斯说：“当然没有。”

斯基皮奥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同意在国家管理方面也是这样：单个人的统治是最好的统治，只要这些掌权人是公正的？”

莱利乌斯说：“你差不多已经让我同意你的观点了。”

四十

62) 斯基皮奥说：“莱利乌斯，你会更加同意我的观点，如果我不再采用比喻，说把航船托付给一个舵手或者把病人托付给一个医生，只要那舵手和医生真正熟悉本行，比把航船或病人托付给许多人要好，而是谈更重要的问题。”

莱利乌斯问道：“你说的是哪些更重要的问题？”

斯基皮奥说：“什么？难道你没有看到，由于塔克文一人的粗暴和高傲，‘国王’这一名号成了令我们的人民憎恶的东西？”

莱利乌斯说：“这我知道。”

斯基皮奥说：“这样你甚至可以理解以下我想要详细地进行阐述的问题：塔克文被逐后，人民因自由过度而陷入了惊人的疯狂，当时许多无辜的人遭放逐，许多人的财

LIBER PRIMUS

innocentes, tum bona direpta multorum, tum annui consules, tum demissi populo fasces, tum provocationes omnium rerum, tum secessiones plebei, tum prorsus ita acta pleraque, ut in populo essent omnia.

(63) L. Est, inquit, ut dicis.

Est vero, inquit Scipio, in pace et otio; licet enim lascivire, dum nihil metuas, ut in navi ac saepe etiam in morbo levi. sed ut ille, qui navigat, cum subito mare coepit horrescere, et ille aeger ingravescente morbo unius opem inplorat, sic noster populus in pace et domi imperat et ipsis magistratibus minatur, recusat, appellat, provocat, in bello sic paret ut regi; valet enim salus plus quam libido. Gravioribus vero bellis etiam sine collega omne imperium nostri penes singulos esse voluerunt, quorum ipsum nomen vim suae¹ potestatis indicat. nam

¹ suae V.

产被劫夺，设立了一年任期的执政官^[1]，在人民面前放下由扈从举着的权标^[2]，一切事情都可以向人民申诉，平民离开罗马^[3]，总之一句，在绝大多数事情中人民获得全权。”

(63) 莱利乌斯说：“事实正像你说的那样。”

斯基皮奥说：“和平、安宁时期常常是这样。要知道，当用不着担心什么时，人们会为所欲为，在航船上是这样，甚至对不重的疾病也是这样。但是如同航海者，当海上突然开始波涛翻滚时，又如一个病人，当疾病开始变重时，他们则只是向一人求助；我们的人民也是这样，他们在和平时期，在家中发号施令，对长官进行威胁，不服从，控告，申诉，然而战争时期却如同服从国王一样服从他们，因为安全要求胜过了放纵欲。在更为艰难的战争时刻，我们甚至让一个人没有同僚地掌握全权^[4]，其名称本身也表明了他拥有的权力的性质。之所以称为‘独裁官’，是因为它源自‘任命’^[5]，不过在我

[1] 公元前 509 年罗马推翻王政后改设共和制，最高官职称为执法官 (praetor)，后改称为执政官 (consul)，由二人共同担任，首任执政官是卢基乌斯·布鲁图斯和科拉提努斯，后者不久离任，补选普布利乌斯·瓦勒里乌斯·普布利科卢斯继任。

[2] “权标”指用树枝束作的荣誉标志，是最高权力的象征，通常由扈从举着。

[3] 平民把撤离罗马作为向贵族争取自己的权利的一种斗争手段，罗马历史上共发生过五次，即公元前 494、前 449、前 445、前 342、前 287 年。

[4] 指设立独裁官，任期六个月。

[5] 西塞罗认为“独裁官”一名 (dictator) 源自动词“任命” (dicere)。

LIBER PRIMUS

dictator quidem ab eo appellatur, quia dicitur, sed in nostris libris vides eum, Laeli, magistrum populi appellari.

L. Video, inquit.

Et Scipio: Sapienter igitur illi veteres...

[Desiderantur paginae duae.]

XLI

(64) Iusto quidem rege cum est populus orbatus, "pectora diu tenet desiderium," sicut ait Ennius, "post optimi regis obitum" ;

simul inter

Sese sic memorant: "o Romule, Romule die,

Qualem te patriae custodem di genuerunt!

O pater, o genitor, o sanguen dis oriundum!"

non eros nec dominos appellabant eos, quibus iuste paruerunt¹, denique ne reges quidem, sed patriae custodes, sed patres, sed deos; nec sine causa; quid enim adiungunt?

Tu produxisti nos intra luminis oras.

Vitam, honorem, decus sibi datum esse iustitia regis existimabant.² Mansisset eadem voluntas in eorum posteris, si regum similitudo permansisset, sed vides unius iniustitia concidisse genus illud totum rei publicae.

¹ paruerant fr.

² existimabant V2; existimant V1.

们的书里^[1]，莱利乌斯，你知道，它被称之为‘人民的长官’。”

莱利乌斯说：“我知道。”

斯基皮奥说：“这就是，古人们明智地……^[2]

四十一

(64) “……当人民失去公正的国王的时候，‘心中久久缅怀’，正如恩尼乌斯所说，他们在优秀的国王故去后，

他们一起怀念：

啊，罗慕卢斯，神样的罗慕卢斯，

一个多好的国家保卫者由神明降生！

啊，父亲，族主！啊，神明的血统！”^[3]

“对于他们依法服从的人，他们不称其为统治者、主宰者，也不称其为国王，而是称之为“国家保卫者”，称之为“父亲”，称之为“神明”。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事实上，他们还说了什么？

你带领我们进入光明灿烂的领域。^[4]

“他们认为，生命、尊贵、荣耀都是由国王的公正赋予的。这样的心理也会继续保持在他们的后代中，只要国王仍然保持原来的样子。但是你看到，一个人的不公正^[5]，败坏了整个这种国家体制。”

[1] 指占卜书，这时斯基皮奥和莱利乌斯都是占卜委员会成员。

[2] 抄本此处残缺。

[3] 引自恩尼乌斯的《编年纪》。

[4] 引自恩尼乌斯的《编年纪》。

[5] 指高傲的塔克文的罪恶行为。

LIBER PRIMUS

L. Video vero, inquit, et studeo cursus istos mutationum non magis in nostra quam in omni re publica noscere

XLII

(65) Et Scipio: Est omnino, cum de illo genere rei publicae, quod maxime probo, quae sentio, dixero accuratius mihi dicendum de commutationibus rerum publicarum, etsi minime facile eas in ea re publica futuras puto. Sed huius regiae prima et certissima est illa mutatio: cum rex iniustus esse coepit, perit illud ilico genus, et est idem ille tyrannus, deterrimum genus et finitimum optimo; quem si optimates oppresserunt, quod ferme evenit, habet statum res publica de tribus secundarium; est enim quasi regium, id est patrium consilium populo bene consulentium principum. Sin per se populus interfecit aut eiecit tyrannum, est moderatior, quoad sentit et sapit, et sua re gesta laetatur tuerique vult per se constitutam rem publicam. Si quando aut regi iusto vim populus attulit regnovae eum spoliavit aut etiam, id quod evenit saepius, optimatum sanguinem gustavit ac totam rem publicam substravit libidini suae (cave putes autem mare ullum aut flammam esse tautam, quam non facilius sit sedare quam effrenatam insolentia multitudinem), tum fit illud, quod apud Platonem est luculente dictum, si modo id exprimere Latine potuero; difficile factu est, sed conabor tamen.

莱利乌斯说：“是的，我知道，并且想力求弄明白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所有其他国家的这种变化过程。”

四十二

(65) 斯基皮奥说：“在我将要谈到我认为是最好的那种国家政制的时候，我必须较为详细地谈谈国家的变化，尽管我认为那些变化在那种国家里是很不容易发生的。在王政制度下，最重要的、最不可避免的变化是：当国王变得不公正时，这种政制会立即崩溃，统治者会成为僭主，成为既是最不好的，却又接近于最好的一种政体。如果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贵族把他推翻，那么国家便具有了上面谈到的三种体制中的第二种体制。这种体制像王政一样，由对人民非常关心的一些杰出人士组成元老院。如果人民杀死或赶走了僭主，当它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和理智，对自己的政绩感到满意，并希望由它来保卫建立起来的国家体制时，人民会一直保持节制。但是如果人民对公正的国王使用暴力或剥夺其王权，或者更为经常发生的是品尝贵族的鲜血，把整个国家置于自己的贪欲之下——你可不要以为存在这样的大海或火焰，抑制它们竟会比平抚放纵无度的民众还要难，——那时便会出现柏拉图鲜明地描绘过的情景，只要我能够用拉丁文把它转述。^[1]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但我不妨试一试。

[1]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第8卷，562C—563E。以下西塞罗只是转述。

LIBER PRIMUS

XLIII

(66) "Cum" enim inquit "inexplebiles populi fauces exaruerunt libertatis siti malisque usus ille ministris non modice temperatam, sed nimis meracam libertatem sitiens hausit, tum magistratus et principes, nisi valde lenes, et remissi sint et large sibi libertatem ministrent, insequitur, insimulat, arguit, praepotentes, reges, tyrannos vocat." puto enim tibi haec esse nota.

L. Vero mihi, inquit ille, notissima.

(67) S. Ergo illa sequuntur: "eos, qui pareant principibus, agitari ab eo populo et servos voluntarios appellari; eos autem, qui in magistratu privatorum similes esse velint, eosque privatos, qui efficiant, ne quid inter privatum et magistratum differat, ferunt laudibus et mactant honoribus, ut necesse sit in eius modi re publica plena libertatis esse omnia, ut et privata domus omnis vacet dominatione et hoc malum usque ad bestias perveniat, denique ut pater filium metuat, filius patrem neglegat, absit omnis pudor, ut plane liberi sint, nihil intersit, civis sit an peregrinus, magister ut discipulos metuat et iis blandiatur spernantque discipuli magistros, adulescentes ut senum sibi pondus adsumant, senes autem ad ludum adulescentium descendant, ne sint iis odiosi et graves; ex quo fit, ut etiam servi se liberius gerant, uxores eodem iure sint, quo viri, inque tanta libertate canes etiam et equi, aselli denique liberi sic incurrant, ut iis de via decedendum sit. Ergo ex hac infinita," inquit, "licentia haec summa cogitur, ut ita fastidiosae mollesque

四十三

- (66) “柏拉图说：‘当民众的难以满足的喉咙因渴望自由而干涸，并且由于司酒者的愚蠢，它喝的不是经过适度调和的，而是完全没有掺和过的纯自由时^[1]，这时如果长官和当权者们不是特别温和迁就，给予它充分的自由，它便会开始攻击他们，控告他们，谴责他们，称他们是弄权者、国王、僭主。’我想这些你是知道的。”

莱利乌斯说：“这些我很熟悉。”

- (67) 斯基皮奥说：“柏拉图继续这样说：‘那些服从当权者统治的人常常受这样的民众攻击，被称为自觉的奴隶。对于那些身居官职，但又想使自己如同个人，甚至如同那些力求使普通公民与官员之间的差别消失的普通人的人，民众称赞他们，给他们荣誉，从而在这样的国家里必然一切都享有充分的自由：所有的家庭不服从于政权，这样的恶性甚至扩大到动物身上；父亲惧怕儿子，儿子蔑视父亲，廉耻之感消失；人人皆自由，公民和外邦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教师害怕学生，奉承他们，学生鄙视教师；年轻人故作老成持重，老年人不顾体面地玩年轻人的游戏，以求自己不遭年轻人厌恶，不显得过分庄重。其结果是，奴隶自由过分，妇女享有男子的权利，甚至狗、马、驴在这样的自由条件下也向人发起攻击，逼迫人们为它们让道’。柏拉图说，‘这种漫无节制的放纵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

[1] 古希腊人喝酒时通常掺水调和。

LIBER PRIMUS

mentes evadant civium, ut, si minima vis adhibeatur imperii, irascantur et perferre nequeant; ex quo leges quoque incipiunt neglegere, ut plane sine ullo domino sint.”

XLIV

(68) Tum Laelius: Prorsus, inquit, expressa sunt a te, quae dicta sunt ab illo.

S. Atque, ut iam ad sermonis mei morem¹ revertar, ex hac nimia licentia, quam illi solam libertatem putant, ait ille ut ex stirpe quadam existere et quasi nasci tyrannum. nam ut ex nimia potentia principum oritur interitus principum, sic hunc nimis liberum populum libertas ipsa servitute adficit. Sic omnia nimia, cum vel in tempestate vel in agris vel in corporibus laetiora fuerunt, in contraria fere convertuntur, maximeque idi² in rebus publicis evenit, nimiaque illa libertas et populis et privatis in nimiam servitutem cadit.³ Itaque ex hac maxima libertate tyrannus gignitur et illa iniustissima et durissima servitus. Ex hoc enim populo indomito vel potius immani deligitur aliqui plerumque dux contra illos principes adflictos iam et depulsos loco audax, inpurus, consecrans proterve bene saepe de re publica meritos, populo gratificans et aliena et sua; cui quia privato sunt oppositi timores, dantur imperia et ea continu antur, praesidiis etiam, ut Athenis Pisistratus, saepiuntur, postremo, a quibus producti sunt, existunt

¹ morem V; auctorem Zell.

² id addit. a Moser; omiss. in V.

³ cadit V; cedit Mai.

公民们的心理变得如此任性，如此放纵，以至于只要稍许对他们权力相迫，他们便会怒不可遏，不能忍受。他们从此甚至蔑视法律，变得似乎不存在任何统治者。’”

四十四

(68) 这时莱利乌斯说：“你非常准确地转述了柏拉图的话。”

斯基皮奥说：“在开始说明我自己的看法之前，我还想补充一点。柏拉图还说，从这种被人们称之为惟一自由的过分放纵中，如同从植物根部一样，会产生出某个僭主。要知道，如同当权者们的过分的权力产生了他们自身的毁灭一样，这种自由本身也会使过分自由的人民陷入奴隶地位。一切过分的快乐，不管是在大自然中，还是在田野上，还是在人体里，几乎都会变成它的相反状态。这种现象在国家事务中尤为常见，那种过分的自由，无论对人民来说，或是对个人来说，都会转变成过分的奴隶状态。就这样，由这种极端的自由会产生出僭主，产生出那种极不合理，极其残酷的奴隶制。事实上，由这种放纵不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狂暴的人民中，往往会产生出某位与那些已被推翻、失去权力的显要人物作对的领袖，他狂妄、卑劣，疯狂地迫害经常有功于国家的公民，馈赠他人的或自己的财产以笼络民心；由于他作为个人面临许多危险，因而被授予各种权力，并且不断延期，甚至还配备护卫，就像雅典的皮西斯特拉托斯^[1]那样。后来，这些人反

[1] 皮西特拉托斯，雅典僭主，公元前 560 年掌政，五年后被驱逐，公元前 545 年复出，至公元前 528 年去世。

LIBER PRIMUS

eorum ipsorum tyranni; quos si boni oppresserunt, ut saepe fit, recreatur civitas; sin audaces, fit illa factio, genus aliud tyrannorum, eademque oritur etiam ex illo saepe optimatum praeclaro statu, cum ipsos principes aliqua pravitas de via deflexit. Sic tamquam pilam rapiunt inter se rei publicae statum tyranni ab regibus, ab iis autem principes aut populi, a quibus aut factiones aut tyranni, nec diutius umquam tenetur idem rei publicae modus.

XLV

(69) Quod ita cum sit, ex¹ tribus primis generibus longe praestat mea sententia regium, regio autem ipsi praestabit id, quod erit aequatum et temperatum ex tribus optimis rerum publicarum modis. Placet enim esse quiddam in re publica praestans et regale, esse aliud auctoritati principum inpartitum ac tributum, esse quasdam res servatas iudicio voluntatique multitudinis. Haec constitutio primum habet aequabilitatem quandam magnam, qua carere diutius vix possunt liberi, deinde firmitudinem, quod et illa prima facile in contraria vitia convertuntur, ut existat ex rege dominus, ex optimatibus factio, ex populo turba et confusio, quodque ipsa genera generibus saepe conmutantur novis, hoc in hac iuncta moderateque permixta conformatione rei publicae non ferme sine magnis principum vitiis evenit. Non est enim causa conversionis, ubi in suo quisque est gradu firmiter collocatus et

¹ omiss. in V.

而成了那些推举他们的人的僭主。如果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被优秀人们推翻，国家便会复兴；如果是由一些狂妄的人们把他们推翻，那便会由我们谈到过的派别集团——另一种类型的僭主集团——当政，这样的派别集团甚至产生于卓越的贵族体制，当某种恶习把那些首要人物引入歧途的时候。就这样，国家政权有如一个球，僭主们把它从国王手里夺过来，然后一些显要人物或民众又把它从僭主们那里夺过去，而后又由派别集团或僭主从他们那里夺走，某一种国家体制从不可能很长久地存在下去。

四十五

(69) “鉴于上述情况，在三种基本的国家政体中，在我看来，以王政制为最优越，但可能有一种政体比王政制更优越，它乃是由三种良好的国家政体平衡、适度地混合而成的。要知道，最好是一个国家既包含某种可以说是卓越的、王政制的因素，同时把一些事情分出托付给杰出的人们的权威，把另一些事情留给民众们协商，按他们的意愿决定。首先，这种政体具有某种巨大的公平性，自由的人们是难以在较长的时间里缺少它的；其次，这种政体具有稳定性，因为那几种基本政体很容易变成与它们相对应的有严重缺陷的状态，国王变成为主宰，贵族变成为寡头集团，人民变成一群好骚动的乌合之众，并且那些政体常常被一些新的政体所更替，那种情况在这种综合性的、合适地混合而成的国家政体里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首要人物们出现巨大的过失。要知道，由于在这种政体中每个公民都被稳定地安置在自己应处的地位，因此不存在可以引起

LIBER PRIMUS

non subest, quo praecipitet ac decadat.

XLVI

(70) Sed vereor, Laeli vosque homines amicissimi ac prudentissimi, ne, si diutius in hoc genere verser, quasi praecipientis cuiusdam et docentis et non vobiscum simul considerantis esse videatur oratio mea. Quam ob rem ingrediar in ea, quae nota sunt omnibus, quaesita autem a nobis iam diu...sic enim decerno, sic sentio, sic adfirmo, nullam omnium rerum publicarum aut constitutione aut discriptione aut disciplina conferendam esse cum ea, quam patres nostri nobis acceptam iam inde a maioribus reliquerunt. quam, si placet, quoniam ea, quae tenebatis ipsi, etiam ex me audire voluistis, simul et qualis sit et optimam esse ostendam expositaque ad exemplum nostra re publica accommodabo ad eam, si potero, ommem illam orationem, quae est mihi habenda de optimo civitatis statu. Quod si tenere et consequi potuero, cumulate munus hoc, cui me Laelius praeposuit, ut opinio mea fert, effecero.

XLVII

(71) Tum Laelius: Tuum vero, inquit, Scipio, ac tuum quidem unius.¹ quis enim te potius aut de maiorum dixerit institutis, cum sis clarissimis ipse maioribus? aut de optimo statu civitatis? Quem si habemus, etsi ne nunc quidem, tum vero quis et possit esse florentior? aut de consiliis in posterum providendis, cum tu duobus huius urbis terroribus

¹ unius Moser; munus V.

变更的原因，也不存在它可以趋向崩溃和毁灭的政体形式。

四十六

(70) “但是我担心，莱利乌斯以及你们列位无比尊敬、无比博学的朋友们，如果我再继续这样谈论，我的谈话可能会令你们觉得似乎是一位训诲者、教导者的谈话，而不是一个同你们一起探讨问题的人的谈话。因此，我现在开始谈人们众所周知、我们也早就开始研究的那些问题。请注意，我认为，我觉得，我敢肯定，所有国家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无论是按自己的基本体制，按自己的权力划分，或者是按自己的教育原则，能与我们的父辈承继于祖辈而留给我们的那种国家体制相比拟。鉴于你们仍然希望听我谈那些其实你们自己也一清二楚的问题，如果你们乐意，那我就说明那是一种怎样的体制，有什么特点，证明它是一种最优秀的国家体制，并且以我们国家为范例，尽可能地把整个关于最好的国家体制的谈话用来阐述它。如果我能够深刻地理解和透彻地阐述好这个问题，那么我便胜利完成了莱利乌斯向我提出的任务。”

四十七

(71) 这时莱利乌斯说：“斯基皮奥，你完全胜任这个任务，而且只有你能胜任。要知道，你出身于无比光辉的家族，有谁能比你更适合于谈论祖辈们的制度或最优秀的国家体制呢？如果我们现在仍拥有那种体制——尽管它现在实际上已不存在——那有谁会比你更能显露才华呢？或者更适合于谈论我们将要涉及的问题呢？因为正是你及时预见未来，

LIBER PRIMUS

depulsis in omne tempus prospexeris?

FRAGMENTA LIBRI I

1. ... nec doctissinis.

Manium Persium haec legere nolo, Iunium Congum volo.
[* comp. De Oratore II, 6, 25.] (Plin. Nat. Hist. Praef. 7.)

2. Sic, quoniam plura beneficia continet patria et est antiquior parens quam is, qui creavit, maior ei profecto quam parenti debetur gratia. (Nonius, p.426, 9.)

3. Nec tantum Karthago habuisset opum sescentos fere annos sine consiliis et disciplina. (Nonius, p.526, 5.)

4. Cognoscere mehercule, inquit, consuetudinem istam et studium sermonis. (Nonius, p.276, 5.)

5. Profecto omnis istorum disputatio, quamquam uberrimos fontes virtutis et scientiae continet, tamen collata cum eorum actis perfectisque rebus vereor ne non tantum videatur attulisse negotii hominibus, quantam oblectationem. (Lactantius, Inst. Div. III, 16, 5.)

6. A qua isti vocabant. (Arusianus Messius, Exempl. Elocut., p.216 Lindem.)

第 一 卷

两次为我们城邦排除了恐惧^[1]。”

本卷残段

1. ……不是为了学识渊博的人们。我不希望曼尼乌斯、佩尔西乌斯阅读它们，但希望康古斯阅读。（老普林尼：《自然史》，序言，7。）^[2]
2. 就这样，既然祖国包含更多的恩惠，而且它比生身父母更古老，因此理应对它比对父母更感激。（诺尼乌斯，P，426，9。）
3. 若没有良好的协商机构和严格的制度，迦太基也不可能如此兴旺了约六百年。（诺尼乌斯，P，526，8。）
4. 他说，请海格立斯作证，我了解你谈到的那种习俗、追求和议论。（诺尼乌斯，P，276，6。）
5. 尽管这些人的所有议论包含无比丰富的德性和知识源泉，但与他们进行和完成了的事业相比，我看它们带给他们的与其说是献身事业的利益，不如说是心灵的乐趣。（拉克坦提乌斯：《神圣教规》，III，16，5。）
6. 他们让曾召唤（人们）离开那里。（阿鲁西阿努斯·墨西乌斯，^[3] P，216。）

[1] 指小斯基皮奥于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时占领迦太基和公元前133年占领西班牙的努曼提亚。

[2] 此片段源自卢基利乌斯（公元前二世纪）的讽刺诗。曼尼乌斯即本卷谈话参加者之一，普布利乌斯·佩尔西乌斯是当时一位博学之人，马库斯·尤尼乌斯·康古斯是位历史学家，致力于罗马古代史研究。老普林尼（公元23—79）是古罗马著名的自然科学史学家。

[3] 阿鲁西阿努斯·墨西乌斯（公元395年左右），摘录一些古代作家的著作，集成《文规实例》。

LIBER SECUNDUS

第 二 卷

LIBER SECUNDUS

I

(1) Cum omnes flagrarent cupiditate audiendi,¹ ingressus est sic loqui Scipio:

Catonis hoc senis est, quem, ut scitis, unice dilexi maximeque sum admiratus cuique vel patris utriusque iudicio vel etiam meo studio me totum ab adolescentia dedidi; cuius me numquam satiare potuit oratio; tantus erat in homine usus rei publicae, quam et domi et militiae cum optime, tum etiam diutissime gesserat, et modus in dicendo et gravitate mixtus lepos et summum vel discendi² studium vel docendi et orationi vita admodum congruens.

(2) Is dicere solebat ob hanc causam praestare nostrae civitatis statum ceteris civitatibus, quod in illis singuli fuissent fere, qui suam quisque rem publicam constituissent legibus atque institutis suis, ut Cretum Minos, Lacedaemoniorum Lycurgus, Atheniensium, quae persaepe commutata esset, tum Theseus, tum Draco, tum Solo tum Clisthenes, tum multi alii,

¹ cum omnes flagrarent cupiditate Heinrich; ...ditate V.

² discendi Mai; dicendi V.

-
- (1) 因为所有在座的人都热切地希望听他解释，于是斯基皮奥这样开始说道：

“卡托老人是这样说的。对于这位老人，正如你们知道，我是非常热爱、非常敬重的，我从青年时期起，既是遵从两位父亲^[1]的意思，也是出于我自己的求知欲望，便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他。他的谈话使我听之无厌。他具有如此丰富的管理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他都如此成功、如此长久地领导了国家。他的演说富有分寸，庄重而诙谐。他自修不辍，诲人不倦，言行如一。

- (2) “他常说，我们的国家政体之所以优于其他国家，是因为在那些国家里差不多都有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各自以自己的立法和规章建立国家，例如克里特人有弥诺斯^[2]，拉克得蒙人有吕库尔戈斯^[3]，雅典人——他们的国家经常变化——起初有提修斯^[4]，后来有德拉孔^[5]、

[1] 指他的生父卢基乌斯·艾弥利乌斯·鲍鲁斯和他的义父老斯基皮奥之子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

[2] 据古希腊神话传说，弥诺斯是由斯和欧罗巴的儿子，克里特岛的三立法者，因其生前执法公允，死后成为冥间判官。

[3] 吕库尔戈斯（约公元前9世纪初），斯巴达立法者。拉克得蒙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其中心城市是斯巴达。

[4] 提修斯是雅典王埃勾斯之子，根据传统说法，他第一个统一阿提卡地区，把它置于雅典的统治之下。

[5] 德拉孔，公元前621年任雅典执政官，创立刑法，以严厉著称。

LIBER SECUNDUS

postremo exsanguem iam et iacentem doctus vir Phalereus sustentasset Demetrius, nostra autem res publica non unius esset ingenio, sed multorum, nec una hominis vita, sed aliquot constituta saeculis et aetatibus. Nam neque ullum ingenium tantum extitisse dicebat, ut, quem res nulla fugeret, quisquam aliquando fuisset, neque cuncta ingenia conlata in unum tantum posse uno tempore providere, ut omnia complecterentur sine rerum usu ac vetustate.

(3) Quam ob rem, ut ille solebat, ita nunc mea repetet oratio populi Romani originem; libenter enim etiam verbo utor Catonis. Facilius autem, quod est propositum, consequar, si nostram rem publicam vobis et nascentem et crescentem et adultam et iam firmam atque robustam ostendero, quam si mihi aliquam, ut apud Platonem Socrates, ipse finxero.

第二卷

梭伦^[1]、克利斯特涅斯^[2]等，最后，学识渊博的法勒隆人得墨特里奥斯^[3]勉强维系住业已衰弱、濒于崩溃的国家。然而相反，我们的国家的存在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而是靠许多人的智慧，不是由一代人，而是经过数个世纪，由数代人建立的。他说，因为从来也未曾有过这样的天才，以至于当他在世的时候，任何事情都没有能躲过他的注意；即使所有的才能都集中于一个人，此人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表现出如此敏锐的洞察力，以至于无需常年的经验积累，便能领悟一切。（3）因此，我现在也像卡托那样，从罗马人民的起源谈起^[4]；我确实很乐意使用卡托的词语，那样会较为容易地达到既定的目的，如果我向你们表明，我们的国家是如何产生，如何成长壮大，如何巩固和繁荣的，而不是像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那样，给自己臆造一个国家。”^[5]

[1] 梭伦（约公元前 639—约前 559），雅典著名政治家，立法者，公元前 594 年废除债务奴隶制，把居民按年收入分成四个等级，享受相应的政治权利，创立四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他的立法和改革奠定了雅典奴隶民主制的政治基础。

[2] 克利斯特涅斯（一译克利斯提尼），雅典政治家，公元前 508—前 500 年任执政官，进行政治改革，设立地域行政单位，加强公民大会权力。一般认为，雅典民主制度建立于这一时期。

[3] 得墨特里奥斯（约公元前 350—前 280），雅典政治家，哲学家，诗人。公元前 317—前 307 年参预雅典统治，进行过立法改革。法勒隆是雅典旧港口。

[4] 卡托曾撰《史源》，失传。

[5] 指柏拉图的《理想国》。

LIBER SECUNDUS

II

(4) Hoc cum omnes adprobavissent, Quod habemus, inquit,¹ institutae rei publicae tam clarum ac tam omnibus notum exordium quam huius urbis condendae principium profectum a Romulo? Qui patre Marte natus (concedamus enim famae hominum, praesertim non inveteratae solum, sed etiam sapienter a maioribus proditae, bene meriti de rebus communibus ut genere etiam putarentur, non solum esse ingenio divino)-is igitur, ut natus sit, cum Remo fratre dicitur ab Amulio, rege Albano, ob labefactandi regni timorem ad Tiberim exponi iussus esse; quo in loco cum esset silvestris beluae sustentatus uberibus pastoresque eum sustulissent et in agresti cultu laboreque aluissent, perhibetur, ut adoleverit, et corporis viribus et animi ferocitate tantum ceteris praestitisse, ut omnes, qui tum eos agros, ubi hodie est haec urbs Incolebant, aequo animo illi libenterque parerent quorum copiis cum se ducem praeuisset, ut iam a fabulis ad facta veniamus, oppressisse Longam Albam, validam urbem et potentem² temporibus illis, Amuliumque regem interemisse fertur.

III

(5) Qua gloria parta urbem auspicato condere et firmare

¹ inquit Halm; igitur V; igitur inquit Moser.

² urbem et potentem Baiter; urbem vel potentem V; urbem (vel potentem) Creuzer.

二

〔4〕当大家对此表示赞同时，他接着说道：“我们能指出哪个国家，其建立有如罗慕卢斯当初为我们这个城市奠基那样光辉，那样举世闻名？罗慕卢斯是马尔斯^{〔1〕}之子——让我们接受这一众所周知的传说，并且它不但古老，而且我们的先辈还把它叙述得非常智慧，视那些为公益建立丰功伟绩的人不仅具有神样的智慧，并且认为他出生自神明，——就这样，据说罗慕卢斯一生下来，阿尔巴国王阿穆利乌斯担心自己的王位被推翻，便命令把他和兄弟一起丢到台伯河边^{〔2〕}。他在那里由林中野兽哺喂^{〔3〕}，后来牧人们把他抱走，在乡间环境和贫困中抚养他。他长大成人后，体力和勇气都超过其他人，所有在现在城市所在的地方耕作的人都非常乐意地、心甘情愿地服从他。在他成为他们的军事首领之后——现在由传说进入事实叙述，——据说他征服了当时算是非常强大的城市阿尔巴—隆伽，杀死了阿穆利乌斯王。

三

〔5〕“他在获得了这样的荣誉之后，据说他首先想到的是在举

〔1〕 马尔斯是古罗马战神。

〔2〕 阿穆利乌斯是阿尔巴—隆伽国王，埃涅阿斯的后裔。他篡夺了兄长努米托尔的王权，将其女瑞娅·西尔维娅遣去当贞尼。后来马尔斯使瑞娅·西尔维娅怀了孕，生李生兄弟罗慕卢斯和瑞穆斯。阿穆利乌斯担心兄弟俩长大后会为父报仇，推翻他的统治，便命人把婴儿投入台伯河，企图把他们淹死。但水浪把婴儿冲到岸边，被一只母狼救起。

〔3〕 指狼，母狼把婴儿救起，带回山洞用自己的乳汁哺喂。

LIBER SECUNDUS

dicatur primum cogitavisse rem publicam urbi autem locum. Quod est ei, qui diurnam rem publicam serere conatur diligentissime providendum, incredibili oportunitate delegit. Neque enim ad mare admovit, quod ei fuit illa manu copisque facillimum. Ut in agrum Rutulorum Aboriginumque procederet, aut in ostio Tiberino. Quem in locum multis post annis rex Ancus coloniam deduxit, urbem ipse conderet, sed hoc vir excellenti providentia sensit ac vidit, non esse opportunissimos situs maritimos urbibus eis, quae ad spem diurnitatis conderentur atque imperii, primum quod essent urbes maritimae non solum multis periculis oppositae, sed etiam caecis. (6) Nam terra continens adventus hostium non modo expectatos, sed etiam repentinos multis indiciis et quasi fragore quodam et sonitu ipso ante denuntiat; neque vero quisquam potest hostis advolare terra, quin eum non modo esse, sed etiam quis et unde sit, scire possimus. Maritimus vero ille et navalis hostis ante adesse potest, quam quisquam venturum esse suspicari queat, nec vero, cum venit, prae se fert, aut qui sit aut unde veniat aut etiam quid velit, denique ne nota quidem ulla, pacatus an hostis sit, discerni ac iudicari potest.

IV

(7) Est autem maritimis urbibus etiam quaedam corruptela

行占卜之后，奠定城市，建立国家。至于说到城市的地点，那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建立永存的国家的人来说都是应该非常仔细考虑的，罗慕卢斯作了非常恰当的选择。要知道，罗慕卢斯没有把城市移向海边——这对于拥有强大的权力和军队的他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侵入鲁图利人^[1]或阿波里吉涅斯人^[2]的地域，或是把城市建在许多年后国王安库斯殖民的台伯河口^[3]，他具有独特的预见力，清楚地看到，如果希望城市建立后能长久存在和保持强大，临海地区不是最合适的，首先是因为海滨城市面临许多危险，不仅经常而且隐蔽。(6)要知道，陆上地区能够以各种征兆以及例如轰鸣的声响和嘈杂的人声预告敌人的到来，不仅是预料中的敌人，甚至包括突然进攻的敌人；任何敌人都不可能如此迅速地从此处袭来，以至于我们不仅对他们的到来，而且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全都一无所知。海上乘船来袭的敌人可以在未被任何人发觉之前到来，而且甚至在到达之后也不公开暴露他是谁，从哪里来，想干什么，一句话，没有任何标记可以确定或判断他们是友人还是敌人。



其次，临海城市会发生风俗的堕落和蜕变，因为它们会

[1] 鲁图利人是居住在拉丁地区靠近海滨的部落。

[2] 阿波里吉涅斯人是拉丁地区的土著居民之一。

[3] 据传说，安库斯·马尔提乌斯是罗马第四位国王，曾向台伯河口
扩建。建奥斯提亚城（“河口”之意）。

LIBER SECUNDUS

ac demutatio morum; admiscentur enim novis sermonibus ac disciplinis et inportantur non merces solum adventiciae, sed etiam mores, ut nihil possit in patriis institutis manere integrum. Iam qui incolunt eas urbes, non haerent in suis sedibus, sed volucris semper spe et cogitatione rapiuntur a domo longius, atque etiam cum manent corpore, animo tamen exulant et vagantur. Nec vero ulla res magis labefactatam diu et Carthaginem et Corinthum pervertit aliquando quam hic error ac dissipatio civium, quod mercandi cupiditate et navigandi et agrorum et armorum cultum reliquerant. (8) Multa etiam ad luxuriam invitamenta perniciose civitatibus subpeditantur mari, quae vel capiuntur vel inportantur; atque habet etiam amoenitas ipsa vel sumptuosas vel desidiosas inlecebras multas cupiditatum. Et, quod de Corintho dixi, id haud scio an liceat de cuncta Graecia verissime dicere; nam et ipsa Peloponnesus fere tota in mari est, nec praeter Phliasios¹ ulli sunt, quorum agri non contingant mare, et extra Peloponnesum Aenianes et Doris et Dolopes soli absunt a mari. Quid dicam insulas Graeciae, quae fluctibus cinctae natant paene ipsae simul cum civitatum institutis et moribus? (9) Atque haec quidem, ut supra dixi, veteris sunt Graeciae; coloniarum vero quae est deducta a Graiis in Asiam, Thracam, Italiam, Siciliam, Africam praeter unam Magnesiam, quam unda non adluat? Ita barbarorum agris quasi adtexta quaedam videtur

¹ Phliuntios script. primum a Cic., in Ep. ad Att. VI, 2, 3, sed correct. Phliasios; Phliuntios V.

接触他族的语言和制度，给它们送来的不仅有他国的货物，还有他国的习俗，从而使得本国制度的各个方面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居住在这些城市的居民也不会留恋他们故有的居所，展翅翱翔的希望和想象力会把他们从家园引向远方；他们即使身在故地，心灵也早已远出游荡。事实上，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比公民们的这种漫游和散居更有力地摧毁了早已摇摇欲坠的迦太基和科林斯^[1]，因为经商和航海的欲望使他们放弃了农作，荒废了习武。（8）此外，还会从海上得到许多会导致有害的奢侈的诱人物品，它们或是被抢夺来的，或是被运进来的。城市的优美条件本身便蕴含着许多可能导致铺张和懒散以满足人的欲望的诱惑因素。我刚才说的有关科林斯的话显然也完全适用于整个希腊。伯罗奔尼撒差不多完全被海包围，除了弗利阿西奥斯人^[2]的居住地外，没有一处地方不临海。在伯罗奔尼撒地区之外，只有埃尼阿涅斯人、多里斯人和多洛佩斯人居住得远离大海^[3]。至于各希腊岛屿，我还需要说什么呢？它们被海波环抱，差不多是海岛本身连同其国家制度和习俗一起在海中游泳。（9）我刚才谈的是古代希腊。至于说到希腊人在亚细亚、色雷斯、意大利、西西里和阿非利加建立的殖民地，除了马格涅西亚^[4]一地外，有哪一处不受海波的荡击？就这样，希腊人的地域看起来似乎是粘合在外

[1] 迦太基和科林斯于公元前 146 年被罗马摧毁。

[2] 弗利阿西奥斯人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阿尔戈利斯内海。

[3] 埃尼阿涅斯人、多里斯人和多洛佩斯人居住在希腊中部。

[4] 马格涅西亚是小亚细亚西南部陆上城市。

LIBER SECUNDUS

ora esse Graeciae; nam e barbaris quidem ipsis nulli erant antea maritimi praeter Etruscos et Poenos, alteri mercandi causa, latrocinandi alteri. Quae causa perspicua est malorum commutationumque Graeciae propter ea vitia varitarum urbium, quae ante paulo perbreuiter adtigi. Sed tamen in his vitiis inest illa magna commoditas, et, quod ubique genitum¹ est, ut ad eam urbem, quam incolas, possit adnare, et rursus ut id, quod agri efferant sui, quascumque velint in terras, portare possint ac mittere.

V

(10) Qui potuit igitur divinius et utilitates conplecti maritimas Romulus et vitia vitare, quam quod urbem perennis annis et aequabilis et in mare late influentis posuit in ripa? Quo posset urbs et accipere a mari, quo egeret, et reddere, quo redundaret, eodemque ut flumine res ad victum cultumque maxime necessarias non solum mari asportaret,² sed etiam invectas acciperet ex terra, ut mihi iam tum divinasse ille videatur hanc urbem sedem aliquando et domum summo esse imperio praebituram; nam hanc rerum tantam potentiam non ferme facilius ulla in parte Italiae posita urbs tenere potuisset.

VI

(11) Urbis autem ipsius nativa praesidia quis est tam

¹ genitum V2; gentium V1

² asportaret Mai; absorberet V; subveheret Niebuhr.

第 二 卷

族人的土地上，因为在这之前，除了埃特鲁里亚人^[1]和布匿人^[2]，他们一个是为了经商，另一个是为了海上劫掠，其他没有哪个民族住在海边。这就是由于我上面简单地谈到的海边城市的那些不足而在希腊发生的那些不幸和变化的原因。不过这些不足中也包含着一种巨大的方便：不管是哪里生产的東西，都可以用船只运进你所居住的那座城市；同时，想把自己土地上生产的東西运往什么国家，也就可以运往什么国家。

五

《10》“罗慕卢斯若不是把城市建在不息地平静流淌、水面宽阔地注入大海的河流的岸边^[3]，还能怎样更智慧地利用临海的有利条件，同时避免其不足呢？因为这样，城市可以从海上获得它所缺少的东西，输出它所富裕的东西，并且不仅可以利用这条河流从海上运进生活必需品，而且还可以得到从陆上运来的东西，以至于令我覺得，好象罗慕卢斯当时便预见到，我们的城市总有一天会成为强大权力的基础和中心。要知道，分布在意大利任何其他地区的城市都很难保持这种强大。

六

《11》“至于说到城市本身的防卫条件，有谁会如此粗疏，以至

[1] 埃特鲁里亚人是意大利半岛古代民族之一，居住地在罗马北边，
历史较罗马古老。

[2] 即迦太基人。

[3] 指建在台伯河岸边。

LIBER SECUNDUS

neglegens qui non habeat animo notata planeque cognita? Cuius is est tractus ductusque muri cum Romuli, tum etiam reliquorum regum sapientia definitus ex omni parte arduis praeruptisque montibus, ut unus aditus, qui esset inter Esquilinum Quirinalemque montem, maximo aggere obiecto fossa cingeretur vastissima, atque ut ita munita arx circumiectu arduo et quasi circumciso saxo niteretur, ut etiam in illa tempestate horribili Gallici adventus incolumis atque intacta permanserit. Locumque delegit et fontibus abundantem et in regione pestilenti salubrem; colles enim sunt, qui cum perflantur ipsi, tum adfrunt umbram vallibus.

VII

(12) Atque haec quidem perceleriter confecit; nam et urbem constituit, quam e suo nomine Romam iussit nominari, et ad firmandam novam civitatem novum quoddam et subagreste consilium, sed ad muniendas opes regni ac populi sui magni hominis et iam tum longe providentis secutus est, cum Sabinas honesto ortas loco virgines, quae Romam ludorum gratia venissent, quos tum primum anniversarios in circo facere instituisset, Consualibus¹ rapi iussit easque in familiarum amplissimarum matrimoniis collocavit. (13) Qua ex causa cum bellum Romanis Sabini

¹ Consualibus Mai; consulibus V.

于会不给予它充分的注意和考虑？罗慕卢斯和其他国王们无比智慧地利用四面险峻、陡峭的山丘为城墙确定了这样的位置和走向，使其只有一个入口，位于埃斯奎利埃山和奎利努斯山之间。那里建有围墙，并环抱着非常宽阔的壕沟，卫城四周是无比陡峭，好似被削成的绝壁，甚至在高卢人进犯的那个可怕的时期，它也能安然无恙^[1]。在一个易染病疫的区域，他选择了一个有益于健康、多水泉的地方，那里山丘此起彼伏，它们不仅本身和风通拂，而且给山谷带来荫蔽。

七

(12) “罗慕卢斯很快完成了这些事情。他建立了城市，命令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罗马，并且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城邦，他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当时已经表现出远见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新奇而不太文明，但有助于繁荣自己的王国和人民的决定：当出身高贵的萨比尼少女们^[2]前来罗马参加娱乐，参加在竞技场举行的新设立的年度康苏斯节^[3]时，他命令掳掠了那些少女，把她们嫁给著名的家族。(13) 萨比尼人因此对罗马人发起战争，战斗结果变化不定，胜负难分，

[1] 罗马卫城位于卡皮托利乌姆山冈顶北侧。此处指公元前 390 年（这是按罗马传统说法，按希腊作家记述要稍晚几年）高卢人对罗马的进军。当时高卢人攻进罗马城，但未能占领位于险峻的卡皮托利乌姆山岗上的三城。

[2] 萨比尼人居住在罗马东北方。

[3] 康苏斯是古罗马粮种（包括撒在地里的和存在谷仓里的）神，康苏斯节每年 8 月 21 日和 12 月 15 日举行，组织赛马比赛。

LIBER SECUNDUS

intulissent proeliiue certamen varium atque anceps fuisset, cum T. Tatio, rege Sabinorum, foedus icit matronis ipsis, quae raptae erant, orantibus; quo foedere et Sabinos in civitatem adscivit sacris communicatis et regnum suum cum illorum rege sociavit.

VIII.

(14) Post interitum autem Tatii cum ad eum potentatus¹ omnis reccidisset, quamquam cum Tatio in regium consilium delegerat principes (qui appellati sunt propter caritatem patres) populumque et suo et Tatii nomine et Lucumonis, qui Romuli socius in Sabino proelio occiderat, in tribus tris curiasque triginta discripserat (quas curias earum nominibus nuncupavit, quae ex Sabinis virgines raptae postea fuerant oratrices pacis et foederis)-sed quamquam ea Tatio sic erant discripta vivo, tamen eo interfecto multo etiam magis Romulus patrum auctoritate consilioque regnavit.

IX

(15) Quo facto primum vidit iudicavitque idem, quod Spartae Lycurgus paulo ante viderat, singulari imperio et potestate regia tum melius gubernari et regi civitates, si esset

¹ potentatus V1; dominatus V2.

第 二 卷

这时罗慕卢斯同萨比尼人的国王提图斯·塔提乌斯签订协议，被掳的那些少女也出面请求。按照协议，罗慕卢斯接受萨比尼人加入自己的城邦，共同举行祭祀，与他们的国王共同执政。

八

〔14〕“在塔提乌斯故去、全部权力重新归罗慕卢斯之后^[1]，尽管他曾经同塔提乌斯一起挑选了一些杰出人士组成王政议事会——这些人士被尊称为元老，——并且曾以自己的、塔提乌斯的和卢库摩^[2]的名字把人民分成三个特里布斯^[3]和三十个库里亚，用那些从萨比尼人那里劫来、后来请求和平和签订协议的少女们的名字给库里亚命名。尽管所有这些在塔提乌斯在世时即已实行，但是在塔提乌斯被杀后^[4]，罗慕卢斯甚至更进一步依仗元老们的威望和智慧进行统治。

九

〔15〕“罗慕卢斯这样做之后，首先，他发现并决定采取不久以前吕库尔戈斯在斯巴达发现的原则：如果能使所有杰出人士的威望与国王的统治权威结合起来，个人权力和王政统

〔1〕塔提乌斯是萨比尼人的首领，在萨比尼人归属于罗马后，他曾和罗慕卢斯共同掌权。

〔2〕卢库摩，罗慕卢斯的同僚，在萨比尼战争中牺牲。

〔3〕三个特里布斯被分别命名为拉姆涅斯、提提埃斯和卢克雷蒂。参
见李维：《罗马史》，1，3。

〔4〕塔提乌斯是在一次参加拉维尼亚城献祭时被劳伦图姆人杀死的。

LIBER SECUNDUS

optimi cuiusque ad illam vim dominationis adiuncta auctoritas. Itaque hoc consilio et quasi senatu fultus et munitus et bella cum finitimis felicissime multa gessit et, cum ipse nihil ex praeda domum suam reportaret, locupletare civis non destitit. (16) Tum,¹ id quod retinemus hodie magna cum salute rei publicae, auspiciis plurimum obsecutus est Romulus. Nam et ipse, quod principium rei publicae fuit, urbem condidit auspicato et omnibus publicis rebus instituendis, qui sibi essent in auspiciis, ex singulis tributis singulos cooptavit augures. Et habuit plebem in clientelas principum discriptam (quod quantae fuerit utilitati, post videro) multaeque dictione ovium et bovum (quod tum erat res in pecore et locorum possessionibus, ex quo pecuniosi et locupletes vocabantur), non vi et suppliciis coercebat.

X

(17) Ac Romulus cum septem et triginta regnavisset annos et haec egregia duo firmamenta rei publicae peperisset, auspicia et senatum, tantum est consecutus, ut, cum subito sole obscurato non conparuisset, deorum in numero conlocatus putaretur; quam opinionem nemo umquam mortalis adsequi potuit sine eximia virtutis gloria. (18) Atque hoc eo magis est in Romulo admirandum, quod ceteri, qui dii ex hominibus facti esse dicuntur, minus eruditae hominum saeculis fuerunt, ut fingendi proclivis esset ratio, cum imperiti facile ad credendum impellerentur, Romuli autem aetatem minus his sescentis annis

¹ tum Steinacker; tunc V.

治便能更好地管理和统治国家。就这样，罗慕卢斯在这种如同元老院的议会的支持和保护下，非常顺利地同邻邦进行了许多次战争，并且尽管他没有从掳获物中攫取任何东西归为己有，但却没有停止让公民们富裕起来。(16) 其次，甚至现在我们为了国家繁昌仍然继续遵行不怠：罗慕卢斯特别尊重占卜。要知道，他在为城市奠基时——那是国家的开始——举行过占卜，后来每逢他需要从事公共事务时，他又从每个特里布斯请来一名占卜官，让他们同他一起，进行占卜。此外，他还把平民划分给显贵的公民作为门客（这样做的好处我下面再说），进行惩治是处以罚金——羊和牛（因为当时以牲畜和拥有土地的多少计算财富，由此被称为富有牲畜的和富有土地的^[1]，而不是采用暴力和刑罚。

十

(17) “就这样，罗慕卢斯掌政三十七年，创立了两个极为重要的国家支柱——占卜和元老院，获得了如此崇高的声望，以至于他在一次日食时突然消失后，人们把他归入天神之列。任何一个凡人若没有为自己的德行赢得特别的荣誉，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获得这样的褒赞。(18) 对于罗慕卢斯来说，有一点更令人惊异。其他传说由凡人成为神的人都生活在文明水平较低的时代，那时理智喜好杜撰，因为无知的人们容易轻信，然而正如我们知道的，罗慕卢斯却生

[1] 拉丁文“富有牲畜的”源自 *pecus*（意为“牲畜”）；“富有土地者”源自 *locus*，意为“地方”。

LIBER SECUNDUS

iam inveteratis litteris atque doctrinis omnique illo antiquo ex inculta hominum vita errore sublato fuisse cernimus. Nam si, id quod Graecorum investigatur annalibus, Roma condita est secundo anno Olympiadis septumae, in id saeculum Romuli cecidit aetas, cum iam plena Graecia poetarum et musicorum esset minorque fabulis nisi de veteribus rebus haberetur fides. Nam centum et octo annis postquam Lycurgus leges scribere instituit, prima posita est Olympias, quam quidam nominis errore ab eodem Lycurgo constitutam putant; Homerum autem, qui minimum dicunt, Lycurgi aetati triginta annis anteponunt fere. (19) Ex quo intellegi potest permultis annis ante Homerum fuisse quam Romulum, ut iam doctis hominibus ac temporibus ipsis eruditis ad fingendum vix quicquam esset loci. Antiquitas enim recepit fabulas fictas etiam non numquam¹ incondite, haec aetas autem iam exculta praesertim eludens omne, quod fieri non potest, respuit.

(20) ...us nepos eius, ut dixerunt quidam, ex filia. Quo vero ille mortuus, eodem est anno natus Simonides Olympiade sexta

¹ nunqu... V; nunquam Augustinus De Civ. Dei XXII, 6.

活在近六百年之前，当时文字和各种科学已经普遍流行，一切与人的野蛮生活有关的谬误都已消失。要知道，如果按希腊年代记考证，罗马建城于第七届奥林匹亚节的第二年^[1]。罗慕卢斯便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当时希腊已经出现众多的诗人和歌手，人们对除了有关古代的传说以外的其他传说已不那么相信。须知，是在吕库尔戈斯开始制定法律之后一百零八年举行的第一届奥林匹亚竞技会，由于人名上的误会，有些人认为奥林匹亚节也是这位吕库尔戈斯首创的^[2]。而一些把荷马的生活年代移得最晚的人认为，荷马早于吕库尔戈斯约三十年^[3]。（19）由此可以看出，荷马早于罗慕卢斯许多年，当时的人们已很有知识，时代本身也已文明，因而很难有杜撰的余地。要知道，只有古代接受那些杜撰的故事，有时甚至是混乱地杜撰的故事，而罗慕卢斯时代业已文明化，特别是当时对所有不可能的事情已经持嘲笑态度，否弃他们。……^[4]

（20）“……其外孙，正如有些人说的，在他去世的那年西摩尼得斯^[5]出生，那是在第 56 届奥林匹亚节期间。这样便更清楚^[6]，

〔1〕即公元前 751 年。古代作家关于罗马城奠基年说法不一，瓦罗认为罗马奠基于公元前 753 年。

〔2〕首创奥林匹亚节的人中有一个也叫吕库尔戈斯。第一届奥林匹亚竞技会举办于公元前 776 年。

〔3〕即约公元前 914 年。

〔4〕抄本此处残缺。

〔5〕西摩尼得斯（约公元前 556—约前 467），希腊克奥斯岛人，抒情诗人。

〔6〕以上抄本残损，现有拉丁文文字系据残本补充恢复，不一定可靠。在这一段里，斯基皮奥可能提到一些希腊抒情诗人，最后提到西摩尼得斯。

LIBER SECUNDUS

et quinquagesima, quo facilius intellegi possit tum de Romuli¹ immortalitate creditum, cum iam inveterata vita hominum ac fractata esset et cognita. Sed profecto tanta fuit in eo vis ingenii atque virtutis, ut id de Romulo Proculo Iulio, homini agresti, crederetur, quod multis iam ante saeculis nullo alio de mortali homines credidissent; qui impulsu patrum, quo illi a se invidiam interitus Romuli pellerent, in contione dixisse fertur a se visum esse in eo colle Romulum, qui nunc Quirinalis vocatur; eum sibi mandasse, ut populum rogaret, ut sibi eo in colle delubrum fieret; se deum esse et Quirinum vocari.

XI

(21) Videtisne igitur unius viri consilio non solum ortum novum populum neque ut in cunabulis vagientem relictum, sed adultum iam et paene puberem?

Tum Laelius: Nos vero videmus, et te quidem ingressum ratione ad disputandum nova, quae nusquam est in Graecorum libris. Nam princeps ille, quo nemo in scribendo praestantior fuit, aream sibi sumsit, in qua civitatem extrueret arbitrato suo, praeclaram ille quidem fortasse, sed a vita hominum abhorrentem et moribus,² (22) reliqui disseruerunt sine ullo certo exemplari formaque rei publicae de generibus et de rationibus civitatum; tu mihi videris utrumque facturus; es enim ita ingressus, ut, quae ipse

1 ...us ne...us ut di...nt quidem- x filia quo...ille mor...odem...no ...moni...ympia...xta et quin... gesima... acilius... legi pos... m de Ro, suppl. a Niebuhr; ...li V.

2 et moribus V2; et a maioribus V1.

对罗慕卢斯不死说信以为真是在这样的时代，当时人们的生活已趋于成熟，受到人们的思考和认识。但是罗慕卢斯的智慧和德行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对普罗库卢斯·尤利乌斯这样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人说的有关罗慕卢斯的话都深信不疑。那些话如果是关于某个其他有死的凡人，人们早在许多世纪以前便已经不信了。据说在希望排除罗慕卢斯之死引起的对自己的非难的元老们的怂恿下，普罗库卢斯曾经说，他见过罗慕卢斯在现在称之为奎里努斯山的山上，罗慕卢斯曾委托他请求人民在那座山上为他建立庙宇，并说他是神，名叫奎里努斯。

十一

(21) “因此，你们看到没有？由于一个人的洞察力，一个新的民族不仅出现了，而且已不是如同留在摇篮里呱呱啼哭的婴儿，而是已经成年，可以说业已成熟。”

这时莱利乌斯说：“我们确实看到这一点，并且还看到，你在讨论中方式新颖，这种方式在希腊人的著作里从未见到过。要知道，那位杰出的哲人^[1]，那位在写作方面没有人能超越过的哲人给自己选择了一块地方，在那里按照自己的设想建立国家；他建立的国家也许是美好的，但与人们的生活和习俗不相符。(22) 其他作家^[2]在论述国家类型及其特征时，没有提出具体的实例和国家形式。但我觉得你力图在这两个方面都要做到：因为你在阐述问题

[1] 指柏拉图，下文指他的《理想国》。

[2] 指亚里士多德、特奥弗拉斯托斯等。

LIBER SECUNDUS

reperias, tribuere aliis malis quam, ut facit apud Platonem Socrates, ipse fingere et illa de urbis situ revoces ad rationem, quae a Romulo casu aut necessitate facta sunt, et disputes non vaganti oratione, sed defixa in una re publica. Quare perge, ut instituisti; prospicere enim iam videor te reliquos reges persequente quasi perfectam rem publicam.

XII

(23) Ergo, inquit Scipio, cum ille Romuli senatus, qui constabat ex optimatibus, quibus ipse rex tantum tribuisset, ut eos patres vellet nominari patriciosque eorum liberos, temptaret post Romuli excessum, ut ipse regeret¹ sine rege rem publicam, populus id non tulit desiderioque Romuli postea regem flagitare non destitit; cum prudenter illi principes novam et inauditam ceteris gentibus interregni ineundi rationem excogitaverunt, ut, quoad certus rex declaratus esset, nec sine rege civitas nec diuturno rege esset uno nec committeretur, ut quisquam inveterata potestate aut ad deponendum imperium tardior esset aut ad optinendum munitior.(24) Quo quidem tempore novus ille populus vidit tamen id, quod fugit Lacedaemonium Lycurgum, qui regem non deligendum duxit, si modo hoc in Lycurgi potestate potuit esse, sed habendum, qualiscumque is foret, qui modo esset Herculis stirpe generatus; nostri illi etiam tum agrestes viderunt virtutem et sapientiam regalem, non progeniem quaeri oportere.

¹ regeret V2; gereret V1.

第 二 卷

时宁可把你自己的见解归于他人，也不愿像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那样进行虚构，并且在谈到罗马的地理位置时把罗慕卢斯偶然或必然做的事情归于人的智慧，阐述时不离题泛论，而是集中注意力于一个具体的国家。因此，请你像业已开始的那样继续谈下去。我觉得，在你叙述了其他国王的统治之后，我将会看到一个完美的国家呈现在面前。”

十二

- (23) 斯基皮奥说道：“罗慕卢斯的元老院——元老院由最为优秀的人士组成，国王本人对显贵们非常尊重，称他们为元老，称他们的儿子们为贵族，——在罗慕卢斯去世后企图不设国王而由它自己统治国家，但人民不同意这样做，他们怀念罗慕卢斯，不断要求由国王治理。这时那些显要人士明智地想出了一个新的、其他民族那里从未听说过的办法——设立空位摄政王，以使国家在没有宣布常任国王之前既不会没有国王，也不会出现长久在任的国王，从而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不会有人因为自己长时间掌权而拖延交出权力或不愿让权。(24) 就这样，人民当时尽管年轻，但已经看出拉克得蒙人的吕库尔戈斯未曾重视的问题。吕库尔戈斯认为不应该选举国王——如果他当政时能做到这一点，——而应该让这样的人出任国王，即不管他是谁，只要他是海格立斯的后裔。但我们的先辈们，尽管他们当时尚属蛮野，但却认识到为王者应该要有国王的美德和智慧，而不是出身。

LIBER SECUNDUS

XII

(25) Quibus cum esse praestantem Numam Pompilium fama ferret, praetermissis suis civibus regem alienigenam patribus auctoribus sibi ipse populus adscivit eumque ad regnandum Sabinum hominem Romam Curibus accivit. Qui ut huc venit, quamquam populus curiatis eum comitiis regem esse iusserat, tamen ipse de suo imperio curiatam legem tulit, hominesque Romanos instituto Romuli bellicis studiis ut vidit incensos, existimavit eos paulum ab illa consuetudine esse revocandos.

XIV

(26) Ac primum agros, quos bello Romulus ceperat, divisit viritim civibus docuitque sine depopulatione atque praeda posse eos colendis agris abundare commodis omnibus amoremque eis otii et pacis iniecit, quibus facillime iustitia et fides convalescit, et quorum patrocinio maxime cultus agrorum perceptioque frugum defenditur. Idemque Pompilius et auspiciis maioribus inventis ad pristinum numerum duo augures addidit et sacris e principum numero pontifices quinque praefecit et animos propositis legibus his,¹ quas in monumentis habemus, ardentis consuetudine et cupiditate bellandi religionum caerimoniis mitigavit adiunxitque praeterea

¹ his V2; omiss. V1.

十三

- (25) “当传说努马·蓬皮利乌斯在这些品质方面^[1]优于其他人时，人民没有从自己的公民中挑选，而是根据元老们的建议，选择了一个外族人来做他们的国王，把这位萨比尼人从库雷斯^[2]召来罗马继承王位。他来到罗马后，尽管人民已经在库里亚会议上决定要求他出任国王，但他仍然让库里亚会议就他的权力立法，并且当他看到罗马人遵循罗慕卢斯的原则充满战争欲望时，他认为有必要稍许抑制他们的这种热情。

十四

- (26) “他首先把罗慕卢斯用战争夺来的土地按人口分配给公民，并教导他们，只要尽心耕作田地，不用掠夺和抢劫他人，也可能充分享受各种好处；他使人们热爱安宁和平，因为安宁和平最能使正义和诚信发扬光大，在安宁和平的保护下，田地耕作和庄稼收获也最有保障。仍是这位蓬皮利乌斯还扩大了占卜活动，给原有的占卜官人数增加了两名，把祭祀活动交由来自最杰出的人士中的五位大祭司主持，通过了那些至今我们仍然看见记录在册的立法，利用宗教典仪缓和了人们嗜好战争的强烈热情。此外，他还增设了弗拉米涅斯^[3]、萨利伊^[4]和维斯

[1] 指美德和智慧。

[2] 库雷斯是萨比尼人的主要城市，在罗马东北方。

[3] 弗拉米涅斯（*flamines*）是由十五人组成的祭司团，他们分别是尤支特、马尔斯和奎里努斯三位主神和其他一些神的祭司。

[4] 萨利伊（*sali*）是祭祀马尔斯（当时是农神和战神）的祭司团。

LIBER SECUNDUS

flamines, Salios virginesque Vestales omnisque partis religionis statuit sanctissime. (27) Sacrorum autem ipsorum diligentiam difficilem, apparatus perfacilem esse voluit; nam quae perdiscenda quaeque observanda essent, multa constituit, sed ea sine inpena. Sic religionibus colendis operam addidit, sumtum removit, idemque mercatus, ludos omnesque conveniendi causas et celebritates invenit. Quibus rebus institutis ad humanitatem atque mansuetudinem revocavit animos hominum studiis bellandi iam immanis ac feros. Sic ille cum undequadragesima annos summa in pace concordiaque regnavisset (sequamur enim potissimum Polybium nostrum, quo nemo fuit in exquirendis temporibus diligentior), excessit e vita duabus praeclarissimis ad diuturnitatem rei publicae rebus confirmatis, religione atque elementia.

XV

(28) Quae cum Scipio dixisset, Verene, inquit Manilius, hoc memoriae proditum est, Africane, regem istum Numam Pythagorae ipsius discipulum aut certe Pythagoreum fuisse? Saepe enim hoc de maioribus natu audivimus et ita intellegimus vulgo existimari; neque vero satis id annalium publicorum auctoritate declaratum videmus.

Tum Scipio: Falsum est enim, Manili, inquit, id totum, neque solum fictum, sed etiam imperite absurdeque fictum; ea sunt enim demum non ferenda in mendacio, quae non solum ficta esse, sed ne fieri quidem potuisse cernimus. Nam quartum iam annum regnante Lucio Tarquinio Superbo Sybarim et

塔贞尼^[1]，无比虔诚地对宗教的各个方面都做了规定。(27)他要求对各种宗教礼仪本身严格奉祀，但所需器物却非常简单。为此他作了许多规定，对那些规定必须熟记，遵循不怠，但无需花费。就这样，他增加了举行宗教祭礼的难度，但免除了耗费。他还创设了集市、竞技比赛，发现了举办各种人数众多的集会的根据。他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使人们因热望战争而变得残暴、疯狂的心灵趋于人道和温和。他这样在高度安宁和和睦中统治了三十九年——在这里让我们遵循我们最权威的波利比奥斯，没有人在时间考证方面比他更仔细^[2]，——然后去世了，确立了能使国家长久存在的两件事情：敬神和宽仁。”

十五

(28)斯基皮奥这样说完，曼尼利乌斯发问道：“阿非利加努斯，这样的传说是否真实？据说这位努马国王是毕达戈拉斯的门生，或者起码属于毕达戈拉斯学派。要知道，我们常常听前辈们这样说，并且这一看法显然很流行，但是我们又确实未看见官方年代记^[3]中肯定过这一点。”

这时斯基皮奥说道：“曼尼利乌斯，这完全是谎言，它不仅是虚构，而且虚构得既愚蠢，又荒谬。这确实是令人不可接受的杜撰，在我们看来，它不仅是臆造，而且是对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臆造。要知道，在高傲的卢基

[1] 维斯塔是保护罗马国家和家庭的灶社的女神，由贞尼侍奉。

[2] 李维认为努马在位四十三年（《罗马史》，I，21）。

[3] 指大祭司作的年代记。

LIBER SECUNDUS

Crotonem et in eas Italiae partis Pythagoras venisse reperitur; Olympias enim secunda et sexagesima eadem Superbi regni initium et Pythagorae declarat adventum. (29) Ex quo intellegi regiis annis dinumeratis potest anno fere centesimo et quadragesimo post mortem Numae primum Italiam Pythagoram attigisse; neque hoc inter eos, qui diligentissime persecuti sunt temporum annales, ulla est umquam in dubitatione versatum.

Di immortales, inquit Manilius, quantus iste est hominum et quam inveteratus error! Ac tamen facile patior non esse nos transmarinis nec inportatis artibus eruditos, sed genuinis domesticisque virtutibus.

XVI

(30) Atqui multo id facilius cognosces, inquit Africanus, si progredientem rem publicam atque in optimum statum naturali quodam itinere et cursu venientem videris; quin hoc ipso sapientiam maiorum statues esse laudandam, quod multa intelleges etiam aliunde sumta meliora apud nos multo¹ esse facta, quam ibi fuissent, unde huc translata essent atque ubi primum extitissent, intellegesque non fortuito populum Romanum, sed consilio et disciplina confirmatum esse nec tamen adversante fortuna.

XVII

(31) Mortuo rege Pompilio Tullum Hostilium populus regem interrege rogante comitiis curiatis creavit, isque de

¹ molto V2; omiss. V1.

第 二 卷

乌斯·塔克文统治的第四年，才发现毕达戈拉斯来到栖拜里斯、克罗托^[1]和意大利其他地区；高傲的塔克文开始掌政和毕达戈拉斯的到来都发生在第六十二届奥林匹亚节期间^[2]。(29) 因此，从对国王在位年代的计算中可以看出，差不多是在努马死后一百四十年，毕达戈拉斯才第一次来到意大利。这一点对于那些认真研究过年代记的人从没引起过任何疑问。”

曼尼利乌斯说道：“不死的天神啊，这是人间一个多么巨大、多么长久的谬误啊！不过令我感到快慰的是，我们不是靠海外舶来的科学，而是靠本地固有的美德变得富有教养。”

十六

(30) 阿非利加努斯说道：“如果你能看到我们的国家如何顺利地发展，如何沿着某种自然的方向和路线达到非常完美的状态，那你便会更容易理解这一点。你因此也会认为应该称颂我们的先辈们的智慧，因为你会看到，有许多东西，甚至是从他国吸取来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变得比它们在传来我们这里之前的故地还要好；你还会看到，罗马人民强大起来不是偶然的，是由于智慧和制度，并且完全顺应天命。

十七

(31) “蓬皮利乌斯国王死后，人民根据空位摄政王的提议，在库里亚会议上选举图卢斯·霍斯提利乌斯为王。他以蓬皮

[1] 栖拜里斯和克罗托都是意大利南部伊奥尼亚海边的希腊殖民城市。

[2] 即公元前 532—前 529 年期间。

LIBER SECUNDUS

imperio suo exemplo Pompilii populum consuluit curiatim. Cuius excellens in re militari gloria magnaeque extiterunt res bellicae, fecitque idem et saepsit de manubiis¹ comitium et curiam constituitque ius, quo bella indicerentur, quod per se iustissime inventum sanxit fetiali religione, ut omne bellum, quod denuntiatum indictumque non esset, id iniustum esse atque inpium iudicaretur. Et ut advertatis animum, quam sapienter iam reges hoc nostri viderint, tribuenda quaedam esse populo (multa enim nobis de eo genere dicenda sunt), ne insignibus quidem regiis Tullus nisi iussu populi est ausus uti. Nam ut sibi duodecim lictores cum fascibus anteire liceret...

[Desiderantur paginae dune.]

(32)*De Tullo quippe etiam Hostilio, qui tertius a Romulo rex fuit, qui et ipse fulmine absumptus est, dicit in eisdem libris idem Cicero, propterea et istum non creditum in deos receptum tali morte, quia firtasse, quod erat in Romulo probatum id est persuasum, Romani vulgare noluerunt id est vile facere, si hoc et alteri facile tribueretur.* (Augustinus Civ. III, 15.)

XVIII

(33) ...neque² enim serpit, sed volat in optimum statum instituto tuo sermone res publica.

¹ manubis V2; manibus V1; manubiis Mueller; manibiis Halm.

² ...enim V.

第 二 卷

利乌斯为榜样，让人民就他的权力问题按库里亚进行讨论。他取得了杰出的军事荣誉和巨大的战争功绩，用出售战利品得到的收入修建了民会会场围栏和库里亚会堂^[1]，制定了宣战法，该法规由他无比公正地提出，由战和事务祭司团^[2]通过，从而使一切未经通告和宣布的战争都被视为不正义的和不清白的。为了使你们意识到，我们的国王已经如何明智地看到应该赋予人民一定的权利——关于这一点我们还要说很多，——我想指出，图卢斯若不是得到人民的允许，甚至也不敢使用代表国王尊严的标记。要知道，为了能让十二个手持树枝束的扈从在前引路，……^[3]”

- (32) 关于罗慕卢斯之后的第三位国王图卢斯·霍斯提利马斯也被雷电摄走之说，仍是这位西塞罗在同一本书里说的。人们不相信他这样死后被带入神界，那也许是因为对罗慕卢斯的那种称颂已经深入人心，罗马人普遍不愿意使这种信念庸俗化，若是把这种事情轻易地加到另一个人身上。(奥古斯丁：《论上帝之城》，III，15。)

十八

- (33) (莱利乌斯说:) “……国家也不是缓慢地发展，而是像你开始谈话时说的那样，渴望迅速达到完美状态。”

[1] 民会会场和库里亚会堂位于罗马广场西北部，该库里亚会堂称为霍斯提利乌斯库里亚会堂。

[2] 该祭司团 (fetiales) 主持宣战和媾和事宜。

[3] 抄本此处残缺。

LIBER SECUNDUS

S. Post eum Numae Pompilii nepos ex filia rex a populo est Ancus Marcius constitutus, itemque de imperio suo legem curiatam tulit. Qui cum Latinos bello devicisset, adscivit eos in civitatem, atque idem Aventinum et Caelium montem adiunxit urbi, quosque agros ceperat, divisit et silvas maritimas omnis publicavit, quas ceperat, et ad ostium Tiberis urbem condidit colonisque firmavit. Atque ita cum tres et viginti regnavisset annos, est mortuus.

Tum¹ Laelius: Laudandus etiam iste rex; sed obscura est historia Romana, siquidem istius regis matrem habemus, ignoramus patrem.

S. Ita est, inquit; sed temporum illorum tantum fere regum inlustrata sunt nomina.

XIX

(34) Sed hoc loco primum videtur insitiva quadam disciplina doctior facta esse civitas, influxit enim non tenuis quidam e Graecia rivulus in hanc urbem, sed abundantissimus amnis illarum disciplinarum et artium. Fuisse enim quendam ferunt Demaratum Corinthium et honore et auctoritate et fortunis facile civitatis suae principem; qui cum Corinthiorum tyrannum Cypselum ferre non potuisset, fugisse cum magna pecunia dicitur ac se contulisse Tarquinius, in urbem Etruriae florentissimam. Cumque audiret dominationem Cypseli confirmari, defugit² patriam vir liber ac fortis et adscitus est civis a Tarquiniensibus atque in ea civitate domicilium et sedes

¹ tum V2; et V1.

² confirmari, defugit V2; confirmatum, fugit V1.

第 二 卷

斯基皮奥说道：“在他^[1]去世后，努马·蓬皮利乌斯的外孙安库斯·马尔基乌斯被人民推举为王，并且也就自己的权力通过了库里亚法。他在战胜拉丁人之后，把他们纳为公民；他把阿温提努姆山和凯利乌斯山并入城市；他对夺得的土地进行分配，把夺得的全部海滨森林宣布为公有；他在台伯河口建造了一座城市^[2]，通过向那里移民，使其巩固下来。他这样统治了二十三年后去世。”

这时莱利乌斯说：“这位国王也应该受到称赞，不过因为我们只知道这位国王的母亲，不知道他的父亲，罗马历史仍令人觉得是模糊的。”

斯基皮奥说：“是这样，不过从那个时代差不多只传下国王们的名字。

十九

34) “但是，这时首先由于一种外来的学说，公民们显然变得较前富有教养。要知道，当时各种科学和技艺不是以涓涓细流，而是以湍湍急流从希腊流进罗马。据传，有个科林斯人名叫得马拉托斯，无论是按荣誉，还是按威望或财富，他在国人中无疑均居首位。据说他忍受不了科林斯僭主基普塞洛斯的统治，携带巨额财富逃往塔克文尼，埃特鲁里亚最富裕的城市。当他听说基普塞洛斯的统治得到巩固后^[3]，他作为一个自由而勇敢的人，便放弃了自己的祖国，

[1] 指图卢斯·霍斯提利乌斯。

[2] 即前面提到的奥斯提亚城，罗马的出海港。

[3] 基普塞洛斯于公元前 657—公元前 627 统治科林斯。

LIBER SECUNDUS

collocavit. Ubi cum de matre familias Tarquiniensi duo filios procreavisset, omnibus eos artibus ad Graecorum disciplinam erudiit....¹

[Desiderantur paginae duae.]

XX

(35) ... facile in civitatem receptus esset, propter humanitatem atque doctrinam Anco regi familiaris est factus usque eo, ut consiliorum omnium particeps et socius paene regni putaretur. Erat in eo praeterea summa comitas, summa in omnis civis opis, auxilii, defensionis, largiendi etiam benignitas. Itaque mortuo Marcio cunctis populi suffragiis rex est creatus L. Tarquinius; sic enim suum nomen ex Graeco nomine inflexerat, ut in omni genere huius populi consuetudinem videretur imitatus. Isque ut de suo imperio legem tulit, principio duplicavit illum pristinum patrum numerum et antiquos patres maiorum gentium appellavit, quos priores sententiam rogabat, a se adscitos minorum. (36) Deinde equitatum ad hunc morem constituit, qui usque adhuc est retentus, nec potuit Titiensium et Rhamnensium et Lucerum mutare, cum cuperet, nomina, quod auctor ei summa augur gloria Attus Navius non erat. Atque etiam Corinthios

¹ eru... V.

第 二 卷

被塔克文尼人接受为公民，在这个国家里安顿了下来。他的出身于塔克文尼人家庭的妻子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他按照希腊传统，让他们学习各种科学知识……^[1]

二十

(35) “……他^[2]很容易地被吸收为公民，由于自己的教养和学识，他成为国王安库斯的朋友，甚至被认为是一切事务的参预者和几乎是共同执政者。此外，他待人特别和蔼，乐于支持、帮助、保护所有的公民，甚至慷慨捐赠。因此，在马尔基乌斯去世后，卢基乌斯·塔克文被人民一致选举为国王；他这样改变自己的希腊名字，为的是显示他在所有方面都仿效罗马人的习惯。他在通过了对他的权力的立法以后，首先把原有的元老数目增加了一倍，称原先的元老为旧家族元老，首先向他们征询意见^[3]，称由他增补的元老为新家族元老。(36) 然后，他按照一直延续至今的模式，设立了骑士阶层^[4]，但他无法改变提提埃斯、拉姆涅斯和卢克雷斯特这些名称^[5]，尽管他很想这样做，因为享有巨大威望的占卜官阿图斯·纳维乌斯不同意。我知道，甚至科林斯人从前也很关心用无子女者和丧偶独居者

[1] 抄本此处残缺。

[2] 指得马拉托斯的两个儿子之一卢基乌斯·塔克文。见下文。

[3] 指他们在元老会议上享有首先发言的权利。这时元老数目增加至三百名。

[4] 骑士阶层属富裕阶层，次于贵族，服军役时充当骑兵，马匹由国家出钱喂养。

[5] 参见本卷，14。

LIBER SECUNDUS

video publicis equis adsignandis et alendis orborum et viduarum tributis fuisse quondam diligentis. Sed tamen prioribus equitum partibus secundis additis mille et octingentos fecit equites numerumque duplicavit. Postea¹ bello subegit Aequorum magnam gentem et ferocem et rebus populi Romani imminuentem, idemque Sabinos cum a moenibus urbis reppulisset, equitatu fudit belloque devicit. Atque eundem primum ludos maximos, qui Romani dicti sunt, fecisse accepimus aedemque in Capitolio Iovi optimo maximo bello Sabino in ipsa pugna vovisse faciendam mortuumque esse, cum duodequadraginta regnavisset annos.

XXI

(37) Tum Laelius: Nunc fit illud Catonis certius, nec temporis unius nec hominis esse constitutionem rei publicae; perspicuum est enim, quanta in singulos reges rerum bonarum et utilium fiat accessio. Sed sequitur is, qui mihi videtur ex omnibus in re publica vidisse plurimum.

Ita est, inquit Scipio. Nam post eum Servius Tullius primus iniussu populi regnavisse traditur, quem ferunt ex serva Tarquiniense natum, cum esset ex quodam regis cliente conceptus. Qui cum famulorum in² numero educatus ad epulas regis adsisteret, non latuit scintilla ingenii, quae iam tum elucebat in puero; sic erat in omni vel officio vel sermone sollers. Itaque Tarquinius, qui admodum

¹ postea Vaucher; postquam V; post Madvig.

² in suppl. a Moser; omiss. in V.

第 二 卷

缴纳的税款配给马匹和给养。他扩充了原有的骑兵部队，使骑兵数目起码达到一千八百人，扩大了一倍。在这之后，他征服了埃克维人^[1]，一个人口众多而骁勇的部落，威胁着罗马人民的安宁。他在把萨比尼人从罗马城下赶走之后，用骑兵击溃了他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如我们所知，正是他创设了被称之为“罗马赛会”的大赛会^[2]，在萨比尼战争期间的激战时刻允诺在卡皮托里乌姆山为至善至尊的尤皮特建立庙宇，他在位三十九年后去世了。”^[3]

二十一

(37) 这时莱利乌斯说：“现在卡托的话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他说我们的国家的建立不是一时的，也不是由一个人一下子完成的，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每个国王分别相继做了不少好的、有益的事情。在我看来，继他们之后掌权的则是一位对国家事务比所有其他人更富远见的人。”

斯基皮奥说道：“是这样。在他之后，据传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第一次未经人民授命，继承了王位。据说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是塔克文家的女奴之子，是国王的一个门客使那女奴怀了身孕。当他在仆人中间长大后伺候国王的膳食时，便显露出已在孩子身上闪耀的智慧之光，他是那样精于各种职责和言谈。就这样，塔克文自己的孩子

[1] 罗马西南方居民。

[2] 该赛会每年9月5日—19日举行，祭祀卡皮托里乌姆山尤皮特、尤诺和弥涅尔瓦三位神明，参阅李维：《罗马史》，I，35。

[3] 参见李维：《罗马史》，I，34—38。

LIBER SECUNDUS

parvos tum haberet liberos, sic Servium diligebat, ut is eius vulgo haberetur filius, atque eum summo studio omnibus iis artibus, quas ipse didicerat, ad exquisitissimam consuetudinem Graecorum erudiit.

(38) Sed cum Tarquinius insidiis Anci filiorum interisset Serviusque, ut ante dixi, regnare coepisset non iussu, sed voluntate atque concessu civium, quod, cum Tarquinius ex vulnere aeger fuisset et vivere falso diceretur, ille regio ornato ius dixisset obaeratosque pecunia sua liberavisset multaue comitate usus iussu Tarquini se ius dicere probavisset, non commisit se patribus, sed Tarquinio sepulto populum de se ipse consuluit iussusque regnare legem de imperio suo curiatam tulit. Et primum Etruscorum iniurias bello est ultus; ex quo cum ma...

[Desiderantur paginae duae.]

XXII

(39) ... duodeviginti censu maximo. Deinde equitum magno numero ex omni populi summa separato relicuum populum distribuit in quinque classis senioresque a iunioribus divisit easque¹ ita disparavit, ut suffragia non in multitudinis, sed in locupletium potestate essent, curavitque, quod semper in re publica tenendum est, ne plurimum valeant plurimi. Quae discriptio si esset ignota vobis, explicaretur a me; nunc rationem videtis esse talem, ut equitum centuriae cum sex²

¹ easque Francke; eosque V.

² centuriae cum sex V2; certamine cum et V1. Textus corrupt..

还小，国王对他如此喜爱，以至于人们以为他是国王的儿子，国王还非常认真地按希腊方式教他学习他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各种知识。(38) 在塔克文死于安库斯的儿子们的阴谋之后，塞尔维乌斯开始统治，但不是由公民们授权，而是按公民们的愿望，得到公民们的认可，因为当时假传塔克文受伤病倒，但还活着，塞尔维乌斯便身着王饰，主持审判，用自己的钱财释放债务人，并且表现出极大的温和，以表明他是根据塔克文的命令进行审判的；他没有把自己交给元老们讨论，而是在塔克文安葬后直接征询人民对他的意见，并且在得到为王的授命之后，就自己的权力进行了库里亚立法。首先，他发动了对埃特鲁里亚人的战争，以惩罚他们的不义行为；当他从那场战争中……^[1]

二十二

(39) “……十八个具有最高财产资格^[2]。然后，他在从居民总数中划分出很大数目的骑士后^[3]，把剩下的人分成五个等级，把较年长的与较年轻的分开^[4]，让各个等级享有的权利不一样，使得表决的结果不依赖于普通人，而是依赖于富人。他注意到这样一条原则，那是一个国家应该永远坚持的，即不能让大多数人获得大部分权力。要是你们不明白这一划分的意义，那就让我给你们解释。现在你们看，

[1] 抄本此处残缺。

[2] 斯基皮奥在失佚部分显然谈塞尔维乌斯的改革。

[3] 据说塞尔维乌斯使骑士百人团由 6 个增加到 18 个。

[4] “较年长的”指 46 岁至 60 岁的男子，他们服后备军役，“较年轻的”指 18—45 岁的男子，他们服现军役。

LIBER SECUNDUS

suffragiis et prima classis addita centuria, quae ad summum usum urbis fabris tignariis est data, octoginta novem¹ centurias habeat; quibus ex centum quattuor centuriis (tot enim reliquae sunt) octo solae si accesserunt, confecta est vis populi universa, relicuaeque multo maior multitudo, sex et nonaginta centuriarum neque excluderetur suffragiis, ne superbum esset, nec valeret nimis, ne esset periculosum.(40) In quo etiam verbis ac nominibus ipsis fuit diligens; qui cum locupletis assiduos appellasset ab asse dando, eos, qui aut non plus mille quingentos aeris aut omnino nihil in suum censum praeter caput attulissent, proletarios nominavit, ut ex iis quasi proles, id est quasi progenies civitatis, expectari videretur. Illarum autem sex et nonaginta centuriarum in una centuria tum quidem plures censebantur quam paene in prima classe tota, ita nec prohibebatur quisquam iure suffragii, et is valebat in suffragio plurimum, cuius plurimum intererat esse in optimo statu civitatem. Quin etiam accensis velatis, liticinibus, cornicinibus, proletariis ...

[Desiderantur paginae quatuor.]

¹ LXXXVIII centurias habeat, quibus e centum quattuor centuriis tot V2; VIII centurias tot V1.

第 二 卷

计算是这样的，拥有六个^[1] 表决权的骑士百人团和第一等级，加上给予对城邦有巨大用处的木工的一个百人团，一共是八十九个百人团，^[2] 只要从一百零四个百人团中——因为还剩这么多——能再过来八个百人团^[3]，那么人民的总的实力便确定了。余下的由人数多很多的民众组成的九十六个百人团，既没有被排除在表决之外，以免显得傲慢，也不会过分强大，从而构成危险。（40）在这方面，塞尔维乌斯也很讲究用词和名称，他由“应该交钱者”而称富人为“纳税者”^[4]，对那些家产不足一千五百铜币或除了人丁之外没有任何财产的人则称之为“生育子女者”，表明从他们那里可期待的只有“后代”^[5]，即国家的人丁维系。但是这九十六个百人团中每一个百人团登记在册的人数差不多超过第一等级的总和。就这样，一方面谁也没有失去表决权，另一方面又只有那些特别关心国家处于良好状态的人才在表决中起最大的作用。不仅如此，甚至侍从、后备兵、号角手、生育子女者……^[6]

[1] 抄本此处有残损。

[2] 指由塞尔维乌斯新设的 12 个百人团，加原先的 6 个百人团，加第一等级的 70 个百人团，加木工的 1 个百人团，等于 89 个百人团。

[3] 指第二等级中的八个百人团。

[4] “纳税者”拉丁文是“*assiduus*”。西塞罗认为，该词由“*as*”：“阿斯”是罗马货币基本单位，也泛指货币）和“*dare*”（意为“给予”）二字组合而成。

[5] “生育子女者”源自 *proles*（意为“后代”）。后来此词传入西欧其他语言，取义为“无财产的”，汉语从此义译为“无产者”。

[6] 抄本此处残缺。

LIBER SECUNDUS

XXIII

(41) ... statu esse optimo constitutam rem publicam, quae ex tribus generibus illis, regali et optumati et populari, confusa modice nec puniendo inritet animum inmanem ac ferum ... (Nonius, p.342.28)

(42) quinque et sexaginta¹ annis antiquior, quod erat trigesimo nono ante primam Olympiadem condita. Et antiquissimus ille Lycurgus eadem vidit fere. Itaque ista aequabilitas atque hoc triplex rerum publicarum genus videtur mihi commune nobis cum illis populis fuisse. Sed, quod proprium sit in nostra re publica, quo nihil possit esse praeclarius, id persequar, si potero, subtilius; quod erit eius modi, nihil ut tale ulla in re publica reperiatur. Haec enim, quae adhuc exposui, ita mixta fuerunt et in hac civitate et in Lacedaemoniorum et in Karthaginensium, ut temperata nullo fuerint modo. (43) Nam in qua re publica est unus aliquis perpetua potestate, praesertim regia, quamvis in ea sit et senatus, ut tum fuit Romae, cum erant reges, ut Sparta Lycurgi legibus, et ut sit aliquod etiam populi ius, ut fuit apud nostros reges, tamen illud excellit regium nomen, neque potest eius modi res publica non regnum et esse et vocari. Ea autem forma civitatis mutabilis maxime est hanc ob causam, quod unius vitio

¹ (Karthago urbe Roma quinque et) sexaginta Mai;...sexaginta V.

二十三

(41) ……是以最优越的政体组成的国家，它由王政的、贵族的和人民的这三种类型的政体适当地混合而成，并且不会由惩罚而激起粗野、狂暴的情感……（见诺尼乌斯，P，342，28。）

(42) “……（迦太基）……早六十五年，因为它始建于第一届奥林匹亚竞技会前三十九年^[1]，那位著名的、生活在古代的吕库尔戈斯差不多也是这样认为。因此我认为，这种平衡，这种由三种政体混合而成的政体类型在我们这里和在其他人民那里是共同的。但是关于我们国家特有的，没有什么其他特点比它更优越的那种特点，我将作较为详细的阐述，只要我力所能及，因为这是一种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找到的特点。要知道，我上面谈到的那些因素，无论是在我们的国家，还是在拉克得蒙和迦太基，都不是均衡地混合的。（43）因为如果在一个国家里由某一个人拥有永久的权力，而且是王政性的权力，那么尽管这个国家有元老院，例如在王政时期的罗马，在按吕库尔戈斯的法律统治的斯巴达，并且尽管在这样的国家里甚至人民也享有一定的权利，例如在我们的国王统治时期，但这样的国家仍然是王政占优势，并且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不是王政性的，不可能不被这样称呼。这样的国家政体最容易发生变化，原因就在于很容易由于一个人的过失而陷入严重危

[1] 传统认为迦太基始建于公元前 815 年。“早六十五年”有的版本作“早六十年”。

LIBER SECUNDUS

praecipitata in perniciosissimam partem facillime decidit. Nam ipsum regale genus civitatis non modo non est reprehendendum, sed haud scio an reliquis simplicibus longe anteponendum, si ullum probarem simplex rei publicae genus, sed ita, quoad statum suum retinet. Is est autem status, ut unius perpetua potestate et iustitia omnique sapientia regatur salus et aequabilitas et otium civium. Desunt omnino ei populo multa, qui sub rege est, in primisque libertas, quae non in eo est, ut iusto utamur domino, sed ut nullo¹...

[Desiderantur paginae duae.]

XXIV

(44) ... ferebant. Etenim illi iniusto domino atque acerbo aliquam diu in rebus gerundis prospera² fortuna comitata est. Nam et Latium bello devicit et Suessam Pometiam, urbem opulentam refertamque, cepit et maxima auri argentique praeda locupletatus votum patris Capitolii aedificatione persolvit et colonias deduxit et institutis eorum, a quibus ortus erat, dona magnifica quasi libamenta praedarum Delphos ad Apollinem misit.

XXV

(45) Hic ille iam vertetur orbis, cuius naturalem motum atque circuitum a primo discite adgnoscer³.

¹ nul... V.

² prospera Moser, prospere V.

³ discite adgnoscer V2; discite atque cognoscere V1; discite atque cognoscite Mai.

第二卷

机，遭致毁灭。事实上，王政制度本身不仅不应受指责，而且也许它还远远优于其他各种单纯的政体形式——若是要我对各种单纯的国家政体进行评估的话，——不过只是在它保持自己固有的政体状态时。然而这是这样一种制度：公民的幸福、平等和安宁依赖于一个人的永久性权力、正义和他的全部智慧。总的说来，王政统治下的人民缺少许多东西，其中首先是自由，因为自由的含义不在于我们能不能拥有一个公正的统治者，而在于不为任何一个……^[1]

二十四

(44) “……他们忍受了。幸运确实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伴随过这位不公正而残暴的统治者。他用战争征服了整个拉丁地区，夺取了丰饶、富足的斯维萨·波墨提亚城^[2]，获得了大量的金银战利品，在卡皮托利乌姆大兴土木，实践了自己的父亲的诺言，他还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并且按照先辈们的习俗，从战利品中挑选了许多礼物作为祭品运往得尔斐，献给阿波罗。^[3]

二十五

(45) “这里就要开始那个众所周知的循环。对这一循环的自然运动和循行你们应该从其始端起学会认识它。要知道，这

[1] 抄本此处残缺。

[2] 参阅本书第一卷，50。

[3] 这里显然谈的是高傲的塔克文，说明王政的蜕化。

LIBER SECUNDUS

Id enim est caput civilis prudentiae, in qua omnis haec nostra versatur oratio, videre itinera flexusque rerum publicarum, ut, cum sciatis quo quaeque res inclinet, retinere aut ante possitis occurrer.

Nam rex ille, de quo loquor, primum optimi regis caede maculatus integra mente non erat, et cum metueret ipse poenam sceleris sui summam, metui se volebat; deinde victoriis divitiisque subnixus exultabat insolentia neque suos mores regere poterat neque suorum libidines. (46) Itaque cum maior eius filius Lucretiae, Tricipitini filiae, Conlatini uxori, vim attulisset mulierque pudens et nobilis ob illam iniuriam sese ipsa morte multavisset, tum vir ingenio et virtute praestans, L. Brutus, depulit a civibus suis iniustum illud durae servitutis iugum. Qui cum privatus esset, totam rem publicam sustinuit primusque in hac civitate docuit in conservanda civium libertate esse privatum neminem, quo auctore et principe concitata civitas et hac recenti querella Lucretiae patris ac propinquorum et recordatione superbiae Tarquinii multarumque iniuriarum et ipsius et filiorum exulem et regem ipsum et liberos eius et gentem Tarquiniorum esse iussit.

XXVI

(47) Videtisne igitur, ut de rege dominus extiterit uniusque

第 二 卷

是国务智慧的基础，我们整个这次谈话就是围绕着这一点，理解各种国家的发展道路和转折，以便当你们知道任何一种政体在向某种方向转变时，能够预先加以制止或对抗。就像我谈到的这位国王^[1]，起初他因杀死了一位无比杰出的国王^[2]而玷污了自己，缺乏纯洁的心智；当他害怕自己的罪行会招来严厉的惩罚的时候，他便想使别人害怕他；后来他又依仗自己取得的胜利和拥有的财富，变得傲慢无度，既不能控制自己的习性，也管束不了自己的亲属的贪欲。(46)就这样，在他的长子对特里基皮提努斯的女儿、科拉提努斯的妻子卢克雷提娅施暴，这位贤淑而高贵的女子因遭受这一侮辱而自杀后，卢基乌斯·布鲁图斯，一位才能和德性均超群出众的人，终于让人民摆脱了这一不公正的、残暴奴役的轭轭。尽管布鲁图斯当时是一个没有担任公职的公民，但他担当起了全部国家事务，并且在这个国家第一次证明，为了保卫公民们的自由，任何人都不是无职责的公民。在布鲁图斯的倡议下，并以他为首，人们为卢克雷提娅的父亲及其亲属们的新控诉，为他们自己对塔克文的傲慢和他本人、他的儿子们的无数凌辱所激怒，命令放逐了国王本人及其儿子和塔克文家族。^[3]

二十六

(47)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国王怎样变成主人，

[1] 指高傲的塔克文，罗马第七位国王。

[2] 指杀死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

[3] 关于整个事件可参阅李维：《罗马史》，I，57—60。

LIBER SECUNDUS

vizio genus rei publicae ex bono in deterrumum conversum sit? Hic est enim dominus populi, quem Graeci tyrannum vocant; nam regem illum volunt esse, qui consulit ut parens populo conservatque eos, quibus est praepositus, quam optima in condicione vivendi, sane bonum, ut dixi, rei publicae genus, sed tamen inclinatum et quasi primum ad perniciosissimum statum. (48) Simul atque enim se inflexit hic rex in dominatum iniustiore, fit continuo tyrannus, quo neque taetrius neque foedius nec dis hominibusque invisius animal ullum cogitari potest; qui quamquam figura est hominis, morum tamen inmanitate vastissimas vincit beluas. Quis enim hunc hominem rite dixerit, qui sibi cum suis civibus, qui denique cum omni hominum genere nullam iuris communionem, nullam humanitatis societatem velit? Sed erit hoc de genere nobis alius aptior dicendi locus, cum res ipsa admonuerit, ut in eos dicamus, qui etiam liberata iam civitate dominationes adpetiverunt.

XXVII

(49) Haberis igitur primum ortum tyranni; nam hoc nomen Graeci regis iniusti esse voluerunt; nostri quidem omnes reges vocitaverunt, qui soli in populos perpetuam potestatem haberent. Itaque et Spurius Cassius et M. Manlius et Spurius Maelius

第 二 卷

国家体制类型本身怎样由于一个人的过失由好的变成为非常不好的？要知道，这就是人民的主人，希腊人称其为僭主。希腊人通常把关心人民如父母，使推举自己的人们处于最好的生活状态的人称之为国王。正如我说过，这种国家类型确实很好，然而它又容易变坏，可以说滑入毁灭性状态。（48）当这位国王一开始变得不那么公正时，他便会立即变成僭主，简直难以想象有什么动物比这种僭主更可恶、更丑陋、更令天神和凡人憎恶。尽管他具有人的外型，但他的习性残暴时超过各种最凶残的动物。事实上，有谁还会照常称呼这样一个不希望与自己的公民们，甚至与整个人类有任何法的共同性，有任何仁爱的社会联系的人为人？关于这一点，我们会有更为合适的谈论的机会，当问题本身要求我们谴责那些甚至在国家获得自由之后仍想成为国家的主宰的人的时候。^[1]

二十七

（49）“就这样，你们已经知道僭主第一次是怎样产生的。要知道，希腊人用这一名称称呼不公正的国王，我们则用来称呼所有那些独自握有长久地统治人民的权力的人。因此，人们曾经认为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2]、马尔库

[1] 有的研究者认为，此处可能暗指凯撒。

[2] 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公元前 486 年执政官，曾建议把公有地（包括贵族使用的公有地）分配给平民，结果被控企图建立王政，被判处死刑。参阅本卷，60。

LIBER SECUNDUS

regnum occupare voluisse dicti sunt, et modo Tib. Gracchus¹...

[Desiderantur paginae duae.]

XXVIII

(50) ... Lycurgus Ὑέ ρ ο υ τ α ς Lacedaemone appellavit, nimis is quidem paucos, octo et viginti, quos penes summam consilii voluit esse, cum imperii summam rex teneret; ex quo nostri idem illud secuti atque interpretati, quos senes ille appellavit, nominaverunt senatum, ut etiam² Romulum patribus lectis fecisse diximus; tamen excellit atque eminet vis, potestas nomenque regium. Inperti etiam populo potestatis aliquid, ut et Lycurgus et Romulus; non satiaris eum libertate, sed incenderis cupiditate libertatis, cum tantum modo potestatem gustandi feceris; ille quidem semper inpendebit timor, ne rex, quod plerumque evenit, exsistat iniustus. Est igitur fragilis ea fortuna populi, quae posita est in unius, ut dixi antea, voluntate vel moribus.

XXIX

(51) Quare prima sit haec forma et species et origo tyranni

¹ deest in V.

² ut etiam V; ut iam Heinrich; uti iam Haupt.

第 二 卷

斯·曼利乌斯^[1]和斯普里乌斯·曼利乌斯^[2]曾经企图拥有王权，不久前提比略·格拉古……^[3]

二十八

(50) “吕库尔戈斯在拉克得蒙称他们为‘长老’，他用这一称谓称呼的人很少，只有二十八人，让他们拥有最高的协议权，最高治权仍由国王掌握。我们的先辈们以他为榜样，把他采用的名称翻译了过来，吕库尔戈斯称之为长老议事会，我们的先辈们称其为元老院，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罗慕卢斯就曾经挑选过老者，这样做过。不过仍然是国王的威势、权力和声名起显著的、突出的作用。你甚至也可以让人民分享一些权力，像吕库尔戈斯和罗慕卢斯做过的那样，但是你不是使他们对自由感到满足，而只是激起他们对自由的欲望，在你让他们这样品尝到分享权力的滋味时。将会经常存在一种疑惧，就是担心国王会变得不公正——这样的情况确实经常发生。就这样，人民的命运是稳定的，当它如前所述，寄托于一个人的意志，或者说寄托于一个人的习性的时候。

二十九

(51) “就这样，姑且这算作第一种暴政形式，第一种暴政类型

[1] 马尔库斯·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公元前 392 年任执政官，公元前 390 年曾率领罗马军队坚守卡皮托利乌姆山岗，抗击高卢人的进攻，公元前 384 年被控企图建立王政，判处死刑。

[2] 参阅本书第一卷，6 及注。

[3] 抄本此处残缺。

LIBER SECUNDUS

inventa nobis in ea re publica, quam auspicato Romulus condiderit, non in illa, quam, ut perscripsit Plato, sibi ipse Socrates peripatetico¹ illo in sermone depinxerit, ut, quem ad modum Tarquinius, non novam potestatem nactus, sed, quam habebat, usus iniuste totum genus hoc regiae civitatis everterit; sit huic oppositus alter, bonus et sapiens et peritus utilitatis dignitatisque civilis quasi tutor et procurator rei publicae; sic enim appelletur, quicumque erit rector et gubernator civitatis. Quem virum facite ut agnoscatis; iste est enim, qui consilio et opera civitatem tueri potest. Quod quoniam nomen minus est adhuc tritum sermone nostro saepiusque genus eius hominis erit in reliqua nobis oratione tractandum² ...

[Desiderantur paginae duodecim.]

XXX

(52) ... sas requisivit civitatemque optandam magis quam aperandam, quam minimam potuit, non quae posset esse, sed in qua ratio rerum civilium perspici posset, effecit. Ego autem, si modo³ consequi potuero, rationibus eisdem, quas ille vidit, non in umbra et imagine civitatis, sed in amplissima re publica enitar, ut cuiusque et boni publici et mali causam tamquam virgula videar attingere.

Iis enim regiis quadraginta annis et ducentis paulo cum

¹ peripeateto V.

² trac... V.

³ si modo V2; si quo modo V1.

和第一种暴政起因，出现在我们这个由罗慕卢斯占卜、奠定的国家，而不是出现在如柏拉图描写、苏格拉底在他的那篇著名的漫步性的谈话里为自己构想的那个国家里^[1]：塔克文是怎样并不是通过获得新的权力，而是由于不正当地使用自己已有的权力，彻底败坏了这类王政国家。作为与他相比较，让我们试举另一个人，一个善良、智慧、深知公民的利益和尊严，有如国家的保卫者和管理者的人。要知道，正是应该这样称呼任何一位真正的国家统治者和舵手。你们应该做到能够识别谁是这样的人，因为正是这样的人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保卫国家。由于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谈话中很少采用这样的称呼，而且我们在以后的谈话中会更经常地谈到这类人，……^[2]

三十

(52) “……他^[3]探究……原因，并且建立了一个与其说是可以期待的，不如说是只能令人向往的，一个规模极小的，一个实际上不可能存在，只是可以从中观察公民事务原则的国家。至于我，只要我能够，我将努力做到：遵循柏拉图考察过的那些原则，不是根据国家的一般轮廓和形象，而是以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为例，像用权杖那样触及每一种公共的善和恶的根源。

事实上，经过这些国王二百四十年的统治（加上诸空

[1] 见柏拉图：《理想国》，VIII，565—IX，580。

[2] 抄本此处残缺。

[3] 指柏拉图。

LIBER SECUNDUS

interregnis fere amplius praeteritis expulsoque Tarquinio tantum odium populum Romanum regalis nominis tenuit, quantum tenuerat post obitum vel potius excessum Romuli desiderium. Itaque ut tum carere rege, sic pulso Tarquinio nomen regis audire non poterat. Hic facultatem cum...

[Desiderantur paginae sedecim.]

XXXI

(53) ... Itaque illa praeclara constitutio Romuli cum ducentos annos et viginti fere firma mansisset...(Nonius, p.526, 7: Cicero De Re Publica lib. II.)

Hinc est quod regalem dominationem non ferentes annua imperia binosque imperatores sibi fecerunt, qui consules appellati sunt a consulendo, non reges aut domini a regnando atque dominando. (Augustinus Cic. V, 12.)

... lex illa tota sublata est. Hac mente tum nostri maiores et Conlatinum innocentem suspicione cognationis expulerunt et reliquos Tarquinius offensione nominis; eademque mente P. Valerius et fasces primus demitti iussit, cum dicere in contione coepisset, et aedis suas detulit sub Veliam, posteaquam, quod in

第 二 卷

位摄政王的统治还稍许要长一些)，在塔克文被驱逐之后，罗马人民对国王这一称号心怀强烈的憎恨，如同罗慕卢斯去世之后，或者更确切地说消逝之后，人民感到那样强烈的哀痛。就这样，当年是罗马人民渴望国王统治，现在在达克文被驱逐之后，他们再也不想听到国王这一称呼。当他可能……^[1]

三十一

(53) 当罗慕卢斯建立的这一美好的制度稳定地存在了约二百年，……（见诺尼乌斯，P. 526, 7。）

因此，他们由于不堪忍受国王的统治，便创设了期限一年的权力和两个共同掌权的职务，称之为 *consul*（执政官），源自 *consulere*（商议，协议），而不是称之为 *rex*（国王）或 *dominus*（主人）——源自 *regere*（管理，驾驭）和 *dominare*（统治，治理）。（奥古斯丁：《论上帝之城》，V, 12）。

“……那项法律完全被废除了。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的前辈当时对科拉提努斯的亲属关系产生怀疑^[2]，把科拉提努斯也放逐了，并且由于憎恨塔克文这个姓氏，把塔克文家族的其他的人也都放逐了。仍是基于同样的想法，当普布利乌斯·瓦勒里乌斯^[3]在人民会议上发表演说时，

[1] 抄本此处残缺。

[2] 科拉提努斯是高傲的塔克文的亲属。

[3] 普布利乌斯·瓦勒里乌斯·普布利科拉，曾参与放逐高傲的塔克文，公元前 509—前 504 年间曾 4 次出任执政官。

LIBER SECUNDUS

excelsiore loco Veliae coepisset aedificare eo ipso, ubi rex Tullus habitaverat, suspicionem populi sensit moveri; idemque, in quo fuit Publicola maxime, legem ad populum tulit eam, quae centuriatis comitiis prima lata est, ne quis magistratus civem Romanum adversus provocationem necaret neve verberaret.(54) Provocationem autem etiam a regibus fuisse declarant pontificii libri, significant nostri etiam augurales, itemque ab omni iudicio poenaeque provocari licere indicant duodecim tabulae compluribus legibus; et ¹ quod proditum memoriae est decemviros, qui leges scripserint, sine provocatione creatos, satis ostendit ² reliquos sine provocatione magistratus non fuisse; Luciique Valerii Potiti et M. Horatii Barbati, hominum concordiae causa sapienter popularium, consularis lex sanxit, ne qui magistratus sine provocatione crearetur; neque vero leges Porciae, quae tres

¹ et Madvig; ut V.

² ostendit V2; ostenderit V1.

第 二 卷

他第一次命令扈从放下枝束^[1]，并且当他开始在维利亚山较高处，国王图卢斯昔日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为自己建造房屋，发现人民对他产生怀疑后，他便把自己的住屋移往维利亚山下建造。仍是他——“普布利科拉”^[2]这一称呼对他非常合适——把首先在百人团大会上通过的一条法律提交人民讨论：任何官员不得违反申诉权处死或鞭打罗马公民。⁽⁵⁴⁾不过关于申诉权，大祭司的记事录表明，我们的占卜录也证实，这种权利早在诸王统治时期即已存在^[3]，而且十二铜表法中的许多条文也证明允许就任何判决和惩处行使申诉权。传说称为制订那些法律而设立的十人立法委员会^[4]产生时规定对其决定不享有申诉权，这也足以证明没有不适用申诉权的其他官职。卢基乌斯·瓦勒里乌斯·波提图斯和马尔库斯·贺拉提乌斯·巴尔巴图斯^[5]为了人民的和睦而理智地站在人民一边，提出执政官法认为：不得选举任何对其决定不允许行使申诉权的官员。正如你们知道的，波尔基乌斯法——分别由三位波尔

[1] 普布利乌斯·瓦勒里乌斯接替康拉提努斯成为执政官之后，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其中之一便是在人民面前让扈从放下枝束，以示承认人民的最高权力，时间为公元前 509 年。参阅本书第一卷，62 和李维：《罗马史》，II，7。

[2] “普布利科拉”是瓦勒里乌斯的外号，此名拉丁文是 *Publicola*，由 *populus*（人名）和 *colere*（敬重）复合而成，意为“人民之友”。

[3] 传统认为，向人民申诉的权利始于罗马第三位国王图卢斯。

[4] 指公元前 451 年成立的代行执政官权力的十人委员会，参阅李维：《罗马史》，III，35。

[5] 公元前 449 年执政官，参阅李维：《罗马史》，III，55。

LIBER SECUNDUS

sunt trium Porciorum, ut scitis, quicquam praeter sanctionem attulerunt novi.

(55) Itaque Publicola lege illa de provocatione perlata statim securis de fascibus demi iussit postridieque sibi collegam Sp. Lucretium subrogavit suosque ad eum, quod erat maior natu, lictores transire iussit instituitque primus, ut singulis consulibus alternis mensibus lictores praeirent, ne plura insignia essent inperii in libero populo quam in regno fuissent. Haud mediocris hic, ut ego quidem intellego, vir fuit, qui modica libertate populo data facilius tenuit auctoritatem principum.

Neque ego haec nunc sine causa tam vetera vobis et tam obsoleta decanto, sed inlustribus in personis temporibusque exempla hominum rerumque definitio, ad quae reliqua oratio dirigatur mea.

XXXII

(56) Tenuit igitur hoc in statu senatus rem publicam temporibus illis, ut in populo libero pauca per populum, pleraque senatus auctoritate et instituto ac more gererentur, atque uti consules potestatem haberent tempore dumtaxat annuam, genere ipso ac iure regiam. Quodque erat ad

第 二 卷

基乌斯提出的三条法律^[1]——除了提出对违法行为进行惩处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

- (55) 就这样，普布利科拉在其法案通过后，立即命令去掉枝束里的斧子，第二天补选了斯普里乌斯·卢克雷提乌斯作自己的同僚^[2]，并且命令自己的雇从去侍奉卢克雷提乌斯，因为后者比他年长。他第一个规定执政官的雇从从每月轮流在其中一个的前面行进，使得在人民享有自由的情况下权力的标志不会多于王政时期。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位出色的人物，因为他通过让人民享受适度的自由，很容易地维护了首要们的威望。

“我现在给你们唠叨这些如此古老、如此久远的事情并非是无缘无故的，我是想以这些著名人物和光辉时代作为人和事的范式，我以下的谈话就是给你们阐述这些范式。

三十二

- (56) “就这样，在那个时代，元老院使国家处于这样的状态：人民虽然享有自由，但只有很少的事情通过人民，绝大部分事情是按照元老院的决议、法规和习俗进行的；执政官拥有的权力虽然按时间只有一年，但按其性质和权限是王政性的。对于维持贵族权力无疑是最重要的东西被严格地

[1] 这三条法律分别于公元前 198、公元前 195 和公元前 185 年通过，通常合称为“波尔基乌斯护民法”，参阅李维：《罗马史》，X，9；西塞罗：《为盖尤斯·拉比里乌斯辩护》，12。西塞罗在该演说辞中称“波尔基乌斯使所有罗马公民摆脱了鞭打。”

[2] 指公元前 509 年的执政官。卢克雷提乌斯是卢克雷提娅的父亲。

LIBER SECUNDUS

optinendam¹ potentiam nobilium vel maximum, vehementer id retinebatur, populi comitia ne essent rata, nisi ea patrum adprobavisset auctoritas. Atque his ipsis temporibus dictator etiam est institutus decem fere annis post primos consules, T. Larcus, novumque id genus imperii visum est et proximum similitudini regiae. Sed tamen omnia summa cum auctoritate a principibus cedente populo tenebantur, magnaeque res temporibus illis a fortissimis viris summo imperio praeditis, dictatoribus atque consulibus, belli gerebantur.

XXXIII

(57) Sed id, quod fieri natura rerum ipsa cogebat, ut plusculum sibi iuris populus adscisceret liberatus a regibus, non longo intervallo, sexto decimo fere anno, Postumo Cominio Sp. Cassio consulibus consecutum² est; in quo defuit fortasse ratio, sed tamen vincit ipsa rerum publicarum natura saepe rationem. Id enim tenetote, quod initio dixi, nisi aequabilis haec in civitate compensatio sit et iuris et officii et muneris, ut et potestatis satis in magistratibus et auctoritatis in principum consilio et libertatis in populo sit, non posse hunc incommutabilem rei publicae conservari statum. (58) Nam cum esset ex aere alieno commota civitas, plebs montem sacrum

¹ optinendam V2; omiss. in V1.

² consecutum Leopardi; secututusegutus V1; conegutus V2; secutum Halm.

第 二 卷

保留了下来——人民会议的决议若不得到元老们的赞同均无效力。此外，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出现第一批执政官后约十年，还设立过独裁官——提图斯·拉尔基乌斯^[1]，一种新型的权力，与王政很近似。但是不管怎么说，全部国家事务都是由最杰出的人们凭借自己的崇高威望，在人民的赞同下管理。在那个时代，重大的战争活动都是由那些被赋予了最高权力的无比勇敢的人们——独裁官们和执政官们——指挥进行的。

三十三

(57) “一种由事物本性促使发生的事情——从王政下解放出来的人民为自己争取更多一些的权利——发生在不久之后，约经过了十六年，在波斯图穆斯·科弥尼乌斯和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执政年^[2]。尽管事情本身并无明智的根据，但是国家事务的规律本身常常超越理智。你们要牢牢记住我刚开始时^[3]说过的话：如果一个国家不存在权利、义务和职责的公平的分配，使得官员们拥有足够的权力，杰出的人们的意见具有足够的威望，人民享有足够的自由，那么这个国家的状态便不可能保持稳定。(58) 要知道，当时国家因债务问题发生动荡，平民起初占领了圣山^[4]，后

[1] 按传统记载，指公元前498年。提图斯·拉尔基乌斯曾任公元前506、前498年的执政官。它是罗马第一位独裁官。

[2] 指公元前493年。

[3] 本书第一卷，69。

[4] “圣山”为罗马东北部台伯河支流阿尼奥河畔一山丘。事情发生在公元前494年。

LIBER SECUNDUS

prius, deinde Aventinum occupavit. Ac ne Lycurgi quidem disciplina tenuit illos in hominibus Graecis frenos; nam etiam Spartae regnante Theopompo sunt item quinque, quos illi ephoros appellant, in Creta autem decem, qui cosmoe vocantur, ut contra consulare imperium tribuni plebis, sic illi contra vim regiam constituti.

XXXIV

(59) Fuerat fortasse aliqua ratio maioribus nostris in illo aere alieno medendi,¹ quae neque Solonem Atheniensem non longis temporibus ante fugerat neque post aliquanto nostrum senatum, cum sunt propter unius libidinem omnia nexa civium liberata nectierque postea desitum; semperque huic generi,² cum plebes publica calamitate inpendiis debilitata deficeret, salutis omnium causa aliqua sublevatio et medicina quaesita est. Quo tum consilio praetermisso causa populo nata est, duobus tribunis plebis per seditionem creatis ut potentia senatus atque auctoritas minueretur; quae tamen gravis et magna remanebat sapientissimis et fortissimis et armis et consilio civitatem

¹ hic textus corrupt.; defuerat vel defugerat Mai.

² generi V; oneri Moser.

来又占领了阿温提努姆山。甚至吕库尔戈斯建立的制度也未能驾驭住希腊人。在斯巴达，在特奥蓬波斯任国王期间，曾任命了五个人，称他们为“埃福罗斯”^[1]，在克里特为十人，称之为“科利漠”。如同平民保民官的设立^[2]是针对执政官的权力一样，上述那些职务的设立是针对国王的权力的。

三十四

(59) “在我们的祖辈面对严重的债务问题时，也许存在过某种解救措施，那种解救措施在那之前不久曾经引起雅典梭伦的注意^[3]，过了一些时间之后也曾经也引起我们的元老院的注意，当时由于一个人的横暴^[4]，公民们的全部债奴契约被去消了，而后这种债务制度又被废除了。当平民因国家遭受的灾难被各种税收折磨得财力不济的时候，人们总是从公共利益出发，努力寻求缓和和减轻平民承受的负担。由于当时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从而给人民提供了借口，通过暴动产生了两个平民保民官，以削弱元老院的权力和威望。尽管如此，元老院的威望仍然是重要的、巨大的，因为那些无比智慧、无比勇敢的人们曾经以武器和明智的决

[1] 特奥蓬波斯于公元前 304 年任斯巴达王。“埃福罗斯”的责任是监察各级官吏的活动，其中包括国王的活动。

[2] 据传说约在公元前 496 年。

[3] 梭伦于公元前 592—前 591 年曾经立法减轻债务负担，禁止债务奴隶制。

[4] 指高利贷者卢基乌斯·帕皮里乌斯残暴地对待自己的债权人，参看李维，VIII，28。

LIBER SECUNDUS

tuentibus, quorum auctoritas maxime florebat, quod, cum honore longe antecellerent ceteris, voluptatibus erant inferiores nec pecuniis ferme superiores; eoque erat cuiusque gratior in re publica virtus, quod in rebus privatis diligentissime singulos cives opera, consilio, re tuebantur.

XXXV

(60) Quo in statu rei publicae Sp. Cassium de occupando regno molientem, summa apud populum gratia florentem, quaestor accusavit, eumque, ut audistis, cum pater in ea culpa esse conperisse se dixisset, cedente populo morte mactavit. Gratumque etiam illam legem¹ quarto circiter et quinquagesimo anno post primos consules de multa et sacramento Sp. Tarpeius et A. Aternius consules comitiis centuriatis tulerunt. Annis postea viginti ex eo, quod L. Papirius P. Pinarius censores multis dicendis vim armentorum a privatis in publicum averterant, levis aestumatio pecudum in multa lege C. Iulii P. Papirii consulum constituta est.

¹ legem Mai; rem V.

策保卫过国家；他们的威望无比崇高，因为他们享有的尊荣虽然远远超过他人，但他们却不追求生活享受，家境往往也不比他人富裕，并且他们每个人在国家事务方面表现出的德性因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意见、钱财在个人事业方面努力帮助其他公民而更令人钦佩。

三十五

(60) “当国家处于这种状态时，财政官控告在人民中间享有崇高威望的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由于图谋获得王权，并且正如你们知道的，在他的父亲声称知道他犯有这种罪行后，在人民的赞同下，判处了他死刑。后来，在产生第一任执政官之后约五十四年^[1]，执政官斯普利乌斯·塔尔佩尤斯和奥卢斯·阿特尔尼乌斯在百人团会议上提议通过了著名的、受民众欢迎的罚款和押金法^[2]。在这之后二十年，由于监察官卢基乌斯·帕皮里乌斯和普布利乌斯·皮纳里乌斯执行罚款时，把从个人那里夺来的大量大牲畜转入国库，于是根据执政官盖尤斯·尤利乌斯和普布利乌斯·帕皮里乌斯提出的法律，对所罚牲畜进行低价估算^[3]。

[1] 公元前 454 年。参阅李维：《罗马史》，III，65；狄奥尼西奥斯：《罗马史》，X，50。

[2] 罗马古代以牲畜作为罚款，后来改用现金。押金指进行诉讼时，原告和被告宣誓后，各交出一笔押金，结案后胜诉者押金退还本人，败诉者押金纳入国库。

[3] 公元前 430 年。参阅李维：《罗马史》，IV，30。

LIBER SECUNDUS

XXXVI

(61) Sed aliquot ante annis, cum summa esset auctoritas in senatu populo patiente atque parente, inita ratio est, ut et consules et tribuni plebis magistratu se abdicarent, atque ut decemviri maxima potestate sine provocatione crearentur, qui et summum imperium haberent et leges scriberent. Qui cum decem tabulas summa legum aequitate prudentiaque conscripsissent, in annum posterum decemviros alios subrogaverunt, quorum non similiter fides nec iustitia laudata. Quo tamen e collegio laus est illa eximia C. Iulii, qui hominem nobilem, L Sestium, cuius in cubiculo ecfossum esse se praesente mortuum diceret, cum ipse potestatem summam haberet, quod decemvirum unus sine provocatione esset, vades tamen poposcit, quod se legem illam praeclaram neglecturum negaret, quae de capite civis Romani nisi comitiis centuriatis statui vetaret.

XXXVII

(62) Tertius est annus decemviralis consecutus, cum iidem essent nec alios subrogare voluissent. In hoc statu rei publicae, quem dixi iam saepe non posse esse diuturnum, quod non esset in omnis ordines civitatis aequabilis, erat penes

三十六

(61) “数年之前^[1]，当元老院享有崇高威望时，在人民接受和同意下，曾经通过决议，要求执政官和平民保民官辞去职务，同时设立十人委员会，享有对其决议不容申诉的巨大职权，拥有最高权力，负责制定法律。在他们以高度的公正性和智慧制定了十板^[2]法律以后，根据他们的建议，选出了下一年度的另一个十人委员会，但是后者无论是在诚信方面，还是在公正方面，都未能获得类似的称誉。委员会中的盖尤斯·尤利乌斯却受到特别的称赞，他曾经要求显贵卢基乌斯·塞斯提乌斯提供保证人，因为盖尤斯·尤利乌斯说，在他在场的情况下，在塞斯提乌斯的卧室里挖出了一具尸体，尽管塞斯提乌斯本人作为其决议不容申诉的十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拥有最高权力；盖·尤利乌斯强调说，他不想蔑视那条非常好的法律，那条法律规定只有在百人团大会上才可做出关系到罗马市民生命的决定。

三十七

(62) “十人委员会掌政已是三年，当时委员们继续留任，不愿意建议选举其他人担任此项职务。在国家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正如我不止一次地说过的，这种状态的国家不可能长久存在，因为国家的各阶层不存在平等的权利，——

[1] 指公元前 451 年。

[2] 当时把法律刻在铜板上。

LIBER SECUNDUS

principes tota res publica praepositis decemviris nobilissimis, non oppositis tribunis plebis, nullis aliis adiunctis magistratibus, non provocatione ad populum contra necem et verbera relictæ. (63) Ergo horum ex iniustitia subito exorta est maxima perturbatio et totius commutatio rei publicæ; qui duabus tabulis iniquarum legum additis, quibus, etiam quæ diiunctis populis tribui solent conubia, hæc illi ut ne plebei cum patribus¹ essent, inhumanissima lege sanxerunt, quæ postea plebei scito Canuleio abrogata est, libidinoseque omni imperio et acerbe et avare populo præfuerunt. Nota scilicet illa res et celebrata monumentis plurimis litterarum, cum Decimus quidam Verginius virginem filiam propter unius ex illis decemviris intemperiem in foro sua manu interemisset ac maerens ad exercitum, qui tum erat in Algido, confugisset, milites bellum illud, quod erat in manibus, reliquisse et primum montem sacrum, sicut erat in simili causa antea factum, deinde Aventinum armatos insedissee ...²

[Desiderantur paginae octo.]

...dictatore L. Quinctio dicto ...(Philargyrius ad Vergil. Georg. III.125)

... maiores³ nostros et probavisse maxime et retinuisse sapientissime iudico.

¹ plebei cum patribus V2; plebi et patribus V1.

² ar... V.

³ ...res V.

整个国家由显要人士掌管，既然最显贵的十人委员会处于国家的领导地位，没有保民官与他们相对抗，不设任何其他附属官职，公民无权就死刑和鞭打向人民申诉。(63)就这样，由于十人委员会行事不公正，突然发生了巨大的混乱，整个国家发生了变化。在他们又补充了两板不公正的法律——以一条极不人道的法案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虽然通常甚至允许与外国人结婚，该法律后来按照卡努勒尤斯提出的民众法案^[1]被取消——以后，他们贪婪地掌握全部权力，专横地、残暴地统治人民。下述事件是众所周知的，而且许多文学作品都曾提到，即由于十人委员会中的一个人横行无忌，一个名叫得基穆斯·维尔吉尼乌斯的人在广场上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无比悲痛地奔向驻扎在阿尔吉杜斯山的军队，士兵们因而拒绝参加正在进行的战争，像由于类似原因以前曾经发生过的那样，首先占领了圣山，而后又占领了阿温提努姆山^[2]……”^[3]

在卢基乌斯·昆提乌斯被任命为独裁官之后^[4]……
(见塞尔维乌斯^[5]：《维吉尔〈农事诗〉诠释》，3，25。)

“……我认为，我们的祖辈非常赞赏，而且非常明智地保留了下来。”

[1] 民众法案指由平民保民官召开公民大会通过的法案。该法案于公元前445年通过。

[2]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449年。阿尔吉杜斯山是阿温提努姆山的西北部分。

[3] 抄本此处残缺。

[4] 指公元前458年。

[5] 塞尔维乌斯(公元4世纪)，文法家。

LIBER SECUNDUS

XXXVIII

(64) Cum ea Scipio dixisset silentioque omnium reliqua eius expectaretur oratio, tum Tubero: Quoniam nihil ex te, Africane, hi maiores natu requirunt, ex me audias, quid in oratione tua desiderem.

Sane, inquit Scipio, et libenter quidem.

Tum ille: Laudavisse mihi videris nostram rem publicam, cum ex te non de nostra, sed de omni re publica quaesisset Laelius. Nec tamen didici ex oratione tua, istam ipsam rem publicam, quam laudas, qua disciplina, quibus moribus aut legibus constituere vel conservare possimus.

XXXIX

(65) Hic Africanus: Puto nobis mox de instituendis et conservandis civitatibus aptiorem, Tubero, fore disserendi locum; de optimo autem statu equidem arbitrabar me satis respondisse ad id, quod quaesierat Laelius. Primum enim numero definieram genera civitatum tria probabilia, perniciose autem tribus illis totidem contraria, nullumque ex eis unum esse optimum, sed id praestare singulis, quod e tribus primis esset modice temperatum quod autem exemplo nostrae civitatis usus sum, (66) non ad definiendum optimum statum valuit (nam id fieri potuit sine exemplo), sed ut civitate maxima reapse cerneretur quale esse id, quod ratio oratioque describeret. Sin autem sine ullius populi exemplo genus ipsum exquiris optimi status, naturae imagine utendum est nobis, quoniam tu hanc

三十八

(64) 斯基皮奥这样说，大家静穆不语，期待他继续解释。这时图贝罗说道：“阿非利加努斯，既然这些比我年长的人不想向你提问，那就请听我说说我还希望你谈些什么”。

斯基皮奥说：“好，我很愿意听你说。”

图贝罗说道：“我觉得，你刚才对我们的国家进行了称赞，但莱利乌斯询问你的不是关于我们的国家，而是关于所有的国家。不过我从你的谈话中仍然没有弄明白，究竟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习俗或法律能使我们保持，或者说能使我们维护你所称赞的那种国家。”

三十九

(65) 阿非利加努斯这时说道：“图贝罗，我认为我们很快会找到更为合适的机会来讨论如何保持和维护国家的问题，至于说到最好的国家体制，我认为我对莱利乌斯的问题已经作了充分的回答。要知道，我首先规定了值得称赞的国家的类型，一共三种，同时提出了同等数量的、与这三种类型相对的、有害的国家类型，指出其中没有哪一种是最好的，但由前三种国家类型适度地混合而成的那种国家体制要优于其中任何一种。(66) 至于说到我以我们的国家为例，那不是为了规定什么是最好的国家体制——因为这一点即使没有实例也可以做到，——而是为了以最伟大的国家为例，实际确定我所思考、所谈论的国家制度的实质是什么。但如果你不想以某个人民为例，探求最好的国家体制类型，那么我们便只好利用自然赋予的想象，因为对于

LIBER SECUNDUS

imaginem urbis et populi ni ...

[Multa desiderantur.]

XL

(67)quem iam dudum quaero et ad quem cupio pervenire.

L. Prudentem fortasse quaeris?

Tum ille: Istum ipsum.

L. Est tibi ex eis ipsis, qui adsunt, bella copia, vel ut a te ipso ordiare.

Tum Scipio: Atque utinam ex omni senatu pro rata parte esset! Sed tamen est ille prudens, qui, ut saepe in Africa vidimus, immani et vastae insidens beluae coercet et regit beluam quocumque vult, et levi admonitu aut tactu inflectit illam feram.

L. Novi et, tibi cum essem legatus, saepe vidi.

S. Ergo ille Indus aut Poenus unam coercet beluam, et eam docilem et humanis moribus adsuetam; at vero ea, quae latet in animis hominum quaeque pars animi mens vocatur, non unam aut facilem ad subigendum frenat et domat, si quando id efficit, quod perraro potest. Namque et illa tenenda est ferox...

[Desiderantur quattuor minimum paginae.]

城市和人民的这种想象力并不使你……^[1]

四十

(67) “……我寻找这样的人已经好久了，很想能找到他。”^[2]

莱利乌斯说：“你想找到或许是一个富有智慧的人？”

斯基皮奥说：“我想找到的正是你说的那样的人。”

莱利乌斯说：“现在在座的人中便有许多这样的人，或者不妨就从你自己算起。”

这时斯基皮奥说：“但愿整个元老院里数量也能相称！但是只有这样的人才富有智慧的人，就如同我们在非洲经常见到的，他骑着一头巨大的、凶猛的野兽^[3]，驾驭、驱赶着它，想让它去哪里就让它去哪里，用亲切的提示和触抚使那野兽改变行进方向。”

莱利乌斯说道：“这我知道，在我作你的代表时，我曾经经常见到。”

斯基皮奥说：“就这样，那个印度人或布匿人驾驭的只是一头大野兽，而且那是一头可调驯的、熟悉人的习性的野兽，然而隐藏在人的心灵里，并且作为心灵的一部分，被称为心智的那种东西所约束，所制服的便不只是一头可驯服的野兽，尽管那也是在做一个很难做的事情。事实上，既然也应该把那样的野兽驯服，……^[4]”

[1] 抄本此处残缺许多页。

[2] 指理想的国家管理者。

[3] 指大象。

[4] 抄本此处残缺。

LIBER SECUNDUS

XL I

(68) ... quae sanguine alitur, quae in omni crudelitate sic exultat, ut vix hominum acerbis funeribus satiatur...(Nonius, p. 300, 24.)

... cupido autem et expetenti et lubidinoso et volutabundo in voluptatibus ... (Nonius, p.491, 16.)

... quartaque anxitudo prona ad luctum et maerens semperque ipsa se sollicitans ... (Nonius, p. 72, 30.)

... esse autem angore, esse miseria adflictas aut abiectas timiditate et ignavia ... (Nonius, p.228, 19.)

... ut auriga indoctus, e curru trahitur, opteritur, laniatur, eliditur ... (Nonius, p. 292, 32 Merc., 292, 3 Quich.)

XLII

(69) ... dici possit.

Tum Laelius: Video iam, illum, quem expectabam, virum cui praeficias officio et muneri.

Huic scilicet, Africanus, uni paene (nam in hoc fere uno sunt cetera), ut numquam a se ipso instituendo ¹ contemplandoque discedat, ut ad imitationem sui vocet alios, ut sese splendore animi et vitae suae sicut speculum praebeat civibus. Ut enim in fidibus aut tibiis atque ut in cantu ipso ac vocibus concentus est quidam tenendus ex distinctis sonis, quem inmutatum aut discrepantem aures eruditae ferre non possunt, isque concentus ex dissimillarum vocum moderatione concors tamen efficitur et congruens, sic ex summis et infimis et mediis interiectis ordinibus ut conis moderata

¹ instituendo V; intiendo Mai.

四十一

(68) ……吃的是血，从极度的残忍中感受快慰，以至于人痛苦地死亡的景象也难以使它感到满足。（诺尼乌斯，P. 300，24。）

贪婪的、渴求的、纵欲的、沉湎于享乐的……（诺尼乌斯，P. 491，16，）

第四种忧虑，好流泪和悲伤的忧虑，常常由其自身引起。（诺尼乌斯，P. 72，30。）

……处于悲伤之中，被苦难摧垮或者因惊恐和惧怕而沮丧。（诺尼乌斯，P. 282，19。）

如同一个缺乏经验的驭者被从车上拽下，遭践踏，被撕扯，被压碎。（诺尼乌斯，P. 292，32 Merc.）

四十二

(69) “……可以这样说。”

这时莱利乌斯说：“我已经看到，你想给我所期待的人委以怎样的义务和职责。”

阿非利加努斯说道：“需要委任的差不多只有这样一项义务，因为这一项义务中几乎包括了其他各项任务：永远不要停止学习和自省，号召其他人仿效自己，让心灵和生活的光灿使他自己对于公民们有如一面镜子。事实上，如同演奏弦琴、长笛和歌唱时的乐声中需要保持各种不同的乐音之间的某种和谐，精微的听觉会对它们的任何变音和不协调感到难以容忍，那种和谐靠对各种声音进行调整而协和一致，由上、中、下各种阶层协调意见组成的国家

LIBER SECUNDUS

ratione civitas consensu¹ dissimillimorum concinit; et quae harmonia a musicis dicitur in cantu, ea est in civitate concordia, artissimum atque optimum omni in re publica vinculum incolunitatis, eaque sine iustitia nullo pacto esse potest.

Leniter atque placide fides, non vi et impetu, concuti debere. (Cod. Ms. Nr. 458 p. 82 biblioth. Ossolinianae apud Bielowski, Pompeii Trogi fragm. P. XVI.)

XLIII

Ac deinde cum aliquanto latius et uberius disseruisset (Scipio), quantum prodesset iustitia civitati, quantumque obesset si afuisset, suscepit deinde Philus, unus eorum qui disputationi aderant, et poposcit ut haec ipsa quaestio diligentius tractaretur, ac de iustitia plura dicerentur propter illud quod iam vulgo ferebatur, rem publicam regi sine iniuria non posse. (Augustinus Civ. II. 21.)

XLIV

(70) ... plenam esse iustitiae.

Tum Scipio: Adsentior vero renuntioque vobis nihil esse, quod adhuc de re publica dictum putemus aut quo possimus longius progredi, nisi erit confirmatum non modo falsum illud esse, sine iniuria non posse, sed hoc verissimum esse, sine summa iustitia rem publicam geri nullo modo posse. Sed, si

¹ civitas con... V; textus suppl. exemplo De Civ. Dei Augustini.

第二卷

也像声乐一样，靠各种不同因素的协和一致而发出协调的奏鸣。歌唱时音乐家们称之为和谐的东西，在国家中称之为和睦，这是每个国家的一种最紧密、最牢固的安全纽带，并且如果没有正义，这种和睦便怎么也不可能存在。”

……弹拨琴弦要轻柔、平稳，不可强打、猛击。（蓬佩乌斯·特罗戈斯^[1]，残段 16。）

四十三

然后，在斯基皮奥相当全面，相当仔细地分析了正义对国家如何有益，缺乏正义对国家如何有害之后，谈话参加者之一菲卢斯接着发言，要求对这一问题作更为详尽的阐述，对正义作更为深刻的说明，因为普遍流行一种看法，认为没有非正义便不可能管理国家。（奥古斯丁：《论上帝之城》，II，21。）

四十四

（70）“……充满正义，”

这时斯基皮奥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并且告诉你们，倘若不能证明不仅没有非正义便不能管理国家的说法是荒谬的，而且没有最大的正义便怎么也无法管理国家的看法是无比正确的，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我们此前有关国家问题的全部谈话毫无意义，并且不可能再继续谈论下去。不过如果你们愿意，我们今天的谈话就到此为止，

[1] 蓬佩乌斯·特罗戈斯（公元 5 世纪），文法家。

LIBER SECUNDUS

placet, in hunc diem hactenus; reliqua (satis enim multa restant) differamus in crastinum.

Cum ita placuisset, finis disputandi in eum diem factus est.

第 二 卷

剩下的——因为还有许多问题未谈——让我们留待明天。”

由于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这一天的谈话便就此结束。

LIBER TERTIUS

第 三 卷

LIBER TERTIUS

Argumentum Augustini (Civ. II. 21.)

Cuius quaestionis explicatio cum in diem consequentem dilata esset, in tertio libro magna conflictione res acta est. Suscepit enim Philus ipse disputationem eorum qui sentirent sine iniustitia geri non posse rem publicam, purgans praecipue ne hoc ipse sentire crederetur, egitque sedulo pro iniustitia contra iustitiam, ut hanc esse utilem rei publicae, illam vero inutilem, veri similibus rationibus et exemplis velut conaretur ostendere. Tum Laelius rogantibus omnibus iustitiam defendere adgressus est, adseruitque quantum potuit nihil tam inimicum quam iniustitiam civitati, nec omnino nisi magna iustitia geri aut stare posse rem publicam. Qua quaestione quantum satis visum est pertractata, Scipio ad intermissa revertitur recoliturque suam atque commendat brevem rei publicae definitionem, qua dixerat eam esse rem populi; populum autem non omnem coetum multitudinis, sed coetum iuris consensu et utilitatis communione sociatum esse determinat. Docet deinde quanta sit in disputando definitionis utilitas, atque ex illis suis definitionibus colligit tunc esse rem publicam, id est rem populi cum bene ac iuste geritur sive ab uno rege sive a paucis optimatibus sive ab universo populo. Cum vero iniustus est rex, quem tyrannum more Graeco appellavit, aut iniusti optimates, quorum consensum dixit esse factionem, aut iniustus ipse populus, cui nomen usitatum non repperit nisi ut etiam ipsum tyrannum vocaret: non iam vitiosam, sicut pridie fuerat disputatum, sed, sicut ratio ex illis definitionibus conexa docuisset, omnino nullam esse rem

本卷开始部分残缺。正文部分一开始是第二天谈话的引言，谈到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然后转入正题，谈正义和非正义与国家管理的关系问题。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二卷里对这部分讨论作了介绍，引述如下：

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延续到下一天，因而在第三卷里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菲卢斯首先叙述了那些认为没有非正义便不可能管理国家的人的看法，特别声明那不是他本人的意见，并极力支持非正义说，反对正义说，用各种近似正确的理由和实例好像想证明，前者如何有利于国家，后者如何不利于国家。这时莱利马斯根据所有在座的人的要求，开始为正义说辩护，并且断言，没有什么东西会比非正义更有害于国家，没有高度的正义便不可能管理国家，或者说维护国家。在大家认为这一问题已经得到充分的阐述之后，斯基皮奥回到他原先的谈话中断的地方，重复了自己的意见，提出简略的国家定义，称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不过他认为，人民不是任何的人们的集合体，而是基于法权的一致性和利益的共同性而结合起来的人们的集合体。他然后指出定义在讨论问题时多么重要，并且从他自己的那些定义出发得出结论：国家，即“人民的事业”，只有在惟一的国王或少数贵族或人民整体良好地、公正地统治的时候才能存在。当国王行事不公正——斯基皮奥按希腊习惯称其为僭主，——或者贵族们行事不公正——他称其协调一致为派别集团，——或者人民本身行事不公正——他对此没有找到通行的称呼，因而也称其为僭主，——那么这时国家不仅已经被败坏，如同前一天讨论过的那样，而且有如从引述的定义得出的结论表明的那样，已经不存在任何国家，因为它已经不是人民的事业，既然它被僭主或

LIBER TERTIUS

publicam, quoniam non esset rei populi, cum tyrannus eam factiove capisset, nec ipse populus iam populus esset, si esset iniustus, quoniam non esset multitudo iuris consensu et utilitatis communione sociata, sicut populus fuerat definitus.

I

(1) *In libro tertio de re publica idem Tilius hominem dicit non ut a matre sed ut a noverca natura editum in vitam, corpore nudo fragili et infirmo, animo autem anxio ad molestias, humili ad timores, moli ad labores, prono ad libidines, in quo tamen inesset tamquam obrutus quidam divinus ignis ingenii et mentis.* (Augustinus c. Iul. 4, 12, 60 t. X p. 612 Ben.)

Quid enim nobis miserius, qui tamquam spoliati et nudi proicimur in hanc vitam, corpore fragili, corde lubrico, imbecillo animo, anxii ad sollicitudines, desidiosi ad labores, proni ad voluptates? (Ambros. De excessu Satyri 2, 27.)

(Homo) *cum fragilis inbecillusque nascatur, tamen et a mutis omnibus tutus est, et ea omnia quae firmiora nascuntur, etiamsi vim caeli firmiter patiuntur, ab homine tamen tuta esse non possunt. Ita fit ut plus homini conferat ratio quam natura mutis, quoniam in illis neque magnitudo virium neque firmitas corporis efficere potest quominus aut opprimantur a nobis, aut nostrae subiecta sint potestati. Plato ut hos credo ingratos refelleret, naturae gratias egit quod homo natus esset.* (Lact. Opif. III, 16, 17, 19.)

[Desiderantur hic paginae minimum quattuor.]

第 三 卷

派别集团所掌握，而且人民本身也已经不是人民，如果它处事不公正，因为它已不是由法权的一致性和利益的共同性而结合起来的人们的集合体，犹如曾经对人民作过的界定那样。（奥古斯丁：《论上帝之城》，II，21。）

—

- (1) 在《论共和国》第三卷里，仍是这位图利乌斯称，人由自然——不过有如后母，而不是母亲——生育而具有生命，以赤裸、虚孱、软弱的躯体，畏难、怯懦、懒散、贪欲的心灵，但这心灵蕴含有才能和智慧的神圣光芒，像是隐匿其中。（奥古斯丁：《斥尤利阿努斯》，IV，12，60。）

事实上，有什么动物比我们更可怜，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一无所有，赤身裸体，躯体虚孱，情感软弱，心灵萎靡，惧怕孤独，畏葸劳苦，喜好享乐。（安布罗西乌斯^[1]：《悼萨提罗斯》，II，27，）

- (2) 尽管人生来虚孱、软弱，但所有其他动物都难以威胁他的安全，那些生来比人强大的动物虽然能坚强地忍受自然的威力，但它们却不能不处于人的威胁之下。就这样，智慧赋予人的远比自然赋予许多其他动物的要多，因为后者尽管体力强大，躯体强壮，但它们却无法抵挡我们的攻击，避免屈服于我们的威力之下。在我看来，柏拉图为了驳斥这些不知感恩的东西，因而感谢自然生育了人类。（拉克坦提乌斯：《论神工》，III，16，17，19。）

[1] 安布罗西乌斯（约公元339—397），基督教拉丁教父。

LIBER TERTIUS

II

(3) ... et vehiculis tarditati, eademque cum accepisset homines inconditis vocibus inchoatum quiddam et confusum sonantes, incidit has et distinxit in partis et ut signa quaedam sic verba rebus inpressit hominesque antea dissociatos iucundissimo inter se sermonis vinclo conligavit. A simili etiam mente vocis, qui videbantur infiniti, soni paucis notis inventis sunt omnes signati et expressi, quibus et conloquia cum absentibus et indicia voluntatum et monumenta rerum praeteritarum tenerentur. Accessit eo numerus, res cum ad vitam necessaria, tum una inmutabilis et aeterna; quae prima inpulit etiam, ut suspiceremus in caelum nec frustra siderum motus intueremur dinumerationibusque noctium ac dierum¹.....

[Desiderantur fere octo paginae.]

III

(4) Quorum animi altius se extulerunt et aliquid dignum dono, ut ante dixi, deorum aut efficere aut excogitare potuerunt. Quare sint nobis isti, qui de ratione vivendi disserunt, magni homines, ut sunt, sint eruditi, sint veritatis et virtutis magistri, dum modo sit haec quaedam, sive a viris in rerum publicarum varietate versatis inventa sive etiam in istorum otio ac litteris tractata res, sicut est, minime quidem contemnenda, ratio civilis et disciplina populorum, quae perficit in bonis

¹ die...v.

二

- (3) “……^[1]以车辆（替代）缓慢的步伐；当它发现人们混乱地发出一些初始的、含混不清的声音时，它便把那些声音切割开，分成许多部分，作为某种有如字词的符号，含指事物，用令人愉快的言语纽带把互相疏离的人们联系起来。还是那智慧，用其创造的为数不多的符号代表、标示人们发出的各种似乎无限量的声音，用以记录当时已不在场的人们谈过的话语、自己的愿望和往昔的事情。此外还发明了数字，一种既与生活密切相关，且又无变化而永远存在的东西；它首先促使我们观望天空，不过不是枉然地观察星辰的运行，而是计算白天和黑夜，……^[2]

三

- (4) “……他们的心智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能够发明，或者说构思出如我前面所说，某种堪受神明奖赏的东西。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愿那些探讨生活原则的人像实际上那样，确实是一些伟大的人，愿他们确实是一些知识渊博的人，愿他们确实是一些真理和美德的教师，只是还有一种科学，不管它是由那些对各种国家事务有实际体验的人们揭示的，还是他们在闲暇时从各种著作中探究出来的（如同现在这样），也不应该被完全蔑视，我指的是国家管理和国民教育，它能在高尚的、具有杰出才能的人们身上造就

[1] 抄本此处残缺。

[2] 抄本此处残缺。

LIBER TERTIUS

ingeniis, id quod iam persaepe perfecit, ut incredibilis quaedam et divina virtus existeret. (5) Quodsi quis ad ea instrumenta animi, quae natura quaeque civilibus institutis habuit, adiungendam sibi etiam doctrinam et uberiores rerum cognitionem putavit, ut ii ipsi, qui in horum librorum disputatione versantur, nemo est, quin eos anteferre omnibus debeat. Quid enim potest esse praeclarius, quam cum rerum magnarum tractatio atque usus cum illarum artium studiis et cognitione coniungitur? Aut quid P. Scipione, quid C. Laelio, quid L. Philo perfectius cogitari potest, qui, ne quid praetermitterent, quod ad summam laudem clarorum virorum pertineret, ad domesticum¹ maiorumque morem etiam hanc a Socrate adventiciam doctrinam adhibuerunt? (6) Quare qui utrumque voluit et potuit, id est ut cum maiorum institutis, tum doctrina se instrueret, ad laudem hunc omnia consecutum puto. Sin altera est utra via prudentiae deligenda, tamen, etiamsi cui videbitur illa in optimis studiis et artibus quieta vitae ratio beator, haec civilis laudabilior est certe et inlustrior, ex qua vita sic summi viri ornantur, ut vel M. Curius,

quem nemo ferro potuit superare nec auro,

vel ...

[Desiderari videntur paginae sex.]

¹ domesticum Heinrich; domesticorum V.

第 三 卷

一种它曾经经常造就的东西，一种特别的、神性般的德性。

(5) 但如果有人认为有必要对自己的灵智具有的那些由自然赋予的和在社会活动中获得的能力再补充以学问和对事物的更广泛的认识，如同在这几卷书里参加讨论的这些人经历的那样，那么便不会有人不认为他比所有其他的人更杰出。事实上，有什么能比把参与和从事伟大的事业与对那些科学的研究和认识结合起来更美好呢？或者说，难道能够想象出有人比普布利乌斯·斯基皮奥，比盖尤斯·莱利乌斯，比卢基乌斯·菲卢斯更完美？他们为了不至于对所有能使杰出的人士获得巨大荣誉的那些东西有什么疏略，从而又给本国的、祖辈传下的这种习俗增添了源自苏格拉底的学说。(6) 因此，如果一个人不仅希望，而且能够做到这两点，即既使自己深刻理解祖辈们的习俗，又能使自己掌握哲学学说，那么在我看来，他便获得了能使人获得荣誉的所有东西。但如果需要从两条通向智慧的道路中任择一条，那么尽管在高尚的研究和科学活动中度过那种平静的生活令一些人觉得更为幸福，但从事这种国家管理仍然更值得称赞，更加光荣。许多杰出的人物由于这样地生活而受人称颂，如同曼尼乌斯·库里乌斯^[1]受称颂一样：

一个谁都无法凭武器和金钱超越的人，^[2]

或者……^[3]

[1] 曼尼乌斯·库里乌斯·顿塔图斯，公元前 290、前 284、前 275、前 274 年任执政官，公元前 275 年曾率领罗马军队打败著名的希腊将领皮罗斯。

[2] 恩尼乌斯：《编年纪》，残段 209。

[3] 抄本此处残缺。

LIBER TERTIUS

cui nemo civis neque hostis quibit pro factis reddere opis pretium.

(Seneca ep. 108, 33: (scil. Grammaticus ex Ciceronis libro de rep.) Ennianos colligit versus et in primis illos de Africano scriptos.)

IV

(7) ... fuisse sapientiam, tamen hoc in ratione utriusque generis interfuit, quod illi verbis et artibus aluerunt naturae principia, hi autem institutis et legibus. Pluris vero haec tulit una civitas, si minus sapientis, quoniam id nomen illi tam restricte tenent, at certe summa laude dignos, quoniam sapientium praecepta et inventa coluerunt. Atque etiam, quot sunt laudandae civitates et fuerunt, quoniam id est in rerum natura longe maximi consilii, constituere eam rem publicam, quae possit esse diuturna, si singulos numeremus in singulas, quanta iam reperiatur virorum excellentium multitudo! Quodsi aut Italiae Latium aut eiusdem Sabinam aut Volscam gentem, si Samnium, si Etruriam, si magnam illam Graeciam conlustrare animo voluerimus, si deinde Assyrios, si Persas, si Poenos, si haec...

[Desiderantur paginae duodecim.]

V

(8) ... cati.

第三卷

一个任何公民或敌人

都难以为其丰功伟绩行物质奖赏的人。^[1]

四

(7) “……是智慧，但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那些人以教诲和科学培育自然始因，这些人则以制度和法律培育自然始因。只有我们的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即使是不很智慧的（因为那些哲人理解这一定义如此严格），但也是定然值得高度称赞的人们（因为他们非常崇敬哲人们的教诲和发现）。不管现今存在着和以前曾经存在过多少值得称赞的国家——因为创建一个能够长久存在的国家需要有特别通晓事理的人，——如果我们从每一个这样的国家举出一个智慧之士，那时将会有多少这样的出类拔萃的人啊！如果我们有意考察一下意大利的拉丁地区或是这里的萨比尼部落、沃尔斯基部落^[2]，如果我们有意考察一下萨姆尼乌姆人^[3]、埃特鲁里亚人，如果我们有意考察一下那个著名的大希腊^[4]，还有，如果我们有意考察一下亚述人、波斯人、布匿人，如果我们有意考察一下这些……^[5]

五

(8)”……机敏的。“

[1] 塞内加：《书信》，108，33。

[2] 拉丁地区古意大利部落之一。

[3] 居住在意大利中部。

[4] 指南意大利，那里有许多希腊移民。

[5] 抄本此处残缺。

LIBER TERTIUS

Et Philus: Praeclaram vero causam ad me defertis, cum me improbitatis patrocinium suscipere voltis.

Atqui id tibi, inquit Laelius, verendum est,¹ si ea dixeris, quae contra iustitiam dici solent, ne sic etiam sentire videare, cum et ipse sis quasi unicum exemplum antiquae probitatis et fidei neque sit ignota consuetudo tua contrarias in partis disserendi, quod ita facillume verum inveniri putes.

Et Philus: Heia vero, inquit, geram morem vobis et me oblinam sciens; quod quoniam, qui aurum quaerunt, non putant sibi recusandum, nos, cum iustitiam quaeramus, rem multo omni auro cariorem, nullam profecto molestiam fugere debemus. Atque utinam, quem ad modum oratione sum usus aliena, sic mihi ore uti liceret alieno! Nunc ea dicenda sunt L. Furio Philo, quae Carneades, Graecus homo et consuetus, quod commodum esset, verbis ...

[Desiderari videntur paginae quattuor.]

(9) ... ut Carneadi respondeatis, qui saepe optimas causas ingenii calumnia ludificari solet ... (Nonius, p. 263., 14.)

VI

Carneades Academicæ sectæ philosophos, cuius in disserendo quæ vis fuerit, quæ eloquentia, quod acumen, qui nescit, ipsum ex prædicatione Ciceronis intelleget aut Lucilii,

¹ verendum est V; verendum non est Leopardi, Halm.

第 三 卷

菲卢斯说：“你们给我委派了一个非常光荣的任务，要我为不光彩的东西辩护。”

莱利乌斯说：“这样当然会令你担心，如果从你的嘴里说出那些通常用来批驳正义的话，人们可能以为你也这样认为，尽管众所周知，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你通常发表相反的意见，因为你认为采用这种方法最容易找到真理。”^[1]

菲卢斯说：“好吧，我按照你们的要求去做，故意把自己玷污。要知道，寻找黄金的人都不拒绝这样做，我们这些探求远比黄金还贵重的东西——正义的人更不应该躲避任何烦难。啊，但愿我能把代他人说话这件差事照样转托他人！现在卢基乌斯·孚里乌斯·菲卢斯不得不转述希腊人卡尔涅阿得斯^[2]的观点，此人惯于表述于他有利的思想……^[3]”

- (9) ……为了使你们能够回答卡尔涅阿得斯，此人常常凭借自己灵巧的思维嘲弄很好的看法。（见诺尼乌斯，P，263，8。）

六

当学园派哲学家卡尔涅阿得斯——如果有谁不知道他论述问题时多么有力量，多么雄辩，多么机敏，那他从西塞罗对此人的评价中便可以知道，或者从卢基利乌斯^[4]对此人的称赞中也可以知道，卢基利乌斯笔下的尼普顿^[5]在

[1] 指采用苏格拉底的命题和反命题论证法。

[2] 卡尔涅阿得斯（公元前 214—公元前 129），新学园派奠基人，公元前 155 年曾出使罗马。

[3] 抄本此处残缺。

[4] 盖尤斯·卢基利乌斯（公元前 2 世纪），罗马讽刺诗人。

[5] 尼普顿，古罗马神话中的海神。

LIBER TERTIUS

apud quem disserens Neptunus de re difficillima ostendit non posse id explicari, "non Carneaden si ipsum Orcus remittat" —is cum legatus ab Atheniensibus Romam missus esset, disputavit de iustitia copiose audiente Galba et Catone Censorio, maximis tunc oratoribus. Sed idem disputationem suam postridie contraria disputatione subvertit, et iustitiam quam pridie laudaverat sustulit, non quidem philisophi gravitate, cuius firma et stabilis debet esse sententia, sed quasi oratorio exercitii genere in utramque partem disserendi; quod ille facere solebat ut alios quidlibet adserentes posset refutare. Eam disputationem qua iustitia evertitur apud Ciceronem Lucius Furius recordatur, credo quoniam de re publica disserebat, ut defensionem laudationemque eius induceret, sine qua putabat regi non posse rem publicam. Carneades autem ut Aristotelen refelleret ac Platonem iustitiae patronos, prima illa disputatione collegit ea omnia quae pro iustitia dicebantur, ut posset illa, sicut fecit, evertere. (Lact. Inst. V, 14, 3-5.)

VII

(10) *Plurimi quidem philosophorum, sed maxime Plato et Aristoteles, de iustitia multa dixerunt, adserentes et extollente eam summa laude virtutem, quod suum cuique tribuat, quod aequitatem in omnibus servit; et cum ceterae virtutes quasi*

第 三 卷

谈到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时指出，他将不可能解释清楚那个问题，“倘若奥尔库斯^[1]不把卡尔涅阿得斯放回来”。当他被雅典人派遣出使罗马时，他发表了一篇论正义的演说，内容翔实，盖尔巴^[2]和监察官卡托都曾到场听讲，他们都是当时最闻名的演说家。然而仍是这位卡尔涅阿得斯，第二天又发表了一篇观点相反的演说，批驳自己的观点，否定自己前一天曾经称赞的正义，不过不是以哲学家的严肃性——哲学家的观点应该是坚定不渝的，——而是如同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证的演说练习。他经常进行这样的练习，以便有能力驳倒其他赞成某种观点的人。在西塞罗那里，那篇批驳正义的演说由卢基乌斯·孚里乌斯回忆，我想那是因为西塞罗正在讨论国家问题，以便维护和赞许正义，因为他认为没有正义便不可能管理国家。卡尔涅阿得斯为了批驳正义的维护者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第一篇演说里收集了所有维护正义的论点，为的是如同他后来做的那样，对那些论点进行批驳。（拉克坦提马斯：《神圣教规》，V，14，3—5。）

七

- (10) 大部分哲学家，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正义作过许多论述。他们为正义辩护，对这一德性进行高度赞扬，因为它把自己所有献给每一个人，使所有的人之间保持平等。同时，当其他美德好像是沉默不语、隐而不露的

[1]冥神，常常与冥王普路托（哈得斯）混同。

[2]指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盖尔巴。

LIBER TERTIUS

tacitae sint et intus inclusae, solam esse iustitiam, quae nec sibi tantum conciliata sit nec occulta, sed foras tota promineat, et ad bene faciendum prona sit, ut quam plurimis prosit. Quasi vero in iudicibus solis autem in potestate aliqua constitutis iustitia esse debeat et non in omnibus! (11) atquin nullus est hominum ne infimorum quidem ac mendicorum, in quem iustitia cadere non possit. Sed quia ignorabant quid esset, unde proflueret, quid operis haberet, summam illam virtutem, id est commune omnium bonum, paucis tribuerunt, eamque nullas utilitates proprias aucupari, sed alienis tantum commodis studere dixerunt. Nec inmerito extitit Carneades, homo summo ingenio et acumine, qui refelleret istorum orationem, et iustitiam quae fundamentum stabile non habebat everteret, non quia vituperandum esse iustitiam sentiebat, sed ut illos defensores eius ostenderet nihil certi, nihil firmi de iustitia disputare. (Lact. Epit. 50 (55) ,5-8.)

..... iustitia foras spectat et proiecta tota est atque eminent ...
(Noniud, p. 373,25.)

..... quae virtus praeter ceteras totam se ad alienas porrigit utilitatis atque explicat ... (Nonius, p. 299,30.)

VIII

(12) ... et reperiret et tueretur, alter autem de ipsa iustitia quattuor implevit sane grandis libros. Nam ab Chrysippo nihil

时候，只有正义是这样一种美德，它不是那样封闭，那样隐蔽，而是全然外露，好行善事，使自己尽可能有益。正义好像只应该属于法官和拥有某种权力的人，而不是属于所有的人！（11）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即使是最卑微、最贫穷的人，也不可能不感受到正义。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正义究竟是什么，从何而来，有什么作用，因而他们把这一最高的美德，即所有人的公共的善，归于少数人，宣称正义并不寻求自己的任何好处，而只是如此努力地为他人争取利益。卡尔涅阿得斯，一个才华横溢、机敏过人的人，反对他们的观点，否定正义，既然它不具有可靠的基础，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认为正义应该受指责，而是为了表明那些正义维护者们没有能就正义提出任何可靠的、不可动摇的论点。（拉克坦提乌斯：《摘要》，50，（55），5—8。）

正义向外看，全然暴露，突出在外，……（诺尼乌斯，P，393，25，）

美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乐于为别人的利益服务，并且表现出……（诺尼乌斯，P，299，30。）

八

（12）菲卢斯说：“……理应发现并维护……，而另一位以四卷博大的著作论述正义本身^[1]。至于克律西波斯，我没有期

[1]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撰写过论述正义的著作。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失传，拉埃尔特人狄奥革涅斯曾经提到过这部著作（《著名哲学家传略和学说》，V，1，9，22。）。

LIBER TERTIUS

magnum nec magnificum desideravi, qui suo quodam more loquitur, ut omnia verborum momentis, non rerum ponderibus examinet. Illorum fuit heroum eam virtutem, quae est una, si modo est, maxime munifica et liberalis, et quae omnis magis quam sepe diligit, aliis nata potius quam sibi, excitare iacentem et in illo divino solio non longe a sapientia conlocare. (13) Nec vero illis aut voluntas defuit (quae enim iis scribendi alia causa aut quod omnino consilium fuit?) aut ingenium, quo omnibus praestiterunt; sed eorum et voluntatem et copiam causa vicit. Ius enim, de quo quaerimus, civile est aliquod, naturale nullum; nam si esset, ut¹ calida et frigida, ut amara et dulcia, sic essent iusta et iniusta eadem omnibus.

IX

(14) Nunc autem, si quis illo Pacuviano “invehens alitum anguim curru” multas et varias gentis et urbes despicere et oculis conlustrare possit, videat primum in illa incorrupta maxime gente Aegyptiorum, quae plurimorum saeculorum et eventorum memoriam litteris continet, bovem quendam putari deum, quem Apim Aegyptii nominant, multaue alia portenta apud eosdem et cuiusque generis beluas numero consecratas deorum; deinde Graeciae, sicut apud nos, delubra magnifica humanis consecrata simulacris, quae Persae nefaria putaverunt; eamque unam ob causam Xerses²

¹ ut Zell; et V

² Xerses V; Xerxes Orelli.

第 三 卷

待他会有什么伟大的、值得称赞的论述，因为他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议论，对一切都是根据词语的含义，而不是根据事物的实质进行考察。那些人的贡献在于复活了这个被抛弃了的德性，——并把它安置到那个离智慧不远的神圣的宝座上，因为只有这种德性（如果它真的存在）最好施惠，最慷慨，只有它爱他人胜过爱自己，生来便是为他人，超过为自己。（13）要知道，他们既不缺少愿望——事实上他们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写作动机或写作意图呢？——也不缺少才能，他们在这方面强过所有的人。但是对象超过了他们的愿望和能力，要知道，我们正在研究的法是一种公民性的，而不是任何自然性的。如果是自然性的，那么正义和非正义便会像热或冷的东西那样，像苦或甜的东西那样，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九

（14）“现在如果真有人能像帕库维乌斯描写的那样，乘着大车由巨蟒驾驭升上天空，从空中俯视并亲眼观察许多不同的民族和城市，那么他首先会发现，最循规蹈矩、利用文字对许多世纪及其间发生的事情记录无误的埃及民族把一条牛尊奉为神，埃及人称之为阿皮斯，许多其他怪物和各种各样的动物也被他们尊奉为神。然后他会发现，在希腊人那里也像在我们这里一样，为各种人形神像建造了许多庙宇，波斯人则视这些庙宇为亵渎，据说薛西斯^[1]就是由

[1] 薛西斯，波斯皇帝，公元前485—前465年在位，曾入侵希腊，在公元前480年的萨拉弥斯海战中被希腊军队打败。

LIBER TERTIUS

inflammari Atheniensium fana iussisse dicitur, quod deos, quorum domus esset omnis hic mundus, inclusos parietibus contineri nefas esse duceret. (15) Post autem cum Persis et Philippus, qui cogitavit, et Alexander, qui gessit, hanc bellandi causam inferebat, quod vellet Graeciae fana poenire; quae ne reficienda quidem Graii putaverunt, ut esset posteris ante os documentum Persarum sceleris sempiternum. Quam multi, ut Tauri in Axino, ut rex Aegypti Busiris, ut Galli, ut Poeni, homines immolare et pium et dis immortalibus gratissimum esse duxerunt! Vitae vero instituta sic distant, ut Cretes et Aetoli latrocinari honestum putent, Lacedaemonii suos omnes agros esse dictitarint, quos spiculo possent attingere. Athenienses iurare etiam publice solebant omnem suam esse terram, quae oleam frugesve ferret; Galli turpe esse ducunt frumentum manu quaerere, itaque armati alienos agros demetunt; (16) nos vero iustissimi homines, qui Transalpinas gentis oleam et vitem

第 三 卷

于这个原因，曾命令把雅典人的庙宇付之一炬，因为他认为神的居所是整个世界，把神明幽闭于墙壁之内是对神明的不敬。(15) 后来，腓力和亚历山大，其中一个曾准备与波斯人开战，另一个发动了对波斯人的战争，他们把发动战争的原因解释为希望为希腊庙宇复仇。至于希腊人，他们甚至认为不必要修复那些庙宇，以便给后代留下波斯人的罪行的永远的、可见的证据。^[1] 有多少人，如阿克西诺斯海滨的陶罗斯人^[2]，埃及法老布西里斯^[3]，高卢人^[4]，布匿人^[5]，他们认为用活人献祭是一种虔诚，是一种很能令不朽的神明感到满意的行为！生活原则确实千差万别，克里特人和埃托利亚人认为海盗抢劫是一种光荣的行为^[6]，拉克得蒙人一再宣称，他们的投枪所及之处皆为他们的土地^[7]。雅典人甚至经常以国家名义郑重宣布，凡能生长橄榄和农作物的地方都是他们的土地^[8]。(16) 高卢人认为自己亲手种植谷物是不光彩的

[1] 参阅鲍萨尼奥斯：《希腊道里志》，X，35，2。

[2] 阿克西诺斯海系里海的古称。参阅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伊菲革涅亚在陶罗斯人里》，希罗多德：《历史》，IV，103。

[3] 布西里斯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据说是海神波塞冬之子，后被赫拉克勒斯杀死。

[4] 参阅凯撒：《高卢战纪》，VI，16。

[5] 参阅西西里人狄奥多罗斯：《历史》，V，31——32，XIX，4；恩尼乌斯：《编年纪》，残段 237。

[6] 克里特海盗曾与小亚细亚的基里基亚人一起反对罗马人，埃托利亚人是希腊西部居民，参阅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5。

[7] 可能指斯巴达首领塔尔基德斯（公元前 4 世纪）。

[8] 参阅普卢塔克：《阿尔西比亚得斯》，15。

LIBER TERTIUS

serere non sinimus, quo pluris sint nostra oliveta nostraeque vineae; quod cum faciamus, prudenter facere dicimur, iuste non dicimur, ut intellegatis discrepare ab aequitate sapientiam. Lycurgus autem, ille legum optumarum et aequissumi iuris inventor, agros locupletium plebi ut servitio colendos dedit.

X

(17) Genera vero si velim iuris, institutorum, morum consuetudinumque describere, non modo in tot gentibus varia, sed in una urbe, vel in hac ipsa, milliens mutata demonstrem, ut hic iuris noster interpret alia nunc Manilius iura dicat esse de mulierum legatis et hereditatibus, alia solitus sit adulescens dicere nondum Voconia lege lata; quae quidem ipsa lex utilitatis virorum gratia rogata in mulieres plena est iniuriae. Cur enim

事情^[1]，因而他们凭武力收割他人的庄稼。我们这些看来是最公正的人，却禁止外阿尔卑斯民族种植橄榄和葡萄，以便使我们的橄榄林和葡萄园广袤无垠。^[2]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人们会说我们做得明智，但不会说我们做得合理，你们可以从理解公正和明智之间的区别。至于吕库尔戈斯，尽管他制订过许多最好的法律，作过许多无比公正的规定，但他却把富人的土地交由平民^[3]像奴隶一样去耕种。

十

(17) “如果我想细述权力、法规、风俗、习惯的各种类型，它们不仅在如此众多的民族之间各不相同，而且在一座城市里，甚至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也一样，那时我将能够向你们证明，它们曾经发生过千百次变更，正如我们的法律阐释家曼尼利乌斯所说，妇女们的遗赠遗产和继承遗产法现在是一个样子，在他年轻时期，在沃科尼乌斯法^[4]未通过之前解释的是另一个样子。这条法律是为了男子的利益制定的，充满对妇女的歧视。为什么妇女不能拥有财产？为

[1] 参阅凯撒：《高卢战纪》，IV，22；狄奥多罗斯：《历史》，V，32，4。

[2] 罗马元老院曾于公元前 154—前 125 年间作过这种规定，但马赛除外。

[3] 这里的“平民”指拉科尼亚的土著居民，他们在多里斯人入侵后处于半奴隶地位。

[4] 该法案由平民保民官昆图斯·沃科尼乌斯·萨克萨提出，于公元前 169 年（或公元前 174 年）通过。法案规定妇女不得继承第一阶层公民（即拥有财产超过 10 万阿斯）的财产，并且对遗赠遗产也有限制。

LIBER TERTIUS

pecuniam non habeat mulier? Cur virgini Vestali sit heres, non sit matri suae? Cur autem, si pecuniae modus statuendus fuit feminis, P. Crassi filia posset habere, si unica patri esset, acris milliens salva lege, mea triciens non posset ...

[Desiderari uidentur paginae duae.]

XI

(18) ... sanxisset iura nobis, et omnes isdem et iidem non alias aliis uterentur. Quaero autem, si iusti hominis et si boni est viri parere legibus, quibus? An quaecumque erunt? At nec inconstantiam virtus recipit, nec varietatem natura patitur, legesque poena, non iustitia nostra comprobantur; nihil habet igitur naturale ius; ex quo illud efficitur, ne iustos quidem esse natura. An vero in legibus varietatem esse dicunt, natura autem viros bonos eam iustitiam sequi, quae sit, non eam, quae putetur? Esse enim hoc boni viri et iusti, tribuere id cuique, quod sit quoque dignum. (19) Ecquid ergo primum mutis tribuimus beluis? Non enim mediocres viri, sed maximi et docti, Pythagoras et Empedocles, unam omnium animantium condicionem iuris esse denuntiant clamantque inexpiabilis

什么维斯塔女祭司可以有自己的继承人，而她的母亲却不能有？如果应该对妇女规定财产限额，普·克拉苏斯^[1]的女儿，即使她是独女，却能不违反法律地拥有成千块铜币，而我的女儿却不能拥有三十块铜币？……^[2]

十一

(18) “……为我们制定法律，那么所有的人便会遵行同样的法律，而不会是同一些人在不同的时间里遵行不同的法律。我请问，如果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诚实的人的责任在于遵守法律，那么他该遵守哪些法律？遵守一切可能制定的法律？但是德性不允许变化不定，自然不允许存在差异，并且法律是由惩处，而不是由我们的正义感得以确认的。因此，法权不包含任何自然因素。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没有人天生是正义的。人们说，法律存在差异，那么诚实的人们应该凭自己的天性，遵循实际存在的正义，而不是由人们认为的正义？因为诚实而正义的人的责任在于使各得其应得^[3]。(19) 那么，首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不会说话的动物？要知道，并非是平庸之辈，而是无比杰出、无比博学者，例如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斯^[4]曾经宣布：一切有生命之物应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并且声称，侵害动

[1] 普布利乌斯·卢基尼乌斯·克拉苏斯·穆基阿努斯，公元前131年执政官，“前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斯的父亲。

[2] 抄本此处残缺。

[3]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1，331等。

[4] 恩培多克勒斯（约公元前494—前434），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著作《论净化》叙述了毕达哥拉斯有关动物的本性和灵魂轮回的理论。

LIBER TERTIUS

poenas impendere iis, a quibus violatum sit animal. Scelus est igitur nocere bestiae, quod scelus qui velit ...

[Multa desiderantur.]

XII

(20) *Vel si iustitiam sequi volet, divini tamen iuris ignarus, gentis suae leges tamquam verum ius amplectetur, quas non utique iustitia sed utilitas repperit. Cur enim per omnes populos diversa et varia iura sunt condita, nisi quod una quaeque gens id sibi sanxit quod putavit rebus suis utile? quantum autem ab iustitia recebat utilitas, populus Romanus docet, qui per fetiales bella indicendo et legitime iniurias faciendo semperque aliena cupiendo atque rapiendo possessionem sibi totius orbis comparavit. (Lact. Inst. VI, 9, 2-4.)*

Ni fallor enim, omne regnum vel imperium bellis quaeritur et victoriis propagatur. Porro bella et victoriae captis et eversis plurimum urbibus constant. Id negotium sine deorum iniuria non est; eadem strages moenium et templorum, pares caedes civium et sacerdotum, nec dissimiles rapinae sacrarum divitiarum et profanarum. Tot igitur sacrilegia Romanorum quot tropaea, tot de deis quot de gentibus triumphi, tot manubiae

第 三 卷

物的人会受到无穷尽的惩处。就这样，伤害动物是犯罪行为，谁不希望……这种犯罪行为……^[1]

十二

(20) 如果一个不理解神圣法规的人想保持正义，他会把自己民族的法律当作真正的法规来接受，尽管那些法律不是根据正义原则，而是根据有利原则制定的。实际上，若不是每个民族各自制定被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法律，为什么各个民族间会存在彼此差异、互不相同的法规？利益和正义之间究竟存在多大差距，罗马人民本身提供了很好的说明。他们由战和事务祭司团宣布战争，依法欺凌他人，垂涎和侵夺他人之所有，占领了整个世界。（拉克坦提乌斯：《神圣法规》，VI，9，2—4。）

要是我说得不错的话，任何一个王权或治权都是通过战争获得的，并凭借胜利而扩大。不仅如此，战争和胜利都是以对许多城市的占领和毁坏为基础的。这些行为必然包含对神明的亵渎，毁坏城墙和庙宇是这样，屠杀公民和祭司是这样，抢劫祭神的或世俗的财物也是这样。因此，罗马人有多少战争胜利纪念品，便就有多少次亵渎行为，有多少次征服其他民族的胜利凯旋，便就有多少次对神明的亵渎；至今保存着多少被掳来的神像，便获得过多少战

[1] 抄本此处长篇残缺。拉克坦提乌斯在《神圣法规》和特利图利安在《护教篇》里为残缺文字的内容提供了一些相关材料，引述于后。

LIBER TERTIUS

quot manent adhuc simulacra captivorum deorum. (Tertull. Apol. 25, 14-15.)

(21) *Carneades ergo, quoniam erant infirma quae a philosophis adserebantur, sumpsit audaciam regellendi, quia refelli posse intellexit. Eius disputationis summa haec fuit: iura sibi homines pro utilitate sanxisse, scilicet varia pro moribus, et apud eosdem pro temporibus saepe mutata, ius autem naturale esse nullum; omnes et homines et alias animantes ad utilitates suas natura ducente ferri; proinde aut nullam esse iustitiam, aut si sit aliqua, summam esse stultitiam, quoniam sibi niceret alienis commodis consulens. et inferebat haec argumenta: omnibus populis qui florerent imperio, et Romanis quoque ipsis qui totius orbis potirentur, si iusti velint esse, hoc est si aliena restituant, ad casas esse redeundum et in egestate ac miseriis iacendum.* (Lact. Inst. V, 16, 2-4.)

(22) **Commoda praeterea patriai prima putare**
sublata hominum discodia nihil est omnino. Quae sunt enim patriae commodi nisi alterius civitatis aut gentis incommodi? Id est fines propagare aliis violenter ereptos, augere imperium, vectigalia facere maiora. Haec itaque ut ipsi appellant bona quisquis patriae adquisiverit, hoc est qui eversis civitatibus gentibusque deletis aerarium pecunia referaserit, agros ceperit,

第 三 卷

争擄获物。(特尔图利安^[1]:《护教篇》, XXV, 14—15。)

- (21) 卡尔涅阿得斯看到, 哲学家们为之辩护的观点是不可靠的, 因而便大胆地进行批驳, 因为他知道, 那些观点可以被驳倒。总的说来。他的论点是这样: 人们根据有利原则为自己立法, 因此由于习俗的不同而各不相同, 在同一些人那里因时代变化而常常发生变化, 自然法是不存在的, 所有的人和其他动物在自然引导下都为自身追求利益, 因此, 要不根本不存在任何正义, 要不如果可能存在什么正义, 那也是最大的愚蠢, 因为在关心他人利益的同时必然要损害自己的利益。他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所有凭借权力而昌盛的人民, 其中包括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全世界的罗马人民本身, 如果他们希望自己是正义的, 即如果他们把他人的东西归还原主, 那么他们将不得不回到自己的陋屋过贫穷、可怜的日子。(拉克坦提乌斯:《神圣法规》, V, 16, 2—4。)

- (22) 还要想到祖国的利益最为重要, ^[2]

消除人们的不和这条原则毫无意义。事实上, 除了对别的国家、别的人民不利外, 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对祖国有利呢? 这就是用暴力掠夺他人的土地来扩大自己的领土, 增强自己的权力, 提高贡赋额。就这样, 谁能为国家获得这些被他们自己称之为利益的东西, 即谁能通过摧毁其他国家、消灭其他民族而使国库装满金钱, 谁能夺得土地而使

[1] 特尔图利安 (约公元 160—约 225, 一译德尔图良), 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神学家。

[2] 见盖尤斯·卢基利乌斯, 诗歌残段 1337。

LIBER TERTIUS

cives suos locupletiores fecerit, hic laudibus fertur in caelum, in hoc putatur summa et perfecta esse virtus; qui error non modo populi et imperitorum, sed etiam philosophorum est, qui praecepta quoque dant ad iniustitiam, ne stultitiae ac malitiae disciplina et auctopitas desit. (Lact. Inst. V I , 6, 19 et 23.)

XIII

(23) ... sunt enim omnes, qui in populum vitae necisque potestatem habent, tyranni, sed se Iovis optimi nomine malunt reges vocari. Cum autem certi propter divitias aut genus aut aliquas opes rem publicam tenent, est factio, sed vocantur illi optimates. Si vero populus plurimum potest omniaque eius arbitrio reguntur, dicitur illa libertas, est vero licentia. Sed cum alius alium timet, et homo hominem et ordo ordinem, tum quia sibi nemo confidit, quasi pactio fit inter populum et potentis; ex quo existit id, quod Scipio laudabat, coniunctum. Civitatis genus; etenim iustitiae non natura nec voluntas, sed inbecillitas mater est. Nam cum de tribus unum est optandum, aut facere iniuriam nec accipere aut et facere et accipere aut neutrum, optimum est facere, impune si possis, secundum nec facere nec pati, miserrimum digladiari semper tum faciendis, tum accipiendis

第 三 卷

自己的公民更富有，谁便会在赞誉声中被捧上天，认为他身上存在杰出的、完美的德性。这样的谬误不仅存在于普通人民和无知的人们中间，而且存在于哲学家们中间，这些哲学家们宣扬关于非正义的说教，以免愚蠢和恶行失去存在的根据和影响。（拉克坦提乌斯：《神圣法规》，VI，6，19 和 23。）

十三

(23) (菲卢斯说：) “……所有那些对人民拥有生杀大权的人都是僭主，但他们更希望自己能像至善的尤皮特被称呼的那样，被称为国王。当某一些人或是由于自己拥有的财富，或是由于自己的出身，或是由于自己拥有的其他权力而使国家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时，这便是寡头，不过被称为贵族。如果人民拥有绝大部分权力，一切都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这便称之为自由，但实际上是放纵。然而，当一方害怕另一方的时候（一个人害怕另一个人，一个阶层害怕另一个阶层），那时由于谁也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便会在人民和强有力的人们之间出现类似契约的东西，由此便产生斯基皮奥曾经称赞过的政制：混合型的国家政体。实际上，正义之母不是自然，不是愿望，而是软弱妥协，当需要从三者——或者行不义之举，自己不会受害；或者行不义之举，自己同时受害；或者既不行不义之举，自己也不受害——择其一的时候，最好的选择是如果能够既行不义之举，也不受惩罚，第二种选择是不行不义之举，也不受惩罚，最不好的选择是刀兵不断，既行不义，又忍受不义。就这样，谁……

LIBER TERTIUS

iniuriis, ita qui primum illud adsequi ...

[Aliquo paginae desunt.]

XIV

(24) ... nam cum quaereretur ex eo, quo scelere impulsus mare haberet infestum uno myoparone, "Eodem," inguit, "quo tu orbem terrae." ... (Nonius, p. 125,12, p. 318,16, p. 535,16.)

XV

..... omni..... tote. Sapientia iubet augere opes, amplificare divitias, proferre finis (unde enim esset illa laus in summorum imperatorum incisa monimentis:¹ "Finis imperii propagavit," nisi aliquid de alieno accessisset?), imperare quam plurimis, frui voluptatibus, pollere, regnare, dominari; iustitia autem praecipit parcere omnibus, consulere generi hominum, suum cuique reddere, sacra, publica, aliena non tangere.² Quid igitur efficitur, si sapientiae pareas? Divitiae, potestates, opes, honores, imperia, regna vel privatis vel populis. Sed quoniam de re publica loquimur, sunt inlustriora, quae publice fiunt, quoniamque eadem est ratio iuris in utroque, de populi sapientia dicendum puto. Ut³ iam omittam alios, noster hic populus, quem Africanus hesterno sermone a stirpe repetivit,

¹ sapientia iubet aug-r- opes, amplificare divitias, proferre finis unde enim esset illa la...in summo...m imperatoru...inci...m- n...finis, etc. V.

² reddere, s...ra, publica alie..., etc. V.

³ ut Heinrich; et V.

达到第一种选择……^[1]

十四

(24) ……当他被问到，什么罪恶意图使他凭借一条海盗船使整个大海变得不安全时，他回答说：“就是使你让世界变得不安全的那种罪恶意图。”^[2]（诺尼乌斯，P，125，12。）

十五

（菲卢斯说：）“……你们要记住，明智要求我们扩充权力，增加财富，扩大疆界（实际上，怎么会在最高统帅们的纪念碑上镌刻赞辞‘他扩大了国家疆域’^[3]呢？要是他并没有从他人手中夺得土地而使土地有所增加），统治尽可能多的人，尽情享乐，拥有权力，建立王政，实行专制。然而，正义却教导宽恕所有的人，关心人们，给予每个人所应得，不侵吞祭神之物、国家财物或他人之物。就这样，如果你听命于明智，你可以得到什么呢？财富，权力，权势，荣誉，治权，对个人的或者说对人民的王政专制。但我们谈的是国家问题，因而更令人注意的是那些以国家名义进行的事情；同时因为在两种情况下法的实质是一样的，因而在我看来，应该谈谈人民的明智。我不想谈其他人民，至于说到我们的人民，阿非利加努斯在昨天的谈

[1] 抄本此处长篇残缺。

[2] 此处叙述的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和海盗的故事，参阅奥古斯丁：《论上帝之城》，IV，4，25。

[3] 参阅科尔涅利乌斯·涅波斯：《哈弥尔卡尔》，II，5；李维：《罗马史》，XXXVI，1，3。

LIBER TERTIUS

cuius imperio iam orbis terrae tenetur, iustitia an sapientia est e minimo omnium maximus factus?¹

[Desiderantur minimum quattuor paginae.]

(25) ... praeter Arcadas et Atheniensis, qui, credo, timentes hoc interdictum iustitiae ne quando existeret, commenti sunt se de terra tamquam hos ex arvis musculos extitisse.

XVI

(26) Ad haec illa dici solent primum ab iis, qui minime sunt in disserendo mali, qui in ea causa eo plus auctoritatis habent, quia, cum de viro bono quaeritur, quem apertum et simplicem volumus esse, non sunt in disputando vafri,² non veteratores, non malitiosi; negant enim sapientem idcirco virum bonum esse, quod eum sua sponte ac per se bonitas et iustitia delectet, sed quod vacua metu, cura, sollicitudine, periculo vita bonorum virorum sit, contra autem improbis semper aliqui scrupus in animis haereat, semper iis ante oculos iudicia et supplicia versentur; nullum autem emolumentum esse, nullum iniustitia partum praemium tantum, semper ut timeas, semper ut adesse, semper ut impendere aliquam poenam putes, damna....

[Desiderantur in cod. Vat .quattuor minimum paginae, sed una fere pagina loco ab Lactantio adlato suppletur.]

¹ maximus factus addit. a Mai; deest in V.

² vafri V2, Nonius p. 19; veri V1.

话中曾经从它的起源谈起，它的权力现在已经扩大到全世界，那么它是由于正义，还是由于明智，从一个最弱小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强大的国家？……^[1]

- (25) (菲卢斯说:) “……除了阿尔卡狄亚人和雅典人，在我看来，他们担心可能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禁忌，即正义感，从而设想自己是从地里生出来的，就像老鼠出生于耕地一样^[2]。

十六

- (26) “那些特别善于分析问题，并且由于在探讨关于高尚的人的问题时——我们认为高尚的人应该是坦诚、纯朴的——发表议论不狡猾、不工于心计、不反复无常，从而使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议论更具有权威性的人^[3]对这一点通常这样反驳：哲人所以成为高尚的人，并不是因为高尚和正义本身令他们钦佩，而是因为高尚的人的生活没有恐惧、烦忧、不安和危险，相反，邪恶的人的心里经常充满忧虑，他们的眼前经常浮现审判和惩处。没有任何一种好处，任何一种靠非正义获得的利益如此巨大，以至于值得让一个人经常处于恐惧之中，经常担心某种可能的惩处、损失降临，……^[4]

[1] 抄本此处残缺。

[2] 即认为自己是土著居民，非外来民族。参阅鲍萨尼奥斯：《希腊道里志》，II, 14, 4; V, 1, 1。

[3] 指伊壁鸠鲁学派。

[4] 抄本此处残缺。

LIBER TERTIUS

XVII

(27) Quaero, si duo sint, quorum alter optimus vir, aequissimus, summa iustitia, singulari fide, alter insigni scelere et audacia, et si in eo sit errore civitas, ut bonum illum virum sceleratum, facinorosum, nefarium putet, contra autem, qui sit improbissimus, existimet esse summa probitate ac fide, proque hac opinione omnium civium bonus ille vir vexetur, rapiatur, manus ei denique adferantur, effodiantur oculi, damnetur, vinciatur, uratur, exterminetur, egeat, postremo iure etiam optimo omnibus miserrimus esse videatur, contra autem ille improbus laudetur, colatur, ab omnibus diligatur, omnes ad eum honores, omnia imperia, omnes opes, omnes undique copiae conferantur, vir denique optimus omnium existimatione et dignissimus omni fortuna optima iudicetur, quis tandem erit tam demens, qui dubitet, utrum se esse malit?

XVIII

(28) Quod in singulis, idem est in populis: nulla est tam stulta civitas, quae non iniuste imperare malit quam servire iuste. Nec vero longius abibo. Consul ego quaesivi, cum vos mihi essetis in consilio, de Numantino foedere. Quis ignorabat Q.

十七

- (27) (菲卢斯说) “请问, 如果有两个人, 其中一个无比高尚、无比公正、无比正义、无比诚实, 另一个非常邪恶、非常无耻, 要是公民们陷入谬误, 错误地认为那个高尚的人是罪恶之人、邪恶之徒、亵渎神明的坏人, 相反, 却把那个卑鄙小人视为正派、诚实之人, 并且由于公民们的意见一致, 那个高尚的人遭追查, 受攻击, 甚至被拘捕, 挖眼睛, 受审讯, 遭折磨, 被放逐, 陷入贫困, 最后人人觉得他是一个最可悲的人, 相反, 那个邪恶之徒却被人们称赞, 受人们敬重, 为人们仰慕, 授予他各种荣誉, 赋予他各种权力和手段, 甚至把一切财富都交由他支配, 最后按照大家的一致意见, 认为此人是一个最高尚的人, 应该享受最幸福的命运, 请问有谁会如此愚蠢, 竟然不知道自己应该敬重他们中的哪一个?”^[1]

十八

- (28) “一切凡对于个人是怎样的, 对于国家也便是怎样的。没有一个公民社会如此愚蠢, 以至于不是宁愿非正义地统治, 而是宁愿非正义地受奴役。我不想说得太远, 当我作为执政官, 你们是我的咨议的时候, 我曾经询问过你们对努曼提亚条约的看法, 有谁不知道, 昆图斯·庞培签订过

[1]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 II, 361—362。

LIBER TERTIUS

Pompeium fecisse foedus, eadem in causa esse Mancinum? Alter, vir optimus, etiam suasit rogationem me ex senatus consulto ferente, alter acerrime se defendit. Si pudor quaeritur, si probitas, si fides, Mancinus haec attulit, si ratio, consilium, prudentia, Pompeius antistat. Utrum....

[Aliquot desunt paginae.]

XIX

(29) *Tum ommisis communibus ad propria veniebat (Carneades). bonus vir, inquit, si habeat servum fugitium vel domum insalubrem et pestilentem, quae vitia solus sciat, et ideo proscribat ut vendat, utrumne profitebitur fugitium se servum vel pestilentem domum vendere, an celabit emptorem? Si profitebitur, bonus quidem, quia non fallit, sed tamen stultus iudicabitur, quia vel parvo vendet vel omnino non vendet; si*

条约，曼基努斯作过类似的事情？^[1]曼基努斯作为一个无比高尚的人，甚至支持我在元老院的赞同下提出的要求^[2]，但庞培却极力为自己辩护。如果我们要求真心，要求正派，要求诚实，那么曼基努斯表现出了这些特点；如果我们要求明智，要求审慎，要求洞察力，那么庞培则超过他。两个人中哪一个……^[3]

十九

(29) 后来，卡尔涅阿得斯抛开普遍性问题，开始研究局部问题。他说，如果一个高尚的人有一个企图逃跑的奴隶或者有一处不利于健康、易染病的住所，并且这些不足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因而宣布要出售，那么他是公开承认，他要出售的奴隶是一个有逃跑倾向的奴隶，或者他要出售的房屋是一处易染病的房屋呢，还是向买主隐瞒？如果他公开承认，那他会获得正派人的美名，因为他没有行欺骗，但人们会认为他愚蠢，因为他或者卖不到好价钱，或者根

[1] 非卢斯曾于公元前 136 年任执政官，在西班牙进行过一场不成功的战争。公元前 137 年，执政官盖尤斯·霍斯提利乌斯·曼基努斯在西班牙统率军队与努曼提亚人作战，罗马军队陷入困境，曼基努斯自作主张，与努曼提亚人签订和约，未获元老院批准。公元前 140 年，庞培也曾同努曼提亚人签订过类似的和约，也未获元老院批准，元老院要求继续进行战争。

[2] 公元前 136 年非卢斯任执政官期间，曾经向元老院提议把曼基努斯交给努曼提亚人，但努曼提亚人为了维持条约，拒绝把曼基努斯作为俘虏接受。

[3] 抄本此处残缺。拉克坦提乌斯在《神圣教规》里提供了一些有关材料，如下。

LIBER TERTIUS

celabit, erit quidem sapiens, quia rei consulat, sed idem malus, quia fallat. rursus si reperiat aliquem qui orichalcum se putet vendere, cum sit illud aurum, aut plumbum, cum sit argentum, tacebitne ut id parvo emat, an indicabit ut magno? stultum plane videtur malle magno. Unde intellegi volebat et eum qui sit iustus ac bonus stultum esse, et eum qui sapiens malum, et tamen sine pernicie fieri posse, ut sint homines paupertate contenti.

XX

(30) Transcendebat ergo ad maiora, in quibus nemo posset sine periculo vitae iustus esse; dicebat enim: nempe iustitia est hominem non occidere, alienum prorsus non attingere. Quid ergo iustus faciet, si forte naufragium fecerit, et aliquis inbecillior viribus tabulam ceperit? Nonne illum tabula deturbabit, ut ipse conscendat, eaque nixus evadat, maxime cum sit nullus medio mari testis? Si sapiens est, faciet: ipsi enim pereundum est nisi fecerit; si autem mori maluerit quam manus inferre alteri, iam iustus ille, sed stultus est, qui vitae suae non parcat, dum parcat alienae. Item si acie suorum fusa hostes insequi coeperint, et iustus ille nactus fuerit aliquem saucium equo insidentem, eum parcat ut ipse occidatur, an deiciet ex equo ut ipse hostem possit effugere? Quoa si fecerit, sapiens, sed idem malus, si non fecerit, iustus, sed idem stultus sit necesse est.

第 三 卷

本卖不出去，如果他隐瞒，他便成为一个明智的人，因为他善于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但同时他是一个不好的人，因为他行欺骗。反过来，如果他发现有一个人，那人以为自己出售的是铜，而实际上却是金子，或者那人以为自己出售的是铅，而实际上却是银子，他是默不做声，好把东西便宜地买下来呢，还是指出真相，按贵价买下？如果他想按贵价买下，那他无疑很愚蠢。由此可以理解，正义、高尚的人却是愚蠢之人，明智的人却是邪恶之人。不过尽管如此，仍然会有人无害人之心，即使自己处于贫困之中。

二十

(30) 而后他谈到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其中谈到：没有人能不冒生命危险做一个正义之人。他说，这里的正义当然指不杀人，不侵占他人财物。一个正义之人如果不巧碰上难船，一个体力弱于他的人抓住一块木板，这时他该怎么办？难道他不会把那人从木板上推开，自己爬上木板，借以支撑自己，让自己获救，特别是在开阔的海面上没有任何证人的时候？如果他是明智的，他会这样做，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他自己便会死亡；但如果他宁愿自己死去，也不想对他人施暴，那么他无疑是一个正义之人，但却是个愚蠢的人，他吝惜他人的生命时，却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同样，如果敌人冲破阵线，展开追歼，那位正义之人遇见一个伤者骑在马上，那么他是怜悯那个伤者，让自己被杀，还是把那个伤者从马上拉下来，让自己逃脱？如果他这样做，那他无疑是个明智的人，但同时是个恶毒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他无疑是一个正义之人，但同

LIBER TERTIUS

(31) *Ita ergo iustitiam cum in duas partem divisisset, alteram civilem esse dicens, alteram naturalem, utramque subvertit, quod illa civilis sapientia sit quidem, sed iustitia non sit, naturalis autem illa iustitia sit quidem, sed non sit sapientia. Arguta haec plane ac venenata sunt, et quae M. Tullius non potuerit refellere; nam cum faciat Laelium Furio respondentem pro iustitiaque dicentem, inrefutata haec tamquam foveam praetergressus est, ut videatur idem Laelius non naturalem, quae in crimen stultitiae venerat, sed illam civilem defendisse iustitiam, quam Furius sapientiam quidem esse concesserat, sed iniustam. (Lact. Inst. V, 16, 5-13.)*

XXI

(32) Non gravarer, Laeli, nisi et hos velle putarem et ipse cuperem te quoque aliquam partem huius nostri sermonis attingere, praesertim cum heri ipse dixeris te nobis etiam superfuturum. Verum id quidem fieri non potest; ne desis, omnes te rogamus. ... (Gellius I, 22.8.)

.. sed iuventuti nostrae minime audiendus; quippe, si ita sensit, ut loquitur, est homo impurus; sin aliter, quod malo, oratio est tamen immanis. ... (Nonius, p. 323,17 et 324,15.)

第 三 卷

时却是一个愚蠢的人。(31)就这样，当卡尔涅阿得斯把正义分成两部分，称其中一部分为公民性的，称另一部分为自然性的时候，他把这两部分都糟蹋了，因为公民性的那一部分是一种明智，但是是非正义，而自然性的那一部分是一种正义，但却不明智。他的这些论述机敏而恶毒，以至于马尔库斯·图利乌斯难以驳斥，因为尽管他也让莱利乌斯对孚里乌斯作答，为正义辩护，但他未能驳倒那些观点，并且像绕陷阱一样绕过了它们，以至于令人觉得莱利乌斯辩护的不是被责之为愚蠢的那种自然性的正义，而是那种公民性的正义，孚里乌斯同意称其为明智，但却是非正义的。(拉克坦提乌斯：《神圣教规》，V，16，5—13。)

二十一

(32) (菲卢斯说：) “……莱利乌斯，我本不会这样为难自己，若不是想到在座的人们希望这样，并且我自己也很希望你能够涉及我们的这席谈话的某个部分，特别是你自己昨天说过，你能够超出我们的期望。但这怎么也不可能，不过我们全都请你不要拒绝我们的要求。”(革利乌斯：《阿提卡夜读》，I，22，8。)

我们的年轻人完全不应该听他^[1]讲演，因为如果他想的和说的一致，那他是个卑鄙之徒；如果不是这样，那他的讲演也是不可思议的。(诺尼乌斯，p，323—324。)

[1] 可能指卡尔涅阿得斯。

LIBER TERTIUS

XXII

(33) ... Est quidem vera lex recta ratio naturae congruens, diffusa in omnes, constans, sempiterna, quae vocet ad officium iubendo, vetando a fraude deterreat; quae tamen neque probos frustra iubet aut vetat nec improbos iubendo aut vetando movet. Huic legi nec obrogari fas est neque derogari ex hac aliquid licet neque tota abrogari potest, nec vero aut per senatum aut per populum solvi hac lege possumus, neque est quaerendus explanator aut interpres eius alius, nec erit alia lex Romae, alia Athenis, alia nunc, alia posthac, sed et omnes gentes et omni tempore una lex et sempiterna et immutabilis continebit, unusque erit communis quasi magister et imperator omnium deus, ille legis huius inventor, disceptator, lator; cui qui non parebit, ipse se fugiet ac naturam hominis aspernatus hoc ipso luet maximas poenas, etiamsi cetera supplicia, quae putantur, effugerit. ... (Lsvtantius Insl. Diu. V I , 8, 6-9.)

XXIII

(34) Nullum bellum suscipi a civitate optima nisi aut pro fide aut pro salute.... (Augustinus de Civ. Dei XXII, 6.)

... Sed his poenis quas etiam stultissimi sentiunt, egestate, exilio, vinctis, verberibus, elabuntur saepe privati oblata mortis celeritate, civitatibus autem mors ipsa poena est, quae videtur a poena singulos vindicare; debet enim constituta sic esse civitas,

二十二

- (33) (莱利乌斯说：) …… “真正的法律乃是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相吻合，适用于所有的人，稳定，恒常，以命令的方式召唤履行义务，以禁止的方式阻止犯罪行为，但它不会徒然地对好人行命令和禁止，以命令和禁止感召坏人。企图改变这种法律是亵渎，取消它的某个方面是不被允许的，完全废止它是不可能的；我们无论是以元老院的决议或是以人民的决议都不可能摆脱这种法律的束缚，无需寻找说明者和阐释者，也不会罗马是一种法律，在雅典是另一种法律，现在是一种法律，将来是另一种法律，对于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时代，它是惟一的法律，永恒的，不变的法律。而且也只有一个人对所有的人是共同的、如同教师和统帅的神，它是这一种法律的创造者、裁断者、立法者，谁不服从它，谁就是自我逃避，蔑视人的本性，从而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尽管他可能躲过被人们视为惩罚本身的其他惩罚。” (克拉坦提乌斯：《神圣教规》，VI，8，6 - 9。)

二十三

- (34) 最完善的国家不会发动任何战争，除非是为了守信或自身安全。(奥古斯丁：《论上帝之城》，XXII，6。)

……但个人常常可以因突然的死亡而躲过甚至连最愚蠢的人都可能经受的惩罚：贫困、放逐、囚禁、鞭打；然而对于国家来说，死亡本身便是惩罚，尽管在我们看来，它可以使单个的人免除惩罚，因为国家应该建立得能够永

LIBER TERTIUS

ut aeterna sit. Itaque nullus interitus est rei publicae naturalis ut hominis, in quo mors non modo necessaria est, verum etiam optanda persaepe. Civitas autem cum tollitur, deletur, extinguitur, simile est quodam modo, ut parva magnis conferamus, ac si omnis hic mundus intereat et coneidat....(Augustinus de Ciu. Dei XXII, 6.)

(35)...Illa iniusta bella sunt, quae sunt sine causa suscepta. Nam extra ulciscendi aut propulsandorum hostium causam bellum geri iustum nullum potest.....(Isidorus Orig. XVIII, 1.)

..Nullum bellum iustum habetur nisi denuntiatus, nisi indictum, nisi repetitis rebus....(Isidorus Orig. XVIII, 1.)

...Noster autem populus sociis defendendis terrarum iam omnium potitus est....(Nonius, p. 498,13.)

XXIV

(36) *Disputantur certe acerrime atque fortissime in eisdem ipsis de re publica libris adversus iniustitiam pro iustitia. Et quoniam, cum prius ageretur pro iniustitiae partibus contra iustitiam, et diceretur nisi per iniustitiam rem publicam stare augerique non posse, hoc veluti validissimum positum erat, iniustum esse ut homines hominibus dominantibus serviant; quam tamen iniustitiam nisi sequatur imperiosa civitas, cuius est magna res publica, non eam posse provinciis imperare: responsum est a parte iustitiae, id eo iustum esse, quod talibus hominibus sit utilis servitus, et pro utilitate eorum fieri cum*

第 三 卷

远存在。因此，没有什么死亡对国家来说如同对于人那样是自然的，因为对于人来说，死亡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常常是求之不得的。国家被摧毁、被消灭、不复存在，如果可以以大喻小，便如整个这个世界死亡、损灭一样。（奥古斯丁：《论上帝之城》，XXII，6。）

- (35) 非正义战争是那些毫无理由地发动的战争。要知道，如果不是为了复仇或回击敌人的进攻，进行任何战争都不可能都是正义的。（伊西多罗斯^[1]：《语源》，XVIII，12。）

……任何战争都不可能是正义的，若没有事先声明，事先宣布，为了补偿遭受的损失。（伊西多罗斯：《语源》，XVIII。）

我们的人民在保卫自己的同盟者的同时，已经征服了整个世界。（诺尼乌斯，P. 498，13。）

二十四

- (36) 在《论共和国》的那几卷书里无疑进行了非常尖锐、大胆的争论，反对非正义说，维护正义说。由于首先阐述的是维护非正义说、反对正义说，断言国家只有依靠非正义才能存在和扩大，因而下述论点成为似乎是最不可动摇的论断：一些人成为另一些统治他们的人的奴隶是非正义的，然而只要处于统治地位的国家，而且这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再维持这种非正义，那么它便不可能继续统治各行省。正义说一方这样回答：这种状态被视为正义，那是因为奴隶地位对他们本人有利，并且当这样的存在是

[1] 伊西多罗斯（约公元 560—636），基督教拉丁教父。

LIBER TERTIUS

recte fit, id est cum improbis aufertur iniuriarum licentia, et domiti melius se habebunt, quia indomiti deterius se habuerunt; subditumque est, ut ista ratio firmaretur, veluti a natura sumptum nobile exemplum, atque dictum est: An non cernimus optimo cuique dominatum ab ipsa natura cum summa utilitate infirmorum datum? Cur igitur deus homini, animus imperat corpori, ratio libidini iracundiaeque et ceteris vitiosis eiusdem animi partibus?... (Augustinus de Civ. Dei. 19, 21.)

XXV

(37)...Sed et imperandi et serviendi sunt dissimilitudines cognoscendae. Nam ut animus corpori dicitur imperare, dicitur etiam libidini, sed corpori ut rex civibus suis aut parens liberis, libidini autem ut servis dominus, quod eam coercet et frangit; sic regum, sic imperatorum, sic magistratuum, sic patrum, sic populorum imperia civibus sociisque praesunt ut corporibus animus, domini autem servos ita fatigant, ut optima pars animi, id est sapientia, eiusdem animi vitiosas imbecillasque partes, ut libidines, ut iracundias, ut perturbationes ceteras....(Augustinus contra Iulianum Pelag. IV, 12, 61 T. X p. 613 Ben.)

...ut filiis imperari corporis membris propter oboediendi facilitatem, vitiosas vero animi partes ut servos asperiore imperio coerceri...(Augustinus de Civ. Dei X IV, 23.)

...Est enim genus iniustae servitutis, cum ii sunt alterius,

理智的时候，符合他们的利益，即当邪恶的人们失去行不义的可能性时，受奴役的人们的处境会较前为好，而当他们不是处于奴役地位时，他们的处境更糟。^[1] 为了证实这一论断，引述了一个来自自然本身的著名的例子，这样说道：“我们不是看到，自然本身为了所有弱者的最大利益，把统治权赋予了所有的优秀者吗？所以，为什么天神统治凡人，精神统治肉体，理智统治欲望、愤怒以及心灵的各种其他有缺陷的方面？”^[2]

二十五

(37) 应该看到统治和隶属之间的区别。要知道，正如人们说精神统治肉体，精神统治欲望，不过精神统治肉体有如国王统治自己的公民或父亲统治自己的孩子，而它统治欲望则有如主人统治奴隶，因为它能抑制、削弱欲望；国王、统帅、官员、父亲、人民的权力也是这样统治公民和同盟者，如同精神统治肉体；但是主人统治奴隶则如同精神的优秀部分理智统治精神的有缺陷的、软弱的部分，如欲望、愤怒及其他的情感激动。

……身体的各个部分如同儿子，因自己乐意顺从而被统治，而精神的有缺陷部分则如同奴隶，受更强有力的权力的约束。（奥古斯丁：《论上帝之城》，XIV，23）

……要知道，存在一种非正义的隶属类型，当有些人，虽然能自立，却隶属于别人；不过当这样的人处于奴

[1] 参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I，1254A—B。

[2] 奥古斯丁：《论上帝之城》，XIX，21。

LIBER TERTIUS

qui sui possunt esse; cum autem ii famulantur...(Nonius, p. 1091.)

XXVI

(38) *Si scieris ,inquit Carneades, aspidem occulte latere uspiam, et velle aliquem imprudentem super eam assidere cuius mors tibi emolumentum futura sit, improbe feceris nisi monueris ne assidat, sed impunita tamen; scisse enim te quis coarguere possit? Sed nimis multa. Perspicuum est enim, nisi equitas, fides, iustitia proficiscantur a natura, et si omnia haec ad utilitatem referantur, virum bonum non posse reperiri; deque his rebus satis multa in nostris de re publica libris sunt dicta a Laelio.* (Cic. Fin. II, 18, 59.)

Et si, ut nos a te admonemur, recte in illis libris diximus nihil esse bonum nisi quod honestum, nisi malum nisi quod turpe sit.....(Cic. Att. X, 4, 4.)

XXVII

(39) *Filiorum tua te telectari laetor et probari tibi fusikhv\ esse thv\ pro\j ta\ te/kna. etenim si hoc non est, nulla potest homini esse ad hominem naturae adiunctio; qua sublata vitae societas tollitur. "bene eveniat", inquit Carneades, spurce, sed tamen prudentius quam Lucius noster et Patron; qui cum omnia*

第 三 卷

隶地位时，……（诺尼乌斯，P. 1091。）

二十六

- (38) 卡尔涅阿得斯说，如果你可能知道，某处隐藏着一条毒蛇，有一个人冒失地要坐到那地方，并且那人的死会对你有利，这时你可以不诚实地行事，不提醒那人不要坐到那地方，而且可以不受惩罚，因为有谁能明证你知道那地方有蛇呢？不过我们已经说得太多了。很明显，如果公平、诚实、正义不是来自自然，并且如果所有这些品质仅仅归结于有利这一点，那么便不可能找到一个高尚的人。关于所有这些问题，莱利乌斯在我的著作《论共和国》里作过非常充分的说明。（西塞罗：《论善和恶的界限》，II，18，59。）

如果正如你向我们提醒的那样，在那几卷书里我们谈到，善不是什么别的，只能是高尚，恶不可能是什么别的，只能是丑陋，……（西塞罗：《致阿提库斯》，X，4，4。）

二十七

- (39) 我很高兴，你的女儿令你满意，并且你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希望有孩子是很自然的。的确，如果连这一点都不存在，那对于人来说便不可能存在任何自然与人的联系。随着这种联系的消失，生活的共同性也便会随之消失。
- “愿结果美好！”卡尔涅阿得斯说；这令人厌恶，但仍比我们的卢基乌斯和帕特隆^[1]明智。当他们把一切都视为是为

[1] 卢基乌斯·苏菲乌斯和帕特隆属伊壁鸠鲁学派。

LIBER TERTIUS

ad se referant, (numquam) quicquam alterius causa fieri putent, et cum a re bonum virum oportere esse dicant, ne malum habeat, non quo id natura rectum sit, non intellegant se de callido homine loqui, nonde bono viro. Sed haec opinor sunt in iis libris quos tu laudando animos mihi addidisti. (Cic. Att. VII, 2, 4.)

....in quibus adsentior sollicitam et periculosam iustitiam non esse sapientis....(Priscianus VIII, 6, 32 p. 399,13 Hertz.)

XXVIII

(40) *apud Ciceronem idem ille iustitiae defensor Laelius: Vult plane virtus honorem, nec est virtutis ulla alia merces.....quam tamen illa accipit facile, exigit non acerbe.....huic tu viro quas divitias obicies? Quae imperia? Quae regna? Qui ista putat humana, sua bona divina iudicat sed si aut ingrati universi aut invidi multi aut inimici potentes suis virtutem praemiis spoliant,ne illa se multis solaciis oblectat maximeque suo decore se ipsa sustentat..... (Lactant. Insi. Div. V, 18. 4-8.)*

.....*nam cum Herculem et Romulum ex hominibus deos esse factos adseveraret Cicero in tertio de publica libro, quorum non corpora sunt in caelum elata; neque enim natura pateretur, ut id, quod esset e terra, nisi in terra maneret.....(Augustinus de Civ. Dei XXII, 4.)*

第 三 卷

了自己，认为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是为了他人，并且断言成为高尚的人只是为了使自己幸运而不是因为那是天生的好品性的时候，他们不理解，他们谈的是关于狡猾之人，而不是关于高尚之人。据我看，这些看法包含在那几卷书里，你对它们的称赞增加了我的信心。（西塞罗：《致阿提库斯》，VII，2，4。）

……在那几卷书里，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公正充满忧虑和危险，不合哲人的性格。（普里斯基阿努斯，VIII，6，32。）

二十八

(40) 在西塞罗那里，仍是那位正义论维护者莱利乌斯说：“德性显然渴求荣誉，任何其他东西都不可能成为德性的奖赏。……不过它很乐意接受奖赏，但不强求。……你能给予这样一个人什么样的财富，什么样的权力，什么样的王国？他认为你的这一切都是人间的，而他自己拥有的馈赠则是神性的。……即使所有不知感恩的人，或者无数的忌妒者，或者一切掌握权力的不友好者剥夺德性应享有的奖赏，但它仍会有许多安慰而使自己欣悦，特别是它会以自身的美质为存在的依托。”^[1]（拉克坦提乌斯：《神圣教规》，V，18，4—8。）

西塞罗在《论共和国》第三卷里说，在海格力斯和罗慕卢斯离开人间成神之后，他们的肉体并没有被摄上天，因为自然不允许任何由大地产生的东西存在于大地之外。（奥古斯丁：《论上帝之城》，22，4。）

[1] 克拉坦提乌斯：《神圣教规》，V，18，4—8。

LIBER TERTIUS

... numquam viri fortissimi fortitudinis, inpigritatis, patientiae (Nonius, p. 125, 20.)

... Pyrrhi videlicet largitas Fabricio¹ aut Samnitium copiae Curio defuerunt.... ... (Nonius, p. 132. 17.)

..... cuius etiam focum Cato ille noster, cum venerat ad se in Sabinos, ut ex ipso audiebamus, visere solebat, apud quem sedens ille Samnitium, quondam hostium, tum iam clientium suorum, dona repudiarerat. (Nonius, p. 522. 28 et p. 68. 17.)

XXIX

(41) ...Asia Ti. Gracchus, perseveravit in civibus, sociorum nominisque Latini iura neglexit ac foedera. Quae si consuetudo ac licentia manare coeperit latius imperiumque nostrum ad vim a iure traduxerit, ut, qui adhuc voluntate nobis oboediunt, terrore teneantur, etsi nobis, qui id aetatis sumus, evigilatum fere est, tamen de posteris nostris et de illa immortalitate rei publicae sollicitor, quae poterat esse perpetua, si patriis viveretur institutis et moribus.

¹ Fabricio Mercer; acos Codd.; consuli Pascal; consulibus Lambinus; a consule Mai.

第 三 卷

一个无比勇敢的人的勇敢、奋发和坚韧永远不会……
(诺尼乌斯, P. 125, 20。)

显然,皮罗斯的慷慨打动不了法布里基乌斯,萨姆尼乌姆人的财富打动不了库里乌斯。^[1] (诺尼乌斯, P. 132, 17)

当我们的著名的卡托回到他的萨比尼人中间时,正如我们从他本人那里听说的,他通常都要访问自己的旧居。他坐在灶边,谢绝那些以前曾是他的敌人,现在已成为他的门客的萨姆尼乌姆人的礼物。(诺尼乌斯, P. 522, 26。)

二十九

(41) (莱利乌斯说) “……在亚细亚,提比略·革拉古……,他对自己的公民一直保持诚信,但他蔑视同盟者和拉丁人的权利和与他们签订的协约。^[2]如果这样的行事方式和放纵行为越来越扩大,把我们的权力由法治变成暴行,以至于我们将不得不依靠恐惧来维持我们对那些到目前为止一直主动服从我们的人的统治,那时尽管我们这一代人由于自己的警惕仍可以保持平安,但我们仍会为我们的后代,为我们国家的永存担忧,尽管它本可以长久存在,只要人们能够继续按照祖传的法规和习俗生活。”

[1] 盖尤斯·法布里基乌斯·卢斯基努斯,公元前 282、前 278、前 273 年任执政官,在南意大利作战期间,著名的希腊将领皮罗斯曾极力用各种礼物收买他,但他总不为其所动。他同库里乌斯(参阅本卷,6)一起被认为是罗马古代美德的典范。

[2] 按照提比略·革拉古的土地改革方案,同盟者位于意大利的土地也应被收归国有,重新分配。

LIBER TERTIUS

XXX

(42) Quae cum dixisset Laelius, etsi omnes, qui aderant, significabant ab eo se esse admodum delectatos, tamen praeter ceteros Scipio quasi quodam gaudio elatus:

Multas tu quidem, inquit, Laeli, saepe causas ita defendisti, ut ego non modo tecum Servium Galbam, collegam nostrum, quem tu, quoad vixit, omnibus anteponebas, verum ne Atticorum quidem oratorum quemquam aut suavitate¹

[Desiderantur paginae duodecim.]

..... duas sibi res, quo minus in vulgus et in foro diceret, confidentiam et vocem, defuisse(Nonius, p. 262. 22.)

..... inclusorum hominum gemitu mugiebat taurus.....
(Schol. Iuvenal. Ad Sat. VI, 480.)

XXXI

(43) reportare. Ergo illam rem populi, id est rem publicam, quis diceret tum, cum crudelitate unius oppressi essent universi, neque esset unum vinculum iuris nec consensus ac societas coetus, quod est populus? Atque hoc idem Syracusis.

¹ sua.....V; suppl. a Mai; ad lacunam pertinere Aug. Civ. 19, 21 init. monet fr..

三十

(42) 莱利乌斯这样说完，所有在座的人都说他的谈话使他们感到非常满意。斯基皮奥更胜过众人，显得格外兴奋，说道：“莱利乌斯，你曾经常为许多案件出色地辩护，以至于我不仅不愿把你同我的同僚塞尔维乌斯·伽尔巴^[1]相比拟——尽管他在世时你尊重他胜过尊重其他人，——而且不愿把你同任何一位阿提卡演说家相比拟，无论按演说辞的感染力，还是……”^[2]

他^[3]缺乏两种气质——自信和嗓音，从而妨碍他在公众面前和广场发表演说。（诺尼乌斯，P. 262，22。）

听到被关在里面的人的呻吟，牛曾哞叫起来。^[4]（尤维那利斯^[5]：《讽刺诗》，VI，480 注。）

三十一

(43)（斯基皮奥说：）“……把它运回……。就这样，当所有的人都处于一个人的暴力压迫之下，既不存在任何法的联系，也不存在聚合在一起的人们，即人民之间的任何意见一致的联合时，谁还会称这是人民的事业，即国家呢？这

[1] 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伽尔巴，公元前 144 年执政官，一位富有才华的演说家，与小斯基皮奥一起，同为占卜团成员。

[2] 抄本此处残缺。

[3] 可能指伊索格拉底。

[4] “牛”指法拉里斯铜牛，参阅本书第一卷，44。

[5] 尤维那利斯（约公元 60—约前 140），古罗马讽刺诗人。

LIBER TERTIUS

Urbs illa praeclara, quam ait Timaeus Graecarum maxumam, omnium autem esse pulcherrimam, arx visenda, portus usque in sinus oppidi¹ et ad urbis crepidines infusi, viae latae, porticus, templa, muri nihilo magis efficiebant, Dionysio tenente, ut esset illa res publica; nihil enim populi et unius erat populus ipse. Ergo ubi tyrannus est, ibi non vitiosam, ut heri dicebam, sed, ut nunc ratio cogit, dicendum est plane nullam esse rem publicam.

XXXII

(44) Praeclare quidem dicis, Laelius; etenim video iam, quo pergat oratio.

S. Vides igitur ne illam quidem, quae tota sit in factionis potestate, posse vere dici rem publicam.

L. Sic plane iudico.

S. Et rectissime quidem iudicas; quae enim fuit tum Atheuiensium res, cum post magnum illud Peloponnesiacum bellum triginta viri illi urbi iniustissime praefuerunt? Num aut vetus gloria civitatis aut species praeclara oppidi aut theatrum, gymnasia, porticus aut propylaea nobilia aut arx²

¹ oppidi Leopardi; oppidis V.

² arx Mai; ara V.

种情况在叙拉古札也存在过。这座著名的美丽城市，提迈奥斯^[1]称它是所有希腊城市中最大、最美的城市，它那令人惊叹的城堡，那让海水直灌至城里拍击城市护堤的港湾，那宽阔的街道、柱廊、宙宇和城墙，所有这一切在狄奥倪西奥斯统治时期^[2]怎么也不能使它被称之为国家，因为当时什么都不属于人民，而人民本身却属于一个人。就这样，应该说哪里有僭主，哪里便不仅不存在如我昨天所说的有缺陷的国家，而是如今天分析的那样，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国家。”

三十二

(44) 莱利乌斯说：“你说得太好了，我甚至已经看出你想继续说什么。”

斯基皮奥说：“那就是说你看出了，甚至一个完全处于派别集团权力之下的国家也根本不可能被称之为国家。”

莱利乌斯说：“我完全这样认为。”

斯基皮奥说：“你的看法非常正确。事实上，当伟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雅典由那个三十僭主完全非正义地统治时，还有什么雅典人民的事业可言？难道或是国家的古代荣誉，或是城市的美丽景观，或是剧场、体育场、柱廊，或是著名的卫城正门，或是城堡，或是菲狄

[1] 提迈奥斯，约公元前 352—前 259，西西里人，历史学家。

[2] 指老狄奥倪西奥斯（公元前 405—前 367），叙拉古札僭主。

LIBER TERTIUS

aut admiranda opera Phidiae aut Piraeus ille magnificus rem publicam efficiebat?

Minime vero, Laelius, quoniam quidem populi res non erat.

S. Quid? Cum decemviri Romae sine provocatione fuerint tertio illo anno, cum vindicias amisisset ipsa libertas?

L. Populi nulla res erat, immo vero id populus egit, ut rem suam recuperaret.

XXXIII

(45) S. Venio nunc ad tertium genus illud, in quo esse videbuntur fortasse angustiae. Cum per populum agi dicuntur et esse in populi potestate omnia, cum, de quocumque volt, supplicium sumit multitudo, cum agunt, rapiunt, tenent, dissipant, quae volunt, potesne tum, Laeli, negare rem esse illam publicam, cum populi sint omnia, quoniam quidem populi esse rem volumus rem publicam?

Tum Laelius: Ac nullam quidem citius negaverim esse rem publicam, quam istam, quae tota plane sit in multitudinis potestate. Nam si nobis non placebat Syracusis fuisse rem publicam neque Agri genti neque Athenis, cum essent tyranni,

第 三 卷

亚斯^[1]的那些令人惊叹的作品，或是宏伟的比雷埃夫斯港^[2]，使雅典成为国家了吗？

莱利乌斯说：“丝毫没有，因为它不是人民的事业。”

斯基皮奥说：“当对其决定无申诉权的十人委员会在罗马第三年执政时，当自由本身失去保障时又怎么样呢？”

莱利乌斯说：“没有任何人民的事业，恰恰相反，人民极力要求归还自己的事业。”

三十三

(45) 斯基皮奥说：“现在我开始谈第三种国家类型，在分析这一种国家类型时也许会显得困难。当正如人们所说，一切都归人民掌管，一切都处于人民的权力之下时，当民众想惩处什么人就可以惩处什么人时，当他们可以随意地放逐、抢夺、拘禁、耗时，莱利乌斯，难道你能否认这是国家，既然一切都属于人民，而我们又认为国家是人民的事业？”

这时莱利乌斯说：“我对任何国家都不会像对这样的国家那样更乐意否认它堪称为国家，尽管它完全处于民众的权力之下。确实的，如果我们认为，在叙拉古札不存在国家，当阿格里干图姆^[3]和雅典处于僭主统治之下时，当

[1] 菲狄亚斯（约公元前 490—前 431），古希腊著名的雕刻家、建筑家，曾主持闻名的雅典卫城的改建工程，其中包括建造卫城上的雅典娜神庙和雅典娜像。

[2] 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出海港口，位于雅典西南，有城墙与城市本身相连。

[3] 西西里岛西南部城市。

LIBER TERTIUS

nec hic, cum decemviri, non video, qui magis in multitudinis dominatu rei publicae nomen appareat, quia primum mihi populus non est, ut tu optime definisti, Scipio, nisi qui consensu iuris continetur, sed est tam tyrannus iste conventus, quam si esset unus, hoc etiam taetrior, quia nihil ista, quae populi speciem et nomen imitatur, immanius belua est. Nec vero convenit, cum furiosorum bona legibus in adgnatorum potestate sint, quod eorum iam.

[Desiderantur paginae octo.]

XXXIV

(46)..... Dici possint, cur illa sit res publica resque populi, quae sunt dicta de regno.

Et multo etiam magis, inquit Mummius; nam in regem potius cadit domini similitudo, quod est unus; plures vero boni in qua re publica rerum potentur, nihil poterit esse illa beatius. Sed tamen vel regnum malo quam liberum populum; id enim tibi restat genus vitiosissimae rei publicae tertium.

XXXV

(47) Hic Scipio: Adgnosco, inquit, tuum morem istum, Spuri, aversum a ratione populari; et quamquam potest id lenius ferri, quam tu soles ferre, tamen adsentior nullum esse de tribus his generibus, quod sit probandum minus. Illud tamen non

第 三 卷

我们这里处于十人委员会统治之下时不存在国家，那么我不明白，国家这一名称怎么会更适合于由民众主宰的政权？因为首先我觉得，那里不存在人民，斯基皮奥，既然正如你很好地界定的那样，它不是由法权的一致结合起来的，而是一个集体僭主，如同假如它是一个人那样，而且它甚至更可恶，因为没有什么野兽比这种模仿人的外形和名称的野兽更凶残。并且下述这样的情况完全不应该出现：当神智失常的人的财产依法处于其亲属的掌握之下，因为他们已经……^[1]

三十四

(46) (斯基皮奥说:) “……也可以这样说，就像关于王权说过的那样：为什么那是国家和人民的事业。”

穆弥乌斯说：“甚至更应该这样说，要知道，国王更像主人，因为他也是一人；但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国事由为数不多的善良的人掌管的国家更幸福。尽管如此，我们宁可要王政，而不要“自由的”人民的管理，因为那正是你说的最有缺陷的第三种国家类型。”

三十五

(47) 斯基皮奥对他说道：“斯普里乌斯，我知道你对民众管理体制很反感。尽管现在这种体制比你以往感觉的要容易接受些，但是我仍然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三种国家体制中没有哪一种比这一种更不受称赞。不过有一点我不能同意，

[1] 抄本此处残缺。

LIBER TERTIUS

adsentior tibi, praestare regi optimates; si enim sapientia est, quae gubernet rem publicam, quid tandem interest, haec in unone sit an in pluribus? Sed errore quodam fallimur ita disputando; cum enim optimates appellantur, nihil potest videri praestabilius; quid enim optumo melius cogitari potest? Cum autem regis est facta mentio, occurrit animis rex etiam iniustus. Nos autem de iniusto rege nihil loquimur nunc, cum de ipsa regali re publica quaerimus. Quare cogitato Romulum aut Pompilium aut Tullum regem: fortasse non tam illius te rei publicae paenitebit.

(48) M. Quam igitur relinquis populari rei publicae landem?

S. Tum ille: Quid? Tibi tandem, Spuri, Rhodiorum, apud quos nuper fuimus una, nullane videtur esse res publica?

M. Mihi vero videtur, et minime quidem vituperanda.

S. Recte dicis; sed, si meministi, omnes erant iidem tum de plebe, tum senatores vicissitudinesque gabeant, quibus mensibus populari munere fungerentur, quibus senatorio; utrobique autem conventicium accipiebant, et in theatro et in curia res capitalis et reliquas omnis iudicabant iidem; tantum poterat tantique erat, quanti multitudo, senatus¹.....

[multa desiderantur.]

¹ senatus addit. a Halm; deest in V.

即认为贵族体制理应优越于王政。要知道，如果国家是由智慧统治的，那么这智慧是存在于一个人身上还是存于一些人身上，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当我们那样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当他们被称为“最优秀的人物”时，便令人觉得没有谁比他们更好的了，因为有什么能比被认为“最优秀的”更优秀呢？当我们谈到国王时，我们心里便想到不公正的国王。但当我们现在讨论王政国家时，我们谈的完全不是什么不公正的国王。就这样，请想一想罗慕卢斯，或者蓬皮利乌斯，或者图卢斯，那时你对王政也许不会再持否定态度。”

(48) 穆弥乌斯说道：“那么，你认为对民众管理的国家可以给予怎样的赞扬？”

这时斯基皮奥说道：“什么？斯普里乌斯，难道你认为在我们不久前一起去过的罗得斯人那里^[1]不存在任何国家？”

穆弥乌斯说道：“我觉得存在，而且无可指责。”

斯基皮奥说：“你说得对，但是如果你还记得，那里人人掌权，不管是平民，还是元老，并且轮流执掌，一些月里尽民众责任，一些月里尽元老责任。他们尽每一种责任时都获得津贴；同一些人在剧场里，在库里亚，既审理刑事案件，也审理其他案件；元老院具有与民众同等的权力，同样的影响……^[2]

[1] 公元前 141—前 139 年间，小斯基皮奥曾经在斯普里乌斯·穆弥乌斯、卢基乌斯·墨特卢斯·卡尔伍斯等陪同下赴附属罗马的东方各小国家处理纠纷，其间访问过罗得斯岛。

[2] 本卷以下全部残缺。

LIBER TERTIUS

FRAGMENTA LIBRI III

1. Est igitur quiddam turbulentum in hominibus singulis, quod vel exultat voluptate vel molestia frangitur. (Nonius, p. 301, 6.)

2. Sed ut ipsi seu animum periclitentur sum vident, quid se putent esse facturos. (Nonius, p. 364, 8.)

3. Poeni primi mercaturis et mercibus suis avaritiam et magnificentiam et inexplebiles cupiditates omnium rerum importaverunt in Graeciam. (Nonius, p. 431, 15.)

4. Sardanapallus ille vitiis multo quam nomine ipso deformior. (Schol. Iuv. ad Sat. X, 362.)

5. Nisi si quis Athonem pro monumento vult funditus effdicere. Quis enim est Athos aut Olympus tantus? (Priscianus VI,13,70, p. 255, 9 Hertz.)

本卷残段：

1. 就这样，在一些人中存在着骚动的根源，这种根源有时因享乐而迸发，有时因悲伤而沉抑。（诺尼乌斯，P. 301，6。）
2. 为了让他们对自己的心灵进行观察，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究竟能做什么……（诺尼乌斯，P. 364，8。）
3. 第一批布匿人通过贸易和自己的货物，给希腊带来贪婪、奢侈和种种难以满足的欲望。（诺尼乌斯，P. 431，15。）
4. 那个著名的萨尔达纳帕卢斯^[1]以自己的种种罪恶，远比由于自己的名字更令人鄙弃。（尤维那利斯：《讽刺诗》，II，362 注论。）
5. 除非有人把阿托斯山^[2]完全雕成一座纪念像。要知道，有哪座阿托斯山或奥林波斯山如此巨大？（普里斯基阿努斯，VI，13，70。）

[1] 萨尔达纳帕卢斯是亚述王（公元前 7 世纪），暴君。

[2] 阿托斯山位于希腊东北部卡尔基得斯半岛上。

LIBER QUARTUS

第 四 卷

LIBER QUARTUS

I

(1) *Temptabo tamen, quoniam corporis et animi facta mentio est, utriusque rationem, quantum pusillitas intelligentiae weae pervidet, explicare. Qquod officium hac de causa maxime suscipiendum puto, quod Marcus Tullius vir ingenii singularis in quarto de re publica libro, cum id facere temptasset, materiam late patentem angustis finibus terminavit, leviter summa quaeque decerpens. Ac ne ulla esset excusatio, cur eum locum non fuerit exsecutus, ipse testatus est nec voluntatem sibi defuisse nec curam. In libro enim de legibus primo, cum hoc idem summatim stringeret, sic ait: hunc locum satis ut mihi videtur in iis libris quos legistis expressit Scipio.* (Lact. Opif. I, 11-13.)

..... atque ipsa mens ea, quae futura videt, praeterita meminit..... (Non. P. 500, 9.)

..... Etenim, si nemo est quin emori malit quam converti in aliquam figuram bestiae, quamvis hominis mentem sit habiturus, quanto est miserius in hominis figura animo esse efferato! Mihi quidem tanto videtur, quanto praestabilior est animus corpore. ... (Lactantius Inst. Diu. V, 11, 2.)

..... se non putare idem esse arietis et P. Africani bonum.(Augustinus contra Iulian. Pelag. IV. 12. 59 T. X. p. 612 Ben.)

..... eademque obiectu suo umbram noctemque efficiat cum ad numerum dierum aptam, tum ad laborum quietem. (Nonius p. 234, 12.)

..... Cumque autumnus terra se ad concipiendas fruges

第 四 卷

- (1) 由于曾经谈到肉体 and 灵魂的问题，因此我将尽我的贫乏的智慧所能，努力解释它们的实质。我之所以认为有必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主要是因为马尔库斯·图利乌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在《论共和国》第四卷里企图说明这些问题时，把自己的广泛的材料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只对它们稍作涉及。为了让人们谅解他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彻底的论述，他曾声言自己“既不缺乏愿望，也不缺乏努力”。他在《论法律》第一卷中约略地涉及这一问题时这样说：斯基皮奥在你们读过的那几卷书里对这个问题作过充分的论述。（拉克坦提乌斯：《论神工》，1，11—13）

心智本身能预见未来，也能记忆过去。（诺尼乌斯，P. 500，9。）

实际上，如果没有哪个人宁愿变成某种动物，也不愿死去，即使那样他仍然能够保持人的智慧，那么当他虽然继续保持着人的形体，但心灵却变得凶残时，那他会是多么更为可怜啊！我个人觉得，那可怜程度就像心灵多么优越于肉体。（拉克坦提乌斯：《神圣法规》，V，11，2。）

……他没有想到，羊羔的财产与普布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的财产是同样的。（奥古斯丁：《斥尤利阿努斯》，II，12，59。）

然后它成为一种阻碍，造成昏暗和黑夜，不但可以用来计算时日，也可作为劳作之后的休息。（诺尼乌斯，P. 234，14。）

当土地在秋天敞开自己接受果实，在冬天疏松自己保

LIBER QUARTUS

patefecerit, hieme ad concipiendas¹ relaxarit, aestiva maturitate alia mitigaverit, alia torruerit. (Nonius p. 343, 18.)

..... cum adhibent in pecuda pastores. (Nonius p. 159, 13.)

II

(2) gratiam. Quam commode ordines discripti, aetates, classes, equitatus, in quo suffragia sunt etiam senatus, nimis multis iam stulte hanc utilitatem tolli cupientibus, qui novam largitionem quaerunt aliquo plebei scito reddendorum equorum.

III

(3) Considerate nunc, cetera quam sint provisae sapienter ad illam civium beate et honeste vivendi societatem; ea est enim prima causa coeundi, et id hominibus effici ex re publica debet partim institutis, alia legibus. Principio disciplinam puerilem ingenuis, de qua Graeci multum frustra laborarunt, et in qua una Polybius noster hospes nostrorum institutorum negligentiam accusat, nullam certam aut destinatam legibus aut publice

¹ textus corrupt., concipiendas V.

第 四 卷

存果实，秋天成熟时期使一些果实变柔软，使另一些果实变干燥时……（诺尼乌斯，P. 343，18。）

当他们把畜群交给牧人时，……（诺尼乌斯，P. 159，13。）

二

- (2)（斯基皮奥说）“……恩惠……。多么合适的划分：按阶层、年龄、等级、骑士，甚至元老们也和他们一起投票，^[1]尽管有很多人非常愚蠢地希望废除这种恰当的划分，他们要求根据某个关于交回马匹的平民会议决议，提供新的费用配给。

三

- (3)“现在请你们仔细想一想，对于公民社会的其他方面也都多么明智地预见到了，以使人们能够在那里幸福而荣耀地生活。要知道，这是人们聚合起来的第一原因^[2]，并且部分地依靠习俗，部分地基于法律，使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实现这一点。首先，对于自由人出身的孩子们的教育，希腊人在这方面徒然浪费了许多精力。我们的客人波利比奥斯也正是指责我们的制度对这方面缺乏重视，人们却不希望它或是通过以国家名义做出的规定而受束缚，或是让一

[1] 可能指塞尔维乌斯改革，直到公元前 2 世纪中期，元老们在百人团民会上仍是同骑士阶层一起，在享有优先投票权的那些百人团投票。

[2] 参阅本书第一卷，3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I，1252B—1253A。

LIBER QUARTUS

expositam aut unam omnium esse voluerunt. Nam

[Desiderantur paginae minimum quattuor.]

..... ad militiam euntibus dari solitos esse custodes, a quibus primo anno regantur. (Servius ad Verg. Aen. V, 546.)

..... non modo ut Spartae, rapere ubi pueri et elepere discunt. (Nonius p. 20, 4.)

..... opprobrio fuisse adolescentibus, si amatores non haberent. (Servius ad Verg. Aen. X, 325.)

IX

..... nudari puberem. Ita sunt alte repetita quasi fundamenta quaedam verecundiae. Iuventutis vero exercitatio quam absurda in gymnasiis! Quam levis epheborum illa militia! Quam contrectationes et amores soluti et liberi! Mitto apud Eleos et Thebanos, apud quos in amore ingenuorum libido etiam permissam habet et solutam licentiam; Lacedaemonii ipsi, cum omnia concedunt in amore iuvenum praeter struprum, tenui sane muro dissaepiunt id quod excipiunt; complexus enim concubitusque permittunt palliis interiectis.

Hic Laelius: Praeclare intellego, Scipio, te in iis Graeciae disciplinis, quas reprendis, cum populis nobilissimis malle quam

第 四 卷

种形式适用于所有的人。因为……”^[1]

……通常给服兵役的人派遣监护人，由他们在第一年里指导年轻人。（塞尔维乌斯：《埃涅阿斯纪》，V，546 注论。）

……不仅像在斯巴达那样，那里教导孩子们抢劫和偷窃。……（诺尼乌斯，P. 20，4。）

要是年轻人没有情侣，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耻辱。（塞尔维乌斯：《〈埃涅阿斯纪〉注论》，IX，325。）

四

- （4）斯基皮奥说：“……年轻人的裸露。某些或许可以称之为谦恭之根源的东西其产生如此深远。并且在体育场对年轻人进行训练的制度确实多么荒谬！埃菲波斯^[2]的军役多么轻率！接触和爱情表露多么随意，多么放纵！我不谈埃利斯人和特拜人^[3]，在自由人的爱情关系方面，情欲甚至是被允许的，完全放任的。拉克得蒙人在年轻人的爱情方面一切都允许，只除了猥亵行为；凡不被允许的，仅以简单的障碍相隔，因为他们允许拥抱，甚至同寝，只要相互之间置以蓬衣之类。”

这时莱利乌斯说：“斯基皮奥，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你谈到你所谴责的这些希腊教育方式时，你宁愿同那些

[1] 抄本此处残缺。

[2] “埃菲波斯”指 16 岁（雅典为 18 岁）至 20 岁的青年。这里谈的显然是雅典的教育制度。

[3] 埃利斯人居住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特拜城位于希腊中部。

LIBER QUARTUS

cum tuo Platone luctari, quem ne attingis quidem, praesertim cum.....

V

(5) *Huius (Socratis) auditor Plato, quem deum philosophorum Tullius nominat, qui solus omnium sic philosophatus est ut ad veritatem propius accederet, tamen quia deum ignoravit, in multis ita lapsus est ut nemo deterius erraverit, in primis civibus omnia omnibus voluit esse communia. De patrimoniis tolerabile est, licet sit iniustus; nec enim aut obesse cuiquam debet, si sua industria plus habet, aut prodesse, si sua culpa minus; sed ut dixi, potest aliquo modo ferri. Etiamne liberi communes erunt? Non erit sanguinis ulla distinctio, nec genus certum, nec familiae nec cognationes nec adfinitates, sed sicut in gregibus pecudum confusa et indiscreta omnia? nulla erit in viris continentia, nulla in feminis pudicitia? Quis esse in utrisque amor coniugalis potest, in quibus non est certus aut proprius effectus? Quis erit in patrem pius, ignorans unde sit natus? Quis filium diliget quem putabit alienum? quin etiam feminis curiam reservavit, militiam et magistratus et imperia permisit. Quanta erit infelicitas urbis illius, in qua virorum officia mulieres occupabunt! (Lact. epit. 33[38], 1-5.)*

..... et noster Plato magis etiam quam Lycurgus, omnia qui

第 四 卷

著名的人民争论，而不愿同你所敬爱的柏拉图争论，你甚至都不提到他，特别是……^[1]”

五

- (5) 苏格拉底的门生、图利乌斯称之为哲学家之神的柏拉图比所有人更善于哲理思辨，从而也更接近真理。但由于他不知道神，因而在许多方面犯了比所有其他人更大的错误，他首先在论国家的著作里提出所有的人一切皆共有。这样谈论财产时尚可忍受，尽管也不公正，因为既不应该损害任何人，如果那个人靠自己的努力而拥有较多的财富，也不应该迎合任何人的利益，如果此人因自己的过失而拥有较少的财富。不过正如我说过的，这样尚可接受。然而，是不是妻子、孩子也都得共有？那时将不需要任何血缘区分，不需要任何明确的家族、家庭、家属和旁亲关系，一切都像动物群那样地混淆、不加区分？男人将不需要任何节制，女人将不需要任何贞操？当男女之间不存在任何特别的、或者说亲近的情感时，他们之间还怎么能有夫妻爱情？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时，他还怎么会尊敬父亲？谁还会喜欢他人之子做自己的儿子？不仅如此，柏拉图甚至允许妇女进入元老院，允许她们服兵役，出任行政长官，掌握权力。如果一个城邦里男人们的职位被妇女占据，那将是多大的不幸啊！（拉克坦提乌斯：《摘要》，33（38），1—5，）

我们的柏拉图比吕库尔戈斯走得更远，他甚至要求一

[1] 抄本此处残缺。

LIBER QUARTUS

prorsus iubet esse communia, ne quis civis propriam aut suam rem ullam queat dicere. (Nonius p. 362, 9 Merc., 361, 27 Quich.)

..... Ego vero eodem, quo ille Homerum redimitum coronis et delibutum unguentis emittit ex ea urbe, quam sibi ipse fingit. (Nonius p. 308 sq.)

VI

(6)Censoris iudicium nihil fere damnato nisi ruborem offert.¹ Itaque, ut omnis ea iudicatio versatur tantum modo in nomine, animadversio illa ignominia dicta est. (Nonius p. 24 in,)

..... horum in severitatem dicitur inhorruisse primum civitas. (Nonius p. 423, 4.)

..... nec vero mulieribus praefectus praeponatur, rui apud Graecos creari solet, sed sit censor, qui viros doceat moderari uxoribus. (Nonius p. 499. 13.)

.....Ita magnam habet vim disciplina verecundiae; carent temeto omnes mulieres. (Nonius p. 5, 14.)

..... Atque etiam si qua erat famosa, ei cognati osculum non ferebant. (Nonius p. 306, 3.)

..... itaque a petendo petulantia, a procando, id est

¹ obfert Scaliger; obferent Codd.

第 四 卷

切共有，使得任何人都不能称任何东西属于他或为他所有。^[1]（诺尼乌斯，P. 362，9。）

我也以柏拉图把头戴花冠、身抹香膏的荷马从他为自己构想的那个城邦遣走的方式^[2]，我也去哪里……（诺尼乌斯，P. 308，38。）

六

- (6) 监察官的判处除了使被判处者感到羞愧外，几乎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其他的损害。就这样，既然任何一种这样的判处关系的只是名誉，因而这样的惩处被称为“丧失名誉”。（诺尼乌斯，P. 24，5。）

据说国家起初对他们的严酷感到恐惧。（诺尼乌斯，P. 423，4。）

……也不应该给妇女设监护人（在希腊人那里通常设这样的监护人^[3]），但应该有监察官，让他指导男子如何管理妻子。（诺尼乌斯，P. 499，13。）

谦恭教育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它能使所有的妇女戒酒。（诺尼乌斯，P. 5，10。）

如果一个女人名声不好，甚至她的亲人也不会和她亲吻。（诺尼乌斯，P. 306，3。）

……就这样，*petulantia*（厚颜无耻）一词源自 *petere*（极力要求），*procacitas*（纠缠）一词源自 *procare*（请求），

[1]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III，416—417。

[2]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III，397A—398B。

[3] 参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VI，1322B。

LIBER QUARTUS

poscendo, procacitas nominata est.... ... (Nonius p. 23 v 18 et v. 24.)

VII

(7) Nolo enim eundem populum imperatorem et portitorem esse terrarum. Optimum autem et in privatis familiis et in re publica vectigal ducere esse parsimoniam. (Nonius p. 24. 21.)

Theatra, porticus, nova templa verecundius reprehendo propter Pompeius; sed doctissimi non probant, ut et hic ipse Panaetius, quem multum in his libris secutus sum, non interpretatus, et Phalereus Demetrius, qui Periclem, principem Graeciae, vituperat, quod tantam pecuniam in praeclara illa propylaea coiecerit. Sed de hoc genere toto in iis libris quos de re publica scripsi, diligenter est disputatum. (Cic. De off. II, 17, 60.)

..... Fides enim nomen ipsum mihi videtur habere, cum fit, quod dicitur. (Nonius p. 24, 18.)

..... In cive excelso atque homine nobili blanditiam, adsentationem, ambitionem meam esse levitatis. (Nonius p. 194, 27.)

Intuere paululum ipsos de re publica libros, unde illum affectum amantissimi civis ebibisti, quod nullus sit patriae

第 四 卷

即 *poscere* (恳求)。(诺尼乌斯, P. 23, 参阅 18 和 24。)

七

(7) 要知道,我不同意一个人民既是统治者,又是收税者。我认为,无论对于个人家庭,还是对于国家,最好的收入是节俭。(诺尼乌斯, P. 24, 21。)

出于对庞培的敬意,我对剧场、柱廊和新庙宇的谴责较为克制^[1],但是学识渊博的人们不赞成这样做,其中例如帕奈提奥斯,我在这几卷书里采纳了他的许多看法,尽管不是翻译。此外还有法勒隆人得墨特里奥斯^[2],他指责希腊第一人伯里克利斯把那么多钱花在修建著名的卫城入口上。不过关于整个这类问题,在我所撰论共和国的那几卷书里作过详细的论述。(西塞罗:《论义务》,II, 17, 60。)

在我看来, *fides* 一词之所以这样拼写,是因为言而必果 (*fieri*)。(诺尼乌斯, P. 24, 18。)

在我看来,社会上层公民或富有声誉的人士表现出献媚、附和、讨好,是浅薄的表现。(诺尼乌斯, P. 194, 27。)

请稍许认真研究那几卷论国家的书,你曾经从中汲取过一个无比忠诚的公民应具有的那种情感,因为对于高尚

[1] 庞培曾于公元前 55 年建造罗马第一座石结构剧场,很豪华,能容纳 2700 人,此外还建造了毗连的柱廊、维纳斯神庙和胜利女神庙。

[2] 得墨特里奥斯(约公元前 350—前 280)是哲学家特奥弗拉斯托斯和喜剧家米南德的门生,曾受马其顿国王委派,于公元前 317—前 307 年统治雅典,很有成就。

LIBER QUARTUS

consulendi modus aut finis bonis; *intuere, obsecro te, et cerne, quantis ibi laudibus frugalitas et continentia praedicetur, et erga coniugale vinculum fides, castique honesti ac probi mores.* (Aug. Epist. 91,3.)

VIII

(8) Admiror, nec rerum solum, sed verborum etiam elegantiam. Si iurgant, inquit. Benivolorum concertatio, non lis inimicorum, iurgium dicitur iurgare igitur lex putat inter se vicinos, non litigare (Nonius p. 430 sq.)

..... eosdem terminos hominum curae atque vitae, sic pontificio iure sanctitudo sepulturae (Nonius p. 174, 5.)

..... quod insepultos reliquissent eos, quos e mari propter vim tempestatis excipere non potuissent, innocentes necaverint (Nonius p. 293, 24 Merc., 293,43 Quich.)

..... nec in hac dissensione suscepti populi causam, sed bonorum (Nonius p. 519,14.)

..... Non enim facile valenti populo resistitur, si aut nihil iuris impertias aut parum (Priscianus XV, 4, 20. p. 76, 14 Hertz.)

第 四 卷

的人们来说，关心国家不存在任何尺度和界限。我请求你认真地看一看，想一想，那里对俭朴，对节制，对忠诚于婚姻，以及对纯洁、高尚、质朴的风习给予了多么高的赞誉。（奥古斯丁：《书信》，93，3。）

八

（8）我不仅惊叹内容的严谨，而且惊叹语言的优美。“如果他们争吵”，那里^[1]这样写道，心怀善意的人们之间的冲突（不是互相敌视的人们之间的诉讼）称作争吵，……就这样，法律认为，邻人之间是互相争吵，而不是诉讼。（诺尼乌斯，P. 430，29。）

……甚至对于人们的忧虑和生活也有限定，如根据大祭司法，墓地神圣不可侵犯。（诺尼乌斯，P. 174，5。）

因为他们未能找到在海上在风暴中遇难的人的尸体进行埋葬，因而尽管他们无罪，但仍被处死。^[2]（诺尼乌斯，P. 293，24。）

在这场争论中，我不是站在人民方面，而是站在高尚的人们方面。（诺尼乌斯，P. 519，14。）

要知道，与强大的人民对抗是不容易的，如果你不使它享受任何权利或者只让它享受很少的权利。（普里斯基阿努斯，XV，4，20，）

[1] 可能指十二铜表法。

[2]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海军于公元前 406 年在阿尔基努萨岛附近获胜后遇上风暴，损失惨重，许多遇难者的尸体未能被找到和安葬，三位海军首领因此被判处死刑。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7，12。

LIBER QUARTUS

..... cui quidem utinam vere fideliter abundiente auguraverim. (Nonius p. 469, 14.)

IX

(9) Ad quos cum accessit clamor et adprobatio populi quasi magni cuiusdam et sapientis magistri, quas illi obducunt tenebras, quos invehunt metus, quas inflammant cupiditates! (Augustinus de Civ. Dei II, 14 ext.)

Negat Cicero, si duplicetur sibi aetas, habiturum se tempus quo legat lyricos. (Sen. Epist. 49, 5.)

X

(10) Cum artem ludicram scaenamque totam in probro ducerent, genus id hominum non modo honore civium reliquorum carere, sed etiam tribu moveri notatione censoria voluerunt. (Augustinus de Civ. Dei II, 13.)

(11) S.....Numquam comoediae, nisi consuetudo vitae pateretur, probare sua theatri flagitia potuissent. quem illa non adigit vel potius quem non vexavit? Cui pepercit? Esto, populares homines improbos, in re publica seditiosos, Cleonem,

第 四 卷

但愿我能真实、可靠、详细地为他预言。(诺尼乌斯,
P. 469, 160)

九

- (9) 每当人民有如一位伟大、明智的教师，发出的欢呼和赞叹传到他们那里，它们往往造成多么大的混乱，引起多么大的恐惧，激起多么强烈的欲望。^[1]（奥古斯丁：《论上帝之城》，II，14。）

西塞罗说，即使给他双倍的寿命，他也不会有时间去读抒情诗人的作品。（塞内加：《书信》，49，5。）

十

- (10) 斯基皮奥说：“由于他们认为整个娱乐表演和舞台艺术是一种不体面的行业，因此他们要求从事这种行业的人不仅应该丧失其他公民可能享受的荣誉，而且甚至应该根据监察官的审查，被逐出特里布斯。^[2]”（奥古斯丁：《论上帝之城》，II，13。）

- (11) 斯基皮奥说：“……如果喜剧没有被日常生活习惯所接受，它便不可能以自己那不体面的表演博得观众的赞赏。……有谁没有受过喜剧的攻击，或者更确切地说凌辱？有谁得到过它的宽恕？姑且承认它嘲弄过民众派首领，那些无耻之徒、图谋对国家发动暴乱的人，如克勒昂、克勒奥丰、

[1] 可能指对喜剧诗人。

[2] 李维：《罗马史》，VII，2，12。特里布斯是古罗马行政单位。

LIBER QUARTUS

Cleophonem, Hyperbolum laesit. Patiamur, etsi eius modi cives a censore melius est quam a poeta notari; sed Periclen, cum iam suae civitati maxima auctoritate plurimos annos domi et belli praefuisset, violari versibus, et eos agi in scaena non plus decuit, quam si Plautus noster voluisset aut Naevius Publico et Gnaeo Scipioni ¹ aut Caecilius Marco Catoni male dicere
(12) nostrae contra duodecim tabulae cum perpaucae res capite sanxissent, in his hanc quoque sancendam putaverunt, si quis occentavisset sive carmen condidisset, quod infamiam faceret flagitiumve alteri. Praeclare; iudiciis enim magistratum, disceptationibus legitimis propositam vitam, non poetarum ingeniis, habere debemus nec probrum audire nisi ea lege, ut respondere liceat et iudicio defendere ... veteribus displicuisse Romanis vel laudari quemquam in scaena vivum hominem vel vituperari. (Augustinus de Civ. Dei II, 9.)

XI

(13) *Comoediam esse Cicero ait imitationem vitae,*

¹ Scipionibus Halm.

希佩尔波洛斯^[1]。我们姑且容许这样做，尽管对这类公民的抨击最好来自监察官，而不是来自诗人。但是对伯里克利斯这样一个在这么多年间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无论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曾经领导过自己国家的人用诗歌进行嘲弄，并且在舞台上表演，这样做并不比假如我们的普劳图斯^[2]或奈维乌斯^[3]企图抨击普布里乌斯·斯基皮奥和格奈乌斯·斯基皮奥兄弟^[4]，凯基利乌斯^[5]抨击马尔库斯·卡托更合适。……（12）相反，尽管我们的十二铜表法仅对少数罪行判处死刑，但其中却包括这样的案件，即如果有人唱歌或作诗攻击和低毁他人。这有多好啊！要知道，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接受长官的审判和法律的裁断，而不是由诗人来评判，并且只有在法律赋予我们回答的权利和可以依法辩护的情况下，我们才听取指责。……古代罗马人不赞成在舞台上对一个在世的人进行称赞或抨击。（奥古斯丁：《论上帝之城》，II，9。）

十一

（13）西塞罗说，喜剧是对人生的模仿，风习的镜子，真理的

[1] 克勒昂于公元前 427—前 422 年间为雅典民主派首领，克勒奥丰为约公元前 410—前 404 年间的雅典民主派首领；希佩尔波洛斯约于公元前 420 年为雅典民主派首领，阿里斯托芬常在喜剧中嘲笑他们。

[2] 提图斯·马克基乌斯·普劳图斯（约公元前 254—前 184），古罗马著名喜剧家。

[3] 格奈乌斯·奈维乌斯（约卒于公元前 201 年），古罗马喜剧家。

[4] 参阅本书第一卷，1。

[5] 凯基利乌斯·斯塔提乌斯（约公元前 230—前 168），古罗马喜剧家。

LIBER QUARTUS

speculum consuetudinis, imaginem veritatis. (Donat. Exc. De com. P.22, 19 Wessner.)

..... Aeschines Atheniensis, vir eloquentissimus, cum adulescens tragoedias actitavisset, rem publicam capessivit, et Aristodemum, tragicum item actorem, maximis de rebus pacis et belli legatum ad Philippum Athenienses saepe miserunt. ... (Augustinus de Civ. Dei. II, 11.)

XII

(14) Ούτε γὰρ ἀπασα τέρψις μεμπτός, οὔτε τῆς μουσικῆς αὐτε τέλος, ἀλλ' ἡ μὲν ψυχαγωγία κατὰ τὸ συμβεβηκός, σκοπὸς δὲ ὁ προκείμενος ἢ πρὸς ἀρετὴν ὠφέλεια· ὅπερ πολλοὺς τε ἄλλους ἔλαθε καὶ τὸν ἐν τοῖς Κικέρωνος τοῦ Ῥωμαίου πολιτικοῖς τὰ κατὰ μουσικῆς ρητορεύοντα· οὐ γὰρ ἔγωγ' ἂν φαίην ἐκεῖνῳ τὰ τοιαῦτα εἰρῆσθαι· πῶς γὰρ ἂν τις αὐτὸ ἰσχυρίσαιτο μουσικὴν λοιδορεῖν τε καὶ ὥς φαύλην εὐθύνειν, τέχνην ἁρμονιῶν τε καὶ ρυθμῶν ἀρετάς τε καὶ κακίας διορίζουσαν, ἄνδρα ὃς τὸ τηνικαῦτα ρυθμοῖς μόνοις καὶ τούτοις ἀγεννέσι καὶ

映像。(多那图斯^[1]，22，19。)

……雅典人埃斯基涅斯^[2]，一位口才无比出众的人，尽管青年时期曾从事悲剧演出，但他后来开始从事国务活动；阿里斯托得漠斯^[3]也曾经是一位悲剧演员，但却经常被雅典人作为使节派往腓力那里，就战争与和平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谈判。(奥古斯丁：《论上帝之城》，II，11。)

十二

(14) 所有的快感都不应该受鄙视，其本身也并非音乐的目的；这一心灵活动作为一种伴生现象，其终极目的在于帮助德性。许多人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其中包括在罗马人西塞罗的《论共和国》的著作里对音乐进行谴责的那一位。要知道，我不认为类似的观点出自西塞罗本人，事实上，有谁会认为西塞罗会贬斥音乐，并且把区别韵律美感和不足的艺术视为某种不好的东西而加以谴责呢？要知道，正是他曾经对甚至以不甚雅致、优美的节奏著称的演员罗斯基乌斯^[4]的表演也大大加赞赏，甚至把罗斯基乌斯的降生视为神明的安排。倘若有人认为西塞罗在著作《论共和国》中叙

[1] 提贝利乌斯·多那图斯(公元前400年左右)，文法家。

[2] 埃斯基涅斯(约公元前390—前320)，古希腊著名演说家之一。

[3] 阿里斯托得漠斯(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初)，古希腊著名悲剧演员。

[4] 罗斯基乌斯(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著名喜剧演员，参阅西塞罗：《为昆克提乌斯辩护》，77。

LIBER QUARTUS

φαύλοις ἐπιδεικνύμενος ῥώσκιον τὸν ὀρχηστήν οὕτως σφόδρα ἐξεπλήττετο, ὥστε φάσκειν αὐτὸν προνοία θεῶν ἐς ἀνθρώπους παρελθεῖν. καὶ γὰρ εἴ τις αὐτὸν φάσκοι τὰ μὲν ἐν ἡ συγγέγραφε Πολιτεία λέγειν ἔκουσίως, τὰ δὲ περὶ ῥώσκιον τῆς προκειμένης ἔνεκεν ὑποκειμένης ἔνεκεν ὑποθέσεως, ἀντιστρέφειν μὲν καὶ ἡμᾶς οὐδὲν κωλύσειν τὸν αὐτὸν λόγον. ἀλλ' ὅμως καὶ οὕτως λάθαι τις ἂν ἀποδοκιμάζων μᾶλλον, ὅσον εἰς τὴν παρούσαν σκέψιν, ἢ συνιστᾶς τὸν ῥήτορα· Αναξιόπιστος γὰρ πρὸς ἀληθείας εὑρεσιν ἢ δικαίαν κρίσιν ὁ ταῖς κατ' αὐτὴν ἢ κατὰ τὴν αὐτοῦ προαίρεσιν, ἀλλὰ μὴ ταῖς κατ' οὐσίαν δουλεύων ὑποθέσσειν. οἶμαι δὲ ὡς οὐδ' ἂν αὐτὴν ἔψεγε ῥητορικὴν διὰ τοῦς δεκαζομένους τῶν ῥητόρων. Οὕτω δὲ καὶ εἰ τινες τῶν τεχνιτῶν διὰ τὸ τοῖς πολλοῖς ἀρέσκειν τὰ ἀγεννῆ μελωδοῦσιν, οὐ τῆς τέχνης τὸ αὐτίμα. Ἀλλὰ καὶ ἡ πατρὶς αὐτοῦ τοὺς μὲν ἐπὶ Νομᾷ καὶ τοὺς ὀλίγῳ μετ' αὐτόν, ἔτι τυγχάνοντας ἀγριωτέρους, μουσικῇ παιδευομένους εἶχε, καθὰ καὶ αὐτός φησιν, ἴδια τε ἐν εὐωχίαις κοινῇ τε ἐν ἀπάσαις τελεταῖς σφισι συνοργαζούσῃ. (Arisdides Quint. De musica II p. 69-71 ed. Meibomius, p. 43, 38sg. Jahn.)

第 四 卷

述的观点与他本人的观点相合，而他对罗斯基乌斯的评价
是出于当时的情势，那么我们也可以赋予这些话相反的意思。
不过尽管如此，由于演说家的观点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关，
因此还是让我们在背后否定它，而不是赞成它。因为当事情是
为了寻求真理或对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时，我们对有人有时为
使自己适应环境要求或自己事先设想的观点而对问题做出回
答，而不是事情本身，不要信以为真。我想，谁也不会因为存
在受人收买的演说家而否定演说术本身。同样，如果有些艺
术家迎合民众的趣味创作出不好的作品，也不应该因此就指
责艺术本身。要知道，西塞罗的祖国甚至在努马和稍后不久
的时代，当人们如西塞罗本人所说，尚很蛮野的时候，便借用
音乐来教育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让音乐伴随人们娱乐，在社会
生活中让音乐伴随各种祭祀活动。（阿里斯提得斯·昆提利安
努斯^[1]：《论音乐》，II，P. 69—71。）

[1] 阿里斯提得斯·昆提利安努斯（约公元3世纪），著有《论音乐》，三卷。

LIBER QUINTUS

第 五 卷

LIBER QUINTUS

I

(1) *Quando ergo res publica Romana talis erat qualem illam describit Sallustius, non iam pessima ac flagitiosissima, sicut ipse ait, sed omnino nulla erat secundum istam rationem, quam disputatio de re publica inter magnos eius tum principes habita patefecit; sicut etiam ipse Tilius non Scipionis nec cuiusquam alterius sed suo sermone loquens in principio quinti libri, commemorato prius Ennii poetae versu quo dixerat:*

Moribus antiquis res stat Romana virisque,

quem quidem ille versum vel brevitate vel veritate tamquam ex oraculo mihi quodam esse effatus videtur. Nam neque viri, nisi ita morata civitas fuisset, neque mores, nisi hi viri prae fuissent, aut fundare aut tam diu tenere potuissent tantam et tam fuse¹ lateque imperantem rem publicam. Itaque ante nostram memoriam et mos ipse patrius praestantes viros adhibebat, et veterem morem ac maiorum instituta retinebant excellentes viri. (2) Nostra vero aetas cum rem publicam sicut picturam accepisset egregiam, sed iam evanescentem vetustate, non modo eam coloribus eisdem, quibus fuerat, renovare neglexit, sed ne id quidem curavit, ut formam saltem eius et extrema tamquam liniamenta servaret. Quid enim manet ex antiquis moribus, quibus ille dixit rem state Romanam? Quos ita oblivione obsoletos videmus, ut non modo

¹ fuse Halm; iuste vel iustae Codd.; compar. Tusc. IV, 57; Orat. 113.

-
- (1) 就这样，当时的罗马共和国已经像萨卢斯提乌斯^[1]描述的那样，不过已经不只是像他所说的堕落不堪、声名狼藉，而是根本不存在，如果按照当时一些著名人士进行的一次关于国家问题的谈话中阐述的观点。图利马斯本人在第五卷开始时，不是引用斯基皮奥的谈话，也不是引用其他任何人的谈话，而是首先引用诗人恩尼乌斯的一行诗：

古代习俗和人——罗马国家存在的基础，^[2]

说道：“我觉得，这行诗言简、意真，犹如从某个神示所发出来的预言。要知道，无论是人，如果国家不是具有那样的习俗，无论是习俗，如果他们不是处于管理国家的地位，就都不可能建立或者如此长久地保持一个权力扩展到如此辽阔地域的国家。就这样，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我们的祖先的习俗本身培养出了许多卓越的人物，而杰出人物本身又维护了古代习俗和祖辈们的遗制。(2) 我们的时代在如同接受了一幅杰出的，然而由于年代久远而变得颜色浅淡的图画那样接受了共和国之后，不仅没有认真地以它原有的颜色修复，而且甚至起码也没有关心继续保持它的外表和哪怕是它的轮廓。事实上，从那位诗人称之为罗马国家存在的基础的古代习俗中又保存下来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它已经完全被人遗忘而成为过去，以至于不仅

[1] 萨卢斯提乌斯（约公元前 86—前 35），古罗马历史家，在所撰历史著作中指责贵族道德堕落，败坏了国家。

[2] 恩尼乌斯：《编年纪》，残段 467。

LIBER QUINTUS

non colantur, sed iam ignorentur. Nam de viris quid dicam? Mores enim ipsi interierunt virorum penuria, cuius tanti mali non modo reddenda ratio nobis, sed etiam tamquam reis capitis quodam modo dicenda causa est. Nostris enim vitiis, non casu aliquo, rem publicam verbo retinemus, re ipsa vero iam pridem amisimus. (Augustinus de Civ. Dei II, 21, Nonius 417, 7.)

In Politia sua dicit Tullius rei publicae rectorem summum virum et doctissimum esse debere, ita ut sapiens sit et iustus et temperans et eloquens, ut possit facile currente eloquentia animi secreta ad regendam plebes exprimere. Scire etiam debet ius, Graecas nosse litteras, quod Catonis facto probatur, qui in summa senectute Graecis litteris operam dans indicavit, quantum utilitatis haberent. (Commentarius ms. In Cic. De invent. apud Osannum p. 349.)

II

(3) ... nihil esse tam¹ regale quam explanationem aequitatis, in qua iuris erat interpretatio, quod ius privati petere solebant a regibus, ob easque causas agri arvi et arbusti et pascui lati atque uberes definiebantur, qui essent regii² colerenturque³ sine regum opera et labore, ut eos nulla privati negotii cura a populorum rebus abduceret. Nec vero quisquam privatus erat disceptator aut arbiter litis, sed omnia conficiebantur iudiciis regiis. Et mihi quidem videtur

¹ textus correct., nihil esse tam addit. a Mai; deest in V.

² regii Orelli; regi V.

³ qui colerenturque V.

不再为人践行，甚至都不为人知晓了。至于人，我还能说什么呢？要知道，习俗本身的泯灭是由于得不到人的体现，我们对习俗遭到的这种不幸不仅应该做出解释，而且甚至应该如同犯了重大罪行那样地面对法庭。是由于我们的过错，而不是由于某种偶然性，我们现在只是在口头上保留着共和国，实际上早把它抛弃了。”（奥古斯丁：《论上帝之城》，II，21。）

图利乌斯在自己的著作《论共和国》里说，国家统治者应该是无比杰出、无比博学的人，从而他也应该是一个明智、公正、克己、富有口才的人，能够以流畅自如的语言展示自己的心灵奥秘，使平民服从统治。他还应该通晓法理，知道希腊著作，这一点有卡托的实践为证，虽然他到耄耋之年才开始研究希腊著作，但他声称，从中获得了多么巨大的裨益啊。（奥桑努斯^[1]：《西塞罗〈论取证〉注疏》，1847，第349页。）

二

- (3) (曼尼利乌斯(?)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执法公允更具有王政特征，这里包括对法的解释，因为个人通常寻求国王进行司法裁决，并且因此为耕地、林园、肥沃而广阔的牧场划定界线；它们归国王所有，但无需国王亲自费力便得到耕种，从而使国王不至于因操劳私人事情而分散他们对民事事务的用心。任何其他个人都不可以是诉讼调解人或裁断者，一切都由国王作为法官来决定。在我看来，

[1] 奥桑努斯(19世纪前半期)，德国语文学家。

LIBER QUINTUS

Numa noster maxime tenuisse hunc morem veterem Graeciae regum. Nam ceteri, etsi hoc quoque munere fungebantur, magnam tamen partem bella gesserunt et eorum iura coluerunt; illa autem diuturna pax Numae mater huic urbi iuris et religionis fuit, qui legum etiam scriptor fuisset, quas scitis extare, quod quidem huius civis proprium, de quo agimus.

III

(4) ... sed tamen ut bono patri familias colendi, aedificandi, ratiocinandi quidam usus opus est. (Nonius, p. 497, 19.)

(5) Radicum¹ seminumque cognoscere num te offendet?

M. Nihil, si modo opus extabit.

S. Num id studium censes esse vilici?

M. Minime; quippe cum agri culturam saepissime opera deficiat.

S. Ergo, ut vilicus naturam agri novit, dispensator litteras scit, uterque autem se a scientiae delectatione ad efficiendi utilitatem refert, sic noster hic rector studuerit sane iuri et legibus cognoscendis, fontis quidem earum utique perspexerit, sed se responsitando et lectitando et scriptitando ne impediat, ut

¹ dicum V.

我们的努马严格地遵循了希腊国王们的这种古代习俗。要知道，尽管其他国王也履行这种职责，但他们把许多时间用在进行战争和制定战争法上。然而努马执政的长时间和平时期却是我们这座城市的立法和宗教之母，因为努马本人甚至制定过各种法律^[1]，正如你们知道的，那些法律保存了下来，这正是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公民应具有的特征。……^[2]”

三

- (4) ……但他如同一位尽责的家长，仍然需要耕种、建筑、计算方面的经验。(诺尼乌斯，P. 497，23。)

(5) (斯基皮奥说：) “……难道你不想知道块根和种子的道理？”

曼尼利乌斯说：“不，只要有这种必要。”

斯基皮奥说：“你是不是觉得这些是庄园总管的事情？”

曼尼利乌斯说：“完全不是，因为他甚至常常对于耕种土地也顾不过来。”

斯基皮奥说：“就这样，正如庄园总管知道土地的性能，管家熟悉各种文书，但他们都放弃这些知识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快乐，而注重于它们的实际效用，我们的这位统治者同样也应该努力研究司法和法律，熟悉它们，知道它们的来源，但他不应该让自己沉浸在答复法律咨询、阅读、

[1] 参阅本书第二卷，26。

[2] 抄本此处残缺。

LIBER QUINTUS

quasi dispensare rem publicam et in ea quodam modo vilicare possit, summi iuris peritissimus, sine quo iustus esse nemo potest, civilis non inperitus, sed ita, ut astrorum gubernator, physicorum nedicus; uterque enim illis ad artem suam utitur, sed se a suo munere non impedit. Illud autem videbit hic vir

IV

(6) civitatibus¹ in quibus expetunt laudem optimi et decus, ignominiam fugiunt ac dedecus. Nec vero tam metu poenae terrentur, quae est constituta legibus, quam verecandia, quam natura homini dedit quasi quendam vituperationis non iniustae timorem. Hanc ille rector rerum publicarum auxit opinionibus perfecitque institutis et disciplinis, ut pudor civis non minus a delictis arceret quam metus. Atque haec quidem ad laudem pertinent, quae dici latius uberiusque potuerunt.

V

(7) Ad vitam autem usumque vivendi ea discripta ratio est iustis nuptiis, legitimis liberis, sanctis penetium deorum Larumque familiarium sedibus, ut omnes et communibus commodis et suis uterentur. Nec bene vivi sine bona re publica posset nec esse quicquam civitate bene constituta beatius. Quocirca permirum mihi videri solet, quae sit² tanta doc

¹ tatibus V.

² sit Mai; si V.

第五卷

写作之中，以便能够管理国家，并且可以说，像管理庄园一样对国家行使职能，既然他精通司法——任何人没有这种知识就不可能成为公正的人，——也通晓民法，但是如同舵手知道星座的运行，医生知道自然体的结构那样。要知道，舵手和医生把自己的知识运用于技艺，而不是妨碍自己履行职责。我们的这一位会明白……^[1]”

四

- (6) (斯基皮奥说：) “……在这些国家里，品性优秀的人们追求称赞和荣誉，避免败名和耻辱。他们避免犯罪与其说是害怕按法律可能面临的惩罚，不如说是由于人的本性赋予的一种惧怕公正谴责的廉耻感。国家管理者借助舆论增强这种廉耻感，借助法规和教育使它达到最高的程度，为的是使廉耻感能够不亚于恐惧心理阻止公民犯罪。这些都与赞赏有关，对它们本可以谈得更深入、更详细一些。

五

- (7) “为了日常生活实践，对合法的婚姻、儿女婚生、家神和灶神的祭地的神圣性确定了这种规则，使得人们既可利用公共财产，又可利用自己个人所有，使得若没有良好的国家便不可能良好地生活，使得任何其他的一切都不及很好地构建的国家更幸福。因此我常常感到特别奇怪，竟然存在这样的理论，……^[2]

[1] 抄本此处残缺。

[2] 抄本此处残缺。

LIBER QUINTUS

VI

(8) *Consumo igitur omne tempus considerans, quanta vis sit illius viri, quem nostris libris satis diligenter, ut tibi quidem videmur, expressimus. Tenesne igitur, moderatorem illum rei publicae quo referre velimus omnia? nam sic quinto ut libro loquitur Scipio: Ut enim gubernatori cursus secundus, medico salus, imperatori victoria, sic huic moderatori rei publicae beata civium vita proposita est, ut opibus firma, copiis locuples, gloria ampla, virtute honesta sit; huius enim operis maximi inter homines atque optimi illum esse perfectorem volo. (Cicero ad Att. VIII, 11, 1.)*

..... Et ubi est, quod et vestrae litterae illum laudant patriae rectorem, qui populi utilitati magis consulat quam voluntati? (Augustinus ep. 104. 7 ext. T.11. p. 292, Ben.)

VII

(9) *Etiam Tullius hinc dissimulare non potuit in eisdem libris quos de re publica scripsit, ubi loquitur de instituendo principe civitatis, quem dicit alendum esse gloria, et consequenter commemorat maiores suos multa mira atque praeclara gloriae cupiditate fecisse (Augustinus de Civ. Dei V, 13.)*

Tullius in libris de re publica scripsit scilicet: principem civitatis gloria esse alendum, et tam diu stare rem publicam, quam diu ab omnibus honor principi exhiberetur. (Petrus

第五卷

六

- (8) 就这样，我在思考中度过所有的时间，我们在第三卷中相当仔细地——起码你会觉得我们是这样做的——描写的那个人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你还记得我们希望能把一切都赋予他的那个国家管理者吗？我想斯基皮奥在第五卷中是这样说的：“对于舵手来说，目的是航行顺利；对于医生来说，目的是身体健康；对于统帅来说，目的是获得胜利。同样，对于这位国家管理者来说，目的是要能使公民们生活幸福，使公民们的生活财源充足，财富充裕，因赞誉而荣耀，因德性而尊贵。我希望他是世间这一最伟大、最美好的工程的缔造者。”（西塞罗：《致阿提库斯》，VIII, 11, 1。）

他在哪里？你们的著作也称赞这位国家管理者，他对人民的利益的关心超过对人民的愿望的关心。（奥古斯丁：《书信》，104, 7。）

七

- (9) 甚至图利乌斯在他写的论共和国的那几卷书里因此也不能隐匿不提。他在书中谈到关于国家领导人的培养问题时，说国家领导人由荣誉滋养，并且因而提到，他们的祖辈在荣誉感的驱使下，建立过许多惊人而伟大的业绩。（奥古斯丁：《论上帝之城》，V, 13。）

图利乌斯在论共和国的著作中曾经写道：国家首领应该由荣誉滋养，并且人们给予国家领导人荣誉多久，国家便会存在多久。（佩特鲁斯·皮克塔里恩西

LIBER QUINTUS

Pictariensis ad calumn. Bibl. PP. Ludg. Tom. XXII, p. 824.)

..... tum virtute, labore, industria tueretur¹ summi viri indolem, nisi nimis animose ferox natura illum nescio quo (Nonius, p. 233, 25.)

..... quae virtus fortitudo vocatur, in qua est magnitudo animi, mortis dolorisque magna contemptio (Nonius p. 201. 29.)

VIII

(10) Marcellus ut acer et pugnax, Maximus ut consideratus et lentus (Nonius, p. 337, 30.)

..... orbi terrarum comprehensos (Charisius I. p. 139, 17 Keil.)

..... quod molestiis² senectutis suae vestras familias impertire posset (Nonius, p. 37, 25.)

IX

(11) *Cicero in libris de re publica scripsit:* ut Menelao Laconi quaedam fuit suaviloquens iucunditas Breviloquentiam in dicendo colat (Gellius XII, 2, 6 sq.)

.....Cumque nihil tam incorruptum esse debeat in re publica quam suffragium, quam sententia, non intellego cur, qui ea

¹ tueretur Mercer; quaeretur Codd.

² molestiis Mueller; molestis Codd.

斯^[1]：《致诽谤者》。)

当时他本可以以自己的德性、辛劳和努力保护杰出人物的天才，倘若他的暴烈的天性不是过分顽强地……（诺尼乌斯，P. 233，25。）

……这种美德称之为勇敢，它包含精神的伟大和对死亡、痛苦的高度蔑视。（诺尼乌斯，P. 201，29。）

八

(10) 马尔克卢斯是一个勇敢、尚武之人，马克西穆斯是一个谨慎、有耐性的人。（诺尼乌斯，P. 337，30）

……包含于整个世界的……（哈里西乌斯^[2]，I，139，17。）

……因为他本可以让你们的家庭分担一些他的老年重负……（诺尼乌斯，P. 37，25。）

九

(11) 西塞罗在论共和国的著作中写道：墨涅拉奥斯^[3]作为拉克得蒙人，素来语言甜美；在另一处写道：愿他讲演时能注意简洁。（革利乌斯：《阿提卡夜读》，XII，2，6，7。）

（斯基皮奥说：）“既然在一个国家里没有什么比投票，比意见的表达更不应该被收买，那么我不理解，为什

[1] 佩特鲁斯·皮克塔里恩西斯（约 1130—1205），法国普瓦捷城人，撰名言集。

[2] 哈里西乌斯（公元 4 世纪），文法家。

[3] 墨涅拉奥斯是传说中的斯巴达王，其妻海伦被特洛亚王子帕里斯劫走而起特洛亚战争。

LIBER QUINTUS

pecunia corruperit, poena dignus sit, qui eloquentia, laudem etiam ferat. Mihi quidem hoc plus mali facere videtur, quioratione, quam qui pretio iudicem corrumpit, quod pecunia corrumpere pudentem nemo potest, dicendo potest.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 4, 10.)

..... Quae cum Scipio dixisset, admodum probans Mummius (erat enim odio quodam rhetorum inbutus)..... (Nonius, p. 521, 12.)

..... tum in optimam segetem praeclara essent sparsa semina. (Comment. anon. Ad Verg. Georg. I in. Apud Bandin. Catal. Lat. Bibl. Laur. II, p. 348.)

第 五 卷

么一个用金钱作这种收买的人应该受惩罚，而一个用演说术作这种收买的人却受到称赞。我个人认为，用演讲词收买法官比用报酬收买法官更恶劣，因为没有哪一个人能用金钱收买一个有廉耻感的人，但却能用语言收买他”（阿弥阿努斯·马尔克利努斯^[1]：《历史》，XXX，4，10。）

……斯基皮奥这样说完，穆弥乌斯完全同意（因为他心里充满对演说家的憎恶），……（诺尼乌斯，P，521，12。）

……这时把良好的种子撒到地里，以求获得好收成。（佚名：《维吉尔〈农事诗〉第一卷注论》。）

[1] 阿弥阿努斯·马尔克利努斯（公元4世纪），古罗马历史学家。

LIBER SEXTUS

第 六 卷

LIBER SEXTUS

I

(1) *Quod si ista nobis cogitatio de triumpho iniecta nonesset, quam tu quoque adprobas, ne tu haud multum requireres illum virum qui in sexto libro informatus est. Quid enim tibi taceam, qui illos libros devorasti? Quin nunc ipsum non dubitabo rem tantam abicere, si id erit rectius; utrumque vero simul agi non potest, et de triumpho ambitione et de re publica libere.* (Cic. Att. VII, 3, 2.)

..... Totam igitur expectas prudentiam huius rectoris, quae ipsum nomen hoc nacta est ex providendo (Nonius, p. 42. 3.)

..... Quam ob rem se comparet hic civis ita necesse est, ut sit contra haec, quae statum civitatis permovent, semper armatus. (Nonius p. 256, 23.)

..... eaque dissensio civium, quod seorsum eunt alii ad alios, seditio dicitur (Nonius p. 25. 3 et Servius ad Verg. Aen. I, 149.)

..... Et vero in dissensione civili, cum boni plus quam multi valent, expendendos civis non numerandos puto (Nonius p. 519,14.)

..... Graves enim dominae cogitationum lubricitates infinita

(1) 倘若我对凯旋问题没有作过考虑^[1]，你也赞成过那些考虑，那你当然不会久久地寻找第六卷书中^[2]描绘的那个人^[3]。既然你已经读过那几卷书，我为什么还要对你讳言呢？正是现在，我对放弃如此重要的事情不会再犹豫不决，如果这样做更为正确。这两件事是无法同时做到的：既贪求荣耀地凯旋，又想自由自在地谈论国家问题。（西塞罗：《致阿提库斯》，VII，3，2。）

就这样，你期待着这位管理者的全部睿智，睿智（*prudentia*）这一品质的名称源自 *providere*（预见未来）。（诺尼乌斯，P. 42，3。）

……因此这位公民必须让自己准备好，时刻手持武器，同这些可能动摇国家制度的现象作斗争。（诺尼乌斯，P. 256，23。）

因为他们各奔一方（*seorum ire*），因而公民们的这种分歧称为“纷争”（*seditio*^[4]）。（诺尼乌斯，P. 25，3。）

当公民间出现分歧时，由于高尚的人们比民众更值得重视，我认为这时应该考虑的是他们的份量，而不是数量。（诺尼乌斯，P. 519，14。）

我们思想的残酷的主人欲望驱使、命令我们做各种事

[1] 指西塞罗作为小亚细亚基里基亚地区总督于公元前 50 年离任时，希望获得凯旋荣誉。

[2] 指《论共和国》第六卷。

[3] 指理想的国家管理者。

[4] 源自 *se + ire*。

LIBER SEXTUS

quaedam cogunt atque imperant, quae quia nec expleri nec satiari ullo modo possunt, ad omne facinus inpellunt eos, quos inlecebris suis incenderunt. (Nonius p. 424,28.)

..... qui contuderit ¹ eius vim et ecfrenatam illam ferociam. (Nonius p. 492,1.)

II

(2) *Cicero in libro sexto de re publica ita scripsit:* Quod quidem eo fuit maius, quia, cum causa pari collegae essent, non modo invidia pari non erant, sed etiam Claudii invidiam Gracchi caritas deprecabatur (Gellius VII, 16, 11, Nonius p. 290, 15.)

..... qui numero optumatum et principum optulit ² is vocibus et gravitatis suae liquit illum tristem et plenum dignitatis sonum (Nonius p. 409, 26.)

..... ut, quem ad modum scribit ille, cotidiano in forum mille hominum cum palliis conchylio tinctis descenderent (Nonius p. 501, 27.)

..... in his, ut meministis, concursu levissimae multitudinis et aere congesto funus desubito esset ornatum (Nonius p. 517, 32.)

Firmiter enim maiores nostri stabilita matrimonia esse voluerunt (Nonius p. 512,24 et Priscian. XV, 3, 13 p. 70, 11 Hertz.)

..... oratio Laelii, quam omnes habemus in manibus, quam simpuvia ³

¹ contuderit Roth; contuperit vel comperit Codd; compescit Halm.

² textus corrupt., optudit coniect. a Halm.

³ simpuvia vulg.; simpuia Codd.; simpula Halm.

第 六 卷

情，因为这些欲望永远不会感到满足、厌倦，从而我们被它们诱惑去犯各种罪恶。（诺尼乌斯，P. 424，28。）

……他摧毁了此人的力量和他那桀骜不驯的疯狂。（诺尼乌斯，P. 492，1。）

二

- (2) 西塞罗在《论共和国》第六卷中这样写道：“……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还因为尽管他们作为同僚处于同等的地位，但他们不仅没有引起同样的憎恨，而且对格拉古的热爱还缓和了对克劳狄乌斯的憎恨^[1]。”（革利乌斯：《阿提卡夜读》，VII，16，12。）

谁与贵族和那些最为杰出的人士作对，谁便是用喊声放弃自己那严厉的、充满权威和尊严的声音的意义。（诺尼乌斯，P. 409，31。）

……为了正像他描写的那样，每天都有上千的衣着华丽的人去广场。（诺尼乌斯，P. 501，27。）

像你记得的那样，他们在无比轻率的民众为金钱而汇集时突然举行葬礼。（诺尼乌斯，P. 517，32。）

我们的祖辈认为，婚姻应该是牢固的、稳定的。（诺尼乌斯，P. 512，24）

我们手头都有的莱利乌斯的谈话谈到，祭司们的长柄

[1] 盖尤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克尔曾于公元前 177 年任执政官，公元前 169 年与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著名的保民官格拉古兄弟的父亲）一起任监察官，反对包税人滥用权力，被控叛国，但后来被宣布无罪。

LIBER SEXTUS

pontificum dis immortalibus grata sint Samiaeque, ut is¹ scribit, capudines (Nonius p. 398, 26.)

III

(3) *Imitatione Platonis Cicero de re publica scribens locum etiam de Eris Pamphyli reditu in vitam, qui ut ait rogo impositus revixisset multaque de inferis secreta narrasset, non fabulosa ut ille assimulatione commentus est, sed sollertis spmni rationabili quadam imaginatione composuit, videlicet scite significans haec, quae de animae immortalitate dicerentur caeloque, non² somniantium philosophorum esse commenta nec fabulas incredibiles, quas Epicurei derident, sed prudentium coniecturas (Favonius Eulogius comm. ad Somn. Scip. p. 401 Or.)*

IV

(4) *Nonnulli nostri, propter quoddam praeclarissimum loquendi genus et propter non nulla quae veraciter sensit amantes Platonem, dicunt eum aliquid simile nobis etiam de mortuorum resurrectione sensisse. Quod quidem sic tangit in libris de re publica Tullius, ut eum luisse potius quam quod id verum esse adfirmet dicere voluisse. (Augustinus de Civ. Dei XXII, 28.)*

¹ ut is Iunius; uti Halm; ut hi Codd.

² non omiss. in Codd., addit. a Mai.

第 六 卷

勺如何令不朽的天神满意，并且正如他描写的那样，萨摩斯岛^[1]的带把的水壶……（诺尼乌斯，P. 398，26。）

三

- (3) 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模仿柏拉图，也描写了类似潘非利亚人埃尔复活的情节^[2]，据说此人被抬上焚尸堆后复活了，叙述了许多冥间的秘密，不过西塞罗叙述时不是虚构类似的情节，而是可以说合情合理地想象出一个非常精巧的梦境，很巧妙地说明：有关不死的灵魂和天空的议论并不是善于想象的哲学家们的虚构，也不是传说故事不值得一信，从而受到伊壁鸠鲁派的嘲弄，而是富有智慧的人们的推测。（法沃尼乌斯·欧洛吉乌斯：《<斯基皮奥之梦>注论》，霍尔德版 P. 1，5。）

四

- (4) 我们中有些人很喜欢柏拉图的杰出的雄辩和叙述的逼真，称他也像我们一样，谈到过有关复活的一些问题。图利乌斯在自己的著作《论共和国》里谈到这一点，称柏拉图与其说认为自己叙述的是真理，不如说他是想开玩笑。（奥古斯丁：《论上帝之城》，XXII，28。）

[1] 小亚细亚西部海岛。

[2]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X，614—621。埃尔死后，他的灵魂经过一段考验，神让那灵魂返回阳间，不过不是投新胎，而是回到原先的躯体，使其复活，向世人讲述他在冥间的所见所闻，劝人从善。潘非利亚地区在小亚细亚南部海滨。

LIBER SEXTUS

VI

(6) *Nunc ordinem Tullius non minore iudicio reservans quam ingenio repertus est. Postquam in omni rei publicae otio ac negotio palmam iustitiae disputando dedit, sacras immortalium animarum sedes et caelestium arcana regionum in ipso consummati operis fastigio locavit, indicans quo his perveniendum vel potius revertendum sit, qui rem publicam cum prudentia, iustitia, fortitudine ac moderatione tractaverint. Sed ille Platonius secretorum relator Er quidam nomine fuit, natione Pamphylus, miles officio, qui cum vulneribus in proelio acceptis vitam effudisse visus duodecimo demum die inter ceteros una peremptos ultimo esset honorandus igne, subito seu recepta anima seu retenta, quicquid emensis inter utramque vitam diebus egerat videratque, tamquam publicum professus indicium humano generi enuntiavit. Hanc fabulam Cicero licet ab indoctis quasi ipse veri conscius doleat irrisam, exemplum tamen stolidae reprehensionis vitans excitari narraturum quam reviviscere maluit.*

VII

(7) *Ac priusquam somnii verba consulamus, enodandum nobis est, a quo genere hominum Tullius memoret vel irrisam Platonis fabulam, vel ne sibi idem eveniat non vereri. Nec enim his vult inperitum vulgus intellegi, sed genus hominum veri ignarum sub peritiae ostentatione, quippe quos et legisse talia et ad reprehendendum animatos constaret. Dicemus igitur, et quos in tantum philosophum referat quandam censurae exercuisse levitatem, quisve eorum etiam scriptam reliquerit accusationem.*

六

- (6) 图利乌斯维护这种秩序时表现出来的智慧不亚于他的天才。他在无论是在闲暇时或是在从事国务活动时的谈话中都把正义视为最重要的之后，他把不死的灵魂的神圣位置和天界的奥秘安置在他完成的作品的高峰，并指出凡智慧地、公正地、勇敢地、有节制地管理国家的人会如何前往那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回到那里。但柏拉图的那位报导秘密的人按名字叫埃尔，按民族属潘菲利亚人，按职业是兵士，他在战斗中受伤以后显然断了气，但十二天后当他同其他与他一起丧命的人享受最后的火葬殊荣时，他突然或是重新获得了灵魂，或是他根本就没有失去它，向人们讲述他在两次生命间隔期间所做的和所见到的一切，如同作正式汇报。尽管西塞罗自己知道什么是真理，为无知的人们嘲笑那故事而惋惜，但他仍然避免采用那种因手法笨拙而可能招来指责的方式，宁愿叫醒自己的叙述人，而不是让他复活。

七

- (7) 我们在叙述梦的内容之前，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图利马斯提到嘲笑柏拉图的叙述的那些人是些什么人，或者说他不用担心什么样的人也会这样对待他。要知道，他不认为这里指的是那些无知识的民众，而是指那些不明真理，却自诩精通真理的人；众所周知，这些人读过那些书，并且热衷于对那些书进行批评。就这样，譬如说是谁如此轻率，对这样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进行了如此严厉的批评，是他们中

LIBER SEXTUS

Epicureorum tota factio, aequo semper errore a vero devia, et illa semper existimans deridenda quae nesciat, sacrum volumen et augustissima irrisit naturae secreta. Colotes vero, inter Epicuri audtores famosior et loquacitate notabilior, etiam in librum rettulit, quae de hoc amarius cavillatus est. Sed cetera quae iniuria notavit, siquidem ad somnium de quo hic procedit sermo non attinent, hoc loco nobis omittenda sunt; illam calumniam persequemur, quae nisi supplotetur manebit Ciceroni cum Platone communis. Ait a philosopho fabulam non oportuisse confingi, quoniam nullum figmenti genus veri professoribus conveniret. Cur enim, inquit, si rerum caelestium notionem, si habitum nos animarum docere voluisti, non simplici et absoluta hoc insinuatione curatum est, sed quaesita persona casusque excogitata novitas et composita advocati scaena figmenti ipsam quaerendi veri ianuam mendacio polluerunt? Haec quoniam, dum de Platonico Ere iactantur, etiam Africani nostri somniantis incusant, resistamus urgenti, et frustra arguens referatur, ut una calumnia dissoluta utriusque factum incolumen ut fas est retineat dignitatem. (Macr. In somn. Scip. I, 1, 8-2, 5.)

VIII

(8) *Nam Scipionem ipsum haec occasio ad narrandum somnium provocavit, quod longo tempore se testatus est silentio codidisse. Cum enim Laelius quereretur nullas Nasicae statuas in publico in interfecti remuneratione locatas, respondit Scipio post alia in haec verba: sed quamquam sapientibus conscientia*

第 六 卷

的哪一位甚至留下了书面批评，……整个伊壁鸠鲁学派因其普遍的谬误而常常远离真理，并且总是把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视为该受嘲笑的东西，他们嘲笑神圣的书卷和无比崇高的自然奥秘。科洛特斯，伊壁鸠鲁的门生中最为声名狼藉，然而又最以雄辩著称的一位，甚至把他对此作的尖锐嘲讽辑录成书卷。不过他的其他不公正的批评只要与这里提到的梦无关，我们将不加涉及，我们只涉及那样一些攻击，对那些攻击我们如果不予以批驳，它们便会一直影响对西塞罗和柏拉图的认识。他说，哲学家不应该虚构故事，因为任何类型的虚构对于传授真理的人都是不相宜的。他还说，如果你想向我们报告有关天体的消息，如果你想向我们报告有关灵魂的情况，那你为什么不是通过简明的、完整的描述来进行，而是让虚拟的人物、杜撰的新颖事态、虚构的想象场面通过谎言来玷污探求真理的大门呢？因为这段涉及柏拉图的埃尔的叙述也打破了我们的陷入梦境的阿非利加努斯的平静，……因此我们将回击攻击者，他作为一个恶毒的攻击者理应受到批驳，使得在对一个人的诽谤被驳倒之后，他们两人的事业能像应该的那样，不受侵害地保持自己的尊严。（马克罗比乌斯：《〈斯基皮奥之梦〉注》，I，1，8—2，5。）

八

- (8) 下述情况促使斯基皮奥叙述他的一个梦，据他自己证实，长时间来他一直没有谈过那个梦：当莱利乌斯抱怨没有在公共场所为纳西卡建立任何雕像，以纪念他杀死僭主时，斯基皮奥顺便回答他说：“虽然对于睿智的人们来说，承

LIBER SEXTUS

ipsa factorum egregiorum amplissimum virtutis est praemium, tamen illa divina virtus non statuas plumbo inhaerentes nec triumphos arescentibus laureis, sed stabiliora quaedam et viridiora praemiorum genera desiderat.

Quae tandem ista sunt? Inquit Laelius.

Tum Scipio: Patimini me, quoniam tertium diem iam feriati sumus

Et cetera quibus ad narrationem somnii venit, docens illa esse stabiliora et viridiora praemiorum genera quae ipse vidisset in caelo bonis rerum publicarum servata rectoribus.
(Macrob. I, 4, 2 sq.)

SOMNIUM SCIPIONIS

IX

(9) S. Cum in Africam venissem M. Manilio consuli ad quartam legionem tribunus, ut scitis, militum, nihil mihi fuit potius, quam ut Masinissam convenirem regem, familiae nostrae iustus de causis amicissimum. Ad quem ut veni, complexus me

第 六 卷

认他们做出了伟大的事业本身是对他们的德性的极大的奖赏，但由神明感召的德性本身要求的不是用铅固定的雕像，也不是用萎谢的月桂装饰的凯旋，而是某种更为永久、常青的奖赏。”

莱利乌斯问道：“那么，这是些什么奖赏呢？”

斯基皮奥说：“对不起，因为我们今天已是第三天节日……”

然后斯基皮奥向他们叙述了自己的梦，并解释说，更为永存、长青的奖赏是他亲自看见为高尚的国家统治者保存在天上的那些奖赏。（马克罗比乌斯^[1]：《<斯基皮奥之梦>注》，I，4，2等。）

斯基皮奥之梦

九 （一）

(9) 斯基皮奥说：“当我在执政官曼尼乌斯·曼尼利乌斯^[2]的统率下到达非洲，正如你们知道的，以指挥官的身份^[3]来到第四军团后，我最希望的莫过于能会见国王马西尼萨，一位有足够的理由与我们的家庭保持最亲密关系

[1] 马克罗比乌斯（公元5世纪），文法家。

[2] 曼尼乌斯·曼尼利乌斯·涅波斯，公元前149年任执政官，与执政官同僚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钦索里努斯一起统率罗马军队，发起第三次布匿战争。

[3] 指军团指挥官，每个军团有六个，轮流指挥，每个人任期两个月。

LIBER SEXTUS

senex conlacrimavit aliquantoque post suspexit ad caelum et: Grates, inquit, tibi ago, summe Sol, vobisque, reliqui caelites, quod, ante quam ex hac vita migro, conspicio in meo regno et his tectis P. Cornelium Scipionem, cuius ego nomine ipso recreor; itaque numquam ex animo meo discedit illius optimi atque invictissimi viri memoria. Deinde ego illum de suo regno, ille me de nostra re publica percontatus est, multisque verbis ultro citroque habitis ille nobis consumptus est dies.

X

(10) Post autem apparatu regio accepti sermonem in multam noctem produximus, cum senex nihil nisi de Africano loqueretur omniaque eius non facta solum, sed etiam dicta meminisset. Deinde, ut cubitum discessimus, me et de via fessum, et qui ad multam noctem vigilassem, artior quam solebat somnus complexus est.

Hic mihi (credo equidem ex hoc, quod eramus locuti; fit enim fere, ut cogitationes sermonesque nostri pariant aliquid in somno tale, quale de Homero scribit Ennius, de quo videlicet

第 六 卷

的人^[1]。当我来到他那里，老人热烈地拥抱我，泪水纵横，然后仰望长空，说道：‘我感谢你，至高的索尔^[2]，还有你们，其他的天神们，因为在我离开这个生命之前，你们使我能在我的王国，在这个屋顶下见到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他的名字本身便使我精力复苏。我对那位无比高尚、不可战胜的人^[3]的记忆从来没有从我的心灵消失过。’然后我询问他有关他的王国的情况，他询问我有关我们国家的情况，我们就这样互相不断地絮絮交谈，耗去了那一天时光。

十

(10) “在享受了豪华的王室款待之后，我们把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而且老人的谈话全是关于阿非利加努斯，他不仅忆起他的全部事迹，而且忆起他说过的所有的话。后来，在我们道别安寝后，我因旅途劳顿，且又情绪兴奋直至深夜，因而进入了比通常更为深沉的酣眠。

“这时——我想是由于我们谈话时曾经谈到，要知道，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我们所思所言能在梦中产生某种类似于恩尼乌斯描述过的关于荷马的情景^[4]，显然他

[1] 马西尼萨（公元前 240—前 149），北非努弥底亚国王，第二次布匿战争初期起初站在迦太基一边，后来站到罗马一边，老斯基皮奥恢复了他的王位，扩大了他的王国的领土，从而与斯基皮奥家族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

[2] 太阳神。

[3] 指老斯基皮奥。

[4] 恩尼乌斯曾声称荷马在他的梦中显现，说他是荷马的灵魂转世。

LIBER SEXTUS

saepissime vigilans solebat cogitare et loqui) Africanus se ostendit ea forma, quae mihi ex imagine eius quam ex ipso erat notior; quem ubi¹ agnovi, equidem cohorrui, sed ille:

Ades, inquit, animo et omitte timorem, Scipio, et, quae dicam, trade memoriae.

XI

(11) Videsne illam urbem, quae parere populo Romano coacta per me renovat pristina bella nec potest quiescere (ostendebat autem Karthaginem de excelso et pleno stellarum illustri et claro quodam loco) ad quam tu oppugnandam nunc venis paene miles? Hanc hoc biennio consul evertes, eritque cognomen id tibi per te partum, quod habes adhuc a nobis hereditarium. Cum autem Karthaginem deleveris, triumphum egeris censorque fueris et obieris legatus Aegyptum, Syriam, Asiam, Graeciam, deligere iterum consul absens bellumque maximum conficies, Numantiam exscindes.² Sed cum eris curru in Capitolium

¹ ubi Codd.; ut Orelli.

² exscindes EF; excides Orelli et Codd. rec..

第 六 卷

常常夜不能寐地想到和谈到荷马——这时阿非利加努斯也出现在我的面前，以我从他的蜡像得到的比他生前给我留下的更熟悉的形象^[1]。我一认出他，不禁一颤，但他说道：‘斯基皮奥，放勇敢些，不要害怕，并且记住我将要说的话。’

十一 (二)

(11) “‘你看见那座城市吗？尽管我曾经使它服从罗马人民，但它现在重又走上昔日的战争道路，不甘安宁^[2]。’当时他从一处突出的、布满星辰的、无比光辉而明亮的地方遥指迦太基。‘你现在来到这里包围这座城市，差不多是以一个普通兵士的身份^[3]，但两年后，你将作为执政官摧毁它，你将会得到凭自己功绩得来的名号，这一名号你现在只是作为从我们这里得到的遗产享用着^[4]。你在摧毁迦太基后，将会获得凯旋，出任监察官，出使埃及、叙利亚、亚细亚、希腊，再次被缺席选举为执政官^[5]，结束一场伟大的战争，摧毁努曼提亚^[6]。但当你乘车来到卡皮托

[1] 指老斯基皮奥死后拓的蜡面像，由后人供奉。老斯基皮奥死于公元前 183 年，小斯基皮奥约生于公元前 185 年。

[2] 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时，迦太基被迫签订和约，解除武装，支付大量的战争赔款，但后来靠广泛的海外贸易和丰富的利润又很快恢复过来。

[3] 对于贵族出生的青年来说，军团指挥官仅仅是军职升迁的开始。

[4] 指“阿非利加努斯”称号。

[5] 小斯基皮奥于公元前 146 年摧毁迦太基，公元前 142 年任监察官，公元前 134 年再次出任执政官。

[6] 小斯基皮奥于公元前 132 年进行努曼提亚战争，胜利凯旋，获得“努曼提亚征服者”称号。

LIBER SEXTUS

invectus, offendes rem publicam consiliis perturbatam nepotis mei.

XII

(12) Hic tu, Africane, ostendas oportebit patriae lumen animi, ingenii consiliiue tui. Sed eius temporis ancipitem video quasi fatorum viam. Nam cum aetas tua septenos octiens solis anfractus reditusque converterit, duoque ii numeri, quorum uterque plenus alter altera de causa habetur, circuitu naturali summam tibi fatalem confecerint, in te unum atque in tuum nomen se tota convertet civitas, te senatus, te omnes boni, te socii, te Latini intuebuntur, tu eris unus, in quo nitatur civitatis salus, ac, ne multa, dictator rem publicam constituas oportet, si impias propinquorum manus effugeris.

Hic cum exclamasset Laelius ingemuissentque vehementius ceteri, leniter arridens Scipio: St! Quaeso, inquit, ne me e somno

利乌姆时，你将会看到国家因我的外孙的计划而处于动荡之中^[1]。

十二

(12) “‘阿非利加努斯，你正是应该在这里向祖国显示你的精神、才能和智慧的光华。但是我看到，命运之路在这期间好像是双重的^[2]。要知道，当你的年龄达到太阳第八个七次曲线复位转动^[3]，这两个数——它们按各自不同的原因均被视为完美的数字^[4]——完成你命中注定的最高点时，全体公民会集中注意力于你一个人和你的名字，元老院会尊重你，所有高尚的人会尊重你，同盟者会尊重你，拉丁人会尊重你，你将是国家安危的惟一依靠，简言之，你应该作为独裁者恢复国家秩序，倘若你能躲过你的亲人们的罪恶之手^[5]。’”

当莱利乌斯禁不住大喊一声，其他人也都深深地叹息时，斯基皮奥温和地微笑着说道：“请安静，不要把我从

[1] 指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改革运动。提比略·格拉古是老斯基皮奥的女儿科尔涅利娅的长子。

[2] 指或者献身于国家，但生命短暂，或者远离政务，安于个人安宁的生活，享受长寿。

[3] 指太阳在南北两回归线之间的黄道运行，即一年。

[4] 指按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理论。

[5] 小斯基皮奥是在他准备发表反对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改革方案的讲演的那天清晨被人发现死在卧室里的，被指控谋害他的有他的姑母、格拉古的母亲科尔涅利娅、他的妻子森普罗尼娅以及三人土地改革委员会成员普布利乌斯·帕皮里乌斯·卡尔波努斯、马尔库斯·孚尔维乌斯·弗拉库斯和盖尤斯·格拉古等人，不过此案后来不了了之。

LIBER SEXTUS

excitetis, et parumper audite cetera.

XIII

(13) Sed quo sis, Africane, alacrior ad tutandam rem publicam, sic habeto: omnibus, qui patriam conservaverint, adiuverint, auxerint, certum esse in caelo definitum locum, ubi beati aevo sempiterno fruantur; nihil est enim illi principi deo, qui omnem mundum regit, quod quidem in terris fiat, acceptius quam concilia coetusque hominum iure sociati, quae civitates appellantur; harum rectores et conservatores hinc profecti huc revertuntur.

XIV

(14) Hic ego, etsi eram perterritus non tam mortis metu quam insidiarum a meis, quaesivi tamen, viveretne ipse et Paulus pater et alii, quos nos extinctos arbitraremur.

Immo vero, inquit, hi vivunt, qui e corporum vinculis tamquam e carcere evolaverunt, vestra vero, quae dicitur, vita mors est. Quin tu aspicias ad te venientem Paulum patrem?

Quem ut vidi, equidem vim lacrimarum profudi, ille autem me complexus atque osculans flere prohibebat.

XV

(15) Atque ego ut primum fletu represso loqui posse coepi,

第 六 卷

梦中吵醒；再听一会儿，让我讲完。”

十三 （三）

- (13) “‘阿非利加努斯，为了你能更坚定地保卫国家，请记住：对于所有保卫国家、帮助国家、扩大了国家疆域的人，天庭为他们划定了一定的地域，他们可以在那里永远幸福地生活。要知道，没有什么比按照法结合起来，被称之为公民社会的人们的会聚和联合更能使统治整个世界，或者说起码统治地上生长的一切的那位最高主神满意的了。国家管理者和保卫者从那里出发，而后又回到那里。’

十四

- (14) 当时我尽管心里充满恐惧——与其说是担心死亡，不如说是担心来自亲人的阴谋，——但是我还是询问，他本人是否仍然活着，我的父亲鲍鲁斯是否仍然活着，其他的我们认为已经故去的人是否仍然活着。

他回答说：‘他们当然活着，他们摆脱了肉体的束缚，如同摆脱了牢狱桎梏，而你们的生命——人们这样称呼它，——则是死亡。你怎么不看见你的父亲鲍鲁斯正向你走来？’

“我一看见父亲^[1]，立即热泪涌流，然而父亲却拥抱我，吻我，阻止我哭泣。

十五

- (15) 当我一止住泪水，能够开始说话时，我便询问道：‘无比

[1] 指小斯基皮奥的生父卢基乌斯·艾弥利乌斯·鲍鲁斯。

LIBER SEXTUS

Quaeso, inquam, pater sanctissime atque optime, quoniam haec est vita, ut Africanum audio dicere, quid moror in terris? Quin huc ad vos venire propero?

Non est ita, inquit ille. Nisi enim deus is, cuius hoc templum est omne, quod conspicias, istis te corporis custodiis liberaverit, huc tibi aditus patere non potest. Homines enim sunt hac lege generati, qui tuerentur illum globum, quem in hoc templo medium vides, quae terra dicitur, hisque¹ animus datus est ex illis sempiternis ignibus, quae sidera et stellas vocatis, quae globosae et rotundae, divinis animatae mentibus, circulos suos orbesque conficiunt celeritate mirabili. Quare et tibi, Publi, et piis omnibus retinendus animus est in custodia corporis nec iniussu eius, a quo ille est vobis datus, ex hominum vita migrandum est, ne munus humanum² adsignatum a deo defugisse videamini.

XVI

(16) Sed sic, Scipio, ut avus hic tuus, ut ego, qui te genui, iustitiam cole et pietatem, quae cum magna in parentibus et propinquis, tum in patria maxima est; ea vita via est in caelum et in hunc coetum eorum, qui iam vixerunt et corpore laxati illum incolunt locum, quem vides (erat autem is splendidissimo

¹ hisque Codd.; iisque Halm.

² humanum omiss. a Macr., post assign.

虔诚、无比高尚的父亲，请告诉我，因为正如我从阿非利加努斯那里听说，这里才是生活，那我为什么还要滞留在世间呢？我为什么不赶紧到你们这里来呢？’

“父亲回答我说：‘不能这样。要知道，如果不是你所看见的整个这座圣宇^[1]都归其所有的那位神把你从你那肉体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到达这里的道路是不可能对你敞开的。因为人们被降生于世，是为了用来照料那个你看见处于这座圣宇中间、被称之为地球的圆球，并且人们被赋予了灵魂，那灵魂源自永恒的火，那些火你们称之为天体和星辰，球状、圆形、因神明的智慧而具有生存灵性^[2]，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循行旋转着。因此，普布利乌斯，你以及所有虔诚的人应该让自己的灵魂留驻在肉体牢狱里，没有赋予你们灵魂者的命令，便不应该离开人的生命，以免似乎我们是在躲避神明赋予人的使命。

十六

- (16) “‘斯基皮奥，你要像在这里的你的祖父^[3]那样，要像生了你的我那样，尊重正义和虔诚，它们不仅对于你的父母，对于你的亲人们，而且对于你的无比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生活是通向天空、通向那些已经结束了生活，摆脱了肉体的束缚，居住在你所看见的你们仿效希

[1] “圣宇”的拉丁文“templum”原意指占卜官占卜时用手杖圈指出的供占卜用的一片天空，后来也用来指献给神灵的一片土地，再后来也用来指上面的建筑，即庙宇等。此处借指整个宇宙。

[2] 参阅柏拉图：《提迈奥斯篇》，40b。

[3] 指老斯基皮奥。

LIBER SEXTUS

candore inter flammās circus elucens), quem vos, ut a Graiis accepistis, orbem lacteum nuncupatis.

Ex quo omnia mihi contemplanti praeclara cetera et mirabilia videbantur. Erant autem eae stellae, quas numquam ex hoc loco vidimus, et eae magnitudines omnium, quas esse numquam suspicati sumus, ex quibus erat ea minima, quae ultima a caelo, citima terris¹ luce lucebat aliena. Stellarum autem globi terrae magnitudinem facile vincebant. Iam ipsa terra ita mihi parva visa est, ut me imperii nostri, quo quasi punctum eius attingimus, paeniteret.

XVII

(17) Quam cum magis intuerer, Quaeso, inquit Africanus, quousque humi defixa tua mens erit? Nonne aspicias, quae in templa veneris? Novem tibi orbibus vel potius globis conexas sunt omnia, quorum unus est caelestis, extumus, qui reliquos omnes complectitur, summus ipse deus arcens et continens ceteros; in quo sunt infixi illi, qui volvuntur, stellarum cursus sempiterni; cui subiecti sunt septem, qui versantur retro contrario motu atque caelum; ex quibus unum globum possidet

¹ citima terris Codd.; citima a terris Madvig.

腊人称之为乳白色天体上的^[1]——但那是一个在火中间闪耀着无比光华的圆环——人们的那个会聚处的道路。’

“我从那里观看，一切都令我我觉得美丽、动人。那里有许多我们从这里从未见过的星辰，它们的体积之大也是我们从未能想象过的，其中最小的是距天最远，距地球最近，靠其他光亮发光的那一颗^[2]。各种星球的体积远远超过地球。地球本身令我我觉得如此之小，以至于我为我们的强大国家感到遗憾，它有如我们在地球上点上的一个点。

十七 （四）

- (17) “正当我继续注视着地球的时候，阿非利加努斯说道：‘你的心智向下凝视地球要到什么时候？难道你没有看见你走进了一处怎样的圣宇？一切由九个圆环，或者说得更确切些，由九个圆球互相联系起来，其中之一是天球^[3]，在最外边。它环抱着所有其他的圆球，是至高的神本身^[4]，容纳、包含其他的圆球。在它上面固定着运行路线，即星体永恒的运行轨道。在它下面是七个圆球，它们以与天球相反的方向向后运转^[5]。其中一个圆球由地球上

[1] 即银河。

[2] 指月亮。

[3] 指天空。

[4] 按照斯多葛派的理论，天空即神本身。

[5] 按照地球中心说，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地位，固定不动，远空为宇宙的边际，上面固定着无数星辰，随天空自西向东绕地球转动，天空下面有七颗行星，自东向西绕地球转动。

LIBER SEXTUS

illa, quam in terris Saturniam nominant. Deinde est hominum generi prosperus et salutaris ille fulgor, qui dicitur Iovis; tum rutilus horribilisque terris, quem Martium dicitis; deinde subter mediam fere regionem sol obtinet, dux et princeps et moderator luminum reliquorum, mens mundi et temperatio, tanta magnitudine, ut cuncta sua luce lustret et compleat. Hunc ut comites consequuntur Veneris alter, alter Mercurii cursus, in infimoque orbe luna radiis solis accensa convertitur. Infra autem iam nihil est nisi mortale et caducum praeter animos munere deorum hominum generi datos, supra lunam sunt aeterna omnia. Nam ea, quae est media et nona, tellus, neque movetur et infima est, et in eam feruntur omnia nutu suo pondera.

XVIII

(18) Quae cum intuerer stupens, ut me recepi, Quid? Hic, inquam, quis est, qui complet aures meas tantus et tam dulcis sonus?

Hic est, inquit, ille, qui intervallis disiunctus¹

¹ coniunctus Codd.; disiunctus Macr. Favon. Eulog. et Schol. Cic..

第 六 卷

称之为萨图尔努斯^[1]的占有；其次是给人类带来幸运、健康的星辰，人称尤皮特^[2]；然后是火红的、给地球带来恐怖^[3]的星辰，你们称之为马尔斯^[3]；然后在它们下面，占据着差不多中间区域的是太阳，其他星辰的领袖、首脑和统治者，宇宙的心智和制约，它如此伟大，以自己的光明照亮和充满一切。维纳斯^[4]以一条运行路线，墨丘利^[5]以另一条运行路线，有如同行者伴随着太阳；最下面的圆球上运行着月亮，它由太阳的光线照亮。月亮之下一切都是有死的和易朽的，只有神明惠赐人类的灵魂除外，月亮之上一切都是永恒的。位于中心的第九个圆球地球不运动，处于最下面，一切重物都由于自己天生的特性向它堕落^[6]。

十八 （五）

(18) “我惊诧地观看这一切，刚刚清醒过来，又问道：‘这充满我的耳朵，如此宏亮而甜美的声音是什么声音？’^[7]

“父亲回答说：‘这种以不相等的间隔分开，但仍以一定的对应关系合理地分布的声音是由各个圆球本身震颤

[1] 即土星。

[2] 即木星。

[3] 即火星。

[4] 即金星。

[5] 即水星。

[6]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X，616B—617C。

[7]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X，616B；亚里士多德：《论天空》，II，290B。

LIBER SEXTUS

inparibus, sed tamen pro rata parte ratione distinctis impulsu et motu ipsorum orbium efficitur et acuta cum gravibus temperans varios aequabiliter concentus efficit; nec enim silentio tanti motus incitari possunt, et natura fert, ut extrema ex altera parte graviter, ex altera autem acute sonent. Quam ob causam summus ille caeli stellifer cursus, cuius conversio est concitior, acuto ex excitato movetur sono, gravissimo autem hic lunaris atque infimus; nam terra nona immobilis manens una sede semper haeret complexa medium mundi locum. Illi autem octo cursus, in quibus eadem vis est duorum, septem efficiunt distinctos intervallis sonos, qui numerus rerum omnium fere nodus est; quod docti nomines nervis imitati atque cantibus aperuerunt sibi reditum in hunc locum, sicut alii, qui praestantibus ingeniis in vita humana divina studia coluerunt.(19) Hoc sonitu oppletae aures hominum obsurduerunt; nec est ullus hebetior sensus in vobis, sicut, ubi Nilus ad illa, quae Catadupa nominantur, praecipitat¹ ex altissimis montibus, ea gens, quae illum locum adcolit, propter magnitudinem sonitus sensu audiendi caret. Hic vero tantus est totius mundi incitatissima conversione sonitus, ut eum aures hominum capere non possint, sicut intueri solem adversum nequitis, eiusque radiis acies vestra sensusque vincitur.

Haec ego admirans referebam tamen oculos ad terram identidem.

¹ praecipitat MPR1T; praecipitur EFLR2 etc..

第 六 卷

和运动发出的，并且使尖锐的和低沉的相协调，构成各种均衡的和音。要知道，这样的运动不可能在寂静中发生，而且自然也从一个最边缘的区域发出低沉的声音，从另一个最边缘的区域发出尖锐的声音。由于这个原因，携带着星辰、以较快的旋转速度运行的天空发出高亢的、尖锐的声音，月亮的低速运动则发出最为低沉的声音；第九个圆地球停住不动，固定在一个地方，占有宇宙的中心位置。就这样，一共八条运行路线，其中有两条力量相同^[1]，发出七种有间隔区分的声音，这个数目可以说是一切事物的秘诀。学识渊博的人们用琴弦和歌唱对它进行模仿，为自己打开返回这里的道路，如同其他一些才能出众的人在世时献身于那些由神明启示的科学一样。（19）人们的耳朵被这种声音充塞，失去了对它的听觉。要知道，你们没有任何比听觉更脆弱的感觉，就像尼罗河由高耸的山间流至称为卡塔杜帕^[2]的地方，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由于巨响而失去了对它的听觉。整个宇宙由极速转动产生的声音如此巨大，以至于人类的耳朵不可能听到它，如同你们不可能迎面观看太阳，你们敏锐的视线被太阳的射线制服一样。’

“尽管我对这一切感到惊异，但我仍不时地把目光注视地球。

[1] 指金星和水星。

[2] 尼罗河上游的浅滩。参阅希罗多德：《历史》，II，17；老普林尼：《自然史》，VI，181。

LIBER SEXTUS

XIX

(20) Tum Africanus: Sentio, inquit, te sedem etiam nunc hominum ac domum contemplari; quae si tibi parva, ut est, ita videtur, haec caelestia semper spectato, illa humana contemnito. Tu enim quam celebritatem sermonis hominum aut quam expetendam consequi gloriam potes? Vides habitari in terra raris et angustis in locis et in ipsis quasi maculis, ubi habitatur, vastas solitudines interiectas, eosque, qui incolunt¹ terram, non modo interruptos ita esse, ut nihil inter ipsos ab aliis ad alios manare possit, sed partim obliquos, partim transversos, partim etiam adversos stare vobis; a quibus expectare gloriam certe nullam potestis.

XX

(21) Cernis autem eandem terram quasi quibusdam redimitam et circumdatam cingulis, e quibus duos maxime inter se diversos et caeli verticibus~ipsis ex utraque parte subnixos obriguisset pruina vides, medium autem illum et maximum solis ardore torreri. Duo sunt habitabiles, quorum australis ille, in quo qui insistunt, adversa vobis urgent vestigia, nihil ad vestrum genus; hic autem alter subiectus aquiloni, quem incolitis, cerne quam tenui vos parte contingat. Omnis enim terra, quae colitur a vobis, angustata² verticibus, lateribus latior, parva quaedam insula est circumfusa illo mari, quod Atlanticum, quod magnum, quem Oceanum

¹ incolunt Macr.; incolant Codd..

² angustata Codd.; ancusta Macr. Halm.

十九 (六)

- (20) “这时阿非利加努斯说道：‘我知道，你甚至到现在仍在观察人们的住地和居所。要是它令你觉得像它实际存在的那样渺小，那你就让目光永远去注视这些天界的居地，蔑视那些人间的居所吧！事实上，你借助人间口传能获得多大的声誉，或者更确切地说，能获得多大的、值得孜孜追求的荣誉呢？你看到，人们在地球上生活在稀疏而狭小的地方，在那些由人居住的如同一些小点的地区之间分布着许多空旷的沙漠，并且居住在地球上的人们不仅互相隔绝得彼此间无法进行任何交往，而且一些人居住在你们的斜侧面，一些人居住在你们的横对面，还有一些人居住在你们的正背面。你们当然无法期待从他们那里获得荣誉。

二十

- (21) “‘你也会注意到，这个地球好像被一些带子裹束和缠绕着，你看见其中互相距离最远、各自依着天空的两极的那两条被坚冰封冻，中间最宽的那条则被太阳的炎热烤干。另外两条可以住人，其中南边的那一条与你们的人民没有任何关系，在那条带子上居住的人脚掌正和你们相对。至于你们居住的、靠近北边的另外那一条，你看它怎样以很小一块地域与你们毗连。至于你们居住的整个土地上下很窄，侧面较宽，可以说是一座小岛，被海环绕，你们在地球上称那海为西海^[1]，大海，奥克阿

[1] 即今大西洋。

LIBER SEXTUS

appellatis in terris, qui tamen tanto nomine quam sit parvus, vides.(22) Ex his ipsis cultis notisque terris num aut tuum aut cuiusquam nostrum¹ nomen vel Caucasum hunc, quem cernis, transcendere potuit vel illum Gangem tranare? Quis in reliquis orientis aut obeuntis solis ultimis aut aquilonis austrive partibus tuum nomen audiet? Quibus amputatis cernis profecto quantis in angustiis vestra se gloria dilatari velit, ipsi autem, qui de nobis² loquuntur, quam loquentur diu?

XXI

(23) Quin etiam si cupiat proles illa futurorum hominum deinceps laudes unius cuiusque nostrum a patribus acceptas posteris prodere, tamen propter eluviones exustionesque terrarum, quas accidere tempore certo necesse est, non modo non³ aeternam, sed ne diuturnam quidem gloriam adsequi possumus. Quid autem interest ab iis, qui postea nascentur, sermonem fore de te, cum ab iis nullus fuerit, qui ante sunt?

XXII

(24) Qui nec pauciores et certe meliores fuerunt viri, praesertim cum apud eos ipsos, quibus audiri nomen nostrum potest, nemo unius anni memoriam consequi possit. Homines enim populariter annum tantum modo solis, id est unius astri,

¹ nostrum Codd.; vestrum Halm.

² nobis Codd.; vobis Halm.

³ non modo non Codd.; non modo (non) Mueller.

第 六 卷

诺斯^[1]，但不管它的名字多么响亮，你看见它是多么小啊！（22）难道你的名字或者我们当中有哪个人的名字，能够从这些有人居住、众所周知的地方越过你看见的那高加索，或者渡过那恒河^[2]？有谁会在太阳升起或降落的其他最遥远的国家里或者在北方和南方地区听到你的名字？如果除去那些地区，你当然看到，你的荣誉只能在多么狭窄的范围内传扬！至于那些现在正在谈论我们的人，他们又能谈论多久？

二十一 （七）

（23）“‘即使未来的后代希望不断地向后辈传播我们每个人从父辈们那里继承的荣誉，但由于大地上的洪水和火焰——它们每隔一定的时间必然要来临的——我们不仅不可能做到使我们的荣誉永恒，甚至也不能使它长久。尽管后代人将传颂你的英名，然而如果先前出生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提起你，那么这样的传颂又有什么意义呢？

二十二

（24）“‘尽管那些人为数也不少，并且无疑也很杰出，然而特别是在能够直接听说我们的名字的那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保持一整年的记忆。要知道，人们通常仅仅以太阳的回归，即以一个星辰的回归算作一整年，然而实际上只

[1] “奥克阿诺斯”一译“环地长河”，是古希腊人对地中海之外的西方海面的称呼。

[2] 当时的人把高加索和恒河视为遥远的东方。

LIBER SEXTUS

reditu metiuntur; cum autem ad idem, unde semel profecta sunt, cuncta astra redierint eandemque totius caeli discriptionem longis intervallis rettulerint, tum ille vere vertens annus appellari potest; in quo vix dicere audeo quam multa hominum saecula teneantur. Namque ut olim deficere sol hominibus exstinguique visus est, cum Romuli animus haec ipsa in templa penetravit, quandoque ab eadem parte sol eodemque tempore iterum defecerit, tum signis omnibus ad principium stellisque revocatis expletum annum habeto; cuius quidem anni nondum vicesimam partem scito esse conversam.

XXIII

(25) Quocirca si reditum in hunc locum desperaveris, in quo omnia sunt magnis et praestantibus veris, quanti tandem est ista hominum gloria, quae pertinere vix ad unius anni partem exiguam potest? Igitur alte spectare si voles atque hanc sedem et aeternam domum contueri, neque te sermonibus vulgi dedideris¹ nec in praemiis humanis spem posueris rerum tuarum; suis te oportet inlecebris ipsa virtus trahat ad verum decus, quid de te alii loquantur, ipsi videant, sed loquentur tamen. Sermo autem omnis ille et angustiis cingitur iis regionum, quas vides, nec umquam de ullo perennis fuit et obruitur hominum interitu et oblivione posteritatis exstinguitur.

¹ dederis Halm.

有当所有的星辰回到它们原先一起出发的地方，经过一长段时间后使整个天空恢复到原先的秩序时，才能称作年的更替。我不敢妄说，这一年应该包含多少代人。正如人们看到的，当罗慕卢斯的灵魂进入这处圣宇时，太阳曾经发生过亏缺和熄灭。当太阳从同一个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再次亏缺时，所有的星座和天体便都回到开始的状态，这时才可以说满了一年。要知道，暂时还没有过去这一年的二十分之一呢^[1]。

二十三

(25) “‘因此，如果你对回到这为伟大而杰出的人们安排好一切的地方都失去希望，那么你那人间的、只能保持一年中的很短一段时间的荣誉还能有什么价值呢？就这样，如果你希望能从高处俯瞰并观察这处居地和永恒的住所，那你就不要听从民众的意见，不要把实现自己事业的希望寄托于人间的奖赏，而应该让美德靠自身的魅力把你引向真正的荣耀。其他的人会怎么评说你，让他们去评说罢，反正他们是要评说的。但他们所有的意见都被局限在你所看见的那些地区的狭窄范围内，而且不管那些意见是关于什么人，都永远不会长久，会随同人们的去世一起被埋葬，由于后代的遗忘而消失。’

[1] 按传说，罗慕卢斯死于公元前 716 年，斯基皮奥转述的谈话假设在公元前 149 年，两者相距 567 年，因此在西塞罗看来，1 宇宙年应不少于 11340 个太阳年。

LIBER SEXTUS

XXIV

(26) Quae cum dixisset, Ego vero, inquam, Africane, siquidem bene meritis de patria quasi limes ad caeli aditum patet, quamquam a pueritia vestigiis ingressus patris et tuis decori vestro non defui, nunc tamen tanto praemio exposito enitar multo vigilantius.

Et ille: Tu vero enitere et sic habeto, non esse te mortalem, sed corpus hoc; nec enim tu is es, quem forma ista declarat, sed mens cuiusque is est quisque, non ea figura, quae digito demonstrati potest. Deum te igitur scito esse, siquidem est deus, qui viget, qui sentit, qui meminit, qui providet, qui tam regit et moderatur et movet id corpus, cui praepositus est, quam hunc mundum ille princeps deus; et ut mundum ex quadam parte mortalem ipse deus aeternus, sic fragile corpus animus sempiternus movet.

XXV

(27) Nam quod semper movetur, aeternum est; quod aurem motum adfert alicui, quodque ipsum agitur aliunde, quando finem habet motus, vivendi finem habeat necesse est. Solum igitur, quod sese movet¹, quia numquam deseritur a se, numquam ne moveri quidem desinit; quin etiam ceteris, quae moventur, hic fons, hoc principium est movendi. Principii autem nulla est origo; nam ex principio oriuntur omnia, ipsum autem nulla ex re alia nasci potest; nec enim esset id principium, quod gigneretur aliunde; quodsi numquam oritur, ne occidit quidem umquam. Nam principium extinctum nec ipsum ab alio renascetur nec ex se aliud creabit, siquidem necesse est a principio oriri omnia. Ita fit, ut motus principium ex eo sit, quod ipsum a se movetur; id

¹ sese movet T; de se movet PR; se ipsum movet Macr..

二十四 (八)

(26) “他这样说完后，我说道：‘阿非利加努斯，既然这种回归上天的道路由对国家的贡献打开，尽管我从小便循着你们的脚印行进，也没有辱没你们的荣誉，当现在巨大的荣誉正等待着我的时候，我会更加努力地去争取的。’

“父亲回答说：‘你就这样去争取，去努力吧，不是你会死，而是肉体会死。要知道，你并不是你的形象所展示的那个你，只有一个人的心智，不是那个可以用手指指示的外形，才是那个人。因此，你要知道，你也是神，如果神即富有生机、能感知、记忆、预见，能像那位最高的神统治、制约、运动世界那样运动属于他的身体者。有如永生的神运动也会部分地死亡的世界，永恒的精神也这样运动脆弱的身体。

二十五

(27) “‘要知道，永恒地运动的是不朽的；凡能促使他物运动、自身从其他物获得推动力的事物，一旦停止运动，就必然会终止存在。只有自动之物因其永远不会离弃自身，因而也永远不会停止运动。不仅如此，甚至对于其他的运动之物来说，它是运动的本源，运动的始因。始因本身没有任何起始，因为由始因产生一切，它本身不可能再产生于任何他物。要知道，产生于他物之物者便不能成为始因。既然始因从来不产生，因而也就从来不会消失。要是始因毁灭了，它便不可能再从他物复活，也不可能再从自身产生其他，因为一切事物必须产生于始因。就这样，运

LIBER SEXTUS

autem nec nasci potest nec mori; vel concidat omne caelum
omnisque natura et consistat necesse est nec vim ullam
nanciscatur, qua a primo impulsa moveatur.

XXVI

(28) Cum pateat igitur aeternum id esse, quod a se ipso
moveatur,¹ quis est, qui hanc naturam animis esse tributam
neget? Inanimatum est enim omne, quod pulsu agitur externo;
quod autem est animal, id motu cietur interiore et suo: nam haec
est propria natura animi atque vis; quae si est una ex omnibus,
quae sese² moveat, neque nata certe est et aeterna est.

(29) Hanc tu exerce optimis in rebus! Sunt autem optimae
curae de salute patuiae, quibus agitur et exercitatus animus
velocius in hanc sedem et domum suam pervolabit; idque ocus
faciet, si iam tum, cum erit inclusus in corpore, eminebit foras et
ea, quae extra erunt, contemplans quam maxime se a corpore
abstrahet. Namque eorum animi, qui se corporis voluptatibus
dederunt carumque se quasi ministros praebuerunt impulsuque
libidinum voluptatibus oboedientium deorum et hominum iura
violaverunt, corporibus elapsi circum terram ipsam volutantur
nec hunc in locum nisi multis exagitati saeculis revertuntur.

Ille discessit; ego somno solutus sum.

¹ quod ipsum se moveat Macr..

² sese Codd.; se ipsa Macr..

第 六 卷

动的始因来自自动之物，它不可能产生，也不会死亡，否则整个天空必然灭亡，整个自然必然停顿，它们不可能再得到任何那种最初促使它们运动的那种力量。

二十六（九）

(28) “‘就这样，倘若现在已经明白自动之物是不朽的，那么还有谁会否认灵魂被赋予了这种性质呢？一切他动之物都是非灵性的，一切有灵之物都由自身内在激起运动。要知道，这就是灵魂固有的本性和力量。如果灵魂在所有事物中是唯一的自动之物，那么它自然不是生成的，而是永恒的^[1]。

(29) “‘请你在各种最杰出的事业中磨练自己的灵魂吧！为了国家的安康尽心尽力便是最高尚的，受其激励和磨练的灵魂会更快地飞来这处地方和它的居所，并且如果当它们被束缚于肉体时，便能超出体外，观察身外的一切，尽可能使自己远离肉体，那时它便会更快地实现这一点。要知道，凡是让自己屈服于肉体快乐、使自己如同仆人般地服从快乐、受听命于快乐的欲望的激励而侵犯神明和人间法规的人的灵魂，在它们脱离了他们的肉体之后，将会在这地球周围飘荡，只有在经过许多世纪的徘徊之后，才可能回到这处地方。’

“他这样说完后离开了，我从梦中惊醒过来。”

[1] 参阅柏拉图：《斐德若篇》，245C—E；西塞罗：《图斯库卢姆谈话录》，I，53—55。

LIBER SEXTUS

LIBRORUM DE PUBLICA INCERTORUM FRAGMENTA

1. idque ipsa natura non invitaret solum, sed etiam cogeret.
(Nonius p. 321, 17.)

2. Fanni, causa difficilis laudare puerum; non enim res laudanda, sed apes est. (Servius ad Verg. Aen. VI, 877)

3. Si fas endo plagas caelestum ascendere cuiquam est, misoli caeli maxima porta patet,

..... est vero, Africane; nam et Herculi eadem ista porta patuit. (Lactant, Inst. Div. I, 18.)

4. Quoniam sumus ab ipsa calce eius interpellatione revocati.

cui nemo civis neque hostis quivit pro factis reddere opis pretium. (Seneca, Episl. 108. 32 sq.)

5. Quicumque epulis et conviviiis et sumptibus existimationem hominum sibi conciliant, palam ostendunt sibi verum decus, quod ex virtute ac dignitate nascitur, deficere. (Anonymus Paradoxa Koronne apud Bielowsk. Trogi fragm. p. XV sq.)

6. Leniter atque placide fides, non vi et impetu, concuti debere (Cod. Manuscr. n. 458, p. 82 biblioth. Ossolinianae.)

7. Nullum est exemplum cui malimus adsimulare rem publicam. (Diomedes I p. 365, 20 Keil.)

8. Foedifragos Afros. (Schol. Crucq. Ad Hor. Carm IV, 8, 17.)

残段（卷次不明）

1. 自然本身不仅会激励这样，而且会强迫这样。（诺尼乌斯，P. 321，17。）
2. 法尼乌斯说，困难的事情是称赞儿童，因为这时称赞的不是事实，而是希望。（塞尔维乌斯：《〈埃涅阿斯纪〉注论》，VI，877。）
3. 在恩尼乌斯那里，阿非利加努斯说道：
如若命运准许人们升进神明们的地域，
那时候天门会只对我一个人敞开。
……是这样，阿非利加努斯。要知道，那天门也曾经对海格立斯开启过。（拉克坦提乌斯：《神圣法规》，I，18。）
4. ……因为我们被他的插话从目的本身引开了。……一个既非市民，又非敌人的人对他的功绩给予了回报。（塞内加：《书信》，108，32。）
5. 当有人用佳肴、盛宴、金钱博取人们对他们产生好感时，他们明显地表明自己缺乏真正的、由美德和尊严产生的光辉。（蓬佩尤斯·特罗戈斯^[1]，残段。）
6. 信任不是靠武力和突然的袭击获得，而是要温和地、平静地得到。（抄本第 458 号，第 82 页，奥索利涅图书馆。）
7. 不存在任何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国家对其仿效的模式。（狄奥墨得斯，第一卷第 365 页。）
8. ……毁约的阿非利加人。（克鲁奎：《贺拉斯〈歌集〉注论》，IV，8，17。）

[1] 蓬佩尤斯·特罗戈斯（公元前 1 世纪），历史学家。

专名索引

专名条目按拉丁文字母顺序排列, 条目后所列出处, 罗马数字代表卷数, 阿拉伯数字代表节数(见正文编码), 不同卷号以分号隔开。

- Aborigines 阿波里吉涅斯人 II, 5.
Achilles 阿基琉斯 I, 30.
Aegyptus 埃及 III, 14, 15; VI, 11.
Aelius Paetus Catus, Sextus 艾利乌斯·佩图斯·卡图斯, 塞克斯图斯 I, 30.
Aenianes 艾涅阿涅斯人 II, 8.
Aequi 艾克维 II, 36.
Aeschines 埃斯基涅斯 IV, 3.
Aetolia 埃托利亚 III, 15.
Africa 阿非利加 II, 9; VI, 9; frag. 8.
Africanus 阿非利加努斯 见 Scipio
Agrigentum 阿格里干图姆 III, 45.
Ahala, Gaius Servilius 阿哈拉, 盖尤斯·塞尔维利乌斯 I, 6.
Alba Longa 阿尔巴—隆伽 II, 4.
Alexander Magnus 亚历山大 III, 15.
Algidus 阿尔吉杜斯山 II, 63.
Amulius 阿穆利乌斯 II, 4.
Anaxagoras 阿那克萨戈拉斯 I, 25.
Ancus Martius 安库斯·马尔提乌斯 II, 5, 33, 35, 38.
Apis 阿皮斯 III, 14.
Apollo 阿波罗 II, 44.

论共和国

- Appius 阿皮乌斯 见 Claudius
Aquilus, Manius 阿奎利乌斯, 曼尼乌斯 I, 14.
Aratus 阿拉托斯 I, 23, 56.
Arcadia 阿尔卡狄亚 III, 25.
Archimedes 阿基米德 I, 21, 22, 28.
Archytas 阿尔基塔斯 I, 16, 59, 60.
Areopagus 阿瑞奥帕戈斯 I, 43.
Aristodemus 阿里斯托德谟斯 IV, 13.
Asia (Asia Minor) 亚细亚 (小亚细亚) II, 9; III, 41; VI, 11.
Assyria 亚述 III, 7.
Aternius, Aulus 阿特尔尼乌斯, 奥卢斯 II, 60.
Athenae 雅典 I, 5, 25, 43, 44, 47, 68; II, 2, 59; III, 14, 15, 25, 33, 44, 45; IV, 13
Athus 阿托斯 III, frag. 5.
Atilius, Aulus 阿提利乌斯, 奥卢斯 I, 1.
Atlanticum mare vel Oceanus 西海或奥克阿诺斯 (即今大西洋) VI, 21.
Attica 阿提卡 III, 42.
Attus Navius 阿图斯·纳维乌斯 II, 36.
Aventinus mons 阿温提努姆山 II, 33, 58, 63.
Axinus vel Pontus Euxinus 阿克西诺斯海 III, 15.
Brutus, Lucius Iunius 布鲁图斯, 卢基乌斯·尤尼乌斯 II, 46.
Busiris 布西里斯 III, 16.
Caecilius, Statius 凯基利乌斯·斯塔提乌斯 IV, 11.
Camillus, Marcus Furius 卡弥卢斯, 马尔库斯·孚里乌斯 I, 6.
Canuleia lex 卡努勒尤斯法 II, 63.
Capitolium 卡皮托利乌姆 II, 36, 44; VI, 11.
Carneades 卡尔涅阿得斯 III, 8, 9.
Carthago 迦太基 I, 1, frag. 3; II, 9, 43, 67; III, 7, 15, frag. 3; VI, 11.
Cassius, Spurius 卡西乌斯, 斯普里乌斯 II, 49, 57, 60.
Catadupa 卡塔杜拉 VI, 19.
Cato, Marcus Porcius Priscus 卡特, 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

专名索引

- 普里斯库斯 I, 1, 27; II, 1, 3, 37; III, 40; IV, 11.
- Caucasus 高加索 VI, 21.
- Chrysippus 克律西波斯 III, 12.
- Claudius Pulcher, Appius 克劳狄乌斯·普尔克尔, 阿皮乌斯 I, 31.
- Claudius Pulcher, Gaius 克劳狄乌斯·普尔克尔, 盖尤斯 VI, 2.
- Cleon 克勒昂 IV, 11.
- Cleophon 克勒奥丰 IV, 11.
- Clisthenes 克利斯特涅斯 (克利斯提尼) II, 2.
- Cnidus 克尼杜斯 I, 22.
- Coelius 科利乌斯山 II, 33.
- Congus, Junius 康古斯, 尤尼乌斯 I, frag. 1.
- Collatinus, Lucius Tarquinius 科拉提努斯, 卢基乌斯·塔克文 II, 46, 53.
- Corinthus 科林斯 II, 7, 8, 34, 36.
- Cornelius 见 Scipio 科尔涅利乌斯
- Crassus Mucianus, Publius Licinius 克拉苏斯·穆基阿努斯, 普布利乌斯·利基尼乌斯 I, 31; III, 17.
- Crete 克里特 II, 2; III, 15.
- Croton 克罗托 II, 28.
- Cures 库雷斯 II, 25.
- Curius Dentatus, Manius 库里乌斯·登塔图斯, 曼尼乌斯 III, 6, 40.
- Cypselus 基普塞洛斯 II, 34.
- Cyrus 居鲁士 (老居鲁士) I, 43, 44.
- Delphi 得尔斐 II, 44, 58.
- Demaratus 得马拉图斯 II, 34.
- Demetrius Phalereus 得墨特里奥斯 (法勒隆人) II 2.
- Dionysius 狄奥倪西奥斯 I, 28; III, 43.
- Dolopes 多洛佩斯人 II, 28.
- Doris 多里斯人 II, 8.
- Draco 德拉康 II, 2.
- Duelius (Duilius), Gaius vel Marcus 杜埃利乌斯, 盖尤斯 (或马尔库斯) I, 1.
- Elis 埃利斯 IV, 4.
- Empedocles 恩培多克勒斯 III, 14.
- Ennius, Quintus 恩尼乌斯, 昆图斯 I, 3, 25, 30, 49, 64;

论共和国

- III, 6; V, 1; VI, 10; frag. 3, 4.
- Epicurus 伊壁鸠鲁 VI, 3.
- Esquiliae (Esquilinus mons) 埃斯基利埃山 II, 11.
- Etruria 埃特鲁里亚 II, 9, 34, 38; III, 7.
- Eudoxus 欧多克索斯 I, 22.
- Fabius Maximus Cunctator, Quintus 法比乌斯(费边)·马克西穆斯·坎克塔托尔, 昆图斯 I, 1; V, 10.
- Fannius, Gaius 法尼乌斯, 盖尤斯(《论共和国》谈话参加者之一) I, 18; Frag. 2.
- Formia 福尔弥亚 I, 61.
- Furius Philus, Lucius 孚里乌斯·菲卢斯, 卢基乌斯 I, 17, 19, 20, 21, 34, 37; III, 5, 8.
- Galba 伽尔巴(罗马皇帝, 公元68—69年在位)见 Servius
- Galli (Gaul) 高卢人 II, 11; III, 15.
- Gallus 伽卢斯 见 Sulpicius
- Ganges 恒河 VI, 21.
- Gracchus, Tiberius Sempronius 格拉古, 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 III, 41.
- Gracchus, Tiberius Sempronius (censor) 格拉古, 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 VI, 2.
- Graecia (Graeci, Graii) 希腊 I, 5, 12, 30, 34, 36, 58; II, 8, 9, 18, 21, 34, 37, 47, 49, 58; III, 8, 14, 15, 43, frag. 3; IV, 3, 4, 6; V, 3; VI, 11, 16
- Hercules (Herakles) 海格力斯(赫拉克勒斯) frag. 3; L II, 19, 24, 27.
- Homerus 荷马 I, 66; II, 18, 19; IV, 6; VI, 10.
- Horatius Barbatus, Marcus 贺拉提乌斯·巴尔巴图斯, 马尔库斯 II, 54.
- Hostilius 霍斯提利乌斯 见 Tullus
- Hyperbolus 希佩尔波洛斯 IV, 11.
- India 印度 II, 67.
- Iphigenia 伊菲革涅娅 I, 30.
- Italia 意大利 II, 9, 10, 28, 29; III, 7.
- Julius, Gaius vel Lucius 尤利乌斯, 盖尤斯(或卢基乌斯) II, 60.
- Julius, Gaius (decemvir) 尤利

专名索引

- 乌斯, 盖尤斯 (十二人委员会成员) II, 61.
- Julius, Proculus 尤利乌斯, 普罗库卢斯 II, 20.
- Jupiter 尤皮特 I, 30, 50, 56; II, 36, 43; VI, 17.
- Karthago 见 Carthago
- Lacedaemon (Sparta, Peloponnesus) 拉克得蒙 I, 25, 60; II, 2, 15, 24, 42, 43, 50, 58; III, 15; IV, 3, 4.
- Laconia 拉科尼亚 V, 11.
- Laelius, Gaius 莱利乌斯 (老莱利乌斯), 盖尤斯 I, 18, 19, 20, 30, 31, 33, 35, 37, 38, 46, 53, 54, 56, 59, 61, 70; II, 21, 33, 37, 64, 65, 69; III, 5, 8, 32, 42, 44, 45; IV, 4; VI, 2, 8, 12.
- Laenas, Publius Popilius 勒那斯, 普布利乌斯·波皮利乌斯 I, 6.
- Larcus, Titus 拉尔基乌斯, 提图斯 II, 56.
- Lares 灶神 V, 7.
- Latium 拉提乌姆 (拉丁地区) I, 14, 31; II, 33, 44; III, 7, 41; VI, 12.
- Locri 洛克里斯人 I, 16; L II, 15.
- Luceres 卢克瑞斯 II, 14, 36.
- Lucretia 卢克雷提娅 II, 46.
- Lucretius Tricipitinus, Spurius 卢克雷提乌斯·特里基皮提努斯, 斯普里乌斯 II, 46, 55.
- Lucumo 卢库马 II, 14.
- Lycurgus 吕库尔戈斯 II, 15, 18, 42, 43, 50, 58; III, 16; IV, 5.
- Macedonia 马其顿 I, 23.
- Maelius, Spurius 迈利乌斯, 斯普里乌斯 II, 49.
- Magna Graecia 大希腊 III, 7.
- Magnesia 马格涅西亚 II, 9.
- Mancinus, Gaius Hostilius 曼基努斯, 盖尤斯·霍斯提利乌斯 III, 28.
- Manilius, Manius 曼尼利乌斯, 曼尼乌斯 I, 18, 20, 34; II, 28, 29; III, 17; VI, 9.
- Manlius Capitolinus, Marcus 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 马尔库斯 II, 49.
- Marcellus, Marcus Claudius 马尔克卢斯, 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 I, 1; V, 10.

论共和国

- Marcellus, Marcus Claudius 马尔克卢斯, 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 I, 21.
- Marcus 马尔库斯 见 Cicero
- Marius, Gaius 马略 (马里乌斯), 盖尤斯 I, 6.
- Mars 马尔斯 II, 4; VI, 17.
- Masinissa 马西尼萨 I, 43, 44; VI, 9.
- Maximus 马克西穆斯 见 Fabius
- Menelaus 墨涅拉奥斯 V, 11.
- Mercurius 墨丘利 VI, 17.
- Metellus, Lucius Caecilius 墨特卢斯, 卢基乌斯·凯基利乌斯 I, 1.
- Metellus Macedonicus, Quintus Caecilius 墨特卢斯·马其顿尼库斯, 昆图斯·凯基利乌斯 I, 31.
- Metellus Numidicus, Quintus Caecilius 墨特卢斯·努弥狄库斯, 昆图斯·凯基利乌斯 I, 6.
- Miletus 米利都 I, 22, 25.
- Miltiades 弥尔提阿得斯 I, 5.
- Mons Sacer 圣山 II, 58, 63.
- Mucius Scaevola, Publius (consul 133) 穆基乌斯·斯凯沃拉, 普布利乌斯 I, 20, 31.
- Mucius Scaevola, Quintus (Augur) 穆基乌斯·斯凯沃拉, 昆图斯 (占卜官) I, 18, 33.
- Mummius, Spurius 穆弥乌斯, 斯普里乌斯 I, 18, 34; III, 46, 47, 48; V, 11.
- Naevius, Gnaeus 奈维乌斯, 格奈乌斯 IV, 11; L II, 39.
- Nasica 纳西卡 见 Scipio
- Navius 纳维乌斯 见 Attus
- Neoptolemus 托勒密 I, 30.
- Nilus 尼罗河 VI, 19.
- Numa Pompilius 努马·蓬皮利乌斯 II, 25, 26, 28, 29, 31, 33; III, 47; V, 3.
- Numantia 努曼提亚 I, 17; III, 28; VI, 11.
- Oceanus 奥克阿诺斯 见 Atlanticus
- Olympus 奥林波斯 I, 56; II, 18, 20, 28, 42; III, frag. 5.
- Opimius, Lucius 奥皮弥乌斯, 卢基乌斯 I, 6.
- Pacuvius, Marcus 帕库维乌斯, 马尔库斯 I, 30; III, 14.
- Panaetius 帕奈提奥斯 I, 15, 34.
- Papirius, Lucius 帕皮里乌斯,

专名索引

- 卢基乌斯 II, 60.
- Papirius, Publius 帕皮里乌斯, 普布利乌斯 II, 60.
- Paulus Macedonicus, Lucius Aemilius 鲍卢斯·马其顿尼库斯, 卢基乌斯·艾弥利乌斯 I 14, 23, 31; VI, 14.
- Peloponnesus 伯罗奔尼撒 II, 8; III, 44.
- Pericles 伯里克利斯 (伯里克利) I, 25; IV, 11.
- Persia 波斯 I, 5, 43; III 7, 14, 15.
- Persius, Manius 佩尔西乌斯, 曼尼乌斯 I, frag. 1.
- Phalaris 法拉里斯 I, 44.
- Phidias 菲狄亚斯 III, 44.
- Philippus 腓力 III, 15; IV, 13.
- Philolaus 菲洛拉奥斯 I, 16.
- Philus 菲卢斯 见 Furius
- Phliasii 弗利阿西奥斯人 II, 8.
- Pinarius, Publius 皮那里乌斯, 普布利乌斯 II, 60.
- Piraeus 比雷埃夫斯 III, 44.
- Pisistratus 皮西斯特拉托斯 I, 68.
- Plato 柏拉图 I, 16, 22, 29, 65; II, 3, 22, 51; IV, 4, 5.
- Plautus, Titus Maccius 普劳图斯, 提图斯·马克基乌斯 IV, 11.
- Poeni 布匿人 见 Carthago
- Polybius 波利比奥斯 I, 34; II, 27; IV, 3.
- Pompeius, Quintus 庞培, 昆图斯 III, 28.
- Pomponius 蓬波尼乌斯 见 Atticus
- Porcius 波尔基乌斯 II, 54.
- Postumus Cominius 波斯图穆斯·科弥尼乌斯 II, 57.
- Proculus 普罗库卢斯 见 Julius
- Publicola 普布利科拉 见 Valerius
- Publius 普布利乌斯 见 Mucius
- Punicus 布匿人 I, I.
- Pyrrhus 皮罗斯 III, 40.
- Pythagoras 毕达戈拉斯 I, 16; II, 28, 29; III, 19.
- Quinctius Cincinnatus, Lucius 昆克提乌斯·钦钦那图斯, 卢基乌斯 II, 63.
- Quintus 昆图斯 见 Cicero

论共和国

- Quirinus 奎里努斯 II, 20; L
I, 3; II, 19.
- Quirinalis Mons 奎里努斯山 II,
11, 20.
- Remus 瑞穆斯 II, 4
- Rhamnenses 拉姆嫩西斯 II,
14, 36.
- Rhodes 罗得斯 I, 47; III, 48.
- Roma 罗马 I, 7, 58; II, 12,
25, 30, 33, 36, 52, 53, 61;
III, 33, 44; IV, 12; V, 2; VI,
11.
- Romulus 罗慕卢斯 I, 25, 58,
64; II, 4, 10, 11, 14, 16, 17,
18, 19, 20, 22, 23, 25, 26,
50, 51, 52, 53; III, 47; VI,
24.
- Rutillius Rufus, Publius 鲁提利
乌斯·鲁孚斯, 普布利乌斯
I, 13, 17.
- Rutuli 鲁图利人 II, 5.
- Sabini 萨比尼人 II, 12, 13,
14, 25, 36; III, 7, 40.
- Salii 萨利伊 II, 26.
- Samnium 萨姆尼乌姆 III, 7,
40.
- Samus 萨摩斯 VI, 2.
- Sardanapalus 萨尔达纳帕卢斯
III, frag. 4.
- Saturnus 萨图尔努斯 VI, 17.
- Scaevola 斯凯沃拉 见 Mucius
- Scipio, Publius Cornelius 斯基皮
奥,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
斯 I, 1; IV, 11.
-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 Minor,
Publius Cornelius 斯基皮奥·
艾弥利阿努斯, 普布利乌斯·
科尔涅利乌斯 I, 14, 15, 16,
17, 18, 19, 26, 31, 33, 38,
39, 46, 62, 66, 71; II, 1, 23,
28, 30, 37, 64, 66, 67, 69,
70; III, 6, 23, 24, 42, 45; IV,
1, 4; VI, 8, 9, 10, 12, 13,
15, 16.
- Scipio Africanus Maior, Publius
Cornelius 斯基皮奥·阿非利
加努斯,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
利乌斯 I, 1, 27; VI, 10, 15,
17, 20, 26; frag. 6.
- Scipio Calvus, Gnaeus Cornelius
斯基皮奥·卡尔伍斯, 格奈乌
斯·科尔涅利乌斯 I, 1; IV,
11.
- Scipio Nasica Serapio, Publi-
us Cornelius 斯基皮奥·纳
西卡·塞拉皮奥 (同名父子),

专名索引

-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 I, 6.
- Servius Sulpicius Galba 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伽尔巴 III, 42.
- Servius Tullius 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 II, 37, 38; III, 47.
- Sestius, Lucius 塞斯提乌斯, 卢基乌斯 II, 61.
- Sicilia 西西里 II, 9.
- Simonides 西摩尼得斯 II, 20.
- Smyrna 斯弥尔纳 I, 13.
- Socrates 苏格拉底 I, 15, 16; II, 3, 22, 51; III, 6.
- Sol 索尔(即太阳神) VI, 9.
- Solon 梭伦 II, 2, 69.
- Sparta 斯巴达 见 Lacedaemon 拉克得蒙
- Suessa Pometia 斯维萨·波墨提亚 II, 44.
- Sulpicius Gallus, Gaius 苏尔皮基乌斯·伽卢斯, 盖尤斯 I, 21, 22.
- Sulpicius 苏尔皮基乌斯 又见 Servius
- Sybaris 西拜里斯 II, 28.
- Syracusae 叙拉古札 I, 21; III, 43, 45.
- Syria 叙利亚 VI, 11.
- Tarentum 塔伦图姆 I, 16, 59.
- Tarpeius, Spurius 塔尔佩尤斯, 斯普里乌斯 II, 60.
- Tarquinius 塔克文尼人 II, 34, 37.
- Tarquinius Priscus, Lucius 塔克文·普里斯库斯, 卢基乌斯 II, 35, 37, 38.
- Tarquinius Superbus, Lucius 塔克文·苏培尔布斯, 卢基乌斯 I, 62; II, 28, 46, 51, 52.
- Tarquinius 塔克文 又见 Col-latinus
- Tatius, Titus 塔提乌斯, 提图斯 II, 13, 14.
- Tauri 陶罗斯人 III, 15.
- Thales 泰勒斯 I, 22, 25.
- Thebes 特拜 V, 4.
- Theopompus 特奥蓬波斯 II, 58.
- Theseus 提修斯 II, 2.
- Thrace 色雷斯 II, 9.
- Tiber 台伯河 II, 4, 33.
- Tiberius 提比略 见 Gracchus
- Timaeus 提迈奥斯(哲学家) I, 16.
- Timaeus 提迈奥斯(历史学家)

论共和国

- II, 43; I II, 15.
- Titus 提提埃斯 II, 14, 36.
- Titus 提图斯 (罗马皇帝, 公元 79—81 年在位) 见 Atticus
- Tricipitinus 特里基皮提努斯 见 Lucretius
- Tubero, Quintus Aelius 图贝罗, 昆图斯·艾利乌斯 I, 14, 15, 16, 17, 23, 26, 29, 31; II, 64, 65.
- Tuditanus, Gaius Sempronius 图狄塔努斯, 盖尤斯·森普罗尼乌斯 I, 14.
- Tullius 图利乌斯 见 Cicero (见西塞罗, 马尔图斯·图利乌斯)
- Tullus Hostilius 图卢斯·霍斯提利乌斯 II, 31, 53.
- Tusculum 图斯库卢姆 I, 1.
- Valerius Publicola vel Publicola, Publius 瓦勒里乌斯·普布利科拉或普布利科拉, 普布利乌斯 II, 53, 55.
- Valerius Potitus, Lucius 瓦勒里乌斯·波提图斯, 卢基乌斯 II, 54.
- Velia 维利亚 (山) II, 53.
- Venus 维纳斯 VI, 17.
- Verginius, Decimus vel Lucius 维尔吉尼乌斯, 德基穆斯或卢基乌斯 R II, 63.
- Vestales Virgines 维斯塔贞尼 II, 26; III, 17.
- Volsci 沃尔斯基人 III, 7.
- Xenocrates 克塞诺克拉特斯 I, 3.
- Zethus 泽托斯 I, 3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共和国 / (古罗马) 西塞罗 (Cicero, M. T.) 著;

王焕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日知古典)

ISBN 7-208-05962-4

I. 论... II. ①西... ②王... III. 国家理论

IV. 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7424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周运

装帧设计 王小阳



世纪文景

论共和国

[古罗马] 西塞罗 著

王焕生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3

字数 27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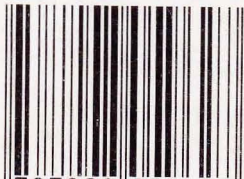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962-4/D · 1032

定价 38.00 元

ISBN 7-208-05962-4



9 787208 059627 >

定价:38.00 元

易文网: www.ewen.cc